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



研 究 生：吳玉燕

指 導 教 授：鄭定國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

研究生：吳云燕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廖正昌  
黃文成

鄭定國

指導教授：鄭定國

系主任(所長)：蔡麗蓉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 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

研究生：吳玉燕

指導教授：鄭定國

##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

### 摘 要

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屬於單一小區域的研究，將問題落實到特定的小空間，可以較為清楚的觀察其發展脈絡，呈現特色，文獻的資料也更趨完整。再者，小區域文學的史料，將來勢必成為台灣文學史的資料庫，因此充實這些小區域資料庫的工作變成極端重要的工作和使命，此乃進行小區域文學研究的意義。

筆者以「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為題，將斗南和大埤置於同一個場域進行研究，實因兩鄉鎮緊密連結，地理方面它們擁有先天一體的自然環境；人文方面，兩鄉鎮在信仰、傳說、行政區、教育、農業等多方面連結。而文人間也聲氣相通，所以斗南和大埤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圈，文學發展可同步進行研究。

本文以「文學時代性、文學在地性」為研究徑路的兩大主軸，以「文學時代性」的角度看，斗南和大埤地區有兩波文學活動最能凸顯時代精神，第一波為日治時期該區域的古典文學，第二波為八〇年代至今的現代文學。以「文學在地性」而言，民間文學最具地方色彩，是探討區域「文學殊相」，不可或缺的材料。

論文書寫分六章：第一章緒論，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探討斗南和大埤地區的地理環境、歷史軌跡，勾勒出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時空與人文背景。第三章分四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民間文學。第四章分四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古典文學的發展。第五章分三節探討斗南及大埤現代文學。第六章總結斗南及大埤的文學特色，並提出文學發展的困境與進路，以供後進參考。

**關鍵詞：**斗南 大埤 雲林文學 台灣文學

# **Study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Postgraduate: Wu Yu-Yen

Adviser: Dr. Cheng Ting-Kuo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is a single small regional study, and focuses on a specific location to have a clearer observation of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for its feature presentation and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Furthermor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literature of a small region shall become the databas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us, it is an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task and mission to expand the database of these small reg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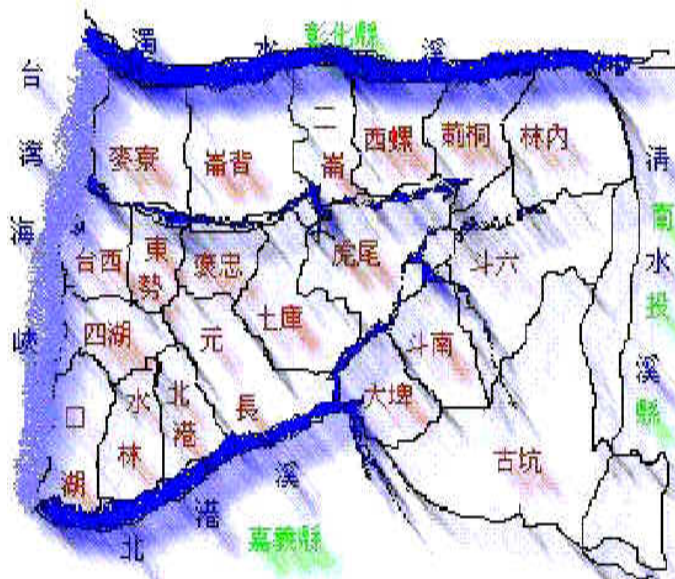
Using “Literature Development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 as a subject, the author placed Dounan and Dapi in the same field for this study. Due to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towns, they have an inherited uniform natural environment in geological senses. In its cultural environment, two towns share similarities in numerous aspects such as belief, legend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e. Since literary circles in two regions are without barriers, Dounan and Dapi form an integral cultural realm wher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may be studied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has two research focuses, which are “times of literature and locality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 of literature”, two most notable literature movements that can highlight the spirits of times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are: The first one is classical elegant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in that area; the second one is modern elegant literature from 1980s up to d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ty of literature”, the folk literature which has the most notable local hue is an essential material in studying regional “literature unique l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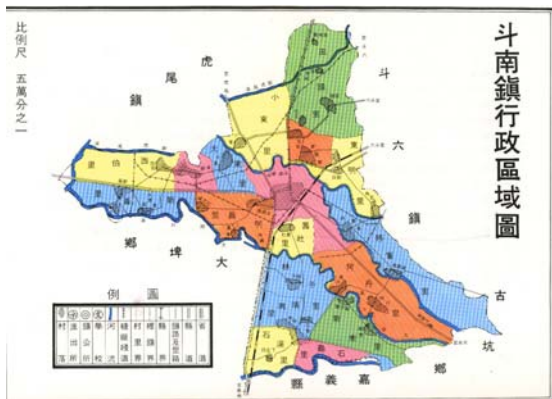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to explain motives and objectives; scope of research;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research method. Chapter 2 investigates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trace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in order to depict the atmospher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Chapter 3 has four sections which examine folk literature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Chapter 4 has four sections which examin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elegant literature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Chapter 5 has three sections which

examine modern elegant literature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Chapter 6 concludes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in Dounan and Dapi regions and proposes the difficulty and progress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for future references.

**Keywords: Dounan , Dapi , Yunlin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附圖一：斗南與大埤今日地理位置。(引自斗南鎮鄉土教材網頁：<http://cuy.ylc.edu.tw/~cuy04>)



附圖二：斗南鎮行政區域圖。(引自斗南鎮公所網頁：<http://www.douan.gov.tw/>)



附圖三：大埤鄉聚落圖。(引自大埤鄉公所網頁：<http://www.tapi.gov.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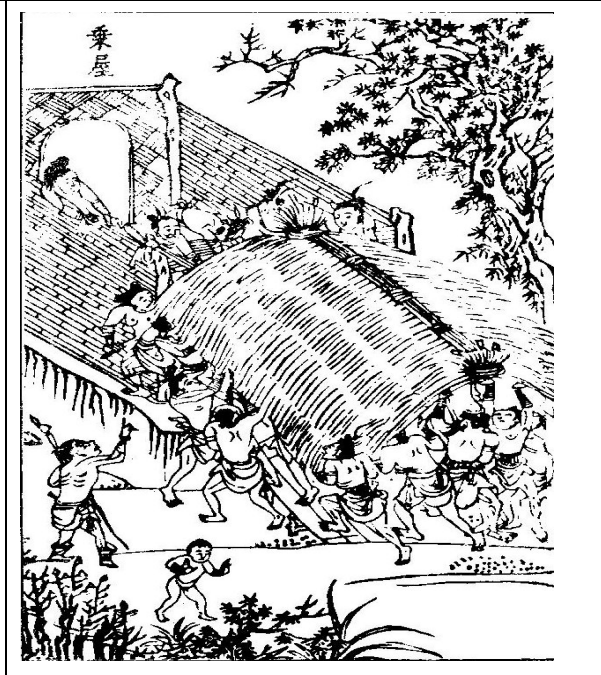
附圖六：洪雅族歌謠中會飲的景象。(摘自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31)



附圖七：洪雅族歌謠中捕鹿的景象。(摘自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33)



附圖八：孫元衡詩描寫洪雅族採檳榔的景象。(摘自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35)



附圖九：孫元衡詩描寫洪雅族屋舍的景象。(摘自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31)





附圖十：洪雅族逐漸漢化，學會插秧的景象。（摘自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6）



附圖十一：洪雅族特有的賽戲文化。（摘自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30）



附圖十二：日治時期平埔族群閒居生活照。（摘自沈文台：《霧里斗南》，頁 28）

# 斗南吟社詩選錄

陳錫津

斗南吟社，誕生於民國十七（公元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為知友李雲從（春龍），李茂炎（盛輝），曾丁興（杰仁），陳木（良村），蕭登壽（上山），章萬春（晚紅），曾清泰（鴻秋），以及筆者陳錫津（字指迷號芳園）等八人倡首成立，社址設於斗南庄三三號邱瑞星氏家，旋與李茂炎先生之斗南讀報社相併合，乃命名為斗南吟社。

本社之設立，旨在宣揚國粹，圖挽將頹之漢學，鼓吹各界人士，加強漢學之研究，勵精圖治，恢復我國固有之道德，以及發揚五千年來之文化歷史為鵠的。雖然是處於日據統治之下，為欲挽回固有文化於不墜，自始至終，毫不畏葸，堂堂皇皇，創立吟社，開催發會式，敦聘斗六秀才黃紹讓（逸叟），斗南庄將軍崔士紳王子典（適均）二位碩儒為顧問。陳奎牛（時為斗南庄長），曾微（字萃英，時為斗南庄聯合保甲會長），劉海、沈知母、沈祈安、李茂松、劉興武、洪惟、徐三旺、洪和、陳榮、邱瑞星、邱家盛、張霖、劉本治、林萬送、沈國珍、沈富進、沈坤、劉在坤、陳文保、李見福、陳而約、吳金俊、黃金水、李紅柳等為後援，並擬定每月一次，為撰箋拈詞、隴角鈞心，每於課題，擊鉢截止交卷以後，錄請島內名家為詞宗，代為評選甲乙。當時創立同志僅八人，嗣後，再由同志介紹入社參加者：有斗南張金來（玉普），黃國忠（科仕），林啟璋（開文），林瑞期（書簪），沈頭（奪魁），何尚仁、黃清渠、李坤英、劉富（春台）、陳龍、葉添旺（臥碑），劉慶彬（文武），許泰山（芳茂），林文章（黎明），陳守成、陳守坤（棟樑），李坤鏞（明善），林水、張木、石朝祥、石鑑棠、葉清河、薛杞、李瑞焜（思齋）、黃漢水、黃招麟、編柳、南靖盧黃輝、洪六一、朴子黃華修、黃見福、孫社沈天恩（壽源），沈興德、新厝寮陳記，陳約（明龍），林萬得，小東登奎壽，蔣耀崑、蔣顯、陳泉，溫厝角葉利益等，均先後加入為社員。一時吟林發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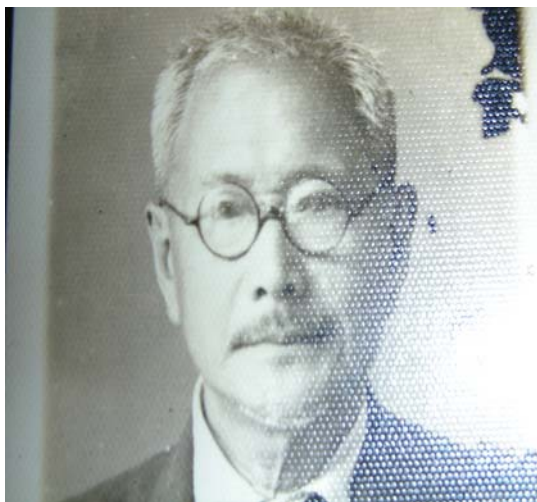
崑崙。茲錄當時由王子典顧問以屬蘇酒（七絕虞韻）為題，詩錄全島，應徵者計二百八十首，請由蕭登壽櫻村先生為詞宗，錄取十名（十首）如后列：

附圖十三：陳錫津撰〈斗南吟社詩選錄〉（摘自《雲林文獻》2卷2期，頁252。）

斗南吟草

石朝南	林黎明	陳老豹	賴子青
石朝福	許泰山	陳福德	賴草
李坤鏞	陳文鑑	陳棟樑	劉瑋鄂
林芙蓉	陳守坤	陳德興	悟庵
林瑞期	陳吉榮	葉利益	真詮

附圖十四：斗南吟草名單。（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收藏）



附圖十五：醫聖詩人蕭登壽。（長孫蕭昭明提供照片，吳玉燕翻攝）



附圖十五：醫聖詩人蕭登壽長孫蕭昭明接受筆者訪問。（吳玉燕攝）



附圖十六：醫聖詩人蕭登壽長孫蕭昭明與筆者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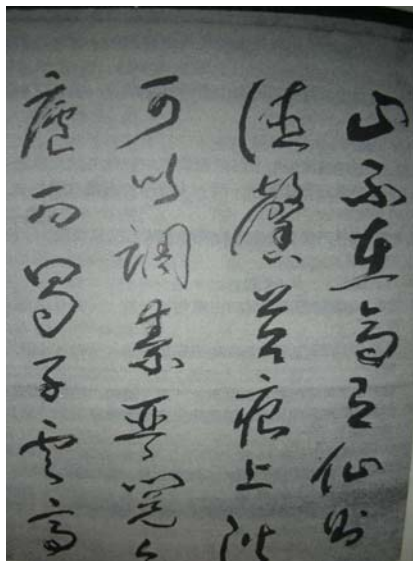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七：陳錫津（左二）和詩友合影，中間長幅書法由陳錫津寫詩，張立卿行書。（摘自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頁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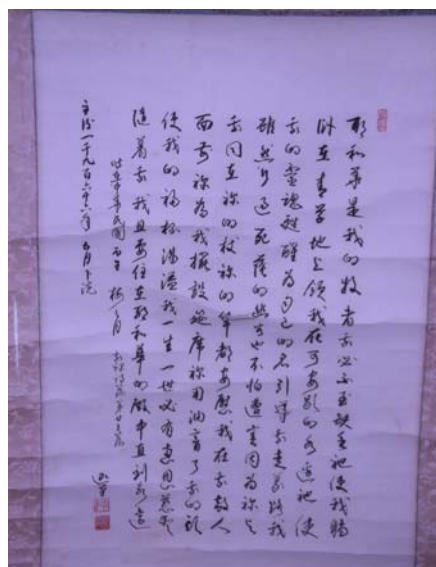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陳錫津四十一歲時的英姿（摘自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頁 56。）



附圖十九：縣長詩人曾丁興擔任縣長時留影。（摘自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頁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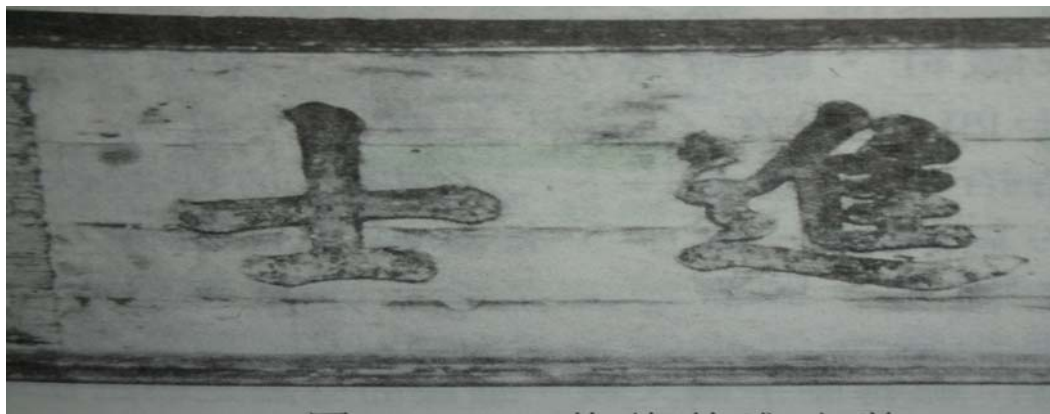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縣長詩人曾丁興墨寶。（蕭昭明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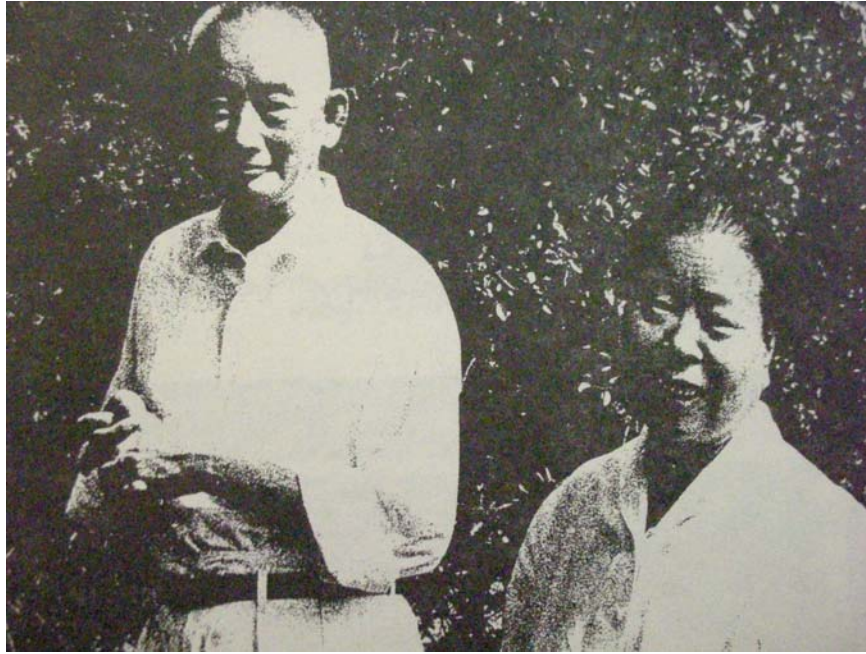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一：縣長詩人曾丁興墨寶。（蕭昭明收藏）



附圖二十二：進士詩人徐德欽繪像。（摘自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頁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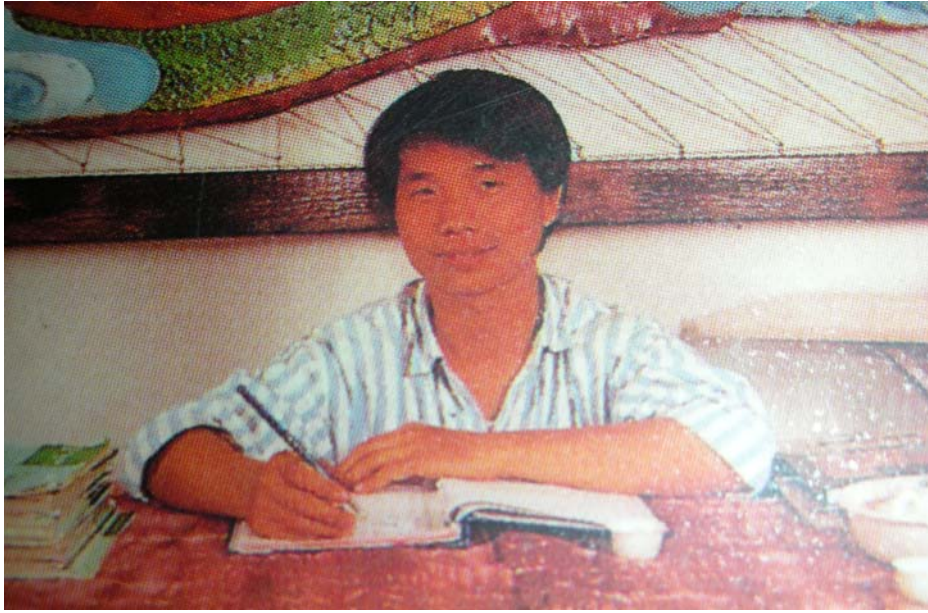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三：詩人徐德欽的進士匾。（收藏在嘉義市史蹟資料館）



附圖二十四：隱逸詩人張禎祥賢伉儷生活照。（摘自張禎祥：《三秀園詩草》）



附圖二十五：大埤鄉怡然村三秀園入口處。（吳玉燕攝）



附圖二十六：大埤鄉現代文學作家劉興治。（摘自原甫：《田園小三哥》）



附圖二十七：出生於大埤的台灣藝術大學教授羅振賢。



附圖二十八：台中師院教授簡嘉助是大埤人。

# 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學類型	4
一、斗南及大埤文學類型	5
二、區域作家及作品語言界定	7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文獻探討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12
一、研究方法	12
二、論文架構	14
第二章 斗南及大埤自然環境與歷史人文	16
第一節 斗南及大埤的自然環境	16
一、斗南及大埤地名溯源	17
二、斗南及大埤地理位置	22
第二節 斗南及大埤的歷史軌跡	24
一、人口來源與拓墾	24
二、水利與陂圳開發	28
三、疆域與行政沿革	33
第三節 斗南及大埤的文教概況	38
一、日治前書院導進人才	38
二、日治後廣設新式學校	41
第三章 斗南及大埤地區民間文學之發展	45



第一節 斗南及大埤的地名傳說·····	45
一、石龜游溪·····	47
二、芳蓮成功·····	48
三、澤親林圯·····	49
四、茄苳見證歷史·····	50
五、大有變埤麻·····	51
六、尼姑庵藏玄機·····	52
七、田子林與浮潭·····	52
八、奇特的箔雁岸·····	53
第二節 斗南及大埤的信仰傳說·····	53
一、六房媽年年遷新居·····	54
二、元宵過後迎國姓公·····	55
三、頭戴宰相帽的土地公·····	58
四、義民忠魂寒林寺·····	60
五、客家人的守護神·····	63
第三節 斗南及大埤的歌謠與諺語·····	64
一、歌謠類·····	64
二、諺語類·····	84
第四節 斗南及大埤民間文學特色·····	89
第四章 斗南及大埤地區古典文學之發展·····	93
第一節 古典文學發展脈絡·····	94
一、古典文學播種因緣——遊宦文學·····	94
二、古典文學萌芽契機——書院與科舉·····	100
三、古典文學茁壯推手——詩社·····	104
第二節 斗南地區重要詩人及其作品·····	111

一、狀元詩人——吳魯·····	111
二、醫仙詩人——王子典·····	113
三、役場詩人——李雲從·····	118
四、醫聖詩人——蕭登壽·····	123
五、佩劍詩人——陳錫津·····	130
六、鎮長詩人——曾丁興·····	138
第三節 大埤地區重要詩人及其作·····	146
一、進士詩人——徐德欽·····	146
二、隱逸詩人——張禎祥·····	152
第四節 斗南及大埤古典文學之特色·····	161
一、作家與文學活動·····	161
二、作品與時代精神·····	165
第五章 斗南及大埤地區現代文學之發展·····	171
第一節 現代文學發展脈絡·····	171
一、新文學運動的起源·····	172
二、現代文學的流變·····	175
三、現代文學的衝擊·····	180
第二節 現代詩人林豐明及其詩作·····	183
一、詩奇遇·····	184
二、詩風貌·····	185
三、詩藝術·····	199
第三節 斗南及大埤現代文學之特色·····	201
一、作家與文學活動·····	201
二、作品與時代精神·····	205
第六章 結論·····	213

一、斗南、大埤之間多重連結·····	213
二、斗南及大埤文學之特色·····	215
三、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的困境與進路·····	217
參考書目·····	219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文學可以洗滌心靈、激勵士氣；可以抒發心中塊壘、撫慰人心，區域文學不僅具有這些特性它還多了一味——在地的氣息。當地球村的腳步趨於同速度，人們討論的焦點是「放眼全世界」之際，有一件事做來更有意義，那就是散播這片土地每一寸文學的芳香，從發掘深耕，從記錄存檔，進而散發濃郁香氣直到世界的盡頭。區域文學就像一個個光點，每多一個光點台灣就增加亮度，各縣市區域文學如斯，各鄉鎮小區域文學亦如斯，起身研究區域文學、點亮台灣，是多麼動人的事啊！

這一、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風氣日益蓬勃，已成為一門學術研究的顯學，然這種學術態勢主要集中在台灣現當代文學，台灣傳統文學的研究仍然相當有限<sup>1</sup>，新舊文學研究處於失衡狀態，而各地區域文學研究更是非主流中的弱勢。雲林區域文學研究在學術弱勢中蹣跚起步，距離現今年代較遠的古典文學，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民間文學，若不及時搶救隨時都有迅速消失的危機。主持「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鄭師定國感嘆小區域文學不被重視殊為可惜，因為「小區域文學的史料，將來勢必成為台灣文學史的資料庫，因此充實這些小區域資料庫的工作變成極端重要的工作和使命。」<sup>2</sup>

身為文學人受到鄭師的精神感召，樂意為小區域文學研究盡一己之力，盼為台灣文學史資料庫捐點滴之功。儘管研究雲林小區域文學會遭遇資料蒐羅不易；老成凋零

---

<sup>1</sup>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翁聖峰於《詩報》覆刻序中做此言，參見《詩報》第一冊（台北：龍文出版社，2007年）。

<sup>2</sup> 鄭定國編著：《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頁4。

田野調查困難；有關單位不夠重視沒有奧援……等不一而足的問題，但只要意志夠堅定，問題仍能迎刃而解，研究必然可以呈現成果。

選擇斗南與大埤做為小區域文學研究的對象，想來是機緣所致吧！每次驅車前往南華文學所在職專班修課的途中，從 78 號快速道路下交流道，往嘉義縣大林方向走去必先經過雲林縣斗南及大埤，沿途看著各式各樣的路標，心中納悶斗南和大埤靠著台一線分佔兩邊，過去誤以為相隔甚遠的兩鄉鎮原來是近在咫尺呢。

再經過細究猛然發現兩鄉鎮淵源流長，緊密連結的程度超乎想像，地理方面它們擁有先天一體的自然環境：地形上同屬於平原沖積地區；氣候上均為典型亞熱帶氣候型態；水文系統也一脈相傳。人文方面平原沃壤使這片場域成為雲林縣最早被開發的區域，明末清初就有來自大陸福建漳、泉兩州及廣東潮州的移民到此拓墾，原鄉情懷發展出兩鄉鎮信仰連結、傳說連結、教育連結、農業連結……，文人間也聲氣相通互相唱和，斗南和大埤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圈。研究同一個文化圈的文學發展，無法切割也不宜偏廢，只能「概括承受」！

近距離仔細觀察，這個文化圈最大的歧異點，在於斗南曾有台灣平埔族十族之一的洪雅族 (Hoanya)「駐足」過，斗南舊稱「他里霧」係由洪雅族所設立的 Dalivo 社諧音而來，那是三、四百年前的城南舊事了。四百多年來，風一直在稻浪翻滾的平原吹拂著，到如今，他里霧的地名還留在人們口中，洪雅族卻是足跡飄渺無處尋，只留下，風中微霧……。

## 二、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和研究動機本是互為表裡，「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希望能夠達到什麼目的？溫振華針對區域文學研究說過這麼一段話：「地理位置的區隔，有利於培植、傳揚一種社區精神 (community spirit) 從而建構傳統。因此，研究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取向，以專題為關心者，往往著眼全國，忽略區域性差異；重視單一區域之發展者，將問題落實到特定的小空間，可以較為清楚的觀察其發展脈絡，呈現特色，

文獻的資料也更趨完整。」<sup>3</sup>

溫振華提出的「地理位置的區隔，有利於培植、傳揚一種社區精神（community spirit）從而建構傳統」的說法，與現下國外興起的「文化地理學」概念若合符節，英國杜罕（Durham）大學教授Mike Cring指出，文學的主觀性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不同的文學類型訴說了變化中的時代——文學現代性，而文學裡的陳述召喚著地方感，讓地理學者得以探察場所精神（genius loci），也就是某個地方獨一無二的精神。

4

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屬於單一區域特定小空間之研究，因此，筆者認為研究區域文學的目的可建構區域文學發展的脈絡，呈現特色，並使文獻的資料也更趨完整。

以觀察發展脈絡而言，文學是活性的有機體，研究區域文學脫離不了研究這個區域的文學發展進程，也就是一段文學史研究，就像江寶釵所言：「文學史的處理對象是文學，本身卻是歷史研究，必須關注三個層面，文學作家與作品、文學思想、整體文學活動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從而詮釋文學之發展。」<sup>5</sup> 此乃筆者研究斗南及大埤區域文學首重之第一要務。

從呈現區域特色的角度而言，施懿琳、楊翠在撰寫《彰化縣文學史》時針對「區域性特色」提出以下的看法：突顯「區域性特色」，最重要的是要能將該地的「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緊密結合，以呈現它之所以異於其他地區之處。<sup>6</sup> 筆者認為，承載著住民的思想、情感和面對生活的諸般態度的庶民口傳文學，最能做到將該地的「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緊密結合。唯研究斗南及大埤區域文學時，有必要先對該區域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它的歷史做一定程度的了解，方能進一步探討文學思想及文學作品，從而尋找出在普遍的文化共相之外有別於其它地區的「文學殊相」。

---

<sup>3</sup> 溫振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頁1。

<sup>4</sup> Mike Cri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4。

<sup>5</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8。

<sup>6</sup>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4。

再就保存地方文獻資料而言，藉由小區域文學之研究逐漸累積從而擴展至大區域，研究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可以向上一層使斗六體系的區域文學研究更完整，此一體系區域文學之完整，更有助於了解整個雲林地區之文學發展。從點而面，為雲林文學史建功，也為台灣文學史資料庫盡棉薄之力，這就是研究區域文學意義之所在。

筆者堅信當一篇篇雲林小區域文學研究問世，匯集成全面性區域文學研究時，雲林，將不會是台灣文學地圖上的那塊缺角。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學類型

筆者於敘明研究動機時曾提及斗南和大埤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圈，研究同一個文化圈的文學發展，無法切割也不宜偏廢，只能「概括承受」，故本文實質之研究範圍跨越了形式上行政區的劃分，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探討這個文化圈的文學源頭，文學作家與作品、文學思想、整體文學活動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從而詮釋文學之發展。

文學源頭往往是不落文字的口傳文學，早在文字發明前人類便敘說著一則則神話、傳說、故事，哼唱著一曲曲歌謠小調，這樣的文學是民間文學、是俗文學。文學是人類智慧文明的精萃，也是文人志節氣度的表徵，文章千古事，能夠流傳於後代的美麗詩句、動人篇章都是千錘百鍊而來，這樣的文學是士人文學，是雅文學。不管文學的性質如何，它們在文學的天平上是等量齊觀的，所以本文的研究範圍涵蓋斗南和大埤的民間文學和以文人雅士為主體的雅文學。

準此，該場域涵蓋的文學類型與筆者研究的範圍，以及選錄區域文學作家的標準及使用的語言，都於本節一併說明。

## 一、斗南及大埤文學類型

本文之文學研究涵蓋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民間文學是相對於傳統知識分子文學（或稱之為雅文學、文人文學、士人文學）的一種文學範疇。<sup>7</sup>民間文學擁有無比旺盛的生命力最能穿街走巷，滲透到社會底層的每個角落，為觀察每個時代每個地域文化的指標。「民間文學通常又叫口頭文學、口述文學、口語文學，也就是流傳在民間百姓間的故事及歌謠等。」<sup>8</sup>

就民間文學的文體而言，有的以文體分為散文體、韻文體、散韻混合者三大類，以下再細分為五、六十個細目之多，這類學者有黃詔年、王顯恩。有的以型態分為：1.故事類 2.有韻的歌謠和小曲 3.片段的材料，各大類再細分，如故事類包含有：傳說、神話、童話、寓言、趣事、地方傳說等六小類；有韻的歌謠和小曲包含：歌謠如情歌、生活歌、滑稽歌、敘事歌、儀式歌、兒歌——事物歌、遊戲歌、無意思的歌，以及小調，片段的材料：乳歌、謎語、俗諺、綽號、地名歌，採用這種分法的學者有徐蔚南、葉德均。沈傑三認為上述分法過於繁瑣細微，他獨創俗文學的類別就是包括：歌謠、諺語、傳說、謎語、故事、笑話、歇後語、拗口令、小調。

針對神話、傳說、故事三類，筆者認為是一般人較容易混淆的部分，有必要進一步釐清。這三類最早發生的應屬神話類，它與創世、宇宙萬物、神聖崇高的儀式有關，鄭阿財曾說「神話」大都來自對自然現象的詮釋，原本無關乎歷史，是後人將之歷史化，但所呈現的內容仍是屬於超人的、非人的，因此，在台灣原住民有神話，漢族則無。「傳說」的概念剛好是「神話」的對照組，鄭阿財解釋「傳說」真有其人其事，只是人們把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情節加以誇大渲染，便成為傳說<sup>9</sup>；劉芳宜在《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中指出，傳說具有歷史性以及地方性，與特定區域的歷史事件、人物、

<sup>7</sup> 見鍾宗憲：《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采風》（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7。

<sup>8</sup> 見胡萬川：《民間文學工作手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年），頁5。

<sup>9</sup> 鄭阿財教授係於95學年度第二學期《民間文學研究》課堂上做以上表示。



地方風俗息息相關，貼近人類社會，「傳說」擁有歷史、可信性、解釋性及鮮明的地方性。<sup>10</sup>相較之下，所謂「民間故事」是幻想性強烈的虛構故事，人、事、時、地、物皆可虛構。

再就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而言，陳萬益於 1993 年〈台灣文學教學芻義〉一文中提出台灣文學範疇之說，關於雅文學部分區分如下：

1. 傳統文學：使用文言文和傳統文學形式創作的作品。例如郁永河的《裨海遊記》、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等。新文學作家的舊詩文創作，亦屬於傳統文學的範疇。
2. 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二、三〇年代展開的台灣新文學是現代文學的開端。包括：詩、文、小說、戲曲、評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
3. 戰後台灣文學：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一般分為戰後初期（1945-1949）、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六〇年代的現代文學、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八〇年代的本土和多元化文學、九〇年代的族群文學。<sup>11</sup>

陳萬益先生定義的傳統文學即為本論文所指的「古典文學」，清光緒年間成書的《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將當時收錄的文學作品分為奏疏、札牒、書、議、序、告示、引、文、說、紀、記、詩等類<sup>12</sup>。而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和戰後文學的定義就是本文所述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是作家使用白話文書寫，所以古典／現代之歸類，與作家出生年代無關，以其作品使用的語言和形式而定。

筆者根據斗南及大埤地區蒐集到的民間文學資料，羅列出傳說、歌謠與唸謠、諺語，古典文學部分有詩歌、散文，其中以傳統漢詩質量最豐，帶來一波文學高潮；現代文學有現代詩、散文，現代詩意蘊深遠，令人驚艷。

<sup>10</sup> 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3

<sup>11</sup> 陳萬益：〈台灣文學是什麼？〉《台灣文學中的社會—50年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一）》（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年6月），頁16-17。

<sup>12</sup>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頁391。

## 二、區域作家及作品語言界定

斗南和大埤文學作家之認定，目前研究雲林地區區域文學發展者大都採同一套標準<sup>13</sup>，一般來說可依以下五項來區分：1.作家本籍。2.出生地。3.居住地。4.工作地（求學地）。5.經歷。<sup>14</sup>作家們因為求學、工作、婚姻等不一而足的因素，遷移的情形十分常見，因此造成區域作家的籍屬是不易判斷的，所以本文在撰寫古典和現代雅文學時，在資料收集與文獻界定方面，採取或出生於斗南及大埤、或因求學、工作、婚姻等各種的因素遷居到斗南及大埤的作家及其作品，或他並非斗南及大埤人，但他的作品論及斗南及大埤地區的人情、風土、歷史的，都是本論文選錄作品及研究的範圍。

例如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生於他里霧菜瓜寮的「狀元詩人」吳魯，但吳父於吳魯七歲時便挈歸其原籍泉州教讀，因此，他雖生於斗南卻在福建泉州中式，他於 1890 年（光緒十六年）恩科中式一甲一名之狀元，吳魯在他里霧菜瓜寮度過童年，也在這裡啓蒙，所以斗南地區之一班學子咸感與有榮焉<sup>15</sup>，故本論文將他納入斗南地區古典雅文學的作家。再如有「佩劍詩人」之稱的陳錫津，為斗六人，日治期間他輾轉生活在台中縣大肚地區、雲林縣斗南、斗六地區、嘉義縣東石義竹地區，他於 1928 年時創立斗南吟社，步入詩壇，對斗南古典文學發展影響深遠，故探討斗南文學陳錫津自是要一併論述。

至於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作品所使用的語言，有平埔族洪雅族語言，以及漢族的語言，漢語包含北京話、閩南語、客家語。洪雅族是斗南的先住民，斗南舊稱「他里霧」係由洪雅族所設立的 Dalivo 社諧音而來，洪雅族現今僅留的幾首歌謠，可視為斗南民間文學的起源，現今這些歌謠已經全部譯為北京話，對於歌詞其中含意可一目瞭

---

<sup>13</sup>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均採此種標準。

<sup>14</sup> 此說區分法見於〈雲嘉地區文學調查與觀察〉一文，《台灣文學史料編纂研討會論文集》，2001 年 10 月 21 日。

<sup>15</sup> 鄭定國等編著：〈雲林縣文學史年表初稿〉，及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 年），頁 310-311。

然。

漢族來到斗南和大埤最早在明末清初時，該區域的開拓先驅以來自閩南之漳、泉二府最多，也有部分客家人，客家人多數為廣東潮州府和饒平縣籍，他們進入斗南和大埤的時間較晚，人口也較少，且潮州人似乎也較易被同化，經過二、三百年的時光淘洗，斗南和大埤的客家人後來都變成所謂的「福佬客」，不會說客家話且幾已無痕跡可尋，目前還可以看到大德村的三山國王廟，就是客家人重要信仰的象徵。

因此，斗南及大埤的住民中操著客家語的漢人少之又少，筆者亦未發現出自客家語的文學作品，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作品全是北京話，而民間文學則兼有北京語和閩南語。

###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文獻探討

近一、二十年來台灣區域文學研究風氣蔚為一門顯學，所研究的範疇有及於全區域之文學研究、和部分區域文學研究兩種型態，本文論述的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屬於鄉鎮小區域文學，往上一層則為各縣市區域文學。對於前人研究成果與文獻的分析探討，筆者鎖定在雲林區域文學的部分，由於全島或其他縣市區域文學相對於雲林特定鄉鎮的小區域文學，層次太高、關係不深，所以捨而不論。

雖然民間文學是所有文學的源頭，但過去或現在可見到關於雲林文學的文獻、研究，大都偏重在以文士為主的雅文學，甚至是雅文學中的古典詩家部分。關於雲林古典詩家的研究，以著作而論，自 2005 年至 2007 年近三年有：江寶釵《張李德和詩文集》（台北巨流），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台北里仁），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鄭定國《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鄭定國《王東燁槐庭詩草》（台北文史哲），以及 2008 年出版的鄭定國《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

義南華大學)。

以碩士論文而論，雲林地區鄰近幾所大學的研究所，如：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中正大學中文所、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近幾年來古典雅文學的研究急遽增加，茲略述如下：

1.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2.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3.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4. 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5. 李東昇：《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新竹教育大學語文教學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蔡幸純：《日治時期荊桐詩人陳元亨及其漢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7. 黃佳芬：《洪大川詩文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8.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上列研究偏重古典文學領域，且多數集中在日治時期區域古典詩人個人及詩作研究，有斗六地區極為重要的古典詩家吳景箕，引領口湖鄉勵吟社的詩人林友笛，荊桐詩人大家陳元亨，六鯨吟社的詩人洪大川與王東燁。另外，張作珍的《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是針對北港的民聲吟社、彬彬吟社、汾溪吟社、汾津吟社、鄉勵吟社進行研究。以鄉鎮小區域文學發展做研究主題並已經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只有郭麗琴的《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以及賴美燕的《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

據筆者了解，有關雲林區域文學或古典詩家的碩論，於 2008 年完成的除了本文外，尚有連泰宗《荊桐、林內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南華大學，林太郎《四湖、口湖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南華大學，吳勝豐《江甫擊漢詩研究》南華大學，李采蓉《西螺莼社研究》南華大學等。

至於單篇論文有鄭定國〈北港汾津吟社王東燁《槐庭詩草》漢詩研究〉(2002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定國〈四湖旋馬庭主人林友笛漢詩析論〉(2003年六月雲林科大《漢學論壇》第二輯)，鄭定國〈斗六張立卿漢詩的特色〉(2003年十二月雲林科大《漢學論壇》第三輯)，鄭定國〈陳元亨漢詩研究〉(2006年明道大學《通識論叢》第一期)，鄭定國〈雲林菸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2007年南華大學《文學新鑰》第五期)，鄭定國、謝佳樺〈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蔡幸純《荊桐詩人陳元亨吟草初探》(2006年《雲林文獻》45期)等。分析以上前人研究成果，雲林古典文學已累積可觀的研究成果，隨著未來更多鄉鎮小區域文學研究出爐，一部宏觀又細膩的「雲林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將指日可待。

另有關雲林地區民間文學的研究成果，大多建立在田野調查、資料採錄方面。江寶釵在〈雲嘉地區的民間文學管見〉一文中指出，「雲林嘉義地區進行文學文獻的採集、整理與研究，直接嘉惠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學研究者走入民間，實具備促進台灣文學史料的完整」<sup>16</sup>，顯見採錄是民間文學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雲林地區民間文學採集較有成果的是閩南語，黃傳心於五〇年代初期1952、53年間連續於《雲林文獻》季刊中登錄31首〈雲林民謠〉、〈童猜四十則〉，並與周朝宗合作116則〈雲林俗語解釋〉，還有吳景箕〈雲林故事三則〉，都是可貴的民俗、故事材料。繼黃傳心、周朝宗之後直到九〇年代才又見到採集自民間的成果，由黃夢熊編《雲林縣東勢鄉地方誌》於1994年付梓，收錄有三則耆老口述東勢鄉民間故事：〈鄭舉人故事〉、〈王氏娘風流韻事〉、〈謀財害命顯靈事件〉<sup>17</sup>，數量較少但意義重大，另褒忠鄉社區刊物《大廊鄉情》中亦發表不少極具地方特色的民間歌謠，與農村有關的諺語、謎猜。<sup>18</sup>

<sup>16</sup> 江寶釵：〈雲嘉地區的民間文學管見〉，《國文天地》第16卷第10期，2001年3月，頁67-71。

<sup>17</sup> 黃夢熊編：《雲林縣東勢鄉地方誌》(雲林：東勢鄉鄉公所，1997年10月)，頁255-256。

<sup>18</sup> 見陳益源：〈雲嘉地區民間文學的採錄與研究〉《台灣民間文學採錄》(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頁45。

而重視全面性、代表性、科學性等符合科學做法的「三性」，在學界的呼籲下，雲林地區在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鄭師定國及成功大學教授陳益源（原任中正學中文系、所）的推動下，愈來愈多文學系所學生實際從事民間文學田野調查工作。2003年由鄭師定國與雲科大教授林葉連共同註解的《雲林雜念簿》，也是民間文學研究的另一項成就，兩位教授所註解的《雲林雜念簿》為一五言歌體，共512句，千餘字的中篇歌行。整本書的內容在介紹雲林大街的雜貨情形，從雜貨店的乾貨到新鮮魚蝦，再唱唸到零食、清潔用具、祭品、廚具、家用寢具、算盤、帳簿等等，內容十分詼諧逗趣。<sup>19</sup>

另外，由胡萬川、陳益源帶領，進行有計畫、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採錄民間文學，雖然比起鄰近縣市如台中、彰化、嘉義起步較晚，但成果不斐。截至目前一系列雲林縣民間文學集共出版十冊，分《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一至五集和《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至五集。五冊《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內容包含雲林的地方傳說、故事、笑話，另外五冊《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採錄各形式的歌謠，分為兒歌、儀式歌謠、節令歌謠、敘事歌謠、一般歌謠，流傳地區包括林內、斗六、斗南、虎尾、土庫、崙背、褒忠、東勢、北港、口湖、四湖、荊桐、古坑、西螺（以國語採錄故事）等14個鄉鎮，採錄成果成為雲林民間文學一大資產，提供研究者一個方便門。儘管成績斐然，不過陳益源認為還有很多事亟待進行，他曾說，台灣民間文學的全面普查需要一縣市一鄉鎮積累下去，而發掘能說善唱的故事家和優秀歌手的重點採錄工作，也是將來台灣民間文學深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環。<sup>20</sup>

受到此一採錄行動的感染、鼓舞、啟發，開始有碩士學位論文聚焦在民間文學做研究，例如2004年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碩論，不再只侷

---

<sup>19</sup> 「雜唸」又名「雜唸仔」，指民間流行的俗謠和情歌而言，因取隨口哼唸之意，故名「雜唸」。當時主要靠娼藝、苦力或遊子等口頭傳播。有的雜唸是清唱的，有的是伴南管唸唱，有的伴北管唸唱。一般認為，南管是土語的合音，北管是官語的合音，但彼此混雜的情況也不少。雜唸之說參見鄭定國、林葉連合註：《雲林雜念簿》（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年），頁1。

<sup>20</sup> 見陳益源：〈雲嘉地區民間文學的採錄與研究〉《台灣民間文學採錄》（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頁56。

限於雅文學研究，民間文學也成爲其研究重點；同時於 2007 年完成的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陳嘉銘《雲林縣閩南語諺語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也都是這類民間文學研究開出的花朵，相信往後還會有更多研究綻放出雲林民間文學的芬芳。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 一、研究方法

施懿琳、楊翠做彰化縣區域文學研究時側重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因爲「文學是時代心靈的寫真，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風格，這便是亞里斯多德所說：『詩比歷史更真實』的意義所在。」<sup>21</sup>筆者對此說深信不疑，故以文學時代性、文學在地性爲研究徑路的兩大主軸，聚焦在斗南及大埤一路以來的文學活動。

以「文學時代性」的角度看，斗南和大埤地區於日治時期蓬勃發展的古典詩作，是最能凸顯時代精神的第一波文學活動，這可從兩方面探究，一方面因日方歷任總督爲了籠絡文人，在各地方成立詩社，藉著詩社的組成以及吟詩活動縮短日本統治階層與台灣文人的距離，其中以兒玉源太郎總督最積極，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倡導籌辦了「饗老典」、「揚文會」，此舉促成了台灣古典雅文學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文人敏感的天性在異族統治下，以敏銳的文思發而爲詩文，排遣愁緒悲懷，字裡行間多的是隱喻的控訴、滿腔的無奈，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這是承平時代無法比擬的。

當時雲林縣有斗六（斗南和大埤屬於此體系）、西螺、北港、口湖四大文學發展體系，超過十二個詩社或同時間互相唱和；或輪番接棒發光發熱。詩人筆耕不輟使雲林在台灣文壇佔有一席之地，鄭師定國和許竹宜在〈清末雲林秀才吳克明古典詩探究〉中也提到，吳克明秀才和黃紹謨秀才、黃服五秀才、林庚宿、鐘聯綿、施錦川、黃梧桐、林坤福、張立卿、吳景箕、賴草等等，先後組合了斗山吟社、雲峰吟社，所產生的影響力不僅及於雲林地區的斗南吟社、西螺莖社、元長詩學會、褒忠吟社、北港彬

---

<sup>21</sup> 見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7。

彬吟社、汾溪吟社、汾津吟社、鄉勵吟社、台西共同吟社，而且輻射所及遠至台南、嘉義、彰化，甚至於台中縣的鰲西吟社也有會員曾參加斗山吟社、雲峰吟社的活動，因此雲林古典文學所重現的軌跡，已是涵蓋中南部文學發展並與之連成一氣相互產生呼應的局面。<sup>22</sup>

但後來古典詩作的發展走向庸俗化、應酬化，繼之而起表現鮮明又強烈的時代精神的作品，是八〇年代至今以林豐明為首的現代文學。林豐明在他的詩作中對歷史、國族、政治、戰爭等等社會現象提出批判，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看法與情感，用平實的文字傳達真思想、真情感。他的詩作直視現實、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因著批判的精神，因此，他認為新詩強調的真善美，真遠比善、美來得重要。基於這些特質，他的作品標舉了關懷鄉土、批判社會的時代精神。

談到「文學在地性」，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開宗明義表示「中國文學史的中心是俗文學。」<sup>23</sup>鄭振鐸所稱的俗文學即為民間文學，胡萬川說「民間文學」是近代才成立的一個概念，而從事的採集工作也是近代才有的事。<sup>24</sup>民間文學就區域文學史和文學特色兩個面向看均是意義非凡。因為它既是文學開端的源頭又具備地區特色，探討區域的「文學殊相」，庶民口傳的民間文學是很好的材料，畢竟它承載著住民的思想、情感和面對生活的諸般態度，比起文人雅士號稱「作家」之作品更具地方色彩，成為研究區域文學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雲林文學雖非弱勢，雲林區域文學研究卻相對弱勢，研究者在學術弱勢中蹣跚起步，面對的是作家後代不知詩作是寶沒有加以收藏，要不就是秤斤論兩變賣給舊書商的窘境。因此，研究資料蒐集倍感困難，為了重建寶貴的資料，必須走入在地人的生活圈實際做田野調查，同時發揮地毯式搜索的精神，大量閱讀文獻、史料、書籍、刊物從中擷取關於斗南及大埤文學的吉光片羽，串連成綿密完整的文學網，既能爬梳文學發展的脈絡，又能展現區域文學的特色

---

<sup>22</sup> 鄭定國、許竹宜：〈清末雲林秀才吳克明古典詩探究〉《雲林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嘉義：南華大學，2008年4月）。

<sup>23</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

<sup>24</sup>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90。



文獻史料整理方面，筆者從文獻、史料、地方志、地圖、詩作等，清楚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之地理環境、歷史軌跡等時空與人文背景，再從學者採集的歌謠、民間故事、學位論文、鄉土教材補強民間文學資料，有關作家文本的蒐集，對象有手稿資料、詩刊資料、文學活動、出版書籍、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地方志、文獻等等，務使論文趨於完整。

田野調查方面，筆者走訪行政單位斗南鎮公所、大埤鄉公所、大埤圖書館；文教機構斗南國中、國小、大埤國小，還有鄉里信仰中心……等等，企盼發掘隱而不顯的作家與作品，並透過友人引介與此地的鄉土工作者、地方耆老深入對話，以期掌握地區的民土風情，並讓民間文學傳說部分的輪廓更清晰。在有系統的蒐集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的資料之後，加以分析、探討、歸納，整理出能夠一探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樣貌的有系統描述。

另外針對文本外部與內部的分析，筆者所持的態度是既然「文學史的處理對象是文學，本身卻是歷史研究。」<sup>25</sup>那麼進行研究時必須關注由歷史和文學作品交織出的座標關係，歷史是縱軸、文學作品是橫軸，作家站在交會點交出一篇篇代表時代精神與意義的作品，因此，本論文著重於文本與社會、時代關聯的「外部分析」，其次才是文本自身的「內部分析」。

## 二、論文架構

關於論文架構章節之安排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分別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文學類型；前人的研究成果與相關之文獻資料探討；還有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第二章參考台灣、雲林的地方志與史書，斗南和大埤的鄉土書籍和鄉土教材，探討斗南和大埤地區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及文教概況。第一節為斗南及大埤的自然環境，溯源斗南和大埤的地名及探討該區域的地理位置。第二節以人口來源與拓墾、水利與陂圳開發、疆域與行政沿革，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歷史軌跡、人文脈絡。第三節討論日治前和日治後兩地的文教概況，筆者相信此三節應可勾勒出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之時空與人文背景。

---

<sup>25</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8。

因為民間文學是文學的中心、文學的源頭，且含有濃厚的地域性、階層性、時間性等特性，本文既以突顯區域文學特色為研究的重點之一，所以把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間文學放在第三章。針對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民間文學分四節進行探討，其中傳說類是這個區域最大宗的民間文學，故分為二節討論，第一節討論地名傳說，第二節討論信仰傳說，第三節討論歌謠和諺語，第四節探討斗南與大埤地區民間文學的特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歌謠類收錄洪雅族八首歌謠，最早傳唱於這片場域的歌謠非平埔洪雅族之歌莫屬，如今所有地上物在時間長流中已灰飛煙滅，歌謠可能是目前最能接觸到洪雅族文化層面的媒介，這幾首歌謠成為研究洪雅族文學的重要史料與管道，儘管有的歌謠已逸出斗南及大埤的地域性，但畢竟全屬於洪雅族的文學遺產，因此全部將之收錄。

第四章係探討斗南及大埤古典文學的發展，由於本文研究的範疇屬小區域文學研究，文學活動、文人和作品都不足以做細部的時間分期，故僅以地域屬性區分作家為斗南地區或大埤地區的文學家，他們創作的重點以古典詩作為主。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探討古典文學發展的背景，書院與科舉制度是古典文學萌芽的契機；而詩社是古典文學茁壯的推手，1928年斗南吟社成立，一度成為斗南及大埤古典文學發展的領航員，帶領一干詩人和學子創作吟哦，成為斗南文學重要的標竿。第二節和第三節分別探討斗南和大埤的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第四節探討這個場域古典文學的特色。

第五章係探討斗南及大埤現代文學的發展，基於和第四章相同的理由本章亦不做時間分期，不過除了現代文學作家之外，本章還會關注文學向外擴展，多元多路線發展的結果，使得文學根部的觸角大大的伸展，不再侷限於專業作家。本章分三節，第一節探討現代文學發展的背景，第二節探討現代文學重要作家及作品，但因該區域僅有出身斗南的林豐明，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他的格局、詩風，以及詩作所關注的層面，已然跳脫出地方性區域作家的框架，是斗南及大埤場域中唯一值得深入探究論述的現代雅文學作家，所以第二節專論林豐明及其現代詩創作。第三節探討現代文學之特色。

第六章則為本文之結論，分斗南、大埤有多重連結，斗南及大埤的文學特色，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的困境與進路，三個面向總結本研究，供後進參考。

## 第二章 斗南及大埤自然環境與歷史人文

區域文學首重凸顯區域特色，有學者為「區域特色」做出定義即人民在某地區的某一特定時間內所形成的文化，包括食、衣、住、行、娛樂，也就是人情、風俗、信仰、產業、教育等等<sup>1</sup>，在這些普羅大眾的生活內容裡，部分共同質性的特質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而這些區域特質結合時代特性便成為區域文學的主要內涵了。人、事、時、地、物是構築區域特質的基本元素，它們交織成一個區域密不可分的文化網絡，場域空間是亙古不變的，它吸引了哪些人到這個場域空間內從事什麼活動，造就出什麼樣的人文風貌，上述種種便是產出具有區域特色文學的先決因子。

杜罕(Durham)大學教授Mike Cring在《文化地理學》一書中對於文學和自然環境、地理之間有深刻的詮釋，他指出，文學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像方面，扮演著核心要角，「文學協助創造地方，再現先行於現實，大多數人是透過各種媒體了解一個地方，而非親身接觸」，所以，文學不因其主觀性而有所缺陷，相反地，主觀性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並形塑一個地區獨特的區域性格。<sup>2</sup>

因此要研究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文學，就必須對斗南及大埤地區的自然環境、歷史軌跡與文教發展有所了解，如此才能正確掌握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文學發展狀況。本章即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自然環境、歷史軌跡與文教概況，第一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自然環境，第二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歷史軌跡，第三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文教概況。

### 第一節 斗南及大埤的自然環境

<sup>1</sup> 本觀點引用自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8。

<sup>2</sup> Mike Cri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58。

斗南鎮與大埤鄉地處雲林縣中央偏東南端，兩鄉鎮緊緊依偎在一起，僅以台 1 線和大湖口溪為界，這是它們的地理位置，亙古不變的場域空間。空間靜默、時間流逝，「斗南」的地名從他里霧改為斗南；「大埤」則是大埤頭庄一字增減而已。地名流變代表時間長河中增加一段歷史曲折，因為地名往往隨著不同族群的進出而更迭，這是場域自然環境中人們的外部作為，因此，本節就斗南及大埤地名溯源和自然環境一併探討。

## 一、斗南及大埤地名溯源

### （一）追尋他里霧

追尋斗南原鄉要以「他里霧」為起點，因為斗南原稱他里霧，「他里霧」三字係由平埔族之洪雅族(Hoanya)所設立的Dalivo社諧音而來。洪雅族是屬於馬來族系統的「番族」，是臺灣先住民平埔族之一，平埔族的分類有分八族，分為十族<sup>3</sup>，洪雅族分布於臺中縣霧峰鄉以南，臺南縣新營鎮以北，接近山麓的平地，包括Lloa與Arikun二支族。沈文台在《霧里斗南》一書中提出一種說法，即洪雅族平埔Lloa，社域包括台南縣東山鄉、嘉義、雲林及彰化縣東螺社等地；Arikun的社域範圍從彰化縣社頭鄉至台中縣霧峰鄉。<sup>4</sup>

從荷蘭據台到台灣戰後，期間有多個文獻均有相同的記載，提及洪雅族在雲林地方設有五社（詳見下表 2-1）<sup>5</sup>，其中他里霧社（Lalivo）位置就是斗南鎮舊社里，日治期間稱為斗六郡斗南街舊社，猴悶社（Chaumul或Gomul）是現在將軍里一帶，日治期間稱為斗六郡斗南街將軍崙溫厝角，溫厝角過去曾叫猴悶郊。比對國內目前現存最早的康熙及乾隆年間繪編的「台灣輿圖」，虎尾溪以南的斗六丘陵地帶，屬於洪雅平

<sup>3</sup> 程大學：《臺灣開發史》（南投：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8年），及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上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年）。兩書均稱平埔族分為：西拉雅、洪雅、巴布薩、巴則海、拍瀑拉、道卡斯、凱達格蘭、卡瓦蘭等八族。然依人類學家最新分類法平埔族有十族，分為葛瑪蘭、凱達格蘭、雷朗、道卡斯、布拉、巴則海、巴布薩、洪雅、邵、西拉雅等十族。

<sup>4</sup> 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頁 13。

<sup>5</sup> 資料來源綜合參考莊義芳：〈疆域地理〉《雲林縣發展史》（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年），上編（二），頁 31、鄭津梁：〈雲林沿革史略（一）〉《雲林文獻（一）》（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頁 50，及洪敏麟編纂：〈住民志地名沿革篇〉《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年）頁 838-839。

埔族群的範圍。

表 2-1 雲林縣往昔洪雅族聚落之現在位置

族別	台灣地名研究之記載	往昔聚落所在地之現在相當地點
洪雅族	他里霧社（斗六郡斗南街舊社）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
	猴悶社（斗六郡斗南街將軍崙溫厝角）	雲林縣斗南鎮將軍里
	斗六門社（斗六郡斗六街斗六土名番社）、柴裡社	雲林縣斗六鎮忠孝、仁愛等里
	貓兒干社（虎尾郡那崙背庄貓兒干）、麻芝干社	雲林縣崙背鄉豐榮村
	南社（虎尾郡那崙背庄）、貓兒干南社	雲林縣崙背鄉、西榮、南陽、崙前等村

在荷蘭據臺初期，斗南尚屬荒蕪之地，洪雅族仍營原始生活，直到 1641 年（崇禎十四年），荷人第六任總督杜拉第斯（Paulus Traudenius）親率荷軍四百人，中國舢板船三百艘，至笨港登陸，全力向以貓兒干（今崙背鄉）為中心的華武壠與其附近的大波羅社推進，翌年（1642 年），華武壠、大波羅、二林、貓兒干等社與荷人訂定降約，於是臺中西海岸南部平野包括斗南與大埤，盡歸入荷蘭的勢力範圍。<sup>6</sup>

但荷蘭人並未派員經營斗南，所以繼洪雅族之後主宰這個場域的是漢人。斗南是雲林最早被漢人開發的地方，比斗六還要早<sup>7</sup>，自明朝鄭成功開台就已開始，清朝統治後漢人陸續移居，漢人在他里霧社（今之舊社里）之北約半公里餘之地，開始創建聚落而得名。他里霧形成村莊大約在康熙年間，清康熙四十九年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中已有「他里霧庄」的記載，至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縣志中有記載「他里霧為諸羅十七庄」之一，並有「他里霧街」之稱。諸羅縣郡司馬孫元衡因他里霧大發詩興，他看到

<sup>6</sup> 程大學：《臺灣開發史》（南投：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8 年），頁 39-40。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上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 年），頁 21。

<sup>7</sup> 仇德哉主修：〈史略篇〉《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 年 4 月），頁 63。

他里霧洪雅族生活的情景分別寫下兩首〈過他里霧詩〉之後又有〈還過他里霧詩〉<sup>8</sup>，茲錄如下：

翠竹陰陰散犬羊，蠻兒結屋小如箱；  
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sup>9</sup>。

孫元衡〈過他里霧詩〉

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後徑自迴斜；  
小堂蓋瓦窗明紙，門外檳榔新作花。

孫元衡〈過他里霧詩〉

林黑澗逾響，天青山更高。  
諸番能跪拜，前隊肅弓刀。  
臥簞惟功狗，喧枝盡伯勞。  
不因程計日，待獵看風毛。

孫元衡〈還過他里霧詩〉

乾隆年間他里霧已發展成爲街鎮，1821年（道光元年）姚瑩之《臺北道里記》，載有「他里霧」爲一大莊市。他里霧庄改稱「斗南」是在1920年（日治時代大正九年，亦即民國九年），地方修制之時由日人更改，之所以稱名「斗南」地方上有兩種說法：一說取他里霧諧音；另一說，意指在「斗六門」之南，仇德哉主修的《雲林縣志稿卷首》採用第二種說法<sup>10</sup>。

從「他里霧」到「斗南」意味著洪雅族退場、漢人登場，但令人疑惑的是這個在臺灣已有四百年以上時間的先住民族群何去何從？原住民／漢人的消長如同滴漏般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改變。從康熙年間漢人到斗南拓墾開始，漢人挾著優越的文化便

<sup>8</sup> 黃叔璥：〈番俗六考〉《臺海使槎錄（卷五）》（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109。

<sup>9</sup> 番稱內地爲唐。

<sup>10</sup> 仇德哉主修：〈史略篇〉《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年），頁63。

確立了此消彼長的局勢。1741年（乾隆六年）編纂的《重修台灣府志》，原本在將軍里溫厝角的猴悶社已消失不見，到了1873年（同治十二年）編纂的《彰化縣志》，他里霧社也未再見諸文字了！

消失的原因有人認為大部分已被漢人同化，另外小部分可能遷移到宜蘭或平埔族聚集的埔里。<sup>11</sup>沈文台於《霧里斗南》中指出，他里霧社變遷過程中，還有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那就是漢人拓墾斗南地區的土地，除了部分是循照規定向官方申請開墾外，絕大部分都是取自於他里霧社族人的手中。這些原本是原住民所擁的草埔鹿場「番地」，亦是原住民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但在漢人入居後，不論墾墾或占墾，除了以種種奸詐狡滑的手段欺騙詐取外，還有不少是平埔族原住民，心甘情願將土地質典或販賣給漢人。這些都是促成平埔族他里霧社在清朝光緒末期，銷聲匿跡、滅絕消失的重要因素之一。<sup>12</sup>《平埔百社古文書》收錄一件他里霧社「催娘及嘉娘」的典園契，為此說提出有力的佐證。<sup>13</sup>關於洪雅族消失的種種因素，因筆者未就此部分進行深入研究，故在此僅提出問題，可供有志鑽研者參考。

## （二）謎樣紅毛埤

大埤鄉舊名「大埤頭庄」，溯源大埤鄉名由來，根據地方耆老的說法有一個和荷蘭人有關的傳說：當年荷蘭人佔領臺灣時期，曾經在現在大埤鄉公所西北方約三百公尺的地方，建了一個範圍相當大的水塘（臺灣人稱水塘為「埤」），包含現在的頂頭埤、中埤仔、下埤頭及現在位於浮潭的紅毛埤，因為荷蘭人頭髮接近紅色，後來到此處拓墾的漢人移民把荷人建築的水塘稱為「紅毛埤」，在「紅毛埤」的上游有一個漢人墾居的聚落，他們就稱自己的庄社為「大埤頭庄」。據說「紅毛埤」附近是荷蘭人當時的軍事基地，儲存槍械彈藥的地方，用磚塊砌成高牆，相當雄偉壯觀，門禁戒備也非常森嚴。<sup>14</sup>

該鄉耆老張漢濱（生於民國十八年）於民國八十六年參與「耆老口述歷史」時曾表示，小時候聽過父親說過田子林的紅毛埤很出名，「是荷蘭人居住於此，當時有個小

<sup>11</sup> 仇德哉主修：〈史略篇〉《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年），頁66，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3年），頁16。

<sup>12</sup> 參見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3年），頁26。

<sup>13</sup> 轉引自陳南榮：〈雲林縣原住民文學初探〉《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頁299。

<sup>14</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茶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51。

城在此，我小時候看過，是用磚塊砌成，重劃時鏟平了。」<sup>15</sup>除此之外，《台灣鄉土精誌》記載雲林縣拓殖時也清楚提到荷蘭人在大埤鄉建有「紅毛埤」<sup>16</sup>，似可印證紅毛埤曾經存在過。

然而爲了編輯鄉土教材致力於蒐集鄉土資料、保存鄉內文物的大埤國小退休老師張添科、黃秋鶯夫婦認爲這種說法並不可靠，因爲根據推估荷蘭人佔領臺灣時期，雖然西元 1642 年時荷蘭人藉由與華武壠、大波羅、二林、貓兒干等社與荷人訂定降約，形勢上將臺中西海岸南部平野包括斗南與大埤盡歸入荷蘭的勢力範圍，但荷人並未真正經略雲林地區遑論大埤鄉。

另根據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在他的著作「鯤島探源」第三冊中討論大埤鄉提到它：

原名大埤頭，是三百多年前荷據時期就已經由大陸移民開發的；過去該鄉豐岡村的公路邊有一座紅毛大埤，便是當時的遺物。很顯然，『大埤』的地名，也因這個紅毛大埤而得稱。此一紅毛大埤……，現在已經被完全被無情歲月的腳步填平，變成一片田園，再也找不到昔日池塘的蛛絲馬跡。<sup>17</sup>

林衡道的說法獲得大埤鄉鄉土工作者的認同，咸認大埤最早是由大陸移民開發的可信度較高。不過前後兩種探討大埤地名由來的說法都有提到「紅毛埤」，只是被鄉土工作者認同的第二種說法否定荷蘭人開墾過大埤，但爲什麼由大陸移民開發的大水塘會稱爲「紅毛埤」？林衡道和該鄉的鄉土工作者並未對此提出解釋，是令人較難信服的部分。也許往後會有更多關於紅毛埤的文件資料出土，解開究竟是荷蘭人或漢人開發大埤鄉之謎。

再者，《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對於大埤地名沿革還有不同述稱：

大埤在雲林縣中南部，位於倒孔山溪之北，全域屬嘉南平原之一部分。鄉名得自今北和、南和二村之舊小字『大埤頭』。因往昔創村於荷包連圳埤之頭，故稱。荷包連圳即在早知與柳樹腳間，引倒孔溪之水，流向北至大埤頭入圳，因其設埤塘儲水之地，乃稱之為大埤頭。民國九年刪去『頭』字，改稱爲『大埤』

<sup>15</sup> 《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172。

<sup>16</sup> 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中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 年），頁 26。

<sup>17</sup> 林衡道：《鯤島探源 3》，（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 年），頁 594。



迄今。<sup>18</sup>

根據此一記載隻字未提「紅毛埤」，而直接表明「因往昔創村於荷包連圳埤之頭，故稱。」荷包連圳係建於清領時期 1713 年（康熙五十二年），是由拓墾漢人合力興築<sup>19</sup>，時間上比荷據時期晚了半世紀以上，所以與前兩種論點相較是從不同的時間點溯源大埤地名之由來，說法自然有所不同。

大埤頭改名為大埤與他里霧改名為斗南的時間相同，都是在 1920 年（日治時代大正九年，亦即民國九年），地方修制之時由日人更改，直接刪去「頭」改稱為「大埤」，當時隸屬南臺州斗六郡大埤庄，光復後隸屬雲林縣改稱為大埤鄉。

## 二、斗南及大埤地理位置

斗南鎮與大埤鄉地處雲林縣中央偏東南端，兩鄉鎮緊緊依偎在一起，僅以台 1 線和大湖口溪為界，界線東邊由南到北為斗南鎮的石溪里復興部落，和明昌里二重溝、新崙里；西邊則是大埤鄉的豐田村、三結村，此為兩鄉鎮地理位置的連結。在地形上兩區同屬於海拔 100 公尺以下的平原沖積地區，該沖積扇主要係由濁水溪於河口大規模沖積，再加上由斗六丘陵西流河川沖積覆蓋，形成今日的合成沖積平原，海拔平均約 30 公尺。<sup>20</sup>此外，兩鄉鎮也同屬於適合農耕的典型亞熱帶氣候型態，水文系統更是一脈相傳，由此可看出斗南及大埤兩鄉鎮自然環境先天是一體的，劃分成兩個行政區則是後天人為的結果。茲將斗南、大埤兩地自然環境各項組合要素分述如下：

### （一）斗南的地理位置

今之斗南鎮位於雲林縣中央偏南，東經 130 度 03 分，北緯 23 度 08 分，極東為將軍里竹頭角仔；極西為新崙里新崙；極南為石溪里石龜溪；極北為田頭里溪浦寮。東與斗六市江厝里、古坑鄉湳子村、麻園村接壤；南以華興溪（舊稱桌孔山溪或石龜溪）

<sup>18</sup> 洪敏麟編纂：〈住民志地名沿革篇〉《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 年）頁 355。

<sup>19</sup> 荷包蓮圳興建於本節「水利與埤圳開發」詳述。

<sup>20</sup> 莊義芳：〈疆域地理〉《雲林縣發展史（上編二）》（雲林：雲林縣政府，1997 年），頁 66-69，及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32。

爲界，與嘉義縣大林鎮隔岸相對；北接虎尾鎮與惠來厝、平和厝爲鄰；西與大埤鄉三結村、豐田村僅以大湖口溪爲界；南北長 16 公里，東西寬 15 公里，總面積約 48.12 平方公里。<sup>21</sup>

轄區內現有東仁、西歧、南昌、北銘、中天、舊社、林子、石龜、石溪、靖興、新南、阿丹、將軍、東明、新光、田頭、明昌、大東、埤麻、西伯、新崙、小東等二十二個里。

斗南位於斗六合成沖積扇平原的東南方，海拔平均約 30 公尺，地勢全屬於平坦緩坡的平原地，平均坡度爲千分之 4.6，可以很容易利用沖積扇原始坡度引水灌溉，除此因素之外，也由於轄區內既無山丘亦無海岸，所以早期只能發展爲宜農宜牧的純農業市鎮。

## （二）大埤的地理位置

位於雲林縣中南部的大埤鄉，全鄉地形呈長方形，東以台 1 線、北以大湖口溪與斗南鎮爲界，西以虎尾溪與土庫鎮、元長鄉、虎尾鎮三鄉鎮爲鄰，南臨嘉義縣大林、溪口兩鄉鎮僅隔著一條華興溪，所以華興溪也是雲林縣與嘉義縣的自然分界線。轄境東西長約 9 公里，南北寬約 7 公里，全鄉地面積 44.7385 平方公里。

大埤鄉的行政轄區現有南和、北和、大德、松竹、尙義、嘉興、豐田、三結、豐岡、聯美、吉田、北鎮、興安、怡然、西鎮等十五村。極東是豐田村，極西是在聯美村，極南爲西鎮村，極北則是豐岡村。十五村中較特別的是南和與北和兩村，於鄉轄市街相互毗鄰，並以貫穿南北熱鬧市街的中山路爲界，道路以北的北和村是鄉治行政區，道路以南的南和街爲市集商業區。

大埤鄉就行政地理位置而言位於雲林縣中南部，若就自然地理位置來看，它地處嘉南平原的北端，地勢平坦海拔均在 30 公尺以下，與相鄰的斗南鎮同屬於平緩寬闊的平原地形。同樣地，大埤內亦無山丘和海岸線，加以擁有豐富的河川資源及發達的人工埤圳水利設施，非常有利於農業發展，區內勤奮的農民也不辜負上天的恩賜，凡有

---

<sup>21</sup> 有關斗南鎮面積在仇德哉主修的〈疆域篇〉《雲林縣志稿卷首》記載爲 68.527 平方公里，（雲林：雲林縣政府，1977 年），頁 98；雲林鄉土教材曾國城等編輯：《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則記載爲 8.12 平方公里（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編印，2002 年），頁 125。筆者爲求慎重採用斗南鎮公所資訊網的資料，網址：[http://www.dounan.gov.tw/web/about\\_place.php](http://www.dounan.gov.tw/web/about_place.php)。

水源及水利設施之地，皆已闢為水田，綜計其面積，水田和旱田的加總面積近 3500 公頃，早年稻米生產盛極一時，一直以來均擁有「雲林縣穀倉」的美稱。<sup>22</sup>

## 第二節 斗南及大埤的歷史軌跡

本節以人口來源與拓墾、陂圳開發與水利設施，還有疆域與行政沿革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人文脈絡，當人文脈絡顯影，斗南及大埤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軌跡也會清楚浮現。筆者爬梳斗南及大埤的歷史軌跡時，發現一個十分特殊的人文現象——斗南係原住民／漢人兩大族群先後在該地拓墾、生活；大埤則是漢人中的閩南人／客家人相繼到此創造歷史，留下文化遺蹟。如果從整個臺灣的大視角看小區域，斗南和大埤從三百多年前至今，同樣經歷過荷據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以迄現今，每個階段的歷史時空都深深影響著小區域的人們。

### 一、人口來源與拓墾

雲林史蹟浩如天、斗六門輝翰墨緣，  
拓土艱難懷壯士、開疆節沐仰先，  
百年世事乾坤轉、萬里風光文物淵，  
繼往開來揚大雅、宏功偉業紀書篇。

游永隆〈雲林探源〉<sup>23</sup>

這一首詩由曾任雲林林中國民小學校長、前中國詩經研究會雲林常務理事游永隆所寫，該詩詠嘆最早進入雲林拓墾大陸移民的艱辛，也點出早期進入斗南及大埤的人口主要以墾殖為目的，而墾殖總是伴隨著族群遷移，若拓墾成效好、經濟效益高，族群就會落地生根不再遷移，但因為族群之間的文化與武力優劣等因素仍可能帶來土地上主人的興替，造成族群遷移也組成該地主要的人口來源。

<sup>22</sup> 莊義芳：〈疆域地理〉《雲林縣發展史》（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年），上編（二），頁66-69，和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4年），頁32-34頁。

<sup>23</sup> 游永隆：〈雲林探源〉《雲林文獻》第三十二輯，（雲林：雲林縣政府，1988年6月），頁311。

漢人在該場域取得優勢，而漢人中的客家人／閩南人兩族群則由閩南人勝出，客家人後來也被閩南人同化成「福佬客」。本小節著重在探討同屬漢人不同姓氏，在這片土地開拓發展的經過，還有族系間的變遷及分佈的情形。

漢人在斗南和大埤一帶墾殖，對土地進行農耕作業最早可溯自明鄭時期，明末因福建荒亂、清軍入關，鄭成功收復台灣等因素刺激下，內陸移民蜂擁而至，終明鄭一朝，台灣沿海肥沃平原開發達一萬八千甲。史料記載 1661 年（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荷人的「王田」盡數改為「官田」，並實施屯田制，但鄭氏真正在雲林境內實施軍屯者，僅有今崙背鄉的南社一地，唯鄭氏屯弁的私墾相傳為數不少，例如蔡、黃二姓拓墾石龜溪、林仔、南勢三庄；何、陳二姓拓墾阿丹庄；蒲姓拓殖林仔庄，以上皆在今斗南鎮。另有蔡、黃二姓開拓埤頭庄，為今之大埤鄉。同時，斗南、大埤也有人民自動入墾，因此，在清領以前，斗南、大埤已有漢移民的足跡。

拓殖真正具有成績的時期，應自清領以後開始，清康熙廿九年有沈氏拓墾大東庄、小東庄；李陽拓墾田頭庄；漳人吳、陳、劉等開拓溫角庄、蔴園，以上都在今斗南鎮。到了康熙五十年有薛蒲拓墾斗南，六十年則有林克明開墾埤仔頭庄，隔年又有陳姓閩人加入開拓大埤。雍正年間是漢人拓墾大埤最為勃蓬之際，蔡媽西開拓茄苳腳；李仔芳開拓田仔林；許、陳二姓墾首招佃拓殖舊庄、大頭庄、蘆竹角庄於打貓北堡，今大埤鄉一部分，乾隆初年閩人沈紹宏開拓埔姜崙。事實上至乾隆年間斗南和大埤已經拓墾完成，可說野無曠土了。漢人進入斗南和大埤地區，除了少數進行貿易活動外，多為農耕墾殖而來，由此可見當時的產業經濟是以農耕為主要的活動。

斗南和大埤的開拓先驅以來自閩南之漳、泉二府最多，也有部分客家人。以閩南人而言斗南漳人多於大埤，大埤泉人多於斗南；客家人多數為廣東潮州府和饒平縣籍，他們進入斗南和大埤的時間較晚，初到時多為漳、泉人的傭工佃丁，雍、乾年間大舉加入大埤的拓殖行列。但客家人人口較少，移民根基未固，且潮人似乎也較易被同化，經過二、三百年的時光淘洗，斗南和大埤的客家人後來都變成所謂的「福佬客」，不會說客家話且幾已無痕跡可尋，不過大埤聞名全省的酸菜製作就是由客家人流傳下來的，而目前還可以看到大德村的三山國王廟，就是

客家人重要信仰的象徵，另外斗南三光里以前有一個劉姓大聚落，據查就是來自廣東饒平的客家人。<sup>24</sup>

而開拓斗南和大埤的個人墾首方面，特別值得記述的是林克明與薛蒲二人，據文獻記載，康熙中葉至乾隆五年新開田園達三萬五千多甲，雖分佈於雲、嘉、南一帶，其中以屬今雲林縣者在半數以上，幾近二萬甲，雲林東部丘陵至此幾已全部開發<sup>25</sup>，而大墾首開拓之功，澤惠後世，實值記述。

1. 林克明，字用賓，福建詔安人，1676年（康熙十五年）生，幼家貧輟學，及長仍處困窘之境，於康熙五十二、三年間年近四十時，決志渡台拓墾，隻身與薛珍允、鄭萃俳、楊逞、蔡麟等來台，各自擇地墾荒，擇居內林（今梅林）。因林克明克勤克儉閩人擁為墾首，至1721年（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亂時，林克明已闢土地數百甲，東自湖山西至大埤埤仔頭庄，南自下新庄，北至鯉魚頭止，縱橫十餘里蠻荒僻壤皆成為可種之地。<sup>26</sup>

詩人游永隆為紀念林克明特別寫下一首拓荒詩<sup>27</sup>：

艱難拓土仰宏功 民到於今沐德中

飲水思源知報本 枝榮根固氣凌空

2. 薛蒲，字登選，為福建海澄人，1711年（康熙五十年）父薛珍允歿後，薛蒲承襲父親拓墾事業，以東耕（在今斗南，斗六與崁頭厝三者之間）為中心，以斗南、斗六、古坑、崁頭厝、內林等為經緯進行開墾，似此一千餘甲廣袤綿延，荊棘叢生之地，一變而為肥沃之良田，當時所有拓殖雲林而擁有如此眾多土地者，除薛氏外實無出其右者。<sup>28</sup>

<sup>24</sup> 有關大陸移民拓墾斗南及大埤的資料綜合參考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中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年），頁26-29；林崇熙：〈經濟產業〉《雲林縣發展史》（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年），上編（五），頁15-16；仇德哉主修：〈史略篇〉《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年），頁100-101；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51，及林衡道：《鯤島探源3》（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頁571-572。

<sup>25</sup> 仇德哉：〈開拓雲林東部丘陵的六先鋒〉《雲林文獻》，第32輯，（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88年），頁309-310。

<sup>26</sup> 仇德哉：〈開拓雲林東部丘陵的六先鋒〉《雲林文獻》，第32輯，（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88年），頁307。

<sup>27</sup> 游永隆：〈拓荒〉，《雲林文獻》第三十二輯，（雲林：雲林縣政府，1988年），頁322。

<sup>28</sup> 王君華：《雲林三公考》（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編印，1955年），頁19。

斗六耆宿詩人吳景箕於其弟吳景徽擔任雲林縣第一屆民選縣長任內，時在民國四十二年前後，寫下一首敘述先民千辛萬苦開拓雲林的詩作：

墾闢雲林首著鞭，三公事蹟渺如煙；

艱難拓土推先覺，櫛沐開疆值盛年

信有旌褒於鑿飲，理無械鬥至株連；

是非終古誰能斷，史筆勾沈待馬遷。

詩句中有關「三公」指的是薛蒲、翁裕、楊逞三人，他們都是開拓雲林東部丘陵千甲以上的大墾主，王君華曾於民國四十四年間著有《雲林三公考》，指的就是這三位大墾主。在清雍正、乾隆年間，當時居住在柴裡社（今斗六市中心）、他里霧（今斗南鎮）及其附近之人，無人不知「頂三公，下四舍」，所謂「四舍」是為襯托三公而言，泛指開拓數百甲之墾主，林克明即在其中。早期拓墾移民不同姓氏之間常發生械鬥，不過吳景箕遺作提到「械鬥」、「株連」指的究竟是何事，因距離年代久遠，「是非」已封塵「渺如煙」難再追尋，唯有等待有如司馬遷寫史記的大椽之筆重建歷史。

談到斗南鎮人口來源，斗南鎮是漳州後裔的天下，現住人口前五大姓分別為沈、陳、李、張、林。沈姓是斗南鎮第一大姓，分布於西面各村落，如大東、小東、埤麻、新崙、溝心、港墘、五間厝、紅瓦碓、二重溝、舊社，又有部分散居於街內及新厝寮等部落。並在大東里建有三百年歷史的沈武德侯祖廟——泰安宮，俗稱「沈祖公」。廟中供奉的武德尊侯沈彪，被奉為整個台灣地區沈姓住民的先祖，近年來並號召海外沈姓僑胞專程到此祭祖，使每年春秋二祭更為熱鬧。

29

李姓分佈居住於溪北（石牛溪北面），如田頭、北勢仔等地多為李裔，其他鎮內各部落均有李姓者，故李姓亦為斗南五大姓之一。李姓族親在田頭里後庄建立李祖廟——隴西宮，主祀李伯瑤公。相傳沈武侯與李伯瑤公係拜把兄弟，因此昔日斗南地區素有沈、李不結親之說，然而著時代的更迭，沈、李不結親的觀念也不復存在了。此外，林姓、陳姓分佔雲林縣第一大姓、第二大，再其次是吳、

<sup>29</sup> 參見林衡道：《鯤島探源3》，（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頁570。

李、張，張姓是百家姓中大姓在雲林縣則屬第五大姓，所以林、陳、張也是列位在斗南五大姓之中，不過不像沈、李兩姓之集結。<sup>30</sup>

大埤鄉現住人口的大姓依次是張、劉、陳、黃、林，據傳劉、張兩姓是來自福建和廣東的移民，是最早到大埤鄉的居民，由於大埤鄉屬平原地區，四周又有河流經，有利於發展農業，這兩姓氏就在此安居樂業，代代子孫繁衍而成爲大埤鄉的大姓。<sup>31</sup>特別的是民國六十六年統計大埤鄉各姓氏，在雲林縣排名第十九大的謝姓共有 287 戶，人口數有 1604 人，在當時比其他鄉鎮都多，原來謝姓來自彰化二水，與已故副總統謝東閔是同宗，謝姓人家聚居在西勢潭最多。

## 二、水利與陂圳開發

臺灣早期的產業以農業爲主，農業要發達天上要靠老天爺給的氣候因素，地上除了大自然生就的地形、土質外，更不能沒有「大地之母的乳汁」，也就是滋養農作物不可或缺的水源，有了水源又有將水順利輸送到一畦畦農田的水利設施，方能孕育蓬勃發展的農業。先民爲求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立基、枝繁葉茂，辛勤的開拓土地並建設水利設施，所以開發陂圳的水利設施是先民心血和智慧的結晶，溯源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文化，我們不能忽略這個環節。

就斗南境內的水文而言，全鎮屬北港溪集水區，雲林縣主要河流大多位於此區內。這裡有虎尾溪、雲林溪、石牛溪、大湖口溪及華興溪由東向西流貫，形成數條條狀且地勢平坦之區塊，因地勢低平，故到處可看到不同大小的埤及灌溉大排。斗南的主要河川由北到南依序爲：

1. 虎尾溪：斗南最北的河川，發源於斗六丘陵北端，斗南段上游流經林內鄉、斗六市，進入斗南鎮之後又先流經位於斗南西北的虎尾鎮，再到大埤鄉於此注入北港溪。
2. 雲林溪：發源於斗六合成沖積扇扇頂邊緣，水源較小河川也較短，在小東里納田頭埤的水後流到虎尾注入虎尾溪，成爲虎尾溪的支流。流向與虎尾溪相同，相距約 1

<sup>30</sup> 參見《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74—75，仇德哉主修：〈氏族篇〉《雲林縣志稿卷二》（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 年），頁 19-60。

<sup>31</sup> 參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 年），頁 51。

公里。

3. 石牛溪：發源於古坑鄉大尖山北側，由將軍里東方進入斗南鎮後納崙子溪的他里霧埤及新崙埤的水，在市區東北方建有水閘及大排，為昔日市區主要用水來源。石牛溪和雲林溪相同最後也注入了虎尾溪，同屬於虎尾溪水系，它注入虎尾溪的地點在大東里一帶。
4. 大湖口溪：發源於大尖山南方，因流經古坑鄉大湖口而得名。在阿丹及新南里之間進入斗南鎮，由東南向西北流，在舊社及林子里之間出斗南流向大埤，於大埤境內成為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之後向西注入北港溪。
5. 華興溪：位於最南之河川，又稱桌孔山溪或石龜溪，發源於古坑鄉華山之南，屬於嘉義縣梅山鄉山區，因流經古坑鄉華興而得名。它由東向西流域經過兩縣六鄉鎮，嘉義縣梅山鄉、雲林縣古坑鄉、斗南鎮、嘉義縣大林鎮，再進入雲林縣大埤鄉，於大德村轉南流進入嘉義縣溪口鄉後與三疊溪會流。

華興溪舊名石龜溪在斗南鎮五條溪中具有多項特點，它是最蜿蜒曲折的一條溪，所以也是流經最多鄉鎮的溪；它不僅是雲林縣與嘉義縣的界溪，而它也是串起斗南及大埤成為命運共同體的鎖鍊之一。石龜溪至今仍是兩鄉鎮老一輩日常習慣使用的名稱，「石龜溪」即現在之石龜、石溪二里，它有一個關於地理上輝光閃爍形如龜象的傳說，傳說中的龜頭在現今大埤鄉廓前寮，右前足和左右兩後足則落在斗南境內。傳說部分留待第三章俗文學部分再予以詳述。<sup>32</sup>

斗南鎮五條溪當中有虎尾溪、大湖口溪及華興溪等三條流入大埤鄉，另外兩條未流入大埤鄉的雲林溪和石牛溪則是虎尾溪的支流，而虎尾溪是北港溪的支溪。另從大埤鄉的角度來看，大埤鄉境內三條主要的河川北港溪、大湖口溪和華興溪，三條均承接自斗南，則兩鄉鎮水文確是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大埤鄉主要的三條河川均屬於北港溪水系，大湖口溪流經境內北端，華興溪流過境內南方，而北港溪則由北到南貫穿境內西側，成為大埤鄉和虎尾鎮、土庫鎮、元長鄉的界溪。

一直以來虎尾溪是斗南和和大埤之間最重要的一條溪，早在清代遊宦文學盛行

---

<sup>32</sup> 關於斗南水文部分係綜合參考曾國城等編輯：《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28-129，及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7。石龜溪傳說則參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7年），頁74。



時，詩人見虎尾溪風景明媚，春秋景致分明實為奇景爭相為虎尾溪寫詩，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成書的《諸羅縣志》收錄了阮蔡文的〈虎尾溪〉，阮蔡文寫虎尾溪洪枯兩季大不同的名句「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後來藍鼎元寫〈紀虎尾溪〉一文也曾引用。百餘年後陳學聖同樣了一首〈虎尾溪〉，收錄在同治年間編纂的《彰化縣志》。這應該不是巧合，而是虎尾溪自然之美吸引文人有志一同的為它寫詩：

東螺虎尾之分派，北流西折而聯界。

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

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

大宗盛時支子依，支子若干大宗壞。

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

阿拔之泉阿里山，虎尾之源水沙連。

譬如兄弟鬩牆變，卻於異姓共周旋。

水有源頭水有本，不信但看棠棣篇

阮蔡文〈虎尾溪〉<sup>33</sup>

履險曾傳虎尾灘，沙泥濁湧水奔湍。

黃河亦有澄清日，真比包公一笑難。

陳學聖〈虎尾溪〉<sup>34</sup>

藍鼎元有感於虎尾溪磅礴氣勢，頗有小黃河的味道，提筆為文寫下〈紀虎尾溪〉<sup>35</sup>，文中將虎尾溪和黃河相提並論「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黃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黃河多紅泥，翻波其水赤；虎尾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虎尾溪的喜愛。

水利設施方面，斗南及大埤的水利設施，在清領時期就很發達，大埤鄉有雲林地

<sup>33</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65。

<sup>34</sup>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91。

<sup>35</sup>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44-445。

方最早開築的陂圳——茄苳腳陂<sup>36</sup>，時間是康熙三十六年間，這是水利史上光榮的一頁！根據雲林縣訓導倪贊元於光緒二十年編輯的《雲林縣采訪冊》記載，範圍包含現今斗南全部及大埤鄉北半部的他里霧堡，到了嘉慶年間已擁有茄苳腳埤、林仔陂、溝心陂、石圭溪陂、阿陳莊陂、將軍崙陂、舊社陂、新莊陂、南勢陂等十個埤圳，而以大埤鄉南半部為主要範圍的打貓北堡則只有一個荷包連陂而已。這顯示清領時期他里霧堡開墾地擴展的情形及人口增加的速度遠比打貓北堡來得發達，畢竟陂圳通常都是隨拓墾人的足跡深入田野，蜿蜒成一條條在田野間發光的青龍。

探討清領時期的水利設施，若以還原歷史的角度看，則應以他里霧堡和打貓北堡的名稱來區分，但筆者認為，探究水利設施分屬何地，有必要採取貼近現今行政區的分法，如此才能看出從往昔到現在，因水利設施造成該地農耕發展的脈絡，故以以現今劃分的行政區斗南鎮和大埤鄉區分較宜。距離倪贊元編輯《雲林縣采訪冊》過了將近八十年出版的《雲林文獻》論述各埤圳的沿革便採用斗南鎮和大埤鄉的分法，今筆者根據《雲林文獻》的分法將兩鄉鎮清領時期興築修理的水利設施製表如表 2-2、表 2-3：<sup>37</sup>

---

<sup>36</sup> 《雲林縣采訪冊》將茄苳腳陂納入斗南舊稱「他里霧堡」的範圍，那是因為大埤鄉有十四個村莊在清領時代劃入他里霧堡，若以現今行政區範圍論，則茄苳腳陂應屬大埤鄉，《雲林文獻》即將它列入大埤鄉。

<sup>37</sup> 資料來源：鄭津梁：〈雲林沿革史略（三）〉關於水利部分，合輯於《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頁 78-79。

表 2-2 清領時期斗南鎮的埤圳

埤圳名	原有名稱	興築時間	發源地	灌溉面積
阿丹庄陂	阿陳庄大陂	康熙四十四年	崁頭厝溪	阿丹庄附近田八十餘甲
石龜溪陂	石龜溪庄圳	康熙四十五年	大湖口溪	石龜溪庄附近田一百餘甲
舊社陂	他里霧番仔陂	康熙五十年	庵古坑溪	舊社附近田七十餘甲
竹頭角陂	猴悶陂	康熙五十一年	庵古坑溪	竹頭角、溫厝角附近田五十餘甲
將軍崙陂		康熙五十一年	竹頭角陂	將軍崙附近田七十餘甲
林仔陂		乾隆十二年	大湖口溪	林仔庄、茄苳腳庄(一部分)附近田一百五十餘甲
南勢陂		乾隆二十五年	東宮溪	南勢庄附近田五十餘甲
新陂		嘉慶十六年	舊社陂	大東、五間厝、新崙等庄田七十餘甲

表 2-3 清領時期大埤鄉的埤圳

埤圳名	原有名稱	興築時間	發源地	灌溉面積
茄苳腳陂	加冬腳庄圳	康熙三十六年	梅仔坑溪 (即石龜溪)	茄苳腳庄、蘆竹巷庄、殿仔林庄附近四百六十餘甲
西勢潭陂		康熙四十五年	三疊溪	西勢潭、柴林腳二莊
荷包連陂		康熙五十二年	早知溪(即石龜溪)	大埤頭庄、舊庄附近田二百十八餘甲

溝心陂	埔姜崙陂	康熙五十四年	大湖口溪	埔姜崙庄、殿仔林庄 附近田八十餘甲
-----	------	--------	------	----------------------

表 2-2、2-3 所列斗南、大埤兩鄉鎮的埤圳均為清領時期當地的農業鞏固基礎，也有不可抹滅的貢獻。其中最早開發和灌溉面積最廣的都是茄苳腳陂，若單論開發早晚順序，接續於茄苳腳陂之後的是興築於康熙四十四年阿丹庄陂，最晚的是嘉慶十六年興築的新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鄉鎮十一個埤圳有八個埤圳是在康熙年間興築完成，顯示當時拓墾風氣相當興盛，人們為了灌溉水源願意出力合築埤圳。史料記載這十一個埤圳只有溝心陂是諸羅知縣周鐘瑄捐銀十一兩助庄民合築，另有西勢潭陂於康熙五十六年，知縣周鐘瑄捐銀十一兩助莊民重修；荷包連陂於庄民合築後四年也由周鐘瑄捐銀十一兩助庄民重修，其餘均由庄民自己籌措資金自力完成。部分埤圳名稱後來改名，如：阿丹庄陂改稱柳子圳、新陂改稱義德埤，荷包連圳改為霞芭蓮圳。

### 三、疆域與行政沿革

斗南及大埤地區疆域沿革和整個雲林縣行政設治與轄屬之沿革有關，只有雲林縣行政體系與編制有所調整才會影響所轄的斗南及大埤兩地變動，從清領時期至今因有所異動的時間大致相同，故於此小節合併探討<sup>38</sup>。變動的時間點可分為：1. 清領時期、2. 日治時期、3. 光復以後國民政府接收時期。在清領時期之前，斗南鎮和大埤鄉於明鄭時期隸屬天興縣（東都府）天興州（東寧府）所管轄，但政府官員均駐在台南地區處理政務，與此地的村落之間並無顯著的聯繫，故斗南的村落仍維持平埔族營原始生活，少數大陸移居的漢人聚集成墾居村落的組織；大埤則盡由大陸移民形成漢人墾居的聚落。

清領台灣二百餘年間，有過五次行政建制重新調整，對雲林縣境內鄉鎮而言較重大的調整是在 1723 年（雍正元年），雲林縣以虎尾溪為界，虎尾溪以北屬於彰化縣，以南為諸羅縣，清代年間所謂「以虎尾溪為諸彰交界」，指的便是今日雲林縣斗南鎮石

<sup>38</sup> 資料來源綜合參考仇德哉主修：〈疆域篇〉《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 年），頁 8-35，鄭梓：〈史略與沿革〉《雲林縣發展史》（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 年），上編（一），頁 37-57。

牛溪，和虎尾溪（今稱北港溪）的交叉口，此處為諸羅縣和彰化縣的交界。表面上，雲林地區由於地理形勢影響緣故，造成行政轄區一分為二；事實上，若是將時空背景還原回三百多年前，也就是歷史上的明末清初年間，斗六丘陵地帶與濁水溪沖積扇平原地區，卻也正好涇渭分明，劃分當時雲林縣境域內的平埔族先住民中，「洪雅」與「巴布薩」這兩個不同族群的社地區域範圍。<sup>39</sup>

斗南和大埤從康熙到雍正年間均稱「他里霧莊」行政規劃隸屬於諸羅縣，當時「他里霧莊」位處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上，諸羅縣令周鍾瑄寫下〈曉發他里霧詩〉：「一枕清暉覺夢頻，披雲驅犢散輕塵；投分南、北依誰定，螺列東、西辨未真（路經南北投、東西螺四社）。向道但饒椎髻客，前呵不用放衙人。平明好逐東昇上，我亦從今莫問津。」

<sup>40</sup>

到 1787 年（乾隆五十二年），諸羅縣改稱嘉義縣，「他里霧莊」改屬嘉義縣。1809 年（嘉慶十七年）八月臺灣重新調整建制，「他里霧莊」改稱「他里霧保」，轄斗南鎮全部加上現今大埤鄉北邊埔姜崙等十四個庄，及古坑鄉湳仔、麻園、虎尾鎮惠來厝過溪仔等計五十一莊一社，隸屬嘉義縣；今大埤鄉大部分則稱為打貓北保隸屬嘉義縣，計有十八莊，其中有十六個莊為今大埤鄉之範圍。1887 年（光緒十三年）為台灣建省時期，自此始設雲林縣，「雲林」一詞首見於歷史記載，雲林縣轄屬十六「保」於光緒年間開始使用十六「堡」，斗南的他里霧堡、大埤的打貓北堡改隸屬雲林縣。總言之，清領台灣達二百一十二年，雖對台灣土地開闢、原住民安撫極有成就，但對郡縣的調整與增設並無積極規劃，每因時勢所趨被動小幅更張，施政腳步始終落於實際需求之後，筆者將斗南及大埤五次行政建制重新調整隸屬地和名稱整理成以下表格：

<sup>39</sup> 見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頁 15。

<sup>40</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271。

表 2-4 清領時期斗南及大埤轄屬

	年代	時期名稱	斗南、大埤 所屬轄區	斗南名稱	大埤名稱
一	康熙 23 年 西元 1684~1722 年	一府三縣	諸羅縣	他里霧莊	他里霧莊
二	雍正元年 西元 1723~1808 年	一府四縣二廳	諸羅縣 嘉義縣	他里霧莊	他里霧莊
三	嘉慶 17 年 西元 1809~1874 年	一府四縣三廳	嘉義縣	他里霧保	打貓北保
四	光緒元年 西元 1875~1886 年	二府八縣四廳	嘉義縣	他里霧保	打貓北保
五	光緒 13 年 西元 1887~1895 年	台灣建省時期	雲林縣	他里霧堡	打貓北堡
附記	諸羅縣在一府四縣二廳時期乾隆 52 年（西元 1787 年）改稱嘉義縣。				

1894 年 (光緒二十年)，日本與中國為爭奪朝鮮控制權爆發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翌年(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進入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期，日人對台灣政務管理鉅細靡遺，行政區之疆域劃分較清領時期小很多，且五十年之間行政區更替達九次之多。日本治台初期幾次行政變革對於雲林而言毫無意義，因為當時雲林地方抗日事件如火如荼，非日人政令所能及，所以斗南與大埤在前四次行政沿革不是名字沒有易動就是徒具虛名，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日人勢力遍及全台後，日人為了強化其在台灣所建構的殖民行政體制。概括而言，長達半世紀的日治行政體治，大約可以 1919 年(日大正八年)為分野，之前為武官總督制，這一年改採殖民統治的軍政分立制，此後即為文官總督制，次年(1920 年)地方官制亦改採州、廳制，但地方上軍事統治與警察統治的色彩仍相當濃厚，從地方行政體制之層級劃分，可以看出日人設計行政區域及層級，實為收殖民統治之效的心理。

斗南在日本治台初期名稱仍沿用光緒年名稱，直到 1897 年（明治三十年）始設「他里霧街」隸屬嘉義縣斗六辦務署；次年改隸屬台中縣斗六辦務署；1901 年（明治三十四年）設他里霧支廳；1909 年（明治四十二年）地方制度修改，廢斗六廳，隸「嘉義廳」之斗六支廳。1911 年（明治四十四年）管制改正，他里霧、林子、大東三區合併改稱他里霧區，任命區長設役場於他里霧堡他里霧庄。1920 年（大正九年）正式改稱「斗南」，並將原屬於他里霧區之過溪仔、惠來厝，劃入虎尾鎮行政區域。斗南鎮現在區域改爲「斗南庄」隸屬台南州斗六郡轄。1930 年（昭和五年）升格爲「斗南街」，設斗南街役場。

至於大埤，於 1897 年（明治三十年）轄屬於嘉義縣土庫辦務署；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改轄屬於台中縣北港辦務署，今之大埤有部分屬於打貓北堡、部分屬於他里霧堡茄苳腳庄；1901 年（明治三十四年）到 1909 年（明治四十二年）地方制度修改前均與斗南同屬「他里霧街」，1911 年（明治四十四年）管制改正，分出他里霧區和茄苳腳區及大埤頭區，茄苳腳區和大埤頭區均屬今之大埤，三區各設役場，茄苳腳區設役場於他里霧堡茄苳腳庄；大埤頭區設役場於打貓北堡大埤頭庄。特別的是，當時的茄苳腳區隸屬於斗六支廳，而大埤頭區則隸屬於土庫支廳。1920 年（大正九年）地方改制區置庄，將茄苳區和大埤頭區合併爲「大埤庄」，隸屬台南州斗六郡轄一直到戰後未再有變動。筆者亦將斗南及大埤兩地區日治時期之行政沿革整理成以下表格：

表 2-5 日治時期斗南及大埤轄屬

	年代	時期名稱	斗南、大埤 所屬轄區	斗南名稱	大埤名稱
一	日明治 28 年 西元 1895 年	三縣一廳	台灣縣 嘉義支廳	他里霧堡	打貓北堡
二	日明治 28 年 西元 1895 年	一縣兩民政 支部一廳	台灣民政支部雲林 出張所	他里霧堡	打貓北堡
三	日明治 29 年 西元 1896~1897 年	三縣一廳	台中縣雲林支廳	他里霧堡	打貓北堡
四	日明治 30 年 西元 1897~1898 年	六縣三廳	斗南轄屬於嘉義縣 斗六辦務署；大埤 轄屬於嘉義縣土庫 辦務署	他里霧堡設 他里霧街	打貓北堡
五	日明治 31 年 西元 1898~1901 年	三縣三廳	斗南轄屬於台中縣 斗六辦務署；大埤 轄屬於台中縣北港 辦務署	他里霧堡設 他里霧街	打貓北堡及 他里霧堡茄 苳腳庄
六	日明治 34 年 西元 1901~1909 年	二十廳	斗六廳他里霧支 廳	他里霧街	他里霧街
七	日明治 42 年 西元 1909~1920 年	十二廳	嘉義廳斗六支廳 嘉義廳土庫支廳	他里霧區	茄苳腳區 大埤頭區
八	日大正 9 年 西元 1920~1926 年	五州二廳	台南州斗六郡	斗南庄	大埤庄
九	日昭和元年 西元 1926~1945 年	五州三廳	台南州斗六郡	斗南庄	大埤庄



附記	斗南於昭和五年（西元 1930 年）升格為「斗南街」，設斗南街役場。
----	------------------------------------

民國卅四年即 1945 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投降，戰後台灣進入國民政府接收時期，民國三十五年斗南設「斗南鎮」，大埤設「大埤鄉」均隸屬「台南縣」斗六區；民國三十九年政區域調整，斗南鎮和大埤鄉改屬雲林縣以迄於今日。

### 第三節 斗南及大埤的文教概況

#### 一、日治前書院導進人才

臺灣早期的教育最早可溯自明鄭時期 1624 年（明天啓四年）荷人入侵後，先後在幾個平埔族居住的地區設立教堂，再於教堂中附設學校，以羅馬字拼音，教育當地子弟。雲林的教育最早可溯自清領時期，當時雲林地區都沒有有官方所設的儒學，因此雲林的教育便落在私人設置的書院，書院是官學以外另一教育系統，旨在「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1753 年（乾隆十八年）創建於斗六門的龍門書院是雲林最早成立的書院。斗南的教育最早可溯自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創建的奎文書院，奎文書院也是清季雲林地區最晚成立的書院，有清一代大埤沒有創建書院。

從乾隆到道光前後近一百年的時間，雲林共創建五大書院，依成立先後的順序為：斗六龍門書院、西螺振文書院、南投藍田書院<sup>41</sup>、西螺修文書院、斗南奎文書院，此為清季雲林文風最為鼎盛的時期，而這五大書院也為雲林文運的主流。<sup>42</sup>因此，綜合日治前斗南及大埤的文教概況唯有奎文書院特別值得探討。

根據文獻記載，奎文書院位於縣西十里他里霧街南畔，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

<sup>41</sup> 據《臺灣通史》載，當時南投為雲林縣轄，故藍田書院列入當時雲林五大書院之一。

<sup>42</sup> 見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 年），頁 325，及李芳如〈雲林地區清代書院研究〉，《台東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刊》，第 5 期，民國 84 年 12 月，頁 53-55。

由耆老職員黃一章及生員徐乃仁、楊直方等捐建；1867年（同治六年）職員曾韞玉捐資重修，供奉五文昌及倉頡。<sup>43</sup>奎文書院有堂宇十餘間，祀田租谷五十五石，<sup>44</sup>據了解，書院大多擁有學田或學產，是書院中唯一正式之財產，田產所得可供：一為用於每年春、秋二祭禮典之用。二為幫助貧寒生童赴考之盤費。三為聘請主講書院者常年之束脩。四為供應書院每年經常之費用。當時奎文書院約有五甲六分地學田，分佈在斗南鎮斗南、大埤埔姜崙、斗六九老爺共十筆，後來在斗南鎮屬建地的學產由他里霧公學校繼承，學田由斗南鎮公所接收，茲製表如下：<sup>45</sup>

表 2-6 奎文書院學田學產一覽表

書院名稱	座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等則	備註
奎文書院	斗六九老爺	399	田	0.4245 甲	八	
奎文書院	斗六九老爺	422	田	0.2685 甲	八	
奎文書院	斗六九老爺	450	田	1.6900 甲	八	
奎文書院	大埤埔姜崙	322	田	1.3760 甲	六	
奎文書院	大埤埔姜崙	324	田	1.9145 甲	八	
奎文書院	斗南鎮斗南	205-2	建	0.9097 甲		據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律令第六號通知他里霧公學校繼承
奎文書院	斗南鎮斗南	305-4	建	0.1456 甲		
奎文書院	斗南鎮斗南	310	建	0.0876 甲		
奎文書院	斗南鎮斗南	310-1	建	0.0182 甲		
奎文書院	斗南鎮斗南	310-3	建	0.0254 甲		
附記	一、合十筆，田火田共五甲六分七厘三毫五絲。 二、此項學田，後由斗南鎮公所之所接收。					

奎文書院的堂宇今已化為圯墟，院址亦不可考，以《台灣鄉土精誌》記載其供奉五文昌及倉頡的說法，推敲奎文書院可能是屬於二進或三進式的建築，通常二進式的格局，第一進為門廳，第二進為講堂主牆面兼祀先賢。若為三進式第一進為門廳，第

<sup>43</sup> 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中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年），頁275。所謂五文昌帝君者：1.張橫渠帝君 2.呂純陽帝君 3.朱熹帝君 4.關聖帝君 5.薛公帝君。

<sup>44</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3年），頁96。

<sup>45</sup> 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頁29-30。

二進爲講堂，第三進爲後堂是祭祀先賢或文昌帝君的地方。由於雲林現在僅存的西螺振文書院以及資料可查的斗六龍門書院均屬二進式<sup>46</sup>，既然奎文和振文、龍門書院同在雲林地區，則奎文以二進式格局的可能性最高。但二進式的缺點是五文昌帝君及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以及制字先師倉聖人牌位，均合祀其中，以致殿中神像十分擁擠，事實上，祭祀空間是中國傳統學校教育極重要的安排，如果空間夠大，則三進式格局對於祭祀至聖先賢是較好的配置。

書院例年均針對至聖先師、五文昌帝君、倉頡舉行祭典，祭典的方式以及祭典之日與文廟大同小異，大概每年分爲春、秋二祭，然王君華撰寫〈雲林教育志初稿〉曾談到「斗南之奎文書院例年祭，據聞爲年之十一月，此係傳聞而非事實。此種傳聞，抑或是在該書院將廢未廢之時，期中對於祭祀之一種變通辦法亦未可知。」<sup>47</sup>王君華之所以持此種觀點主要是傳統上各地方書院均於春、秋二季舉行上列諸神位者之祭典，以表達崇拜之意。

關於書院生童的來源不一，有書院自選的才俊之士，也有儒學或義學保送來的。入學資格規定也不一，有生員、童生兼收的，也有專收幼年童生的。書院通常正月甄試入學，二月「開館」並開始考課，十一月停止月課，十二月初旬放假，稱爲「散館」，準備過年。書院教學的兩大重點，一是講書，一是考課。其修業年限似無硬性規定。講書的場所——講堂是一個嚴肅的地方，因而把它放在書院格局的中心地帶，而開講前會有莊嚴的儀式。此外，書院院長和學生齋舍分列書院左右兩廂，師生共同生活，以收身教配合言教之效。

奎文書院於何時正式結束並未有史料詳細記載，不過書院房舍經戰火摧殘已化邱墟散落在塵土間，只留下斗南教育史輝煌的一頁。繼奎文書院之後，斗南地區有零星教授中庸、大學、論孟等漢文古籍的私塾，但並沒有特別出名的老師，例如住在南臺

<sup>46</sup> 見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34。

<sup>47</sup> 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頁333。

圓環附人稱為「火先仔」的李火，還有戰後初期的沈天恩，而曾丁興、蘇炳章則教講北京話，這些都屬於家教式的小眾教學。<sup>48</sup>

唯日本治台後於 1919 年（大正八年）頒布在台灣教育令公佈之後，推動皇民化運動、全民的日本化，鼓勵台灣人說日語、著和服、改日本姓氏等等，全面的禁止漢文的使用，禁止私塾傳播漢文，地方政府開始加強監督與取締私塾教育，導致私塾次第關閉，企圖在文化的根本上切斷台灣與中國文化的臍帶，讓台灣完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讓每個台灣人成為日本的順民。因此，到 1939 年（昭和十四年）全省私塾僅存十七所。1943 年（昭和十八年），台灣總督府更頒布廢止私塾令，私塾遂成絕響。<sup>49</sup>

## 二、日治後廣設新式學校

日治時期斗南和大埤兩地終於首建學校，但有識之士皆知日本在台灣的教育主要在貫徹殖民統治政策，教育制度之設計迥異於明鄭和清領時期之儒學，無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均以日籍、台籍為分野，而且日人所受教育為自由，台人所受教育為限制，在台日人子弟和台人子弟長期存在著差別待遇和隔離政策。但平心而論，日治時期台灣廣設學校，提高學童入學率，根據資料顯示，1943 年台灣子弟平均小學就率為 71.3%，1944 年台灣學校數已有 944 所<sup>50</sup>，奠定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教育普及化的基礎。

當時雲林縣境內所設的學校可分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學校，當 1941 年「國語傳習所」<sup>51</sup>和專收日人子弟的「小學」統稱為「國民學校」時，斗南鎮設有斗南國校、大東國校、石龜國校、溫角厝國校等四所，大埤則有大埤國校、舊庄國校兩所，斗南另有一所斗南專修農業學校，屬於中等教育學程，同時也是雲林本地女子接受農業教育之開端。斗南與大埤兩地從日治迄今學校設立情形分述如下：

<sup>48</sup> 私塾和漢文教授情形參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省文獻會出版，1998 年），頁 79。

<sup>49</sup> 廖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頁 23-25。

<sup>50</sup> 陳華：〈教育文化〉《雲林縣發展史》（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 年），下編（七），頁 17-19。

<sup>51</sup> 招募台人學習日文的小學。

### (一) 日治後斗南學校教育

斗南現有六所國小，其中僑真和文安兩所國小為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時期設立，其他四所自日治時期即已成立，因歷史悠久，且對斗南地區文學發揮啓蒙作用，筆者特就其沿革略作簡述：

- 1.斗南國小：斗南國小原名「他里霧公學校」，於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創建，他里霧地區最早設立之小學，卻到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3月18日才開學，當時古坑、大埤均有學生到斗南國小就讀，其學生皆為台籍子弟。斗南國小歷經三次改名，「他里霧公學校」之名到1921年（大正十年）改稱「斗南公學校」；1940年（昭和十五年）改為「斗南國民學校」；1968年（民國五十七年）改為「斗南國民小學」。最早校址在現今斗南鎮第二市場內，1938年（昭和十三年）遷至目前西歧里文昌路校址。
- 2.石龜國小：1919年（大正八年）創立於現在石龜溪媽祖廟天后宮，校名為石龜溪分教場。1922年（大正十一年），校名由斗南公學校石龜溪分校改稱石龜溪公學校；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改稱為斗南鎮第三國民學校；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改稱斗南鎮石龜國民學校；1968年（民國五十七年），改稱斗南鎮石龜國民小學。如今校址在石龜里南生路位於台一省道公路東側，鄰近大埤豐田工業區。
- 3.大東國小：1921年（大正十年）設立斗南公學校新崙分教場；1934年（昭和九年）改稱大東公學校；1941年（昭和十六年）改稱大東國民學校；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改稱「斗南鎮大東國民學校」；1968年（民國五十七年）改稱「雲林縣斗南鎮大東國民小學」。今校址在新崙里港墘路。
- 4.重光國小：1922年（大正十一年）稱為斗南公學校溫厝角分教場；1940年（昭和十五年）改稱溫厝角公學校；1951年（民國四十年）改為雲林縣斗南鎮重光國民學校；1968年（民國五十七年）改為雲林縣斗南鎮重光國民小學。現今校址在將軍里溫厝。

日治時代斗南還設立「斗南農業專修學校」，時間是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當時因中日戰爭日人需要糧食孔急，乃積極進行增產運動，而增產糧食的首要之務改進

農業之技術，由於台灣的農業技術人才因日軍徵征出現斷層，因此日本政府在各地等設初級農業學校，以培植農村之青年，這就是「斗南農業專修學校」成立之背景。

爲了成立這所學校，由郡役所積極籌備並以斗六郡下所屬街、庄籌措經費，在選定地點時考量斗南水利發達，交通便利因而雀屏中選。而農業專修學校是有學區制的，斗南農業專修學校的學區是斗六區，包括斗六、斗南、大埤、刺桐、林內、古坑。創建之初原之招收國校畢業的男生，修業三年給予畢業，但隨著台籍役男被徵召人數日增，農村男丁逐漸減少，又感女子也有從事生產工作之必要，乃於 1944 年（昭和十九年）起併招女生，是年計招男生二班，女生一班，開雲林女子就讀農校風氣之先。

「斗南農業專修學校」設校地點爲目前斗南國中現址，農校因光復後斗南初級中學設立，而於 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遷校至刺桐，更名爲「斗六農業專修學校」，並於 1968 年（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教時改設刺桐國中，農校因而終止。因它曾一度改名，造成一些相關的文獻資料僅稱其爲「斗六農業專修學校」，反令原始名稱「斗南農業專修學校」無法張揚，這是研究斗南文教必須特別注意的地方。

斗南現在除了六所國小外還有兩所國中斗南國中、東明國中，一所完全中學是斗南高中<sup>52</sup>，一所高級職業學校大德工商包括綜合高中和普通高中，卻沒有大專院校，對於地方學術風氣的傳承有莫大的阻礙，且無法提供工商業的發展契機，更談不上培養專門科技人才。地方人士也感嘆斗南在設立初級中學時未能保留農業學校，否則斗南如今應有斗南農工的設置。

## （二）日治後大埤學校教育

大埤鄉從日治時期到今日由兩所國小增至五所國小，這五所國小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先是分校待本身茁壯後再獨立出來，彷彿開枝散葉般一所帶著一所逐漸成形獨立。該鄉於日治時期有大埤國校和舊庄國校，大埤國校原爲他里霧公學校大埤頭分校，

---

<sup>52</sup> 斗南國民中學於民國九十八年奉令改制爲完全中學，校名爲「斗南高級中學」，故該校有高中部和國中部。

當時只有一至四年級，五年級以上要到斗南就讀，這種情形維持了五年之久，直到 1920 年（大正九年）才獨立為「大埤公學校」，1940 年（昭和十五年）改為大埤國民學校，戰後於 1947 年（民國三十六年）雲林縣大埤國民學校，1968 年（民國五十七年）改為大埤國民小學。另外，舊庄國小於 1922 年（大正十一年）首設大埤公學校舊庄分離教室，次年升格為舊庄分教場，1938 年（昭和十四年）奉准獨立為舊庄公學校，過了一年改稱為舊庄國民學校，1968 年（民國五十七年）校名改稱為雲林縣舊庄國民小學。

從日治時期到今日，大埤鄉的小學由兩所增為現有五所，其中仁和、嘉興兩所原為大埤國小的分校，聯美原為舊庄國小的分校，後來相繼獨立，最晚獨立的是聯美國民小學，時間在 1976 年（民國六十五年）。

### 第三章 斗南及大埤地區民間文學之發展

民間文學含有濃厚的地域性、階層性、時間性，並具有集體性——集體創作；變異性——口頭傳播容易加油添醋；擴展性——一傳十、十傳百等特性，故研究區域民間文學有其重要性，它等於開了一個藏寶庫保存日漸散佚的民間文化，貢獻超出文學本身，及於社會學、宗教學、人類學……等，因此，研究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文學發展必得將民間文學納入探討範疇。

與雲林全縣有關的傳說、民間故事、歌謠、諺語，童猜等數量相當多，筆者於蒐集過程中過濾篩選出具有斗南及大埤區域特性的民間文學，最早可追溯到先住民洪雅族的歌謠，之後才有漢族的童謠、民謠、傳說、民間故事、諺語、俚語、童猜、笑話……等等。

不過筆者並未蒐錄到屬於這個區域的民間故事、童猜、笑話，反而是傳說類為大量的民間文學，尤其以地名傳說、信仰傳說流行最廣，雖然也有學者將信仰傳說以「故事」做標題，例如：「小南天土地公的故事」、「六房媽的故事」，但分類上仍將它們歸在傳說類<sup>1</sup>，並非真正的民間故事。針對斗南及大埤地區的民間文學，筆者分四節進行探討，其中傳說類是這個區域最大宗的民間文學，故分為二節討論，第一節討論地名傳說，第二節討論信仰傳說，第三節為其他類民間文學包括歌謠、諺語，第四節探討斗南與大埤地區民間文學的特色。

---

<sup>1</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目錄頁10。



## 第一節 斗南及大埤的地名傳說

筆者於探究地名傳說前認為必須先敘明一事，學界對於台灣地名之緣起有過不少研究，當大量移民湧入新墾地創建聚落時，需要為聚落命名以方便稱呼並發揮地名指位性功能，地名形成過程中住民會憑藉什麼來命名呢？由洪敏麟編纂的《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中把台灣傳統地名緣起分為兩大類型有：一、自然實體緣起類，包括：位置、地形、氣候、天然動植物等四項，二、人文借代類，包括：地緣、血緣、與先住民聚落有關、稱呼異族有關、外來語譯音、歷史或個人事蹟稱謂、建築物、商業或手藝業、交通、拓墾屯田等十項。每一項又細分條列少則數十點，多則一百多點，織成台灣縱橫交錯密密麻麻的地名網，也形成先民取地名有跡可循的規則，因為有一定的規則不免發生地名重覆的情形。<sup>2</sup>

林衡道另外整理出一套規則，不過與洪敏麟的分類大同小異，他將台灣地名分為十類，此分類法同樣適用於斗南及大埤的地名，分別為：一、將祖籍地名直接移植到台灣，藉此懷念故鄉，如：原鄉為福建省漳州的「南靖厝」、廣東省嘉應州的「鎮平」；二、以血緣組成的村落，利用姓氏命名的，如：「林厝」、「陳厝」；三、與史實有關的地名，如：如因鄭成功而來的「將軍崙」；四、以傳說為之命名，如：「石龜溪」；五、與原住民族群相關地名，如「他里霧」「猴悶」；六、和在台灣殖民的荷蘭、西班牙等國家相關的地名，如：紅毛埤；七、與地形有關的地名，如「埔姜崙」、「溪埔寮」、「西勢潭」；八、漢番雜居的村落，如：番仔厝；九、與動物植物相關的地名，如「茄苳腳」、「蘆竹巷」；十、與願望相關的地名，如：「尚義村」等。<sup>3</sup>

學界的分類是理性的、有規則的；而流傳於民間的說法則是感性的、有趣味的，所以形成各種傳說。台灣四百年來歷經多次政權更迭，不少地方也隨著政治因素改了新地名，斗南及大埤地區亦無例外，但是民眾仍然喜歡使用舊地名，因為舊地名裡有先人開疆拓土的血汗、創建聚落的情感，讓人有更多的緬懷而親近鄉土的幽情也油然而生。洪敏麟曾公開表示：「一個地名如果不雅確實需要改，也應該謹慎為之，在發音

<sup>2</sup> 洪敏麟編纂：〈住民志地名沿革篇〉《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年）頁73-139。

<sup>3</sup> 林衡道分類法見陳鸞鳳：〈地名的探究—以「彰、雲、嘉」的『崙』和台灣東部地方地名為例〉《社會科教育學報》第一期（1998年6月），頁185。

上務求接近，在意義上不要脫節，因為一個與地方歷史地理脫節的地名，不管多麼典雅，也是冷漠無情的。」<sup>4</sup>地名，稱得上是歷史地理的代言者。

有關斗南及大埤地名的傳說，筆者從傳奇性、流傳性、影響性、趣味性等四個面向整理出十二則傳說。

## 一、石龜遊溪<sup>5</sup>

石龜溪位於今之斗南鎮石龜、石溪兩里，它的傳說最為地方人士耳熟能詳，有關石龜傳說有三種版本，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是：明末清初隨延平郡王鄭成功來台的軍民之中，有爛熟勘輿之人，有一晚這個人登高眺望，見東南方輝光閃爍，形如龜象，甚感詫異，翌日下山時前往該地察看，其西方一遍綠野，地質肥沃，可做為墾耕久居之處，其間並見一石形狀如龜，伸足於興化店溪畔，猶如石龜展足遊溪，故取名為「石龜溪」。此一傳說後來還衍生出當晚能人異士所見的龜象輝光，石龜之頭現形於今之大埤鄉廓前寮，龜頭因而取名為龜頭山；左前足即今之大林鎮潭墘；左後足即今之三角仔；右前足為今之南靖厝；右後足即連芳；龜尾則在古坑鄉中洲尾。

第二種說法為相傳建於清朝乾隆年間的石龜里天后宮，廟埕前有一水池為烏龜聚集之地，同時水池內有一隻體型壯碩的巨大石龜，當地父老將這隻石龜視為當地地貌風水的表徵，因此取地名為「石龜」。

第三種說法與上述石龜展足遊溪的傳奇息息相關，傳說這隻石龜從山上溯溪而下至該地，在當地只是稍作休憩後來又繼續南下嘉義，因撞倒了城牆，被高人鎮守在現今的嘉義公園，因有石龜出現所以此地名為「石龜溪」。石龜來了又去帶走了該地的興盛繁榮，針對市道落沒的景象，當時有一句俗諺說：「離石龜，風水敗」，指的是失去了石龜的「石龜溪」因為不再有任何風水地理異象庇佑，故而繁華不再欲振乏力。

位居南北交通孔道的「石龜溪」相傳開發比「他里霧」來得早，從乾隆到光緒前後風光達百年，後因中日甲午戰爭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人，引起石龜溪一帶居民悲

<sup>4</sup> 曹銘宗：《台灣地名謎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頁10。

<sup>5</sup> 石龜遊溪地名傳說綜合參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74；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13-314；及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99-100。

憤群起反抗，卻遭到日本人報復行動將整條街市燒毀，石龜溪從此一蹶不振。儘管嘉義公園的龜碑其來歷身世早已公諸於世，與乾隆年間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乾隆撰文立碑的史實有關，但斗南人仍相信一切的榮枯興衰都是「離石龜，風水敗」的結果，使得這則帶有傳奇色彩的傳說，能夠繼續提供鎮民無限遐想的空間。

## 二、芳連成功<sup>6</sup>

國姓爺鄭成功打敗荷蘭異族使台灣重回漢族懷抱，是台灣人心目中的大英雄，雖然他英年早夭，且經略台灣那幾年本人足跡只固守南台灣，但和國姓爺有關的傳說遍及全台。主因是鄭成功實施軍旅屯墾，鄭氏部下當時便進入斗南及大埤拓墾，所以兩鄉鎮有幾個地名也和鄭成功連上線，流傳著與國姓爺有關的傳說。

### （一）南靖厝

斗南鎮「南靖厝」即今之靖興里，相傳明末清初年，福建省漳州南靖人氏因不願受滿清異族統治，結眾追隨延平郡王鄭成功反清復，並渡海來台，部分南靖縣人氏定居於此，為便於與原鄉保持聯繫，乃立庄名為「南靖厝」，目前居民以林姓居多，約佔一半，庄廟靖興宮主祀天上帝。

### （二）將軍崙

斗南鎮「將軍崙」即現在之將軍里，相傳鄭成功收復台灣時，隨員名將陳善柔將軍之部隊曾駐軍於此地。陳將軍見此地地質肥沃水利便利，乃屯兵開墾，傳嗣後代便於此地定地居，故名「將軍崙」，而今將軍里本地亦以陳姓居民居多，庄廟溫瑤宮主祀溫府千歲。

### （三）連芳

「連芳」位於斗南鎮林子里東南方約一公里處，聚落不大，清朝時期屬連芳庄。相傳該聚落為鄭成功之後裔，當地居民昔日以鄭姓為多，但目前鄭姓已散居各地，聚

---

<sup>6</sup> 斗南及大埤地區與國姓爺有關的地名傳說綜合參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74；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11-319；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54，及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45。

落內反而是雜姓比鄰而居，連芳庄是否為鄭成功後裔已難追查。

#### （四）西勢潭

「西勢潭」為大埤鄉西鎮村的舊地名，地處大埤鄉西南邊陲地帶，且位於虎尾溪與三疊溪交會處，昔日此地有一個大水潭因而得名，該地地勢低窪，每當颱風過後全村淹水更成為名符其實的西勢潭。該地早於康熙年間便已開發，早期屬境內大聚落之一，《諸羅縣志》記載：「西勢潭陂 在打貓莊西北。原由三疊溪分流、灌西勢潭、柴林腳二。康熙四十五，莊民合築。五十六年，知縣周鐘瑄捐銀一十兩助莊民重修。」

該地是以地區的自然環境來命名，不過這裡也有一則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據村內耆老口述，清初年間村內靠近河邊處因河堤潰決形成一個大水潭，恰與虎尾溪河道互通，變成一個可供小型船隻進出停泊的小港口。明鄭時期採屯墾制，鄭成功有一位部將謝姓將軍駐軍於此，平時軍隊從事墾殖耕作，農閒時則操練軍事戰技，等待時機反清復明方謝姓將軍其部隊在西勢潭定居繁衍生息，現今全村大部分居民姓謝，相傳就是鄭成功麾下謝將軍的後代子孫。

### 三、澤親林圯<sup>7</sup>

林圯也是鄭成功的部將，而且是明文記載在史料中的將軍，不是稗官野史的講本，也不是鄉野不可考的傳說，根據《雲林縣志稿卷大事記》記載：「清康熙四年 鄭成功部將林圯開墾雲林地方林圯埔。」「清康熙七年 林圯為水沙連蕃人殺死，其黨徒仍繼續開墾屯田於埤頭林仔、石龜溪南勢、阿丹庄、水燦林、土間厝等地。」由此可知，斗南鎮的南勢和阿丹庄及大埤鄉的埤頭都是由林圯一系進入墾殖，得上是兩鄉鎮開發較早的地區。埤頭因位於又有一名為下埤頭，因位於紅毛埤末端而得名，現今行政區劃屬於大埤鄉三結村；南勢因位於他里霧堡最南端而得名，如今為斗南鎮新南里；至於阿丹今為斗南鎮阿丹里，關於地名的由來，另有兩則因諧音造成口誤的傳說值得一述。

阿丹位居斗南鎮阿丹里的中心位置，阿丹開發甚早，根據文獻史料的記載阿丹於

<sup>7</sup> 斗南及大埤與林圯有關的地名傳說綜合參考：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雲林：雲林縣政府，1977年），頁1-2，及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17。

清康熙年間已開發拓墾，至 1810 年（嘉慶十五年）成書的《臺灣府輿圖纂要》中便有阿丹庄的紀錄。所以阿丹莊是里內最早有史料紀錄的聚落，到了光緒年間《雲林縣采訪冊》記載阿丹莊有 73 戶，278 丁人口。

據當地居民表示，阿丹為鄭氏軍旅開屯的區域之一，在當時屯弁的私墾為數不少，有陳姓墾戶進入當地拓墾，而這位墾民人皆稱呼其為「阿陳」，後來便以「阿陳」為此處的地名。據查當地確有「阿陳」之墓，因「阿丹」音似閩語中的「阿陳」，後來因北京話因譯書寫「阿陳」才變為「阿丹」。第二種口誤的說法時間背景是在日治時期，當地居民以歐、陳二姓為，當時為了確立行政區須做地名調查，察訪時日人語音上的差異，誤將「歐、陳」訛音為「阿丹」，所以日治後便沿用「阿丹」之名。

筆者探究這兩種說法，認為第二種傳說稍嫌牽強，畢竟阿丹的地名早在嘉慶年間便有文字記載，不該是在日治時期因訛音才出現，不過這則傳說似也反映台灣人民對於異族統治、淪為殖民地的無奈心情與厭惡，只能藉由傳說中台灣人和日人語言上的隔閡宣洩內心深處的不平。

#### 四、茄苳見證歷史<sup>8</sup>

大埤鄉嘉興村往昔名為「茄苳腳」，當地耆老表示，在明末清初時，由福建閩南來此拓墾的劉、蔡、謝三姓墾民，見當地有兩棵高大健壯的茄苳樹，可以發揮地名指位性功能，做為辨識該地的顯著目標，於是便將聚落名為茄苳腳。兩棵傳說中的茄苳樹其中一棵至今還健在，且枝葉茂盛，如果此傳說為真，則這棵老樹已有三百多年壽命，相關單位應予以重視保護，以保存這部「活歷史」。

相對於當地傳說，根據可考的文獻記載，康熙卅六年茄苳腳即已開圳名為「加冬腳庄圳」，光緒二十年成書的《雲林縣采訪冊》也有紀錄：

茄苳腳埤 在現西南十四里，發源梅坑溪。居民於包厝庄開渠引，廣五十餘丈，溉田四百六十餘甲。下通荷包連陂。昔年謝家開築，陂匠五年一換。

至雍正年間，拓墾大戶蔡媽西見茄苳腳土地肥沃，水利設施方便，帶著為數眾多

<sup>8</sup> 茄苳腳的地名傳說綜合參考仇德哉主修：〈史略篇〉《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年），頁 100-101；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 55，及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 47-48。

的墾殖人口進入茄苳腳開墾田地並定居，由這些史料紀錄足證「茄苳腳」是大埤鄉最早開發的地方，加冬腳庄圳更是整個雲林縣最早開築的埤圳，這些光榮歷史使得茄苳腳的地名傳說別具探討的意義。

## 五、大有變埤麻<sup>9</sup>

埤麻里位於斗南鎮西方，北與虎尾鎮相鄰，東、西、南方分別接同鎮大東、西伯、新崙與明昌等里。埤麻在清朝年間屬他里霧堡埤麻莊，是一個大聚落，分屬埤麻和西伯兩里，在這裡有個含恨改地名的傳說，不僅流傳在庄頭內居民之間，也明文記載在埤麻庄廟天福宮的沿革志：

本境昔稱大有，於明末荷蘭人治臺時，已有先民在此開發……。

昔稱大有後來改為埤麻庄，雖說當地確有算麻的植物特產，然改名經過背後還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血淚史。斗南耆老吳福教訴說「埤麻庄」庄名由來時表示，相傳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軍登台接收時，由北而南剿平反抗義軍，當日軍進駐他里霧時，大有庄青壯之士激於義憤不顧安危，以武館演用之刀槍、竹矛為武，夜襲日軍，由於雙方武器懸殊，義軍傷亡慘重。書有庄名「大有」之頭旗（即隊旗）於庄民潰敗時落入日軍手中，義軍料知會遭日軍追殺，危及全庄，於是庄民集議對策並祈求神助，幸天福宮主神關聖帝君神威顯赫，降乩開示改換庄名為「埤麻庄」。當日軍進本庄時，問及庄名庄民皆答「埤麻庄」，斯時庄內蓖麻叢生，日軍信以為真驅兵離去，於是本庄逃過滅庄災劫，從此更名為「埤麻庄」。

再根據《台灣地名辭書》也有相同的記載：

當地居民皆稱，本地舊名為大有，日治時為抵抗日君統治，本庄青年群起反抗，無奈寡不敵眾而逃回庄中，遺有「大有」之錦旗被日本軍方拾獲，庄民為避免滅庄之禍，便將庄名改為埤麻，係因本地有許多埤麻之故，因而逃過一劫。

《台灣地名辭書》以文獻史料上沒有當地名為「大有」的紀錄為由，加上 1894 年（光緒二十年）即成書的《雲林縣采訪冊》中記載：「算麻庄 九十二戶 七百八十六

<sup>9</sup> 埤麻庄含著悲情改地名的傳說綜合參考：天福宮沿革志；《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74；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年），頁 309。

丁口」等兩個理由，推測「大有」一詞乃為穿鑿附會之說，當地應原名即為「埤麻」。對此筆者持保留的看法，畢竟「大有」之地名明白記載在天福宮沿革志內，且斗南耆老及當地居民對這段改地名的經過均知之甚詳，所述清楚明白也符合邏輯。一段血淚交織的傳說，可以激勵後代子孫愛鄉土、重情義的觀念，何妨正面看待其存在的價值！

## 六、尼姑庵藏玄機<sup>10</sup>

大埤鄉南和村過去有個引人好奇的聚落名稱——「尼姑庵」，位於大埤庄西南側，究竟為何這裡會稱為尼姑庵？當地有個傳說是這麼講：從前有一戶賴姓大戶，家財萬貫，賴姓一家喜好穿著上好絲綢裁製成的長袍馬褂，看起來像似出家尼姑的穿著，庄民見狀戲稱賴姓人家為尼姑，其宅第順勢成了尼姑庵。後來此戶人家子孫雖然散走，但因庄民已慣稱此地為尼姑庵，因而沿用至今。

不過該地取名尼姑庵另有一說，相傳明末清初從大陸渡海來此的漢人移民，於墾殖時的穿著類似長袍馬褂，看起來就像尼姑，後來人們便將當地稱為尼姑庵。戰後，尼姑庵鄰近鄉治所在地，因地利之便併入大埤鄉內人口最多的「南和村」。

## 七、田子林與浮潭<sup>11</sup>

「浮潭」和「田子林」現在均屬於大埤鄉吉田村，二個聚落都各自有一段屬於地名的傳說，後來鄉公所將兩個聚落合併，為了美化村名，取「吉祥田地」的美意改名為吉田村。

田子林：「田子林」原先稱為殿子林或佃子林，《諸羅縣志》記載為「殿仔林」，《雲林縣採訪冊》則記載為「殿子林」，《台灣地名辭書》推論「佃」為「殿」的同音字，後人省略人字，因而演變至今成為田子林。然據當地老一輩表示，以前聚居在此地的居民，為防止土匪來襲，於田地四周種植許多林投樹，因田在林投樹中間，故稱此為佃仔林，後來改為田子林，所以田子林的由來是個關於種樹抵禦土匪的傳說。

<sup>10</sup> 大埤尼姑庵地名傳說綜合參考：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27。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55，及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48-49。

<sup>11</sup> 田子林與浮潭兩地名傳說綜合參考：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36，及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53。

浮潭：浮潭本來是一片低溼地，因為地勢低，每當雨季期間從遠方眺望總誤以為該地淹水。相傳有一次雨季下了很多雨，從大埤拔仔埔往北看，只見北方有一個村落被大水團團圍住，眼看大水就要漫過屋簷，拔仔埔居民趕忙聚眾前往救援，到這個村落一看根本就沒有淹水。當大家嘖嘖稱奇之際，以為淹水的錯覺突然給人靈感說出：「這個村落真像是浮在一個潭上」，於是「浮潭」之名不脛而走並廣為流傳。

## 八、奇特的箔雁岸<sup>12</sup>

大埤鄉松竹村有一個景觀優美，名字帶著詩意的村落—箔雁岸，採用「箔」字教人費解，據村中老一輩表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泊』雁岸」。部落耆老蘇新慶向該鄉鄉土工作者表示，早年大埤鄉的大埤塘多沼澤溼地，漁產豐富，平常即吸引各種鳥類到此棲息覓食，每到冬季期間另有許多雁鴨科的候鳥到此渡冬。而在「箔雁岸」聚落東側有一條一層樓高，五、六公尺寬，上可做為馬路的駁堤，冬天雁鴨科的候鳥紛紛棲息在堤岸的樹上，進而築巢繁衍下一代。當雁鴨漫天飛舞的獨特景象予人印象深刻，時日一久當地人便稱這條泊堤為「泊雁岸」，但不知何故後來卻被寫成箔雁岸。

筆者深入探究發現，當地另有一稱「薄難岸」，這是《雲林縣采訪冊》的寫法<sup>13</sup>，地名舊稱起源並無資料可供參考，唯「薄難岸」與「泊雁岸」閩南語發音接近，《雲林縣采訪冊》是否又另一誤寫亦不可知，不過三個地名以泊雁岸之說最為當地居民接受。

日治初期，大埤塘水逐漸乾涸，駁堤岸也傾圮毀壞，滄海變桑田，群雁南飛到此覓食的景象已不復見，只能從老一輩口中憶往時汲取了點美好畫面，還有一個詩情畫意的地名，讓後人從地名了解它的緣起。

## 第二節 斗南及大埤的信仰傳說

台灣在清領時期，大陸漳、泉居民才大量渡海來台，當時台灣海峽風浪很大，所以移民們都攜帶神像、香火、香灰等作為護身符，冒險犯難坐船渡過「黑水溝」。開

<sup>12</sup> 箔雁岸地名傳說綜合參考：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棗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52；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43。

<sup>13</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81。



墾初期，由於野地醫藥不發達，只要有疾病流行，就會造成許多人死亡，所以人們會求助神明庇佑去厄消災、保佑身體健康。到了後期，村落漸漸繁榮，信徒們就興建各種寺廟，來感謝神明的保佑。所以寺廟不僅是民眾的信仰中心，而且兼具教化、救濟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寺廟在文化的傳承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關信仰的傳說於焉而生。

## 一、六房媽年年遷新居<sup>14</sup>

民間俗稱「六房媽」的六房天上聖母，三百多年前金身渡海來台後不曾立廟安身，每年由斗南鎮、大埤鄉、斗六市、虎尾鎮、土庫鎮等五個鄉鎮市內的三十六個庄頭，組成「五股」區域，輪流奉祀神明。五股依照固定的輪值順序，以一年為單位輪流供奉，於每年農曆四月十一至十五日之間選擇一日，更換祭祀地點，五年完成一次循環。因此，「六房媽」雖沒有寺廟卻能年年搬新家，而且香火鼎盛，在全台實為罕見。而六房媽過爐搬家時舉行的祭典，堪稱雲林縣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並發展成地方著名的廟會文化。

根據民間傳說「六房媽」原本是移墾雲林地區林家兄弟的家族守護神，其信仰會擴及「五股」，形成當地居民最為崇敬的神明，主要與醫療靈驗事蹟有關。六房媽管理委員會印製的《六房天上聖母史蹟》記載，「六房媽」為廣東省海豐縣林家村人，凡間俗名「林美雲」，在家排行第四，上有三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林父於明朝末年任州醫吏一職，精通醫理，聖母自幼聰慧，八歲即隨父行醫並受教學會醫理，十六歲始告一段落。聖母精通岐黃醫術，不僅行醫濟世並給人排難解紛，甚獲鄉里街坊稱道。

這份史蹟同時記載，聖母於十九歲芳華之年，被奸人所害香消玉殞，因當時遭逢明亡清朝繼起局勢十分紛亂，林父憂煩國事一命先歸，母親繼之辭世，聖母繼承父志卻同樣慘遭不幸。聖母昇天受帝命為天上聖母之職，時返故里顯現異象，經其弟夢覺驚喜交集。時逢初清之朝，庶民百姓遭亂，聖母又顯異救危，於是，林家兄弟依聖母顯現之形體雕塑金身，朝夕奉祀祭拜。

<sup>14</sup> 關於六房媽過爐的傳說綜合參考曾國城等編輯：《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91-95，及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年）頁89-92。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頁28-31。

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四月，聖母的五個兄弟及堂兄元吉共六人，不願受清廷逼迫，一同渡海到台灣尋找出路，定居在他里霧太高媽崙子即現今斗南鎮新南里崙仔一帶，起初做瓦工為生，後來自己經營，聖母時常發起毫光現象指點，加上兄弟勤奮工作，生活漸有改善，兄長即回大陸將金身帶來台灣奉祀。

六房因繁衍後代子孫日眾不得不分家，只剩大房仍居於斗南太高媽崙子，其餘遷居他處，二房搬到土庫竹腳寮，三房在斗南五間厝，四房移至斗六大北勢，五房住在虎尾過溪子，六房堂兄居於斗六虎尾溪崙子，兄弟們談論各房奉祀聖母金身一年為序，此為「六房媽」之由來。

林家六房子孫按年輪值供奉聖母，沿襲近二百，直到1877年（清光緒三年）一場大豪雨造成虎尾溪溪水暴漲，居住在虎尾溪崙子聚落的堂兄元吉一房，在這次天災中遽逢巨變從此無人繼嗣，「六房媽」從此改為五股輪值迎奉。

然在胡萬川、陳益源主編的《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採錄到斗南小南天福德廟廟祝陳清江對「六房媽」的說法，他的認知與六房媽管理委員會或鄉土教材的文字記載有所出入。陳清江表示，「六房媽」故事是說有一家人從大陸到台灣來謀生，不幸父母早逝，於是「六房媽」身負照顧弟弟們的責任。一直到五個弟弟陸續成家了，她卻嫁不出去，後來那些弟弟們互相商量在她死後由五個人輪流供奉六房媽的神主牌，一人輪一年。陳清江還說，那時五個人分開來各一個村落，就是斗南、五間厝、大北勢、土庫和虎尾過溪這五個地方。五個兄弟裡頭，有一個人算是比較蠻橫的，挪用公款，後來死得很慘。最後剩下約兩個村落的沒死。「六房媽」指示他們：「你們得要搬到山裡去，不然不行。」他們到哪裡去了？據陳清江說，一個在嘉義縣大林鎮的員林，另一個在隔壁村，如今合成同一個里，每一年的農曆正月十五都會請六房媽去供奉。<sup>15</sup>

六房媽最為人稱道的靈驗事蹟即為醫術，信眾相信六房媽的「藥籤」、「爐丹」（香灰）以及使用過的「龍袍」（神像的衣服）等物品均具有強大療效。前二者備於紅壇內供信徒求取；後者則為過爐之時，由卸任爐主訂作一套新的龍袍獻給六房媽，換下舊的一套自己留存，據說在煎製中藥或草藥時剪一小塊做為藥引，藥效會更顯著。

<sup>15</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頁29。

## 二、元宵過後迎國姓公<sup>16</sup>

每年元宵節過後，開台尊王國姓公要從斗南、大埤、虎尾、四湖、崙背等五個鄉鎮十多個村落，其中一個村落搬到另一個村落住一年，俗稱「國姓公過爐」。「國姓公過爐」和「六房媽過爐」同屬雲林地區六大宗教動<sup>17</sup>，「國姓公」即本省家喻戶曉有「開台聖王」、「開台尊王」之稱的延平郡王鄭成功。根據史書記載，鄭成功從小天賦過人，十五歲入縣學，後來進南京國子監，二十一歲那年，隆武帝在福州即位，對他極為賞識，除派他以駙馬都尉行事外，並賜予國姓朱，改名為成功，這便是後人稱呼鄭成功為「國姓爺」、「國姓公」的由來。

1661年（永曆十五年）三月，鄭成功親自率領將士經由澎湖前來台灣，誓師驅逐荷蘭人，鄭成功軍隊從台南鹿耳門登陸，荷蘭人節節敗退歷經九個月苦戰後終於投降退出台灣。鄭成功雖積極將台灣建設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唯因為當時熱帶地方衛生條件不好，鄭成功感染時疫，終於病倒，翌年五月，以卅九歲的英年之姿病逝，原葬臺南洲仔尾，1699年（康熙卅八年）遷葬南安祖墓。

以上是史書記載的信史，而每年元宵節隔天即農曆正月十六日，雲林縣境內舉行的「五股開台尊王」過爐，其源由則多為民間傳說的成分。這個習俗起源於何時目前已不可考，不過斗南鎮林子里連芳當地則流傳著一則關於祭祀國姓公的傳說。相傳，三百多年前鄭成功病逝南投竹山，其子孫將其遺骸運回大陸埋葬時，獨不見小指頭，後來由延平地區居民撿拾，雕刻神像將之包藏於內，立壇供奉，並以「開台尊王」或「國姓公」敬稱，據稱十分靈驗。鄭成功的族裔在雲林縣一共有五個兄弟，有關「國姓公過爐」，根據鄭氏一族大本營林子里連芳當地的說法：

國姓公最早是由鄭姓家族所供奉的祖先神（家族神），最初是直接迎到公廳奉拜，後來分為五房分居五地，即分居於斗南、大埤、虎尾、四湖、崙背等五個鄉鎮十多個村落，各房成爲一個祭祀單位輪流奉祀，直接迎至該房公廳奉拜。從民國四十年間開始，鄭氏後裔由於參與人數漸增，時有爭執，遂有「老大會」組織的形成，決定依照

<sup>16</sup> 關於「國姓公過爐」的傳說，綜合參考曾國城等編輯：《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96-98，及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年）頁85-88。

<sup>17</sup> 六大宗教活動包含六房媽過爐、國姓公過爐、褒忠馬鳴山鎮安宮萬人大飯擔、北港朝天宮媽祖出巡遶境、金湖萬善祠牽水車藏、虎尾中元大普渡。

各房長幼順序，每年將鄭成功的神尊迎請至村落中供奉，但各個村落輪值供奉的時間，相隔至少五年或十年，甚至十五年之久，因此各村落都將「國姓公過爐」視為難能可貴的盛事。

鄭氏後裔五房子孫各股包括範圍如下：

- 1.長房股：四湖鄉廣溝厝、崙南、崙北三村。
- 2.次房股：虎尾鎮下湳里及大埤鄉豐田村。
- 3.三房股：斗南鎮石龜里及靖興里。
- 4.四房股：大埤鄉聯美村、興安村、潭肚寮。
- 5.五房股：崙背鄉大有村。

「國姓公過爐」屬於次房股的大埤鄉豐田村，另建有「成功廟」建廟源由與一則「國姓公」醫病救人的傳說有關，於此併述。

相傳一百五十多年前約清咸豐、同治年間，豐田村發生嚴重疫疾，爲了消災解厄村民向國姓公祈求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忽見國姓公顯靈指示以七星寶劍鑿井，井開見甘泉湧出，村民取水飲用後果然治病有效，一夕之間國姓公顯赫的神蹟傳遍各地，於是村民籌資蓋草廟奉祀。

日治期間廟祝黃抱耳懼於日人苛政，恐招禍端，請示國姓公後封井，到了 1930 年（民國十九年）村張盆發起改築廟堂，此後經過幾番修廟改建始爲今日樣貌墊基。距今六年前即 2002 年（民國九十一年），地方又有修廟之議，當年七月國姓爺降乩，指示廟附近有一口水井，須先取出井中埋藏之七星寶劍，始可展開建廟工程。挖井工程一開始很順利，第一天就發現埋於地下約一公尺的水井，接著開挖卻未如預期找到寶劍，正當村民心灰意冷之際，國姓爺再度指示只要挖至八呎二深度即可。村民抱持信念開挖月餘，忽然於「八、二」數字巧合的農曆八月二日意外發現浮於沙水中的寶劍，長約一尺八、寬約三個手指，圓形柄，劍身已誘蝕，塵封已久的古井、七星寶劍再度

問世，見證一百五十多年前傳說的真實性，國姓公的神蹟因此再添一筆，今日成功廟牆上詳細刻著古井及七星寶劍的故事。

### 三、頭戴宰相帽的土地公<sup>18</sup>

建廟於清乾隆年間的斗南小南天福德廟，現為斗南鬧區中天里的庄頭廟，它不僅他里霧最早祭祀的守護神，也是斗南鎮信仰傳說最豐富的一座廟，從迎回土地公、土地婆奉祀，到土地公的造型處處充滿有趣傳說，是民間信仰中帶有人性和趣味的典型。

土地公自古以來深受民間善男信女愛戴，祂同時擁有「地神」、「財神」、「守護神」多個尊稱，所以本省有句俗諺說：「田頭田尾土地公」，因此，由開台聖王「鄭成功」所派遣的神祇——土地公及土地婆，身價更是不凡。

據傳「小南天福德廟」供奉的土地公及土地婆，就是由開台聖王「鄭成功」所派遣的神祇，他里霧堡人略施巧計最終才贏得這二尊意義非凡的神祇。這二尊唐山雕刻的神像渡海來台時，他里霧堡近五十八莊頭的莊民，為爭取奉祀，曾引發了激烈的競爭，互不相讓，最後由五十八莊推派出來的代表「頭人」共同研議，訂立用「碗水」重量裁定歸屬。五十八莊均派人用「頭人」所發統一規格的「碗」回莊內盛水，再由「頭人」依各莊送來的水，一碗一碗的過磅秤計斤量，過磅秤的結果公佈水重，他里霧堡的碗水最重，「頭人」根據規約，將土地公、土地婆判由他里霧堡迎回奉安。他里霧堡的居民以盛大的「陣頭」接土地公、土地婆回堡奉安，其他庄頭的庄民也都參加了恭送的行列。一切底定後，他里霧堡「碗水」最重的秘辛，方才公諸於世，原來他里霧堡人想出在水裡「滲鹽」的妙招，才能擊敗其他莊頭，他里霧堡的人的確高一籌，這也是他里霧堡人日後津津樂道的一段二百多年前先人的往事。

---

<sup>18</sup> 關於「頭戴宰相帽的土地公」的傳說綜合參考曾國城等編輯：《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08-110，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年），頁96-98，及陳益源：《台灣民間文學採錄》（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頁92。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月），頁2-27。

據傳這是發生於 1757 年（乾隆廿二年）間的事，同年「小南天福德廟」建廟，該廟廟碑上清楚記載建廟時間，成書於光緒年間的《雲林縣采訪冊》亦記載小南天福德廟「在縣西十里他里霧街。屋宇三間，祀福德正神」為「道光元年，職員黃一章捐資重建」<sup>19</sup>。

另土地公戴宰相帽也有一精采驚奇的傳說，據地方耆老口傳，清朝嘉慶君仁宗皇帝化名為「高世國」遊台灣時，在諸羅縣（今嘉義縣大林一帶）遇土匪刺駕，諸羅縣「城隍」趕緊告知他里霧堡的土地公，請土地公護駕以保嘉慶君安全，土地公乃在嘉慶君睡眠時托夢給嘉慶君，要嘉慶君日息夜行，夜行時並要依火金姑（螢火蟲）的方向前進，以免行跡敗露，為土匪所乘。嘉慶君醒後，審度形勢險惡，乃遵循土地公所言，白天藏身不露，土地公把自己的衣服脫了蓋在嘉慶君的身上，蓋上去之後土匪看不到。夜晚才出走，土地公更化身為「火金姑」引路，一路由嘉義縣大林溪底通過雲林石龜，經嵌頭厝至古坑，然後轉斗六萬年莊（萬年莊亦為嘉慶君所賜封），輾轉由彰化鹿港僱船送駕回京。嘉慶君回京後，有感於土地公保護之恩，特令「王得祿」專程送聖旨一道，爐（香火爐）一個來台，敕封土地、土地婆之廟為：「福建省漳州府諸羅縣他里霧堡小南天福德廟」，並賜榮戴宰相帽，感其神恩，古今流芳。後來經史家考證，嘉慶君未曾渡海來台，故民間流傳土地公救駕有功的傳說，顯為穿鑿附會，為增添廟宇風情與傳奇色彩而衍生。

另外，小南天福德廟躲過日治時期「拆廟焚神」運動的攻擊，這又是另一則野間津津樂道的一頁傳奇。昭和十五年，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政策，不准台灣人有信仰的自由，致力「拆廟焚神」運動，他里霧堡宮廟神像幾乎全毀，小南天福德廟也即將不保，適時發生一件扭轉拆廟危機的事件。日本製糖會社社長「渡邊」先生於此期間身染重病，久醫不癒，耳聞此間土地公十分靈驗，乃請土地公診斷病情。渡邊派人用粗大麻繩繫綁竹子做的簡易「神轎」，把土地公安座在轎上，由他里霧堡挑選壯丁，日夜扛著神轎，要讓土地公「起乩」診斷病情，他里霧堡的壯丁輪流扛了七天七夜，他們內心默默祈禱，土地公能顯化，否則他們將難挨「渡邊」的酷刑，就在眾人深切期盼的第七天深夜子時一過，麻繩斷掉神明終於顯靈，土地公以診斷「渡邊」的病情是：被「黑影」驚嚇造成的，收驚後即可病癒，渡邊病癒後，便下令「小南天福德廟」不

---

<sup>19</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97。

得拆毀，這是他里霧堡地區唯一不受日人拆毀的神廟，據說當時無廟可住的神祇，都來依附在小南天福德廟中，至光復後，依附的神像始被各莊迎回。

#### 四、義民忠魂寒林寺<sup>20</sup>

「人海人山聚斗南，寒林祭典萬民參，年年此日香煙盛；顯赫英靈到處談。」這是佩劍詩人陳錫津參觀斗南寒林寺例行祭典，深有感觸所寫下的詩句，詩句中明白描寫出每年農曆四月廿八日祭祀的盛況，也點出祭祀對象是人們崇拜景仰的「顯赫英靈」。寒林寺，素有斗南義民廟之稱，流傳民間與寒林寺相關的傳說，不是神威顯赫也不是信眾如何虔誠，而是一段可歌可泣、血淚交織，忠肝義膽的人們為國捐驅的傳說。

中日甲午戰爭失利後，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清廷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將台灣與澎湖割讓日本，當時台灣同胞義憤填膺，群起反抗日本的統治。日本派明治天皇之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大軍抵台鎮壓，從澳底登陸後，由北向南推進，所經之處均遭我義軍、義民之抵抗，終因敵眾我寡，兵力懸殊，致我方糧彈不繼，節節後退。由於彰化失守，日軍澁谷中佐率領騎兵一大隊，千田少佐率領步一大隊，步騎配合自彰化衝過員林街，再向雲林地方搜索前進，那時據守雲林的義軍有義軍副將楊洪、管帶朱乃昌、義民首領黃丑、林義成、簡成功、簡精華等人，率領義軍奮勇抵抗。後因寡不敵眾且武器戰力相差懸殊，折損多位義軍將領乃退守他里霧（今斗南）。

據傳，義軍首領徐驤從苗栗抗日失利，轉至八卦山助戰後，率領卑南七百勇士到雲林協防，據守他里霧，地方士紳亦發動義民參加聯合抗戰，當日寇抵達石牛溪北岸

---

<sup>20</sup> 有關寒林寺的史蹟與傳說綜合參考嚴保江：〈斗南史話〉《雲林文獻（三十五）》（雲林：雲林雲林縣政府，1991年），頁30-34；陳淑綢：〈斗南寒林寺與他里霧義民補述〉《雲林文獻（三十五）》（雲林：雲林雲林縣政府，1991年），頁35-36；王君華：〈斗南寒林廟素描〉《雲林文獻》第2卷第2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3年6月，頁113-116，曾國城等編輯：《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22-123，及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26。

時，我義民義軍防守南岸奮力抵抗，經三晝夜之對峙浴血苦戰，被日寇越過石牛溪，東由將軍崙，西由大東庄，三面夾攻包圍突襲，在日寇優勢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猛烈進攻之下，我方因彈盡援絕，終於全軍覆沒壯烈成仁。連橫《臺灣通史》中，有一段徐氏列傳的感述：「相戰數日，彈丸盡，退於他里霧。日軍復迫之，徐驥方，企諸軍出，回顧曰：『今得彈丸千，猶足以持一日夜，顧安所得者』？乃奮刃而前。左右數十人從之，欲伏險以擊，中彈踣，徐驥躍起而伏曰：！『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矣』諸人皆受傷莫能興。雲林復陷，嘉義亦破。」由這段話顯示此役之重要性，日本人因攻破斗南，不僅取得雲林地區就連嘉義也輕而易舉的納入囊中，而徐驥以一介書生，站在最前線抗敵的勇氣與成仁的豪氣，正是我中華民族英烈千秋的典範。

其後日本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令大島警視總長，秘密計畫特謀太平假象利用設宴誘騙我義軍義民，藉名「投誠式」為餌，意欲一網打盡。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所謂「歸順典禮」，同時在他里霧、斗六、林圯埔、西螺、崁頭厝、林內六個區域集合歸順者，歸順的義民胸前各插一朵白，地方仕紳則插紅，日方佈下機關意欲殺佩戴白花者，當場被我義軍義民識破奸計，乃群起奮戰廝殺，日方與會者有他里霧支廳分遣隊長友國軍曹及部屬六人，同支廳長木浦及警官數人，皆被我義軍義民刺斃，但忠貞之義軍民壯烈成仁者，亦有十數人，這就是有名的「紅花與白花的故事」。其中忠骸皆葬於他里霧北郊外（即今寒林寺址），居民懼於日寇之淫威，不敢公然立名祭拜，但是偷偷前去膜拜者不乏其人，當時居民皆稱為「萬人爺公廟」係一簡陋小廟，但香火漸盛。

當時血戰散埋在石牛溪南北岸之義骸，日人以作為農地為由，將其挖掘任其暴露，以為反抗者戒。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龍虎堂主人沈國珍，見他里霧石牛溪南岸（今斗南國中、國小附近）一帶荒野附近枯骨纍纍，怵目驚心，因感於這些枯骨生時為國為民抵禦異族，以致殺身成仁，被捨生取義之精神感召，乃收埋枯骨祭祀出靈。後來斗南長老陳奎牛先生提議將義民骨骸蒐集奉祀於「萬人爺公廟」，經數次鳩工修建增補而成一小廟。

日本官員見景畏懼，為平息台胞之憤而默許舉行「升天祭」，是日為農曆四月二十八日，嗣後地方民眾將該日訂為每年祭典之日，以追念義胞壯烈犧牲之精神。自此，該廟香火越來越盛，迄今延傳不絕。寒林寺初建至今已達百年悠久歷史，現今斗南鎮



中天里、南昌里、北銘里、西歧里、東仁里一年一度農曆四月二十八日的大拜拜，便是當時流傳至今。

1937年（昭和十二年）日政當局，又以皇民化運動，強制拆除廟宇，迫遷義民骨骸拋棄於新庄墓地，迨至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六年再由善士斗南鎮曾濟美香舖主人曾清慕先生發起重建寒林廟及廟中之萬善同歸塚，是年七月廟宇落成煥然一新，為抗日義胞烈士安奉之所，並成為當時斗南最為人重視的廟宇。其忠貞不貳之精神，如同廟中門聯所書：「扶直綱常，不計死生期有濟。保全社稷，永昭祀典報孤魂。」永垂千古萬代流芳而青史永照，

雲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組長王君華於民國四十二年間寫了一篇〈斗南寒林廟素描〉，王君華指出，日軍攻進他里霧是在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一日，人民多數棄屋逃，未逃而被姦淫，戮殺者甚多，王君華認為寒林廟所祀的孩魂，以及廟中的萬善同歸教所埋的枯骨，顯多為義軍義民與一班倉皇未逃出而被殺戮之人民的枯骨。王君華認為，人們崇祀紀念寒林廟就是紀念為國犧牲諸孤魂，藉此象徵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磅礴浩然的正氣。

寒林寺可歌可泣的傳說以及有別於其他寺廟的祭祀對象，讓斗南一干詩人動容，陳錫津寫下兩首〈參觀斗南寒林廟例祭有感詩〉，曾丁興、曾清慕、曾劍堂三人各次韻一首詩，讀之必能明白寒林廟例祭之盛況<sup>21</sup>。

人海人山聚斗南，寒林祭典萬民參，

年年此日香煙盛；顯赫英靈到處談。

指迷〈參觀斗南寒林廟例祭有感詩〉

魂歸地北復天南，無悔捐驅日月參，

如夢人生唯一死！芳名留與後人談。

指迷 次韻

糾正人心指南，雲林文獻力研參，

---

<sup>21</sup> 陳錫津、曾丁興、曾清慕、曾劍堂四人的詩作見《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頁416。

神威顯赫須當；莫把空言勝筆談。

曾丁興 次韵

寒林廟宇坐東南，神智恒通萬眾參。

如此連年香火盛；千秋史蹟正堪談。

曾清慕 次韵

快馬輕車向斗南，紅男綠女廟前參，

隆隆祀典千秋在；留與詩人紙上談。

曾劍堂 次韵

## 五、客家人的守護神<sup>22</sup>

位於大埤鄉大德村新街寮的「三山國王廟」，建於嘉慶年間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廟內供奉三山國王，由廣東移民到大埤鄉太和街一帶拓墾時，隨身攜帶的家鄉保護神，因為三山國王有求必應，故墾民建廟奉祀，是早年鄉內客家居民的信仰中心。

明末永曆年間不少廣東潮人追隨鄭成功渡海來台拓墾，根據廟方沿革記載建廟緣起指出，清康熙年間廣東省人士張忠義渡海來台，在舊稱「大埤頭莊」的大埤鄉太和街一帶拓墾時，帶著三山國王的香火袋，做為身立命的護身平安符。據傳，當時由於墾地仍屬草莽之地，聚落裡有不少墾民染上傳染疾病卻求醫無門，唯有求助三山國王施醫濟世，三山國王果然不負信眾期待，配藥治病靈驗無比，墾民感念三山國王的德威乃搭建搭建草祠膜拜，並將香火袋視為神尊化身供奉於案桌上。嘉慶年間太和街居民張元國、張元基兄弟二人，遠赴廣東府謁祖進香迎回三尊神祇金身，地方人士也籌資改建廟堂，成為打貓北堡一帶客家居民的信仰中心。

王君華於《雲林文獻》〈三山國王考〉指出，所謂「三山」者，乃廣東省潮州府揭陽縣，距縣城約二百里有一座「獨山」，越四十里有一巍峨聳峙之峰曰「明山」，

<sup>22</sup> 關於大埤鄉三山國王廟的傳說綜合參考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00-103；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76-78；及王君華：〈三山國王考〉《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頁113-114。

毗鄰明山的梅州鎮有一奇峰名爲「巾山」。另根據「太和街三山國王廟」廟方沿革記載，「三山國王」大國王名連傑字清、二王名趙軒字、三國王喬俊字惠威，三位王爺生於南北朝時代之揭陽縣人，三人英勇協助北周皇帝楊堅奠定隋朝帝業，賜封前大將軍不就，反而退隱山林心修練成正果，唐、宋兩朝相繼顯靈救駕，宋太宗感激潮州三山神，遂詔封巾山神爲清化威德報國王、明山神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神爲惠威弘應豐國王。

「太和街三山國王廟」創建以來歷經多次修葺整建，是典型的閩南式寺廟，廟門兩座受風霜的石獅，趾牙咧嘴的是公獅；歪頭閉嘴的是母獅。據說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下令母獅子一律張嘴，故此，這座閉嘴的母獅子彌足珍貴，也道出它的歷史性。

### 第三節 斗南及大埤的歌謠與諺語

本節討論的對象是斗南及大埤韻文類的歌謠和諺語。台灣歌謠大抵上都是通行全島各地的，但也有地方性的差異，如同一首歌謠會因地而改歌詞；或因使用語言腔調不同而有不同內容；另外也有僅限於地方傳唱保有地方特色原汁原味的歌謠。本文以除去通行全島各地之外的幾種地方特有的面向，做爲收錄具有斗南及大埤地方特色歌謠之準則。然有少數幾首是屬於全島性的，筆者將之收錄的原因是因爲它們已深入斗南及大埤人的記憶與心靈，成爲生命印記的一部分。

至於諺語摘錄也有三個標準，一是諺語的背景爲斗南或大埤者；二是詞語中雖未特別標明地名，但與這兩鄉鎮的地理景觀、農業特產相關者；三是流傳於斗南、大埤被收集在當地鄉土教材者。

#### 一、歌謠類

歌謠包含民謠與童謠。民謠是流行於民間而富有地方色彩的歌曲，歌詞通俗，用土言土語也可以唱出或唸出來，特別著重於使用當地語音及生活方式寫照，集體創造

出當代當地風土民情，富有鄉土氣息，洪雅族的歌謠如此，漢族的歌謠亦如此。童謠和民謠一樣，充滿濃厚的鄉土色彩，富有生活情趣且具啓發性，土地芳香濃郁的童謠，正代表當年兒童的生活、情感，是思想的自然流露。

最早傳唱於這片場域的歌謠非洪雅族之歌莫屬，之後才有操著閩南語、客家語的漢人，或唱著或唸著蘊藏著南海孤島特有風味情調的民歌童謠，基於斗南和大埤的客家人後來都變成所謂的「福佬客」，不會說客家話且幾已無痕跡可尋，再者客家語歌謠蒐集不易，故本文並未將之納入討論，而是就洪雅族和閩南系漢族歌謠為主要研究對象。

### （一）洪雅族歌謠

當漢人尙未進入他里霧拓墾前，這片廣闊荒蕪的平原是屬於平埔族系的洪雅族，探討斗南及大埤的文學發展若略去洪雅族的文學不談，那麼文學縱軸的歷史彷彿斷了源頭、不夠完整；可若想這條縱軸能夠往前綿延到最初的那裡，卻又碰到雲林地區的先住民資料稀少、歷年很少人探討……種種難題。然筆者以為，洪雅族豈能無史<sup>23</sup>、豈能無文學，所有的困難應該去克服，盡其所能還原呈現洪雅族的文學。

唯筆者至今能夠蒐集到的洪雅族文學都是片段的、口耳相傳的文學，僅有靠著後人以文字記錄的八首歌謠是完整的。如今所有地上物在時間長流中已灰飛煙滅，歌謠可能是目前最能接觸到洪雅族文化層面的媒介，這幾首歌謠成為研究洪雅族文學的重要史料與管道，儘管有的歌謠已逸出斗南及大埤的地域性，但畢竟全屬於洪雅族的文學遺產，因此在此全部將之收錄。由於它們屬於韻文類俗文學的範疇，故筆者將它們放入俗文學的歌謠類。寄望將來能夠有更多洪雅族俗文學出土，諸如散文類的神話故事、傳說寓言，讓世人更了解明鄭以前這片場域的文學活動。

黃叔瓚《台海使槎錄》卷五至卷七〈番俗六考〉及《雲林縣志稿卷二·人民志同

---

<sup>23</sup> 洪雅族的歷史人文背景於本論文第二章已做論述。

胃篇》均記載有明鄭前平埔族「番歌」，其中八首是關於洪雅族的歌曲，種類極為豐富，且情調特殊，從這些歌謠或能一探洪雅族民俗風情、日常生活的文化點滴。林道生在《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選集》中把原住民的歌謠分為兒童歌謠、生活歌謠、愛情歌謠、戰爭歌謠、信仰歌謠五類<sup>24</sup>，證諸洪雅族僅存的八首歌謠多為生活歌謠和愛情歌謠，其他三類尚未發現。

#### 〈他里霧社土官認餉歌〉

礁包須嗎喝嘶連(請社眾聽我說)，因納率東呀通事罕餉(今我同通事認餉)；因許麻吧那(爾等須耕種)，愛化美漆無那(切勿飲酒失時)，閑那束呀罕餉切耶(俟認餉畢)，閑留美漆喃耶麼(請爾等來飲酒)。

這首歌謠譯成漢文的意思是：請社眾聽我說，今我同通事認餉，爾等須耕種，切勿飲酒失時，俟認餉畢請爾等來飲酒。根據研究歌詞中的「我」指的是土目<sup>25</sup>，由土目及通事認餉，鼓勵社眾耕種，切勿飲酒失事。飲酒文化深入原住民各族，無論是重要慶典、朋友聚餐、個人獨處或平時伙食中，酒均佔重要角色。飲酒適量是生活情趣，飲酒過量則荒廢耕種、影響農作物收成。從這首歌謠顯示，他里霧社的土目和通事可能為了預防族人飲酒誤事，也可能當時他里霧社住民經常飲酒以致田園荒蕪，土目和通事乃出面告訴族人由他們給薪餉，請族人努力耕種，待收成拿到薪餉，他們還會請大家喝酒。此事既編成歌謠在社族內傳唱，應是土目體認勸導族人的重要性。

洪雅族與酒有關的歌謠還有一首屬於認餉納餉一類的歌謠「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三首唱出豐收好心情的歌「南社會飲歌」、「大武郡社捕鹿歌」、「諸羅山社豐年歌」，靜好年歲促成豐收更需要酒來助興；另有一首娶妻結婚請人來喝

<sup>24</sup> 林道生：《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選集》（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21。

<sup>25</sup> 陳南榮：〈雲林：雲林縣原住民文學初探〉，收錄於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頁288。

酒的歌：

〈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

吧圓吧達敘每鄰(耕田園)，其嗎耶珍那(愛好年景)；夫甲馬溜文蘭(捕鹿去)，其文蘭株屢(鹿不得逸)。甘換溜沙麻力岐甘換(易餉銀得早完餉)，馬尤耶啐耶其利印耶(可邀老爺愛惜)；圍含呵煞平萬耶豪其喃買(我等回來快樂，飲酒酣歌)。

〈南社會飲歌〉

吧老灣啞嗎流末矢(耕田園遇好年歲)，吧思沙螺吧思轆鎖(收得麻，收得米)，馬溜文蘭啞打咳(捕得鹿且多)。打茅打夸匏公申耶奢(父子、祖孫齊來喝酒)，招彌流豪啞喃買逸(歡呼歌唱為樂)。

〈大武郡社捕鹿歌〉

覺夫麻熙蠻乙丹(今日歡會飲酒)，麻覺音那麻嘈斗六府嗎(明日及早捕鹿)；麻熙棉達仔斗描(回到社中)，音那阿壠仔斗六府嗎(人人都要得鹿)；斗六府嗎麻力擺鄰隨(將鹿易銀完餉)，嘎隨窪頑熙蠻乙(餉完再來會飲)。

〈諸羅山社豐年歌〉

麻然玲麻什勞林(今逢年大收)，蠻南無假思毛者(約會社眾)；宇烈然歟沙無嘎(都須釀美酒)，宇烈嘮來奴毛沙喝嘻(齊來賽戲)；麻什描然麻什什(願明年還似今年)。

〈斗六門社娶妻自誦歌〉

夜描拔屢描下女(今日我娶妻)，別言毛哈耶呼(請來飲酒)，尤耶描伊林尤林(日後我生子、生孫)，由拔屢別言毛哈耶呼(再娶妻又請來飲酒)。

「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和「他里霧社士官認餉歌」型態相

同，所不同的是敘述的主角從土目和通事換成一般人，「他里霧社士官認餉歌」從在上位的角度出發；「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則唱出社會一般階層的心聲，且意境比前者豐富，多了平凡百姓對好年歲的企盼，希望打獵、耕種大豐收，之後可以飲酒酣歌。

「南社會飲歌」描寫豐收的心情，唱出歡樂的氣氛，在太平年的好年歲，田裡麻、米均豐收；山上捕到為數豐厚的羌鹿，在辛勤工作之後族人終能放鬆心情，開懷飲酒、高聲歌唱、快樂歡呼。「大武郡社捕鹿歌」提醒族人今日歡會飲酒，明日壯丁個個都要早點出發捕鹿。「諸羅山社豐年歌」歌詞沒有直接觸及喝酒，而是請社眾在豐收年釀酒，共同比賽才藝，並祈願明年似今年，年年似今年都能有個大豐收，歌中雖未直接點明飲酒，不過「齊來賽戲」的場合應少不了酒來「點綴」。

「洞房花燭夜」是人生三大樂事之一，娶妻要祝禱天地、敬告神明，天生擁有好歌喉的洪雅族人又豈能錯過人生重大的時刻，而不引吭高歌呢？所以，今雖只記錄到斗六門社洪雅族娶妻自誦歌，然筆者以為其他各社如他里霧社、猴悶社、貓兒干社、南社等應有類似歌曲，只是未被記錄罷了。「斗六門社娶妻自誦歌」就是一首邀請親朋好友來喝酒慶賀結婚大事的簡單歌謠，結婚繁衍下一代，代代相傳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歌中唱出「今日我娶妻請來飲酒，日後我生子生孫，我的子孫娶妻再請來飲酒。」

由以上這五首歌看來，洪雅族認餉、納餉要飲酒，豐收歡唱要飲酒，結婚娶妻更是要飲酒，酒已深入洪雅族的文化中，也在文學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洪雅人飲酒審時度量，有分寸懂節制，該做的農事不荒廢，顯示洪雅族是勤奮打拼、樂天知命、能歌善舞、樸實純真的一族。

除了認餉、納餉，豐收歡唱，娶妻自誦的歌謠之外，現今收到的歌謠型態還有番童夜遊歌、遞送公文歌，分別來自打貓社、哆囉國社：

〈打貓社番童夜遊歌〉

麻呵那乃留唎化呢(我愛汝想汝)，麻什緊吁啐(我實心往汝)；化散務那乃啐麻  
(汝如何愛我)，麻夏劉啐因那思呂麻(我今回家，可將何物贈我)。

歌中所謂「番童」，其實應是處於十多歲情竇初開的年齡，少年(女)初識情愛滋味，心中有著愛慕的對象，利用夜色掩映與愛戀對象約會時，大膽露骨的表白愛意，所以這是一首充滿相思、愛意濃得化不開的歌，而且不但表白愛人還要索愛，希望對方也能等量對待，並贈送定情之物帶回家睹物思人，化解不能天天見面的相思之苦。此歌顯示洪雅族人追求情愛真誠坦率、不忸怩不做作的一面，與漢家兒女相去甚遠。

〈哆囉國社麻達遞送公文歌：〉

喝逞唶蘇力(我遞公文)，麻什速唶什速(須當緊到)；沙迷唶呵奄(走如飛鷹)，  
因忍其描林(不敢失落)；因那唶啞包通事唶洪喝兜(若有屬誤，便為通事所罰)。

族人被委以重任遞送公文，心中既有壓力，走路的過程又單調無趣，故唱首歌自我打氣、自我娛樂是有必要的。遞送公文「若有屬誤，便為通事所罰」，由此句可以看出洪雅族有一套公部門行政制度，紀律嚴明，若違反規定將被處罰。

## (二) 閩南語歌謠

斗南及大埤地方歌謠的內容與台灣各個時代的背景十分契合，最初是反映開拓時期的情態，有哀怨的鄉愁、辛勤的工作、窮苦的生活，後來加入吟誦男女愛意的情歌、提振工作士氣相褒的褒歌，甚至是具有諷刺性的滑稽歌，內容包羅萬象不一而足，這就是先民生活藝術的展現。

特別值得一提的，日治時期由於日本人的佔領，本省籍同胞中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對自己鄉土產生一種眷戀的情感，於是有音樂素養的人，根據本身所受鄉土民謠的薰陶，創作了許許多多的民謠，唱出人民的心聲，如：〈一隻鳥仔哮救救〉、〈望春風〉，這些民謠當時風行全省，至今仍然深受喜愛，綜觀目前能夠采錄到的地方歌謠，同樣多為日治時期的作品。



筆者係透過田野調查、鄉土教材、《雲林文獻》，及胡萬川、陳益源編輯成五冊的《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來蒐集斗南及大埤歌謠。至於歌謠在形式上有許多以「七言四句」方式傳唱，乍看似傳統漢詩的七言絕句，然漢詩平仄押韻及對偶規定嚴格，相較之下，歌謠形式上自由多了，只要各句末字押韻即可，例如大埤充滿趣味的童謠〈噴雞圭〉<sup>26</sup>（吹牛之意）之三、四句即是典型「七言四句」的形式：

噴雞圭噴到二五度 珠仔針突著破糊糊

提去台北乎人補 車錢開去四五元

唯筆者於蒐集斗南及大埤歌謠過程中，卻發現斗南、大埤的童謠大多逸出「七言四句」的形式，一句從三言到十一言不等，凡是不屬於「七言四句」或「七言四句重疊形」者，則稱為「自由形」<sup>27</sup>，結合大埤當地重要特產—鹹菜及俗諺的〈大埤風〉<sup>28</sup>便是屬於此類：

鹹菜風，冷酸酸。冤親家，無借問。

大埤兄：一桶肚，若醃缸。溪口伯：一粒面，若臭卵。

除了〈大埤風〉外，於大埤、斗南地區廣為流行，收錄在大埤鄉國小鄉土教材《戀戀大埤酸菜情》的童謠，也多屬於「自由形」體的歌謠：

### 1. 〈大埤頌〉<sup>29</sup>

古早古早他里霧隔壁，有一處名叫大埤頭，鄉內有真多小莊頭，人人勤儉又打拼，種了各種的五穀：有稻又有豆，最有名就是鹹菜和好彩頭，實在有豐罔、

<sup>26</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7。

<sup>27</sup> 關於歌謠形式之論述係參考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35-136。

<sup>28</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3。

<sup>29</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2。

夠聯美、吉田又三結，攏是三山國王，天主和眾神的保庇，所以南阿和、北阿和、西阿鎮、北阿鎮，親像松竹是大德，大家都興安，六畜興旺真怡然，無論豐田和嘉興皆尚義，加添紅毛埤，難怪太子太保的得祿，選阮大埤頭的少年郎做半兒。個個都獅陣，是宋江的好男兒。大埤的水和土親像我母親；大埤的金木火親像我爹親，大埤啊！大埤啊！你永永遠遠是我心中的太極。

## 2. 〈大埤頭〉<sup>30</sup>

大埤頭，水地理。紅毛埤，蔭萬年。上早時，荷蘭人，咧統治。清初期，李仔芳、漢墾隊。埔姜崙，建鄉里。茄冬腳，造水利。佃子林，青青青。大埤頭，客家天；做酸酸，呷甜甜。此當時，專業區，南面起。溪口人，牽布條，來抗議。怎排解？考智慧。

〈大埤頌〉最大的特色是把大埤所有的特色都唱出來了，包括它的地理位置、特產農作物、區內的宗教信仰，還有嘉義縣太子太保王得祿的義子是大埤人的傳說也盡誦其中，並且以該區吉祥的地名串連歌詞，相當有創意。〈大埤頭〉則是一首吟唱大埤開發歷史的童謠，人文情懷躍然而出，荷蘭人建紅毛埤被多數居民認定是大埤地名的由來，雍正年間是漢人拓墾大埤最為勃蓬之際，李仔芳開拓田仔林留名青史，而茄荖腳陂則是雲林縣鄉最早開發的埤圳，這些光榮的過往在這首歌謠中一遍又一遍的吟唱。

## 3. 〈大埤風〉

鹹菜風，冷酸酸。冤親家，無借問。

大埤兄：一桶肚，若醃缸。溪口伯：一粒面，若臭卵。

人情冷暖向來都是由人自我感知，當親家變冤家，見面便分外眼紅，以醃缸肚和臭卵面的具象形容「冤親家」見面的情景，可謂入木三分。同時歌詞以酸鹹菜和冷風

---

<sup>30</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3。

暗喻人情冷暖，實為一絕，由此也傳達出童謠創作應是來自充滿生活智慧、人情練達的成人。

#### 4. 〈十二生肖〉<sup>31</sup>

一鼠賊仔命	二牛駛犁仔兄
三虎爬山坪	四兔吃菜命
五龍皇帝命	六蛇眾人驚
七馬走兵營	八羊吃草命
九猴爬石坪	十雞啼三聲
十一狗顧門廳	十二豬菜刀命

這首童謠從每一種動物的習性、特徵以及民間所賦予的意象，唱出十二生肖的順口溜，也唱出民間對各種生肖有不同的情感及牢不可破的迷思，這就是為什麼多數的人喜歡生龍子龍女，卻對蛇年生小孩避之唯恐不及的原因。

#### 5. 〈人插花〉<sup>32</sup>

人插花	你插草	人抱嬰	你抱狗
人未嫁	伊先走	人坐轎	你坐破糞斗
人睏紅眠床 你睏屎罌仔口（睏屎罌仔口即睡在廁所門口）			

這是一首男生捉弄女生的童謠。男生手拿一枝草，偷偷的插在女生頭髮上，再唸此童謠取笑她，女生拿掉頭髮上的雜草之後，會不甘心的追打男生，因而達到遊戲的目的。

<sup>31</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4。

<sup>32</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4。

6. 〈豆花〉<sup>33</sup>

豆花車倒擔 一碗兩角半 囡仔兄緊來看 看到流嘴瀾（流嘴瀾即流口）

豆花是台灣的傳統小吃，這是一首描寫小朋友看到豆花而嘴饞的歌曲。

7. 〈九官鳥〉<sup>34</sup>

我是一隻愛講話的九官鳥，人人講阮是真乖巧；

警察來找頭家講代誌真重要，我講頭家沒有在睡覺，

避愴內面咧搏繳（躲在裡面賭），一寡（一些）財產嘛輸了了。

九官鳥學人說話唯妙唯肖，飼主經常會教一些有禮貌或向人問好的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牠也會說一些常聽到的叫賣聲或日常用語。據了解，有些太太看不慣先生愛賭博故意教九官鳥說：「老闆在裡面賭博，一些財產都輸光了。」以此來警告先生，這就是此童謠產生的背景。

8. 〈吃妻操〉<sup>35</sup>

熱鬧時阿嬤兜（阿嬤兜是外婆家） 煮介真妻操（煮得很豐盛）

大下小下直直吃（大口小口一直吃） 吃飽趕緊走

行到阮兜門腳口（走到我家門口） 噦哩咕嚕腹肚哮（腹肚哮是肚子在叫）

找便所來消透（到廁所「解放」） 匹里拍拉糟糕（形容拉肚子的聲音）

在廟宇的祭典或迎神賽會時，當地的人家常會準備豐盛的菜餚，邀請親朋好友共襄盛舉。因此平常難得到外婆家走一趟，利用廟會拜拜時，去看看外婆，又可以吃到美食，何樂而不為？不過這首童謠隱含告誡的意味，希望小朋友不要暴飲暴食，以免

<sup>33</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4。

<sup>34</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5。

<sup>35</sup> 「吃妻操」純為台語發音，意為拜拜熱鬧時吃豐盛的菜餚。此童謠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5。

吃壞肚子得不償失。

9. 〈阿婆仔〉<sup>36</sup>

阿婆仔阿婆仔來這吃飯配田螺

田螺鹹督督 阿婆仔生子大頭額

以前的婦女年過四十就稱呼阿婆，且以前的女人早婚，生育得早又不懂得避孕，所以有時阿婆會和她們的媳婦比賽生小孩，有押韻的童謠唱的就是這種場景。

10. 〈虎姑婆〉<sup>37</sup>

老虎婆是妖精 伊上愛（她最愛）吃囡仔子（小孩子）

乖乖恬恬（靜靜）不當（不要）出聲 虎姑婆仔我真驚

「虎姑婆」是台灣的民間故事，她最喜歡吃小朋友，尤其是吃小朋友的手指頭像吃花生一樣。因為小朋友對「虎姑婆」的故事有相當的熟悉度，所以晚上孩子哭鬧不睡時，媽媽爲了哄孩子安靜下來，就會說：「虎姑婆要來捉不乖的小孩了。」漸漸地衍生出這首有趣的童謠。

11. 〈愛哭神〉<sup>38</sup>

臨時哭 臨時笑 後壁門仔伊多一頂轎

臨時哭 臨時笑 後壁門仔伊多一頂轎

啊—— 愛哭神 吃飯配土豆仁

臨時哭 臨時笑 後壁門仔伊多一頂轎

臨時哭 臨時笑 後壁門仔伊多一頂轎

<sup>36</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6。

<sup>37</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6。

<sup>38</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6。

這是一首孩子們遊戲時，戲弄一下子哭一下子笑的小朋友所唱的歌曲。

12. 〈噴雞圭〉

噴雞圭噴到二五度 珠仔針突著破糊糊

提去台北乎人補 車錢開去四五元

這是一首對於愛吹牛的人充滿嘲弄戲謔的童謠，這首童謠加入數字讓歌曲更有變化，「吹牛指數」達到二十五度是很新奇的說法，既新鮮又有趣。

13. 〈搖到內山去挽茄〉<sup>39</sup>

搖仔搖 搖仔搖 搖到內山去挽茄

挽外濟 挽一布袋

也當吃 也當賣 也當乎嬰仔做度睍

這是一首搖籃歌，在農忙的時候，媽媽一邊採收茄子，一邊搖著嬰兒，哄著孩睡覺而唱的曲子。

14. 〈白翎鷺〉<sup>40</sup>

白翎鷺 車畚箕 車到溪仔乾

跋一倒 撿一圓 買餅送大姨

在農業社會，經常可以在稻田裡看見長腳長嘴巴的白鷺鷥在田中覓食，更精確的說，童謠裡的「白翎鷺」指的是總跟在牛車後頭，待牛車把田犁開搶著吃小蟲子的黃頭鷺，而不是在魚塢上空盤旋叨食小魚的小白鷺。流行在大埤和斗南的〈白翎鷺〉算是比較簡短的版本，雲林縣鄉土教材《民俗與宗教》收錄的版本較特別，可以放在一起做比較：

<sup>39</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7。

<sup>40</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7。

〈白翎鷺〉<sup>41</sup>

白翎鷺 擔畚箕 擔去到鰲鼓<sup>42</sup> 溪仔墘  
跋一倒 擷一圓 買大餅 分大姨  
大姨嫌無何<sup>43</sup> 呼雞呼鳥來咒詛 咒詛無  
投姆婆 姆婆去做客 投大伯 大伯賣紅龜  
投姊夫 姊夫賣粗紙 投來投去投著我  
害我心肝嘆嘆彈 雞鷓換雞鴛<sup>44</sup>

有關〈白翎鷺〉的童謠流傳很多首，各地區之唸法略有差異，本首歌謠中提到「擔去到鰲鼓溪仔墘」表現出地方特色，是相當難得的地方童謠。

15. 〈正月正〉<sup>45</sup>

正月正	新娘子婿拜大廳	二月二	拔公墓祭祖祀（拔音培）
三月三	桃仔李仔挺頭擔（兩頭挑）	四月四	桃仔來李仔去
五月五	西瓜滿街路	六月六	田水淹腳目
七月七	龍眼黑石榴裂（裂音筆）	八月八	牽豆藤挽豆格
九月九	風吹滿天哮（風箏滿天價響）	十月十	白米飯白目目
十一月十一	隨人吃飽補中脊	十二月十二	大家吃飽較閒意

這是首屬於節令的童謠，將一年十二個月氣候特色、植物生產情形和農耕社會的

<sup>41</sup> 見邱洋浩編：《雲林縣鄉土教材叢書（三）·民俗與宗教》（雲林：雲林縣政府，1998年），頁18-19。

<sup>42</sup> 鰲鼓村在嘉義縣東石鄉，當地有一片屬於台糖的鰲鼓濕地是聞名全省的冬候鳥棲息地。

<sup>43</sup> 「無何」是不夠多的意思。

<sup>44</sup> 雞鷓是公雞，雞鴛是處女雞，雞鷓換雞鴛意為公雞換小母雞。

<sup>45</sup> 見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133。

作息結合，《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也有收錄這首童謠<sup>46</sup>：

正月正 新娘毋出廳	二月二 培公墓 做公忌
三月三 桃仔李仔佢頭擔	四月四 桃仔李仔佢頭必
五月五 龍船渡	六月六 扞擔滿阡 tak
七月七 龍眼黑石榴裂	八月八 土豆藤挽豆格
九月九 風吹滿天哮	十月十 田鳥由由吃草
十一月 是冬至	家家戶戶人人攏搓圓
十二月 是過年	發粿是發銀 甜粿是壓年
包仔包金 菜頭粿做點心	

《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係採錄自七十五歲褒忠人程李石螺，同一首童謠，大埤版和褒忠版卻有超過一半的句子不一樣，顯示這是一首因地修改歌詞的童謠，很能表現出地方特色。

以上介紹流行於大埤、斗南地區的童謠；以下則從《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中摘錄與兩鄉鎮有關的歌謠。大埤是全國鹹菜最大產量的鄉鎮，製作鹹菜的原料是芥菜，而斗南人則認為芥菜種植是由斗南傳到大埤的，故所有以鹹菜或芥菜為主題的閩南語歌謠，筆者認為應可算是大埤和斗南地區的歌謠。另外，斗南自他里霧時代就是交通要道，斗南火車站是雲林遊子、外地旅客的門戶，雲林縣一系列關於〈火車欲行〉的歌謠，不在斗南火車站傳唱又該在哪裡流行？因此，筆者特收錄〈火車欲行〉的歌謠，而這一系列歌謠就是典型「七言四句」的形式，是一般歌謠常見但在斗南和大埤地區卻不多見的形式，且通常都配唱「卜卦調」。

以鹹菜或芥菜為主題的閩南語歌謠有：

<sup>46</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51-52。



1. 〈鹹菜顛倒拖〉<sup>47</sup>

鹹菜顛倒拖 拖入山 挽豬蔴 挽幾蕊 挽二蕊  
烏白鳥 來偷食 公仔損 婆仔掠（爺爺打婆婆捉）

2. 〈鹹菜好食鹹tau tau〉<sup>48</sup>

鹹菜好吃鹹tau tau 父母主婚無奈何（鹹tau tau：鹹到極點）  
若是予子家己挑 嫁著歹翁做較少  
（家己挑：自己挑選） （歹翁：惡夫）

3. 〈五欖芥菜栽五行〉<sup>49</sup>

五欖芥菜栽五行 中央一行栽ka pua（ka pua應為厚茼菜）  
阿娘生水來嫁我 予你有食免拖磨（予音hoo意思是給予）

這三首歌謠有製作鹹菜和栽種芥菜時唱的歌，既能避免重複機械式動作的枯燥無趣，又能提振士氣，其中〈五欖芥菜栽五行〉有褒歌的味道，男女混雜在田間工作時，唱相褒的歌曲是過去農業社會相當流行的。而〈鹹菜好食鹹tau tau〉卻是一首女子怨嘆婚姻不能自己作主，嫁得不滿意的歌謠。

埔姜崙是大埤豐岡村的舊地名，百年以前此處因靠近北港溪成為著名的渡口，為居民最早定居的村落，當時車船往返繁榮一時，《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中有一首與埔姜崙有關的歌謠：

1. 〈請媽祖〉<sup>50</sup>

埔姜崙 請媽祖 毋值元長廟仔普（比不上元長廟會）

<sup>47</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22-23。

<sup>48</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二）》（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0年），頁200-201。

<sup>49</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102-103。

<sup>50</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170-171。

三重旗二重鼓      幪棕蓑（幪：音 mua，覆蓋之）

戴瓜笠    拍鑼鼓      穿木屐      祭媽祖

鼓仔亟亟拍      桌頂無半塊肉

（亟亟拍：一直打）

以前生活貧困，廟會卻很多，尤其歲末農閒時各均輪流舉辦廟會，既有酬神的野台戲還有各陣頭出巡庄頭，家家戶戶也要準備豐盛菜餚請親朋好友。可能因為物質缺乏，埔姜崙迎媽祖請客準備的菜色客人不滿意，因而編成歌謠唱「鼓仔亟亟拍，桌頂無半塊肉」。

此外，一系列典型「七言四句」形式，流行於火車〈火車欲行〉的歌謠茲錄如下：

1. 〈火車卜行五間厝〉<sup>51</sup>

火車卜行五間厝<sup>52</sup>      車頭排輪倒頭lu（開回頭）

阿娘生水佇 in 厝      阿哥你無用掩身符

（佇 in 厝：在她家）

2. 〈火車卜行行鐵枝〉<sup>53</sup>

火車卜行行鐵枝      十點五分到嘉義

（鐵枝：鐵軌）

阿娘仔卜坐慢且時      等候阿哥娶細姨

3. 〈火車卜行磅堦內〉<sup>54</sup>

<sup>51</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84-85。

<sup>52</sup> 采錄者稱五間厝為虎尾地名，但斗南也有五間厝的地名，斗南明昌里舊稱「五間厝」，且開發較虎尾早，故無法確定歌詞指的是斗南或虎尾。

<sup>53</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86-87。

<sup>54</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88-89。

火車卜行磅控內 磅控的烏水流落來

(磅控：山洞)

你逐个若三年來一擺 較好山伯探英台

(逐个：每個人；一擺：一次)

4. 〈火車卜行站站歇〉<sup>55</sup>

火車卜行站站歇 舉頭看去鶯歌石

離別父母真可惜 離別愛人仔看 bue 著 (看 bue 著：看不著)

5. 〈火車卜行七點半〉<sup>56</sup>

火車卜行七點半 手提銀票拍車單

坐落車底貓貓看 看無一个小娘仔通坐伴 (貓貓看：四處張望)

6. 〈火車卜行打貓堡〉<sup>57</sup>

火車卜行打貓堡 手捧畫 kan 想著哥

(打貓：民雄) (畫 kan：繡花用具)

想著貼心一句話 頭髮 li li 是無愛梳

(貼心：對愛人的暱稱) (頭髮 li li：頭髮凌亂)

等待我君去福州 若轉來我才香草浸茶油

7. 〈火車卜行北港頂〉<sup>58</sup>

<sup>55</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文化局，1999年），頁90-91。

<sup>56</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98-99。

<sup>57</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00-101。

火車卜行北港頂            四點五分卜落成

叫君仔歹心毋通用        se be 若來會促成

8. 〈火車卜行桃仔崙〉<sup>59</sup>

火車卜行桃仔崙            遇著娘花 khan se bun (遇到娘子看誓文)

阿哥仔一人一部分        看顧小妹 bue 齊勻 (bue 齊勻：不平均)

這首歌謠意指男人三妻四妾，無法全心全意照顧同一個妻妾。

9. 〈火車卜行頭尖尖〉<sup>60</sup>

火車卜行頭尖尖            行到海卜載鹽

娶著水娘仔驚人估        不時褲帶結相黏 (結相黏：緊緊相連)

叫你 hu toh 一枝來        無薰想著見笑代 (想到沒有香煙是丟臉的事)

今也無錢你麼知

10. 〈火車卜行嘟嘟叫〉<sup>61</sup>

火車卜行嘟嘟叫            一點五分到板橋

看著板橋查某水合笑        轉來嫁某賣子來予招

(水合笑：漂亮又臉帶笑容)(回去嫁老婆賣小孩給人招贅)

11. 〈火車卜行麒麟嶺〉<sup>62</sup>

火車卜行麒麟嶺            無腳無手那會行

阿哥仔生成毋成子        是您啊娘仔梳頭抹粉來 bua 兄

<sup>58</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02-103。

<sup>59</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04-105。

<sup>60</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06-107。

<sup>61</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08-109。

<sup>62</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10-111。

(郎君本來不成材) (娘子妝扮來誘君)

12. 〈火車卜行chiek chiek走〉<sup>63</sup>

火車卜行 chiek chiek 走 來到板橋倒回頭  
阿娘仔寫批去哥兜 哥仔看見批頭笑微微

(娘子寫信去君家)

謳咗小妹有情義

(稱讚妹子有情義)

13. 〈火車卜行在人走〉<sup>64</sup>

火車卜行在人走 茶甌仔損破 ham sau 聲  
(在人走：隨人自由走) (茶杯打破發出 ham sau 聲)  
恨三恨四恨我命 恨我父母失打聽  
才會嫁著翁婿毋飼子 才會受苦得歹命  
恨三恨四恨我家己命 毋通怨嘆父母失探聽

14. 〈火車卜行行鐵枝〉<sup>65</sup>

火車卜行行鐵枝 十點五分到嘉義  
嘉義查某真便宜 娶一个轉來做細姨

這一首和第二首極相似，只有第三、四句稍有出入，口述者一住雲林褒忠，一住嘉義民雄，或因地域關係產生不同的歌詞。

15. 〈火車卜行在人走〉<sup>66</sup>

<sup>63</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112-113。

<sup>64</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四）》（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86-87。

<sup>65</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四）》（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90-91。

女：火車卜行行鐵路                      行到台南倒翻箍（倒翻箍：回頭而來）

娘仔毋是君的某                      林投造橋好行路

男：娘仔講話若有影                      燈造橋都敢行

娘仔講話若無影                      福杉鋪橋會摔死兄

此首乃這一系列〈火車卜行〉唯一男女對唱曲，顯得既特別又多了一份調情的意味。除了《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收錄的歌謠外，由縣政府主編的鄉土教材也有三首〈火車欲行〉如下：

#### 火車欲行（一）<sup>67</sup>

火車欲行北港堡                      聽到水螺仔心裡會煩惱

手捧鞋 kan 不愛做啊                      手捧飯碗才想到地哥

（鞋 kan：竹編針線盤）

這首歌謠是描寫女子思念丈夫（情郎）無心工作、無心飲食。

#### 火車欲行（二）<sup>68</sup>

火車欲行是椴梧後                      椴梧厝後栽林投

父母欲去是未得到啦                      親像烏雲遮日頭喔

這首歌謠描寫父母思念出外的孩子，又無法前去探望，難過得昏天暗地，心頭憂鬱猶如烏雲遮住太陽。

#### 火車欲行（三）<sup>69</sup>

火車欲行崙仔下喔                      崙仔北引一條溪

---

<sup>66</sup>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四）》（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1年），頁92-93。

<sup>67</sup> 見邱洋浩編：《雲林縣鄉土教材叢書（三）·民俗與宗教》（雲林：雲林縣政府，1998年），頁23-24。

<sup>68</sup> 見邱洋浩編：《雲林縣鄉土教材叢書（三）·民俗與宗教》（雲林：雲林縣政府，1998年），頁25-26。

<sup>69</sup> 見邱洋浩編：《雲林縣鄉土教材叢書（三）·民俗與宗教》（雲林：雲林縣政府，1998年），頁27-28。

阿哥欲來是驚老父      阿娘欲去是驚大姑

分析這三首〈火車欲行〉第一首「火車欲行北港堡」與本述編號第七首都有唱到北港，但內容大不相同，第二首「火車欲行是植梧後」、第三首「火車欲行崙仔下」均直接點出地名，植梧在今口湖鄉，分梧南、梧北兩村；崙仔指的是嘉義縣六腳鄉崙陽村，崙仔北邊是北港溪，這三首〈火車欲行〉都極富地方色彩，是正宗的地方歌謠。有可能還有許多不同唱詞的〈火車欲行〉歌謠隱身在各個幽微的角落，等待發掘、采錄，乃至編輯成冊重新傳唱，一代接著一代。

## 二、諺語類

最能表現人類生活經驗與智慧的民間文學就是諺語，黃飛龍說：「諺語是真正屬於人民日常生活經驗的產物，代表著民眾的思想、信仰、智慧，希求和願望，也說明了百姓日常的生活和風俗習慣。」<sup>70</sup>由於先民生活經驗是多面向的累積與延續，所以台灣諺語的內容、種類包羅萬象，舉凡天文地理、社會百態、人情世事種種全部都有諺語在民間流傳，若將諺語區分成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等類亦無不可。

現在通行於台灣的諺語，以其表現形式，據廖漢臣研究指出，大約可以分為四類，1.俗語：俗語或為俚諺，均為諺語的同名異稱是以土音構成，以一般平民的智慧來解釋或處理共同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2.歇後語：歇後語是以一樁事件或一段事，暗示一種意思，形式酷似謎語，惟謎語的目的多在於射物，歇後語多在於表示意思。3.冠頭語：冠頭語是以類似之音，或類似之意，來歪曲對方意思，去笑對方或向對方打趣的一種特殊語言。4.成語：成語包括格言箴言等，以文言佔多數，或從典籍或個人的言論傳承下來。<sup>71</sup>

歇後語和冠頭語是屬於語言遊戲，在一般日常生活上所盡的機能比較少，所以一向不為人重視，而成語在語言和文字方面則與使用土音、簡單易懂琅琅上口的諺語相

<sup>70</sup> 見黃飛龍：《論台灣諺語之修辭美學實踐》（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13。

<sup>71</sup> 見廖漢臣：〈台灣諺語的形式與內容〉《台灣文獻》6卷3期，1995年9月27日，頁37-41。

差甚遠，故本文提出研究的是「以一般平民的智慧來解釋或處理共同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的諺語，其他三類不納入討論。

筆者在斗南和大埤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發現，大埤鄉在一群退休老師及鄉土文教工作者的努力下，已經建立起相當豐富的諺語資料庫，而斗南鎮目前尚未有類似的成果，由於大埤和斗南屬於共同生活和文化圈，流行於大埤的諺語很難自絕於斗南，故大埤收錄的諺語雖出自國小教師自編鄉土教材——《戀戀大埤酸菜情》一書，卻也能涵蓋斗南地區一般常用的諺語。

事實上，這本書羅列了八十二句諺語，不僅大埤人說、斗南人說，甚至全台各角落都會依照事物所需說著這些諺語，亦即這些諺語偏向全島性而無地方性。例如屬於歲時節慶的「新年頭，舊年尾」、「飽年飽節」、「正月正，媒人無出廳」、「未冬至都在搓圓仔，冬節哪會無搓圓仔」；屬於氣象時令的「午日節粽未食，破裘毋甘放」、「四月芒種雨，五月無焦土，六月火燒埔。」、「大道公甲媽祖婆鬥法，風雨齊到。」；「早時雷，無過午時雨。」

還有世間人論親情的諺語，例如屬於父母子女之間「久病無孝子」、「十支指頭，伸出來嘛不會平長。」、「多子餓死父，多媳婦磨死大家<sup>72</sup>」、「手抱孩兒，才知父母疼咱時。」、「歹歹媳婦三頓燒，有孝查某子路頭搖」；屬於夫妻間的「一蕊好花插牛屎」、「作著歹田望後冬，娶著歹某一世人。」、「睏破三領草蓆，心肝掠不會著。」、「驚某大丈夫，扑某豬狗牛」；親戚之間的「一代親，二代表，三代毋識了了。」、「天頂天公，地下母舅公」、「扑虎掠賊親兄弟」、「親家對門，禮數原在」；屬於老幼婦孺的「囡仔怨無，無怨少。」、「囡仔人，有耳無嘴」、「囡仔人，尻川三斗火<sup>73</sup>」、「大人爬起，囡仔佔椅。」；屬於朋友間的「好到褲帶結相黏」、「冤家變親家」、「扑死無走」……等等，這些諺語都缺乏地方性，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講這些諺語都可以通。

反倒是大埤地區有十句原鄉原生的諺語十分具有地方特色，既能說明時代背景，又可以交代故事發生地，探究這十句諺語的由來，可使住民對鄉土產生更多的想像與情感，特別值得詳加記述。茲述十句原鄉原生諺語如下：

---

<sup>72</sup> 大家：婆婆。

<sup>73</sup> 尻川：屁股，尻川三斗火指小孩氣血旺盛，不怕冷。



## 1.罵人罵到自己<sup>74</sup>

大埤鄉大德村以前是客家聚落，村內劉姓與張姓等姓氏的村民，他們的祖先都是來自大陸廣東的客家人，早期這裡的居民都是用客家話交談，因為與附近的閩南人交談與交易，剛開始兩種語言都交互使用，最後因為附近的閩南族群佔了優勢，大德村的客家後代幾乎都不會講客家話了，也就是多數人都已經福佬化了，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來自廣東的客家人。但是在清代及日本治台初期，大德村民多數人仍使用客家話交談。而舊庄也有少數的客家人居，他們比大德村民更早福佬化，小孩子都講閩南話並以爲自己是福佬人。

有一回，一位舊庄的小孩和大德村客家的小孩同時牽牛去吃草，兩位小朋友原想認識對方，但一個說閩南話一個說客家話，因語言溝通不良而產生誤會吵架，舊庄小孩回家告狀時一直罵對方是「死客家人」，卻被父母打了一巴掌，並教訓一頓。經父母告知他才知道原來自己的祖先也是客家人，父母並告訴他要永遠記住自己是客家人後代的事，以後更不跟客家小孩吵架。他很懊悔罵對方是「死客家人」，因為「罵人罵到自己」，此事告誡民眾要存口德，否則有可能「罵人罵到自己」。

## 2.開山大帝捉小偷<sup>75</sup>

這則故事係由《戀戀大埤酸菜情》編輯群采錄自怡然村民前二年生的耆老蘇忍受，他表示，有一次舊庄的開山大帝廟會慶典，大家正專心看戲時，有一個小偷混在人群中偷走婦女頭髮上的銀簪。小偷得手後便匆忙離開人群，卻有一位白髮蒼蒼、但步履穩健的的老者緊跟在後，到了水稻田的溝邊，小偷突然被牛筋草纏住髮辮而絆倒，他愈掙扎頭纏得愈緊，他哀嚎著說：「老人把我纏在這裡了啦！饒了我吧，我以後不敢偷人家的東西。」而小偷指的老人就是開山大帝廟內村民暱稱的「伯爺」，之後「開山大帝捉小偷」便成爲「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同義詞。

<sup>74</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28。

<sup>75</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29。

### 3.大埤亮財——隨人啦！<sup>76</sup>

大埤有一流浪漢名叫「亮財」，他的口頭禪是「隨人啦！」有一次去吃酒，席中同桌客人跟他勸菜，每次他都大聲回答「隨人啦！」然後自己埋首吃飯別無他話，屢試不爽。因此口耳相傳成了大埤鄉眾人皆知的俚語，意思是管好自己，不過問他人的事。

### 4.六月芥菜假有心<sup>77</sup>

芥菜又稱割菜，生長期是冬季，如果在六月時種芥菜，由於氣候溫暖還沒長高長肥，它會馬上弄心開，然後很快凋，此時芥菜還沒完全成長，沒有足夠的菜心可醃製鹹菜。這句俚語後來被引用時著重在後面的「假有心」，延伸為比喻別人虛情假意。

### 5. 三塊厝鹹菜桶，西勢潭師公籠，游厝庄粉粿籠，牛埔仔簽狗籠，尼姑庵是蒜甕，後庄變無蚊<sup>78</sup>

這是一句有趣的地方產業俚語。三塊厝是興安村的舊地，是鄉內酸菜醃製最多的地方，幾乎是家家戶戶都備有醃製酸菜的木桶，因此被稱為是「鹹菜桶」。西勢潭是西鎮村的舊地名，因為以前西鎮村當「師公」<sup>79</sup>的人很，鄰近村落要請「師公」都會想到西勢潭，現在西勢潭的「師公陣」甚至已經拓展到台灣中北部，所以西鎮村有「師公籠」之稱。當地有小學生向神農電台記者表示，立志將來要當「師公」，因為當「師公」好玩又有錢賺。

游厝庄是與安村的隔壁村，因為以前很多戶人家專門製作「粉粿」出售，所以被稱為「粉粿籠」。牛埔是游厝村的一個小部落，早期農村有專門在抓駕買賣當業，抓狗時會用一個竹簍子內放一小塊肉以引誘狗兒入籠，予以捕捉。捕狗就稱為「簽狗」，因當地從事此業的人一多，「簽狗籠」之名就傳開來了。尼姑庵是生產芥菜的下四庄<sup>80</sup>通

<sup>76</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29。

<sup>77</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29-130。

<sup>78</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30。

<sup>79</sup> 師公：辦喪事時喪家請來作法超渡亡者的人。

<sup>80</sup> 下四庄：怡然村、興安村、西鎮村、北鎮村，是芥菜主要生產地。

往大埤街上的一個小部落，屬於南和村，早期的產業發展以醃製大蒜聞名，所以被稱為「蒜甕」。至於後庄部落因為找不到特有業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年輕人多往外地謀生，雖然是附近較早開發的地方，但後來發展卻比不上別人，因此後庄人很謙虛的自稱「後庄變無蚊」，意思指後庄一事無成。

#### 6. 恰俗過鹹菜<sup>81</sup>

早期農家醃製鹹菜是因為經濟不好，用鹹菜配飯好入口。鹹菜也是專指窮人吃的菜，因此，鹹菜是便宜貨，若有東西價錢很低，就會以比鹹菜便宜來比喻。

#### 7. 鹹菜重（渡）肉油<sup>82</sup>

做鹹菜料理時若沒有放一些肉油會很難入口，因為油會被鹹菜吸收，所以說鹹菜很重肉油，又可以渡肉油即去油脂的意思，所以鹹菜常伴著雞鴨魚肉做料理，如鹹菜鴨，據當地人表示，常吃鹹菜可以減肥，這就是「鹹菜渡肉油」的意思。

#### 8. 溪口鐵國，鐵國變紙籠<sup>83</sup>

大埤鄉和嘉義縣溪口鄉僅隔著一條三疊溪，兩鄉交界處息息相關，因此，溪口發生什麼事，大埤都很關心，消息也會很快傳過來。據當地耆老口述，相傳日本領台時（1895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來台，當時抗日義、各路英雄好漢齊聚溪口，自稱「鐵國」（與抗日英雄柯鐵虎的鐵國山似有關連），準備跟日軍打一場殊死戰。

當時日軍經過溪口時，對空鳴槍，如果沒有反應，日軍部隊就會繼續往南前進，結果溪口的義軍也對空鳴槍反擊挑釁，因而遭遇日軍的圍剿，由於日軍武器是新式的38式槍，抗日義軍則大多數是簡易的武器，武力相差懸殊，不久義軍就潰敗。「鐵國變紙籠」便是形容潰不成軍的意思。

---

<sup>81</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30。

<sup>82</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30。

<sup>83</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31。

#### 9.大埤鄉長：「沓沓也」<sup>84</sup>（徐徐地）

這句諺語產生的時代背景是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全台的青年都陷入對抗外省人的激情中，而大埤鄉的青年，也聚集在一起，自行練武，欲與當時的台灣青年，一起加入這場戰役。就在有一天，大埤鄉青年團，欲結合北港方面的青年軍，共組一隊，並相約於大埤現今農會與電信局前的十字路口，坐上由北港僱來的兩輛卡車，一同前往梅山集訓。就在集合等待車輛前來的時刻，當時的大埤鄉長劉爐先生告訴這些青年，做這件事必須「沓沓也」，不可因一時的情而萬劫不復。這些青年聽從劉鄉長的勸阻，並未上車，而當時消息已走露，上車「從軍」的人在現今興昌國小附近中機關槍部隊埋伏，死傷無數。

大埤鄉的青年因為聽從劉鄉長的勸告而倖免於難，故大埤流傳這麼一句話：大埤鄉長：「沓沓也」，意指做事要不疾不徐，想清楚再去做決定。

#### 10.下崙仔做戲：久久久<sup>85</sup>

以前庄頭廟廟會，由於經濟不佳，故必須大家共同集資稱為「撿丁錢」，就是每戶依照家中男丁數出錢，平均分攤費用。但是在尙義村下崙仔這地方，由於只有四、五戶人家，即使「撿丁錢」每戶所分攤的費用依然是為數可觀，並非每戶人家皆負擔得起。所以，下崙仔並不像其他村庄，每年或固定時間有固定廟會慶典活動。

久而久之，以後大埤鄉民如果指事情遙不可及，或時間要等待許久，就會戲稱為「下崙仔做戲」，要等久久久。

### 第四節 斗南及大埤民間文學之特色

廿一世紀是人類文學發展重要的時間點，從中國文學的角度觀察：往後看——「文

<sup>84</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31。

<sup>85</sup> 何晃宜等編輯：《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頁131。

學」被定義在「雅文學」的範疇，為少數社會菁英分子能夠進入與聞的殿堂；向前看——文學不再只是擁抱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轉向普羅大眾靠攏，「民間文學」逐漸從鐘擺的上方擺盪到中間的主流位置，把庶民百姓喜聞樂道的民間文學當成一門學問研究，這事兒距今還不到百年。

因為體認得慢、起步也晚，所以各地民間文學的重要資產已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尤其隨著老成凋零，知道鄉野傳說的人愈來愈少；會唱民間歌謠的人愈來愈少；懂得俚語俗諺背後意涵的人也愈來愈少……！更嚴重的是，所謂 E 世代、Y 世代已經出現日常生活不太能夠以閩南話溝通的現象，面對此情形，民間文學必須加緊采錄、收集、研究的工作，以避免文化斷層，文學萎縮乃至消失無蹤。因此，民間文學的研究需要更多有識之士投入，如能將每個縣市劃分成數個小區域進行有計畫的蒐集資料，就像雲林縣斗南地區、大埤地區、西螺地區、荊桐地區這樣以鄉鎮為範圍去進行，將可搶救許多寶貴的民間文學瑰寶，為延續民間文學盡到一個文學人的責任。

筆者的淺見正好與胡萬川教授不謀而合，胡萬川於 1995 年一場由聯合報系發起的「搶救台灣民間文學」座談會中表示：「怎樣做才能真真正正呈現民間文學存在的意義？以及它文化的、科學的價值？簡單的說，就是要『客觀』的『普查』。」胡萬川並提出做法：1.以鄉鎮為基礎單位，2.挖掘資料，3.建立背景資料，4.科學性的整理。他說：「普查工作最好以鄉鎮為基礎單位，展開全面調查。一般來說，一個鄉鎮地區範圍的劃定，大多因為他們原來就是一個Community，一個共同生活圈，基本上比較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的特色。而民間文學資料的整理，不僅是要提供學者研究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做為那個『資料』產地的那一群人的『可供一再傳承的傳統』。」<sup>86</sup>

舉例來說，為什麼斗南、大埤地區的傳說往往是流傳最廣的民間文學？究其因，筆者提出幾點個人看法：一來傳說的發生地總是圍繞著人們生根立足、日常生活的場域，人們因為熟悉而有情感上的溫度。二來傳說內容不是神奇就是怪誕；不是有趣味

<sup>86</sup> 見陳益源：《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頁197-199。

就是曲折跌宕，換言之絕不會平淡無奇，說者說得絲絲入扣，聽者聽得津津有味。三來傳說使用的語言最貼近人們的生活用語，白話口語淺顯易懂，聽過後易於複述給旁人聽，這就是斗南、大埤地區民間文學的特色之一。

劉芳宜則於《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對雲林縣地方傳說的特色提出見解：

雲林縣地方傳說特色可分為三點，一為傳承自大陸原鄉傳說；二、反映雲林地方自然環境；三、結合雲地方歷史。雲林縣地方傳說基礎建立在大陸原鄉傳說之上，但因空間與時間的轉換，融合了台灣地區濃厚的色彩，發展出屬於雲林縣地方傳說獨有的特色。<sup>87</sup>

儘管地方傳說有這麼多特色，不過筆者也認同郭麗琴於研究〈西螺地區民間文學發展〉所提出的看法：

地方傳說就其內容上，在事實上或許不是非常確實的，其中有與一般邏輯不符的情況亦常發生；然而就傳說實質內涵的觀點來看，透過它，當可了解昔日先人的想法或行為。<sup>88</sup>

筆者認為，這個看法可以擴及所有民間文學的範圍，透過對民間文學的研究，了解昔日先人的想法、行為甚至是當時文化深層結構的表徵，應是研究斗南大埤地區民間文學該有的態度。

再就斗南、大埤地區的民謠而論，它們具有幾個特色：一、有相當時間的流傳。二、沒有嚴格的規範形式，但有獨特調式、音階和節奏。三、用耳聽口授，不是由嚴格樂譜傳授而來。四、歌詞通俗，用土言土語也可以唱出或唸出來。五、不知作者是誰，只知是地方民謠。六、富有鄉土氣息，只用當地語音及生活方式寫照，集體創造出當代當地風土民情。<sup>89</sup>民謠的風格歸納起來以抒情、哀怨的旋律為多數，但也有節

<sup>87</sup> 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科大漢學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39。

<sup>88</sup>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18。

<sup>89</sup> 見邱洋浩主編：《雲林縣鄉土教材叢書（三）》（雲林：雲林縣政府，1998年），頁22。

奏活潑而具有諷刺性的滑稽歌，至於曲調多以五聲音階構成。

證此種種，民間文學成爲「可供一再傳承的傳統」，同時在傳承的過程中，這一代的孩子對自己生長的土地會多些鄉土想像，並融入更多的情感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在人格與人性尊嚴的開發與啓示，這就是陳益源教授一直提倡的兩個口號：「要讓山水有情，要讓人生有義。」<sup>90</sup>而這也就是地方俗文學保持傳承的最大價值！

---

<sup>90</sup> 陳益源：《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頁200-202。

## 第四章 斗南及大埤地區古典文學之發展

一個場域的文學發展進程，總是民間文學先行，之後等到這個場域的文明發展到足以提供文人、作家文學養分，那麼就呈現民間／文人文學雙軌並行、各擅勝場的態勢。不過，有些時候文人文學頭角崢嶸，光芒掩蓋過民間文學，則民間文學不得不稍微移位，把「主場優勢」讓給文人文學。斗南及大埤地區文學發展進程亦可做如是觀，而文人文學最初大放光芒的時期是日治期間民國十七年斗南吟社成立前後，唯自明末清初起文人文學便開始為推向高峰鋪路，直到到現代文學興起前，古典詩主宰斗南及大埤的「文學場域」。

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提出日治時期雲林古典文學史有四大文學發展體系，把雲林古典文學史的發展，分為斗六、西螺、北港、口湖海隅四大區域：

一、斗六文學重鎮，從清治龍門書院、黃紹謨秀才、斗山吟社、雲峰吟社，直至戰後後的六鯨吟社、海山蒼吟社。二、西螺文學重鎮，從清治振文書院修文書院、江藻如秀才、西螺同芸社莢社、戰後懿德堂詩人聯吟會。三、北港文學重鎮，從清治聚奎閣書院、民聲吟社、彬彬吟社、汾溪吟社、汾津吟社、鄉勵吟社。四、口湖李西端「求得軒書齋」為文學重鎮，其後由北港遷來的「鄉勵吟社」形成雲林海隅培育人才的自發性體系。

這四大古典文學發展體系，是各自輻射發展，所觀照的層面包括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斗南地區、大埤地區都在斗六文學區塊的輻射範圍。因此，研究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可以使這一個體系的文學研究更完整，此一體系區域文學之完整，更有助於了解整個雲林地區之文學發展。

本文分四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的古典文學，第一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古典文學發展的脈絡，第二節為斗南地區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第三節為大埤地區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第四節探討該場域古典文學的特色。



## 第一節 古典文學發展脈絡

### 一、古典文學播種因緣——遊宦文人

台灣古典文學指的是傳統文學的發展，明鄭時期，中國大陸傳統文人來到台灣，為古典文學埋下日後蓬勃發展的種子。文人之所以來台與政治有莫大的關連，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率軍在台南鹿耳門登陸，一舉收復台灣，明朝的遺老遺賢們也紛紛入臺隨鄭。鄭成功收復台灣，以及這些不願歸順清朝的文人學士的入臺，大大提高了台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氣。

當時以來台較早的沈光文為主，以及較著名的徐孚遠、曹從龍、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郭貞一、李茂春等人一起，開始提倡和宣傳傳統文化，將中華文化的種子播撒在這片富饒美麗的土地上。他們以傳統的詩文形式，寫下了台灣最早的第一批文學作品，成為台灣文化的開拓者，對於傳播漢文化很有貢獻。

而台灣傳統文學史上第一個留名的作家沈光文（字斯菴），對台灣傳統文學的影響最深遠，他與季麟光、韓又琦、趙行可等人在嘉義創立了台灣史上第一個詩社——「東吟社」，因而被譽為「海東文獻初祖」。清朝來台首任諸羅縣令季麟光寫〈題沈斯菴雜記詩〉開頭即云：「從來台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也。台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也」。<sup>1</sup>全祖望鮚埼亭集沈太僕傳亦云：「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也。」<sup>2</sup>自季麟光以後，凡撰寫台灣地方志者每每強調「台灣之有（漢）文，當自沈光文始」，故此一論述殆無庸置疑。

清代的大陸文士，因為仕宦、訪察、流寓、旅遊的種種原因來台，根據龔顯宗在《台灣文學研究》提出的觀察，清代初期台灣傳統文學的發展以仕宦、旅遊為主，高拱乾、孫元衡、郁永河、江日昇、陳夢林、黃叔瓚、夏之芳為代表作家，孫元衡有《赤崁集》、陳夢林有《遊台詩》、郁永河有《裨海遊記》、黃叔瓚有《臺海使槎錄》。

清代中期的作家，大都為遊宦、流寓的作家，楊廷理、張湄、胡建偉為代表；到了清代末期，此時期的宦遊詩作，以周凱等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台灣本

<sup>1</sup> 季麟光：〈題沈斯菴雜記詩〉《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63

<sup>2</sup> 轉引自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頁13。

地也逐漸有優秀的詩人出現，以章甫、陳輝、卓肇昌等為代表。其中，張湄設海東書院，著有《瀛儒百詠》、《柳魚詩鈔》。清代末期，台灣本地的詩人開始嶄露頭角，代表詩人有鄭用錫、蔡廷蘭、陳肇興、林占梅、陳維英、許南英、丘逢甲等人。<sup>3</sup>

從明鄭到有清一代，隨著上述遊宦、流寓的作家東渡來台，吹起台灣文人創作古典詩文的風氣，斗南及大埤自也捲入這股風氣之中。斗南及大埤地區於清領前期康熙、雍正年間屬於諸羅縣，高拱乾曾任諸羅縣觀察使、孫元衡曾任諸羅縣郡司馬，季麒光、周鍾瑄曾任諸羅縣令，沈光文設教於諸羅，加上陳夢林、阮蔡文、李欽文、陳學聖等文人，常就地取材直接以斗南舊地名「他里霧」一帶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為題寫旅遊見聞與心情，此舉對於帶動斗南、大埤一帶的文學寫作風氣具有啟蒙激勵之作用。

例如，諸羅縣令周鍾瑄一首〈曉發他里霧詩〉<sup>4</sup>傳誦一時：

一枕清暉覺夢頻，披雲驅犢散輕塵；

投分南、北依誰定，螺列東、西辨未真（路經南北投、東西螺四社）。

向道但饒椎髻客，前呵不用放衙人。

平明好逐東昇上，我亦從今莫問津。

周鍾瑄〈曉發他里霧詩〉

這首詩記錄周鍾瑄清曉時分從他里霧出發，路經南投、北投、東螺、西螺四社的心情，雖因分不清而迷路，但沿途迷人的風光使他一點也不以為忤，並決定以後不再問路，只要是好天氣依照太陽升起的方向就可以辨別東西南北方向了。

諸羅縣郡司馬孫元衡看到他里霧洪雅族生活的情景，大發詩興分別寫下兩首〈過他里霧詩〉<sup>5</sup>：

翠竹陰陰散犬羊，蠻兒結屋小如箱；

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自註：番人稱內地為唐）

孫元衡〈過他里霧詩〉

<sup>3</sup> 見龔顯宗：《台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年9月，頁207-229。

<sup>4</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71。

<sup>5</sup> 見黃叔璥：〈番俗六考〉《臺海使槎錄（卷五）》（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109。

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後徑自迴斜；

小堂蓋瓦窗明紙，門外檳榔新作花。

孫元衡〈過他里霧詩〉

第一首〈過他里霧詩〉寫洪雅族居處四周種滿翠綠的竹子，羊和狗都不圈養，而能自由的在小如箱子的屋舍外走動，孫元衡觸景有感而發的認為，以他里霧洪雅族鬆散的生活態度，大陸移民不需要用武力就可以輕易的拓墾台灣青山綠地。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提及舊社洪雅族人原居山麓常被野番侵殺，之後移到舊社種植茂盛的竹圍有利於防止野番入侵<sup>6</sup>，所以被孫元衡讚嘆「翠竹陰陰」的美景另具有抵抗外敵的功能性。第二首〈過他里霧詩〉較特別的是提到洪雅族種植檳榔樹，初春時節綻放花朵的情景。檳榔是所有平埔族重要的植物，平日裡嚼它，男女相親時也靠它當禮物，陳學聖曾寫過一首〈檳榔〉：「鮮葉流丹似飲醇，盤堆手捧藉相親。卻嗤年少瓠犀女，化盡蠻方烏齒人。」<sup>7</sup>此詩把檳榔深入平埔族人的生活描繪的淋漓盡致。

兩首〈過他里霧詩〉皆提到大唐或唐人，孫元衡所處的時代明明是清朝何以還稱呼「大唐」？孫元衡解釋這是按照洪雅族的說法，當時「番人」稱內地為唐。與漢人生活習性相差甚遠的他里霧洪雅族人，帶給孫元衡莫大的新鮮感與創作靈感，使得他後來再寫一首〈還過他里霧詩〉：

林黑澗逾響，天青山更高。

諸番能跪拜，前隊肅弓刀。

臥簟惟功狗，喧枝盡伯勞。

不因程計日，待獵看風毛。

孫元衡〈還過他里霧詩〉

一反兩首〈過他里霧詩〉對景物的描述，這首〈還過他里霧詩〉詩的主題側重於洪雅族人狩獵的情形，故詩中多了一分肅殺之氣，尤其前四句「林黑澗逾響，天青山更高。諸番能跪拜，前隊肅弓刀。」令人想起唐西鄙人〈哥舒歌〉的名句「北斗七星

<sup>6</sup> 黃叔瓚：〈番俗六考〉《臺海使槎錄（卷五）》（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109。

<sup>7</sup>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93。

高，哥舒夜帶刀。」兩者間頗有相同的況味。而「臥簟惟功狗」非常貼切的寫出洪雅族人珍視猛，能在狩獵中為主人建功的猛犬，才有機會躺在主人床邊的臥簟。孫元衡三首他里霧系列的詩寫景寫意，既抒情又大器，其詩作功力可見一斑，不僅如此，他是最貼近洪雅族寫詩的文人，筆下的洪雅族人躍然紙上，景物猶如歷歷在目，這三首詩也成為日後人們研究洪雅族的珍貴史料。

類似描寫平埔族的古典詩還有沈光文的〈番婦〉：「社裡朝朝出，同群擔負行。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賽勝纏紅錦，新粧掛白珩（項常掛瑪瑙珠）。鹿脂搽抹慣，欲與麝蘭爭（番抹鹿油以為香）。」<sup>8</sup> 沈光文此詩所形容之「番婦」是否即為洪雅族女性不得而知，惟「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賽勝纏紅錦，新粧掛白珩」的描述，與《諸羅縣志》中對於洪雅族番女裝扮的記載相去不遠，「男女以澀草或芭蕉花擦齒令黑。」<sup>9</sup>「男女喜以瑪瑙珠及各色贗珠、文具、螺殼、銀牌、紅毛劍錢為飾；……喜插花，或以雉尾鳥羽插髻垂肩。……婦女，東洋鐺、銅起花鐺，或穿瑪瑙為之。」<sup>10</sup> 而沈光文之後人定居諸羅，繁衍成族<sup>11</sup>，足證他與諸羅淵源之深，斗南與大埤也同受春風之化。

除了洪雅族的人文民情是詩人感興趣的題材外，斗南和大埤重要的河川虎尾溪，因風景明媚，春秋景致分明，也成為詩人喜愛吟詠的對象，這種以山川景物藉景寓情的創作手法，是遊宦文學的特色之一。

東螺虎尾之分派，北流西折而聯界。

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

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

大宗盛時支子依，支子若干大宗壞。

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

阿拔之泉阿里山，虎尾之源水沙連。

<sup>8</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65。

<sup>9</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55。

<sup>10</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56。

<sup>11</sup>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頁15。

譬如兄弟鬩牆變，卻於異姓共周旋。

水有源頭水有本，不信但看棠棣篇

阮蔡文〈虎尾溪〉<sup>12</sup>

「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此乃阮蔡文寫虎尾溪洪枯兩季大不同的名句，台灣西岸多數河川均屬於這種荒溪型，夏季水量大，過了夏季就進入乾枯期，然一般人習以為常的自然循環，阮蔡文看來卻新奇，故能聯想到宗族之間大宗小宗相依存的微妙關係，最後引《詩經·小雅》讚美兄弟之情的〈棠棣篇〉，告訴讀者兄弟之間要學有源有本的溪水。百餘年後陳學聖同樣做了一首〈虎尾溪〉，收錄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編纂的《彰化縣志》。這應該不是巧合，而是虎尾溪自然之美吸引文人有志一同的為它寫詩：

履險曾傳虎尾灘，沙泥濁湧水奔湍。

黃河亦有澄清日，真比包公一笑難。

陳學聖〈虎尾溪〉<sup>13</sup>

與阮蔡文同時的藍鼎元有感於虎尾溪磅礴氣勢，頗有小黃河的味道，提筆為文寫下〈紀虎尾溪〉<sup>14</sup>：

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黃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黃河多紅泥，翻波其水赤；虎尾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然溪底皆浮沙無實土，行者宜疾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沒其脛，頃刻及腹，至胸以上，則數人拉之不能起，遂滅頂矣。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秋潦漲，有竟月不能渡者。余以辛丑秋初，巡斗六門而北，將之半線，至溪岸稍坐，令人馬皆少休。已而揚鞭疾馳，水半馬腹，車牛皆騰躍而過，亦奇景也。

溪源出水沙連，合貓丹、蠻蠻之濁流為濁水溪。從牛相觸二山間流下，北分為東流溪；又南匯阿拔泉之流為西螺溪。阿拔泉溪，發源阿里山，過竹腳寮山，為阿拔泉渡，西入於虎尾。四溪牽合雜錯，而清濁分明。虎尾純濁、阿拔泉純

<sup>12</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65。

<sup>13</sup>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91。

<sup>14</sup>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44-445。

清。惟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無常。吾友阮子章詩云：「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又云：「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亦可以知諸溪之大概矣。

虎尾溪天然劃塹，竊謂諸羅以北至此，宜添設一縣於半線。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雞籠山後七、八百里，歸半線保新縣管。然後北路不至空虛，無地廣兵單之患，吏治民生，大有裨補。不知當局可有同心？跂予望之。

文中將虎尾溪和黃河相提並論，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虎尾溪文石的喜愛。對於行人涉水虎尾溪之驚險，以及初秋揚鞭疾馳，水半馬腹，車牛皆騰躍而過的情景刻劃深入，無此經驗的人僅觀看文字就有一分驚心動魄的感覺，由此更顯得藍鼎元用字考究，敘述精準的文字功力。

以上所舉數例皆是將斗南、大埤一帶的風土人情、山川景物直接寫入詩文之中，當時遊宦文學的重鎮尚未及於雲林一地，多位詩人能為他里霧留下詩作實屬難能可貴，至今已成為區域文學的重要資產，值得有關單位予以發揚。

綜觀從明鄭到清初，斗南及大埤古典詩文的創作係處於主客易位的狀態，能夠舞文弄墨的騷客都是從大陸東渡而來的「過客」，他們掀起「全島性」的古典文學巨浪，偶爾將目光投注在斗南及大埤這個場域，創作出屬於「地方性」的文學作品。然整體而言，清代的大陸文士，雖然陸續記錄了台灣人民生活的點滴，但是大多是為了宣揚教化、實際反映民俗風情而書寫的詩文。

這一種采風記俗詩文，大多屬於文獻性質的史書，即使是個人抒懷的詩文，也多是吟詠傷懷、富異國風情的作品，又加上宦遊人士多是來去匆匆的過客，對於台灣人民傳統文學的涵化教育，影響並不深遠。反觀，當時在斗南及大埤的「主人」主要有洪雅族人和到此拓墾的大陸移民，學詩作文章對他們來說都是夢想以外的事，只有等待下一代有餘裕的物質生活之後，提升精神層面，隨著文學風氣，進入古典詩的世界裡，用創作追求精神、心靈的饗宴。

## 二、古典文學萌芽契機——書院與科舉

中國人自古深受士大夫觀念影響，常存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想法，即使一時之間沒有能力可以讀書識字、作學問、寫文章，但這畢竟是一時的，一旦生活稍見改善，讓子弟讀書成為理所當然，然後盼望子弟藉由科舉中第光耀門楣，此時不得不借重書院的教育，而書院聘請地方德術兼備的鴻儒任教，不僅在學術有貢獻，也點撥學生詩文創作的的能力。

斗南是雲林最早開發的地區，在清領以前，斗南、大埤已有漢移民的足跡，然而斗南的奎文書院卻是雲林地區五大書院最晚成立者，探究原因，早期進入斗南及大埤的人口主要以墾殖為目的，墾殖是要在蠻荒草野間開天闢地，當時在那樣的背景下是顧不得教育問題的。直到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斗南創建奎文書院，它雖是清季雲林地區最晚成立的書院，卻也是斗南系統教育的開端。長久以來它具有斗南地區教育中心的崇高地位，直到日治期間斗南成立他里霧公學校為止。

奎文書院聘請飽讀碩學之士擔任教授，除了教導學子讀書識字、通曉人倫事理，而且用心提振斗南一帶的學風。到了光緒年間學風鼎盛，一班學子對於科舉功名冀望之殷，實超越清領其他時期，因為赴試盤費皆由政府支付，而所定應試名額又大增，因此，有心應試的貧寒之士大可不需為了應試盤費無著而氣餒，有志之士紛紛為衣錦還鄉而努力。

但根據民國四十一年出刊的《雲林文獻》王君華撰寫的〈雲林教育志初稿〉，斗南地區真正獲得科考功名的學子並不多，各種功名總計只有三人榜上有名皆為光緒年間取進，其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為徐德欽，他一路攀爬集文秀才、文舉人、文進士之功名於一身，如附表<sup>15</sup>。後來雲林縣文獻委員會於民國六十六年編印的《雲林縣志稿》卷五〈教育志〉則改寫斗南地區獲取功名之人數，他里霧堡自乾隆至爆發甲午戰爭的光緒二十年間，文秀才有 12 人、武秀才 3 人、文舉人 1 人共有 12 人，武舉

<sup>15</sup> 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 年），頁 306-311

人和文、武進士則無，如附表<sup>16</sup>。

表 4-1 斗南取進縣學文秀才者

籍貫		姓名	取進年代
古名	今名		
他里霧堡	斗南鎮	葉大觀	光緒年間
他里霧堡埔姜崙	大埤鄉豐岡村	徐德欽	光緒年間
他里霧堡	斗南鎮	陳清淇	光緒年間
附記	一、斗南地區有取進文才者三人卻無取進武秀才者。 二、徐德欽由秀才而鄉式中式文學人，再於光緒十二年（1886 年）參加會試中式文進士三百十七名，他於當年供職為工部主政之官銜。		

表 4-2 雲林縣學子錄取文武秀才、舉人、進士人數統計表

古名	今名	文秀才	武秀才	文學人	武舉人	文武進士	合計
斗六堡	斗六市	32	8	6	5	2	53
西螺堡	西螺鎮	13	5		1		19
他里霧堡	斗南鎮	12	3	1			16
大槿榔東頂堡	北港鎮	11		1			12
沙連堡	竹山鎮	5	4	1			10
海豐堡	麥寮鄉	6		1			7
大坵田東堡	土庫鎮	3		1			4
布嶼堡	崙背鄉	1					1
合計		83	20	11	6	2	122

筆者認為前後兩項統計雲林縣學子錄取文武秀才、舉人、進士人數有所差距之因，主要是年代久遠，資料難免有所遺漏，誠如王君華在〈雲林教育志初稿〉中自述：「如有遺聞而漏列者，漸俟將來補列。」若以「後文轉精」之通例，則《雲林縣志稿》的統計數字誠可信也，根據該統計，斗南地區成績和斗六堡及西螺堡鼎足而立，是雲林縣科舉功名最多的三個地區，而這正是當時雲林有設立書院的

<sup>16</sup> 仇德哉主修：〈教育志〉《雲林縣志稿卷五》（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 年），頁 16-25。



三個地區，這個統計數據正與書院培育人才的學風相呼應，也印證書院確為求取科舉功名的搖籃。

唯這統計最大的缺失是未列入斗南大埤地區向來引以為榮的丙戌年進士徐德欽。《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分明提到徐德欽中試文進士，官至工部主政<sup>17</sup>，未將之列名在統計數字中或有一可能，即徐家於道光年間台灣中部發生戴萬生之亂，其父徐台麟舉家移居嘉義縣，而徐德欽中進士是在 1885 年（光緒十二年），當時他早已定居嘉義，《雲林縣采訪冊》一書也提到徐德欽移住嘉義縣之事。<sup>18</sup>

另外，〈雲林教育志初稿〉稱徐德欽故里「他里霧堡埔姜崙」為今之斗南鎮，筆者認為有誤，因為斗南鎮清朝並未有埔姜崙的舊地名，反而是大埤鄉豐岡村舊地名即為埔姜崙<sup>19</sup>。再者筆者於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探討斗南及大埤的疆域行政沿革已指出，1809 年（嘉慶十七年）八月臺灣重新調整建制，「他里霧莊」改稱「他里霧保」<sup>20</sup>，轄斗南鎮全部加上現今大埤鄉北邊埔姜崙等十四個庄，及古坑鄉湳仔、麻園、虎尾鎮惠來厝過溪仔等計五十一莊一社，隸屬嘉義縣，基於上述兩份史料的整理發現，故筆者以為徐德欽為大埤鄉人而非斗南鎮人。

回頭再深一層探究書院成立之功能，在奎文書院學風帶動下，斗南一帶甚至大埤地區的傳統漢詩古典文學獲得萌芽茁壯的契機。

從乾隆、嘉慶以後，台灣本土文人因科舉制度逐漸崛起，學子們為科舉考試學習寫「試帖詩」，試帖詩又名「五言八律詩」，大都為五言六韻或八韻的律律，以古人詩句或成語為題，冠以「賦得」二字，並限韻腳，內容必須切題。每句五字，十六句，除前後各兩句可不對，其餘皆需對偶，內容嚴肅格式嚴，整首詩必須讚揚典雅莊重，不莊不吉的字句不可使用。<sup>21</sup>經由試帖詩基本功的訓練，寫古典詩對於參與科舉考試

<sup>17</sup> 仇德哉主修：〈大事記〉《雲林縣志稿卷首》（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77 年），頁 24。

<sup>18</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97。

<sup>19</sup> 有關斗南及大埤的舊地名參考洪敏麟編纂：〈住民地名篇〉《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 年），頁 833-839、頁 843-844。

<sup>20</sup> 光緒年間再將「他里霧保」改為如今一般慣用的「他里霧堡」。

<sup>21</sup> 見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頁 92。

的考生輕而易舉，只不過詩帖詩流於歌功頌德，不抒發個人情感，較無藝術價值也很難流傳到後世。然於應付考試帖詩之外，文人或因酬唱、或因抒發時政而集結成科舉社群寫詩，對於古典詩創作發揮影響力。

到清代末期，台灣文壇的主流就是本土科舉社群，所謂的科舉社群，是經由科舉考試或納捐而獲取功名的士紳，他們有的是地位較低的生員、例貢和監生，有的是地位較高的官吏、進士、舉人和貢生，都同樣代表了清代台灣社會「士紳型」的領導階層，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上，都具有極重要的整合、協調以及推展作用。官位名銜，使他們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程度的價值肯定，備受推崇和尊敬，具有廣大的社會群眾基礎，他們同時擁有豁免徭役、參與公務、覆行獨特訴訟程序的種種特權。<sup>22</sup>

因此，科舉社群是當時士紳文人文學活動的方式，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真正將台灣人民的文學情感，納入漢文學發展的關鍵，是台灣本土的科舉社群，這一群從台灣本土誕生的知識份子，為台灣古典文學的主流，以詩文創作的方式，來呈現本土文化的思維，為台灣古典文學殿堂開啓新頁。

例如生於 1853 年（咸豐三年）的他里霧堡進士徐德欽躬逢學風與文風之盛期，不僅由秀才而鄉中式文學人，更於 1886 年（光緒十二年）參加會試中式文進士，於當年供職為工部主政之官銜；同時其詩文著作質量均豐有《荊花書屋詩文集》、《徐德欽詩草》但未付梓，他成為當時斗南文人集文名與功名於一身的典範。其他有斗南名醫文人王子典生於 1871 年（同治十年）；效法陶淵明棄官歸隱田園的大埤文人張禎祥，生於台灣割讓日本的次年 1896 年（光緒二十二年），應同受當時文風之濡染，及長後能於雲林漢詩文壇大放光芒享譽盛名，後代子孫為其印行《三秀園詩草》。

斗南於光緒年間還出過一名閩南唯一的狀元吳魯，他於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生於他里霧菜瓜寮，但吳父於吳魯七歲時便挈歸其原籍泉州教讀，因此，他雖生於斗南卻在福建泉州中式，若說他有受到奎文書院學風之影響似乎過於牽強。唯滿清入主中原前後計 268 年，會試 114 次，狀元計 112 人（滿人二名除外），吳魯為第 106 人

---

<sup>22</sup> 見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年），頁 35。

之狀元，他於 1890 年（光緒十六年）恩科中式一甲一名之狀元，吳魯在他里霧菜瓜寮度過童年，也在這裡啓蒙，所以斗南地區之一班學子咸感與有榮焉。<sup>23</sup>

### 三、古典文學茁壯推手——詩社

臺灣古典文學因研究者日眾、發掘詩作日多，所獲得的成果儼然是台灣文壇的一塊瑰寶。上溯臺灣詩教的淵源，「海外幾社」的鋒芒從明末清初穿透長長的歷史之廊，泛射著幽微的光！時人對「海外幾社」的看法首推以徐孚遠為首的「六子」<sup>24</sup>，他們在明鄭時期跟鄭成功來到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臺灣，在此傳播中原文化，撒下古典詩文的種子，也扮演使古典文學蓬勃茁壯的推手角色，一代一代接棒薪傳。

#### （一）台灣全島性詩社之發展

「海外幾社」六子並未實際在臺灣創設詩社，若論在臺灣本島第一個詩社當推清 1685 年（康熙廿四年）由明臣遺老沈光文與諸羅縣令季麒光等十四人，所創立的「東吟社」<sup>25</sup>。參加的人皆一時名賢英彥，繼承了明末文社的「言志」傳統，將孤臣孽子的流離心境、憂國傷時的悲憤都寄託於詩歌之中，影響所及，使得台灣古典文學以詩歌創作為主流，並且接續了中國詩歌中的言志傳統。由於「東吟社」社員多數是來自江浙各省愛好旅遊訪賢的文人墨客，所以「東吟社」不僅標誌台灣詩社在地化，它同時也是遊宦文學的代表。

詩社在地化從清朝到日治時期如同造山運動般不斷形塑、演變，各重要鄉鎮和聚落均有詩社在運作著。中部最古詩社——「鍾毓詩社」就在雲林虎尾鎮，那是 1826 年（道光六年）彰化知縣楊桂森時期的事<sup>26</sup>，由彰化知縣及地方人士陳掄元等人於虎尾之文昌祠成立。咸豐、同治年間新竹富豪林占梅、士紳鄭用錫創立「潛園吟社」，騷客

<sup>23</sup> 見鄭定國等編著：〈雲林縣文學史年表初稿〉，及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 年），頁 310-311。

<sup>24</sup> 見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台北文獻》（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 年 6 月），頁 283-284。

<sup>25</sup> 見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台北文獻》（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 年 6 月），頁 286。

<sup>26</sup> 見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苗栗：苗栗文化局，2001 年），頁 26。

四十餘人參加，極一時之盛，是為北台灣最古老的詩社，之後於 1886 年（光緒十二年）林薇臣、林世弼、蔡啓運等再於新竹設立「竹梅吟社」，為擊鉢之舉。

之後台灣詩社由南而北蓬勃發展，台北於 1891 年（光緒十七年）時，台灣政使唐景崧和幾位幕友都耽於風雅乃結成「牡丹詩社」，不過「牡丹詩社」的前身是台南的「斐亭吟會」，早在 1885 年（光緒十一年）唐景崧任台灣兵備道時，提倡詩學不遺餘，將台灣府（今台南市）道署舊有「斐亭」重新修葺，邀集不少台籍人士召開文酒之會，拈韻分牋有許多詩作問世。

清廷自康熙二十二年領台，至光緒二十一年讓台灣給日本，凡二百一十二年間，台灣詩壇詩最盛期約為 1875-1894 年年（光緒元年至光緒二十），前後二十年間，台灣除了中法戰爭曾帶來一時紛亂外，其餘時間算是十分太平，大量的官吏、幕客從大陸湧進台灣，因這些人的提倡和鼓勵，台灣詩壇更加活躍，台灣本土文人以文會友，詩酒吟唱，蔚成風氣。<sup>27</sup>

日本領台後制度遽變，廢除科舉設立學校，在政治環境上，日本人統治台灣初期以多面手法進行殖民地的統治，一方面籠絡台灣籍的知識份子，方便日本政權的統治，日本政府從台灣省籍人士中有學識名望的人授與鄉紳章，以資綏撫；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卻又全面的禁止漢文的使用，禁止私塾傳播漢文，企圖在文化的根本上切斷台灣與中國文化的臍帶，於此同時，為了懷柔百姓獎勵詩社之發展，假藉詩社之組織，軟化反抗意識，更促成詩社顯著增加。除此之外，王文顏在《台灣詩社之研究》中指出，日治時期詩社大增，實與日本政府之教育政策，關係至為密切。<sup>28</sup>

上述是政治大環境的氛圍，另有知識分子的自覺部分，省籍人士眼見士子進身之路斷絕，失落之情油然而生，於是相率以詩自遣，或自我解嘲，或抒寫鬱悶，或期望中興。同時，台灣的漢學日趨式微，書院、私塾之設置又遭限制，士人恐怕數十年之

<sup>27</sup> 有關清朝台詩社流衍綜合參考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台北文獻》（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 年 6 月），頁 287-288，及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1-23。

<sup>28</sup>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頁 32。

後已無讀書種子，故結社吟詠，互通聲氣，以期保存國粹，詩社乃如雨後春筍，林立各地。<sup>29</sup>

台灣於日治時期究竟有多少詩社？據連橫（台灣詩社記）所載，民國十三年全省詩社六十六社，另（台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所載，民國二十五年全省詩社有一百七十八社。<sup>30</sup>而廖雪蘭於《台灣詩史》中統計，民國二十五年全省詩社之數目約有二百八十社<sup>31</sup>，這與清領時期全台僅十餘個吟社<sup>32</sup>不可同日而語。

比較清代吟社與日治時期詩社之成立，文人衷心所寄亦大有不同，清代吟社大部分為文士舞文弄墨之雅聚，以文會友，詩酒吟唱，其實是承襲自中原的生活型態；而日治時期懷抱著抗日意識的台灣文人，因古典詩是唯一能使用的漢文寫作方式，因此台灣人保存漢文化的內在精神需求，盡託諸古典詩，於是古典詩在那個時空下的台灣，擁有較有利的發展條件，提供了滿懷悲憤的知識份子抒發胸臆、砥礪氣節的場所，也提供了傳承中華文化的極佳媒介。<sup>33</sup>

## （二）斗南及大埤地方性詩社之發展

台灣在日治時期詩社蓬勃發展之際，雲林不但沒有缺席而且用實際的行動，創立多個詩社從地方擴及到全島，以相同的頻率互通聲氣，成就文人該有的氣節與責任。

雲林地區擁有中部最古詩社—「鍾毓詩社」，1826年（道光六年）由彰化知縣楊桂森及地方人士陳掄元等人，在雲林虎尾鎮文昌祠成立「鍾毓詩社」，除此之外，史料未見記載清代雲林是否有其他詩社。直到日治時期雲林地區才又出現幾個舉足輕重的詩社，西螺莖社成立於民國八年，接著斗六斗山吟社於民國十年創立，民國十一年北港地區有了汾津吟社，民國十四年斗六再成立雲峰吟社，民國十七年斗南地區創立斗南吟社。繼斗南吟社之後，陸續有北港鄉勵吟社（後來移至口湖鄉）、台西共同吟社、北港彬彬吟社，此外，北港地區尚有汾溪吟社、民聲吟社，西螺地區有西螺吟社創立

<sup>29</sup>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頁31。

<sup>30</sup> 轉引自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頁32。

<sup>31</sup> 廖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298。

<sup>32</sup> 清代全台吟社數據採用劉遠智的說法，詳見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行〉《台北文獻》（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年6月），頁288。

<sup>33</sup>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古典文學》第12集，1992年10月，頁167~284。

者與創立時間不詳，僅知民國十三年時汾溪吟社已然成立。<sup>34</sup>

以斗南及大埤此場域而論，成立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斗南吟社其代表的社會性、文人活動之密集性，以及文學創作之豐，可謂該場域空前絕後的文學碩果。陳錫津發表於民國二十四年編印的《雲林文獻》2卷2期之〈斗南吟社詩選錄〉序文<sup>35</sup>表示，斗南吟社誕生於民國十七年（1926年）<sup>36</sup>十一月一日，為知友李雲從（春龍）、李茂炎（盛輝）、曾丁興（杰仁）、陳水（良材）、蕭登壽（上山）、章萬春（晚紅）、曾清慕（鴻秋）及陳錫津（字指迷號芳國）等八人倡首成立，社址設於斗南庄三二二號邱瑞星氏家，旋與李茂炎之斗南讀報社相併合，乃命名為斗南吟社。

有關該社成立之宗旨，陳錫津慷慨激昂的寫道：

旨在宣揚國粹，圖挽將頹之漢學，鼓吹各界人士，加強漢學之研究，勵精圖治，恢復我國固有之道德，以及發揚五千年來之文化歷史為鵠的。雖然是處於日據統治之下，為欲挽回固有文化於不墜，自始至終，毫不畏葸，堂堂皇皇，創立吟社，開催發會式。

此宗旨與前述全島性詩社成立的原因與目的實無二致，更印證台灣日治時期詩社成立的一大因素是「漢學日趨式微，書院、私塾之設置又遭限制，士人恐怕數十年之後已無讀書種子，故結社吟詠，互通聲氣，以期保存國粹」。

斗南吟社創社時的組織除了八位創社社員外，還有兩名顧問、二十六位後社員，該社敦聘斗六秀才黃紹謨（逸叟），斗南庄將軍崙士紳王子典（適均）二位碩儒為顧問。陳奎牛（時為斗南庄長），曾徹（字萃英，時為斗南庄聯合保甲會長），劉海、沈知母、沈祈安、李茂松、劉興武、洪惟、徐三旺、洪和、陳榮、邱瑞星、邱家盛、張寡、劉本治、林萬送、沈國珍、沈富進、沈坤、劉在坤、陳文保、李見福、陳而約、吳金俊、

<sup>34</sup>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7。

<sup>35</sup> 陳錫津：〈斗南吟社詩選錄〉，《雲林文獻》2卷2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35年），頁252。

<sup>36</sup> 西元1926年換算民國年應為十五年才對，然原稿寫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在此筆者採信民國十七年，因陳氏必定較熟悉民國年，西元年較不熟故產生繆誤。

黃金水、李紅柿等爲後援社員。

斗南吟社創社後如磁吸般將斗南一帶的詩人一一匯集過來，之後又有一批新社員被介紹入社，分別爲：斗南張金來（玉音），黃國忠（料仕）、林啓章（開文），林瑞期（書徵），沈頭（奪魁）、何尙仁，黃清渠、李坤英、劉富（春台）、陳龍、葉添旺（臥禪）、劉慶彬（文武）、許泰山（芳茂）、林文章（黎明）、陳守成、陳守坤（棟樑）、李坤鏞（明善）、林水、張木、石朝祥、石龜溪葉清河、薛杞、李瑞焜（思齊）、黃溪水、黃招麟、楊柳、南靖厝黃輝、洪六一、朴子黃聿修、黃見福、舊社沈天恩（善澤）、沈崇德、新厝寮陳虎、陳豹（明龍）、林萬得、小東張登清、將軍崙陳順、陳泉、溫厝角葉利益等人。

此外，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收錄一份「斗南吟草」，又出現幾位沒有被陳錫津列名的詩人，如賴子青（賴草）、陳福德、陳文鑑、劉瑋鄆、林芙蓉、陳德興、悟庵、陳吉榮、真詮等人，綜合上述這些名單，當時加入斗南吟社的詩人逾八十人。

根據陳錫津〈斗南吟社詩選錄〉序文中指出，斗南吟社擬定每月一次，爲攤箋拈韻、鬪角鈎心，每於課題，擊鉢截止交卷以後，錄請島內名家爲詞宗，代爲評選甲乙，一時吟鉢聲揚全島。擊鉢與刻燭、詩鐘催詩之意相似，均限時、限題、限韻的多種限制，詩人若能於擊鉢截止前交出好作品，就代表文思敏捷、才高八斗。

斗南吟社最大的創舉是創社之初曾經由顧問王子典以屠蘇酒<sup>37</sup>（七絕虞韻）爲題，向全島徵詩，應徵者達二百八十首，從應徵詩稿的數量顯示當時各地寫古典詩風氣之盛，經由嘉義蘇櫻村爲詞宗，評選錄取十名<sup>38</sup>（十首）：

乾坤沈醉眾生愚，幾欲終年作酒徒，

一草履端開惡例；菖蒲繼釀又茱萸。

黃文樞〈屠蘇酒〉

<sup>37</sup> 屠蘇：酒名，據說在元旦喝了可以避邪。

<sup>38</sup> 陳錫津：〈斗南吟社詩選錄〉，《雲林文獻》2卷2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35年），頁253。

分得仙方浸酒壺，新正歡飲共傳呼，  
漫嗟人世瘡痍遍；一盞能將百病驅。

黃南動〈屠蘇酒〉

醇香直可比瓊酥，元旦家家共例壺，  
莫為貪渠能卻疫，醅然空把歲華辜。

森峰〈屠蘇酒〉

星回天上獻春圖，醉飲屠蘇問幾壺，  
世界文明留毒甚，不知此酒可除無。

古少泉〈屠蘇酒〉

乍經分歲各傾壺，又飲香醅老幼愉，  
小者而今先長者，教人那不染髭鬚。

黃啟棠〈屠蘇酒〉

肯把韶華讓老夫，一壺獨酌此屠蘇，  
迎年何用居人後；春為先生杖履扶。

蔡祖芬〈屠蘇酒〉

迎年佳釀出東都，風味真堪比菊醐，  
時勢即今趨硬化；可能一飲庶民蘇。

張達修〈屠蘇酒〉

十洲春色入屠蘇，思邈仙方在玉壺，  
解作鈞詩鈞上品；通靈不僅病魔驅。

韓承澤〈屠蘇酒〉



元旦香醇滿玉壺，絳囊金液井中沽，  
俏教一飲能延壽；願向高堂奉幾壺。

劉翠巖〈屠蘇酒〉

遺傳千古釀屠蘇，元旦家家飲一壺，  
既有婆心除疫毒；文明流毒可除無。

梁盛文〈屠蘇酒〉

端看這些作品，有人寫酒能驅魔、能延壽；有人寫酒是文明產物留毒甚深，而最能引起共鳴的應是在詩句中提出警語，告訴世人一年之中若要藉著節令名義喝酒，則元旦有屠蘇酒、端午有雄黃酒、重陽節還有茱萸酒，如此喝到最後便是「乾坤沈醉眾生愚」，這種寫法最能符合因內憂外患激起憂國憂民的時代精神。

除了這次全島性徵詩活動外，斗南吟社成立前幾年也經常在詩報刊登徵詩廣告，例如於民國十九年（昭和七年）四月《詩報》第 33 號以「鄧竹林」（七絕）為題刊登徵詩廣告，再於同年六月《詩報》第 37 號公布入選前十名；以「守殘虜」（五律）為詩題在《詩報》第 36 號徵詩，再於同年九月《詩報》第 42 號公布入選前二十名。民國二十年（昭和八年）六月斗南吟社再於《詩報》第 61 號刊登徵詩廣告，詩題為「誅虫劍」（七律），廣告中言明當期為第五回徵詩，詞宗為鹿港施梅樵，由斗南臺灣新聞社斗南出張所陳威庚收件，贈品由劉耀進寄贈。

雖然斗南吟社一開始曾有打開新局、氣象恢宏的作為，但之後顯然組織變得較鬆散，從詩報可以看出端倪。自第五回徵詩後，《詩報》不再出現斗南吟社的徵詩廣告，顯示該吟社文學活動最頻繁的時期約在民國十七年到民國二十年，就是成立後前三年時間，所以陳錫津於民國十九年寫〈斗南吟社詩選錄〉序文慨嘆「回憶過去情事，恍惚如春夢然」。

而即使在活動較頻繁期間，該社社員常以個人名義或聯合數人在《詩報》發表詩作，卻未用社名，這或許是該社每月一次的例會並未正常召開所致。例如；《詩報》

第 20 號有斗南陳守坤、楊金吉，《詩報》第 24 號有楊金吉，《詩報》第 25 號有斗南陳守坤、土庫蕭登壽，《詩報》第 27 號有斗南陳光、陳秉中（穎川生）劉恩章、陳戊庚，《詩報》第 29 號有蕭登壽爲其父蕭石頭八十一歲高壽徵詩，《詩報》第 33 號有劉慶彬、蕭登壽，《詩報》第 34 號有劉慶彬，《詩報》第 36 號有王子典、李坤鏞、葉利益、許泰山等人，類似情形一直持續，筆者僅舉這些例子以資印證斗南吟社社員常以個人名義發表詩作的說法。

民國二十年後，斗南吟社擊鉢吟唱聲漸歇，台灣光復後於民國五十五年（1966 年）與汾津吟社、斗山吟社、雲峰吟社、鄉勵吟社等合併爲雲林詩人聯吟會，成爲全縣性的組織。

## 第二節 斗南地區重要詩人及其作品

斗南因曾經有過斗南吟社，詩人創作頗爲活躍，但有些「詩人」只讀過幾篇詩文，即強自附庸風雅，與人作詩以贈答酬唱，故本文以詩作之創造力、藝術性，以及對斗南地區的影響力、與斗南的地緣性等面向，列舉斗南地區皇皇大者共六人，依其出生年代排序有：狀元詩人吳魯、醫仙詩人王子典、役場詩人李雲從、醫聖詩人蕭登壽、佩劍詩人陳錫津、鎮長詩人曾丁興，分述如下：

### 一、 狀元詩人—吳魯

狀元詩人吳魯（1845-1912 年），字肅堂，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生於今雲林縣斗南鎮菜瓜寮（今斗南鎮西歧里建國路一段，在斗南國中北端一帶）。其祖由泉州晉江遷台，居嘉義縣他里霧堡即今之雲林縣斗南鎮菜瓜寮，吳魯出生於此。根據《雲林文獻》記載，傳說吳魯出生時天現異象，菜瓜寮竹葉邊緣均呈現紅圈或一說是呈現金邊，吳父心知有異，認爲這個小孩將來必成大器。

另一傳說爲吳魯出生前一年有位福建的堪輿師蒞臺遊歷，路經斗南鎮菜瓜寮，受到當地吳姓夫婦熱心接待，堪輿師感於吳姓夫婦的熱誠，指點一吉地給吳家營築祖墳，翌年，吳家及生一麟兒即吳魯。數年後，堪輿師重遊此地，見此一男孩眉清目秀且天

資聰穎，告知吳姓夫婦以前指點吉地乃出仕吉地，並建議吳姓夫婦將孩子交由他攜往福建，接受名師受導，於是吳魯乃隨堪輿師前往福建，後來中了光緒十六年庚寅科狀元。吳魯登科後，曾回鄉豎旗祭祖，並接父母回大陸任所奉養，本地並無後代。目前國立歷史博物館珍藏有吳魯提字之摺扇墨寶，北京孔子廟亦有歷屆狀元牌及其同科三百六十進士杯可稽。<sup>39</sup>

吳魯七歲前於他里霧度過童年，雖然吳父於吳魯七歲時便挈歸其原籍泉州教讀，不過雲林文壇對吳魯向有一分景仰孺慕之情，細數雲林文學史總把吳魯擺在第一位。他不僅是閩南唯一的漢人狀元，也是一個頗負文才的詩人，但吳魯漢詩泰半散佚，筆者從「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資料庫的《雲林文獻》、《詩報》、《中華詩苑》、《詩文之友》等詩集中蒐集有關詩人的資料，目前僅集錄到四首吳魯漢詩，從其詩作顯見他飽讀詩書漢學基深厚，寫詩精於對仗與用典、字字珠磯下足琢磨功夫，但亦難脫試帖詩歌頌時政，讚揚中樞的習氣，惟一首〈和贊虞中承閔中即事韻〉抒發個人情感流露，真情自然流露實屬難得。

整軍首運帷幄謀，煌煌真誥愛壯猷，  
新政權與播湘楚，嘉聲憲制盈亞歐，  
壽眉黍秩杖於國，算綿八千歲為秋，  
上方瑰寶西方佛，眷念元老天貺優。

吳魯〈壽某星使〉

郵亭接浙去滇中，又送江流入海東，  
璀璨園林留法物，喧豕朝市雜歐風，  
壯遊萬里經園嬌，聽講諸生笑老翁，  
縱覽盈寰新氣象，神山初日正瞳瞳。

吳魯〈東瀛客次 舉孝廉後蒞臺作〉

<sup>39</sup>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省文獻會出版，1998年11月），頁78。

人情閱歷歲華深，卅載京塵宦海沉，  
翻白愧遭當道眼，驚秋又動故園心，  
身羈老驥閑中櫪，響閤焦桐爨下音，  
契足入舟翻自悔，將歸琴理箇中尋。

吳魯〈和贊虞中承閤中即事韻〉

縱橫健筆挾江濤，評隲藝林眼力高，  
雅量共推黃叔度，佳章自寫薛陽陶，  
遠遊名勝斯稱福，徧閱雄文亦足豪，  
一到蓬萊擒彩筆，神山初日照金鰲。

吳魯〈和贊虞中承閤中即事韻〉

吳魯不僅寫詩，書法也十分擅長，並著有《蒙學初編》。他曾三遊台灣，一生未娶妻即身亡。關於吳魯身亡有另一則傳說，傳說吳魯中了狀元後，進京面聖，面聖後有一定的儀式，必須到退走，一般而言，此儀式必須有人教導，可是吳魯卻未經人指點就懂得此儀式，皇后甚覺訝異的說：這個孩子『夭壽巧』（很聰明之意），結果吳魯就「夭壽」了<sup>40</sup>。但傳說畢竟只是傳說，根據鄭定國和蔡輝振、謝佳樺整理的〈雲林縣文學史年表初稿〉，吳魯生於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卒於 1912 年（民國元年），享年 67 歲，並非年少「夭壽」。

## 二、 醫仙詩人—王子典

王子典（1871-1945 年），字適均，為雲林縣斗南庄將軍崙仕紳，也是斗南地區名聲響亮的「醫生詩人」，他不僅是斗六斗山吟社的社員，且與黃紹謨同時被聘為斗南吟社顧問，陳錫津的〈斗南吟社詩選錄〉中提到：「雖然是處於日據統治之下，為欲挽回固有文化於不墜，自始至終，毫不為思，堂堂皇皇，創立吟社，開催發會式，敦聘斗六秀才黃紹謨先生，斗南庄將軍崙仕紳王子典（適均），兩位碩儒為顧問。」由此可知，

<sup>40</sup>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省文獻會出版，1998 年 11 月），頁 79。

王子典在日治時代斗南地區是一位舉足輕重具有影響力的詩人，也是雲林漢詩學界為人景仰的前輩。

斗南地區耆老追憶王子典時，特別提到「醫生詩人」仁心仁術的種種事蹟，稱讚他是斗南的名醫。根據耆老吳福教指出，王子典生於民國前四十年，自幼聰穎，飽學經典，原居於九老爺（現在斗六市久安里），成年後在家中設塾從事教學。由於王子典父兄皆從醫，因此他勤於鑽於藥學，並替人開立藥方，由於所開處方療效甚佳，求方者眾，因此眾人懇請王先生懸壺濟世，遂遷居於將軍崙（今斗南鎮將軍里），設立眼科診所，行醫濟世。

當王子典的醫院要移轉到斗南時，斗南吟社社員劉慶彬、李坤鏞即賦詩祝賀他：

祖澤流傳自有真，箭明銀海喜回春。

斗南市上壺中隱，日月安閒德業新。

劉慶彬〈祝王子典醫院移轉斗南〉《詩報》51 號 1933.1.15

誠意活人施妙藥，專門治眼效如神。

不殊扁鵲多仙術，移轉斗南德業新。

李坤鏞〈祝王子典醫院移轉斗南〉《詩報》51 號 1933.1.15

劉慶彬「祖澤流傳自有真」點出王子典繼承父兄志業之情，劉慶彬寫「箭明銀海喜回春」；李坤鏞道「專門治眼效如神」、「不殊扁鵲多仙術」，可以得知王子典眼科醫術相當高明，效果非常神速，與古代名醫扁鵲相比可謂不遑多讓。詩作足以支撐耆老吳福教所言，他表示，王子典擅長眼科，曾治好許多瀕臨失明之眼疾患者，因而聲名遠播，北自基隆，南至阿猴（今屏東縣），求醫者眾。爲了便於遠途病患醫療，王子典特別興建一批客房，供患者住宿，患者或自炊，或由鄰近之家包辦伙食，最盛時住宿患者達數十人，應診者門庭若市。<sup>41</sup>

王氏懸壺期間，凡家境貧困者皆免其費用，且義行可風，舉凡施棺濟貧，熱心教育，均爲地方敬重，爲後世行醫者立下了優良典範。夜間休診時，他總會召集家人，

<sup>41</sup> 吳福教先生係參加雲林縣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時，詳細說明王子典先生生前醫術高明、兼備術德的事蹟，《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94-95。

講述聖訓，謂之爲「說聖諭」，鄰居或患者若有願意講者，皆可免費參加。

陳錫津先生曾作〈贈王子典先生風雅〉一詩，詩云：

名茶七碗學桐君，三世儒醫貴克勤。

療眼專門稱國手，操觚兼事洽人文。

治家有法重模範，教育相承著令聞。

寵錫紳章光梓里，芝蘭剖砌氣氤氳。

陳錫津〈贈王子典先生風雅〉《東遊雜詠詩集》1926-1934

整首詩巧妙帶出王氏雅愛茶道的嗜好、家世背景、術業專攻眼科學古醫仙桐君等種種事蹟，同時眼科醫師喜好人文，會治家懂教育，不僅鄉里受惠，子孫也受庇護，顯示錫津先生對子典先生知之甚詳，非一般泛泛之交。

如今蒐集到的王子典作品，他不只發表古典詩，也曾經寫作散文，顯示他在散文寫作的漢學根柢也極佳，他於人生閱歷豐富、人生態度漸趨圓融、創作最是睿智剔透的高峰期，寫下不少極具文學性的作品。

他的詩作題材多與詠物有關，如歌詠〈雞〉、〈羊〉、〈蛇〉、〈鼠〉、〈海邊松〉、〈茶虎〉等，散文與詩作如出一轍有〈說雞〉、〈說豬〉、〈說兔〉、〈說羊〉、〈說猴〉等。觀其作品不能僅從字面意義解讀，他 24 歲那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在他熱血澎湃的年歲裡不得不屈服於異族統治的政治氛圍，如此成長背景有志青年無法一展抱負，轉而於詩作散文中抒發心中塊壘，故而採用隱喻手法用典深刻，借古喻今。把他所寫的詩作〈詠雞〉和散文〈說雞〉放在一起賞析，更能體會其心中的況味。

司晨司歲自成群，德潤於身著合聞。

朝鳳有時張羽翼，高飛練習事精勤。

王子典〈詠雞〉《詩報》50 號 1933.1.1

雞為德禽，十二生肖屬酉，在掛為撰，在星為昂，雌雄皆有肉冠，食道之一為嗉囊，其胃分前胃及砂囊兩部，雄者周羽毛美麗，鳴管發達，以時而鳴，雌者產卵育子，無外腎而虧小腸，周禮春宮大宗伯，六摯工商執雞，雞人掌共雞牲，

先王叫民五母雞，二母毚，殆有所取也，朝鮮一種長尾雞，尾長三四尺，遼陽一種食雞，一種角雞，味甚肥美，南海一種石雞潮至即鳴，蜀中一種鶉雞，楚中一種儻雞，並高三四尺，江南一種矮雞，南越一種長鳴雞，種族繁衍，禽中之巨族也，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太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而感也，晉囊洲刺史宋宗，置一長鳴雞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玄學大進，欽哉雞也，雞能人言承沐猴<sup>42</sup>司歲，其氣象大有可觀也。

王子典〈說雞〉《詩報》50號，1933.1.1

「鷄」是當時許多詩人喜歡吟詠的對象，神采奕奕的鷄在古代視為祝告喜慶吉祥的象徵，是文武兼備的，勇敢、仁義、可信賴的「五德之禽」，也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飛禽，詠鷄最能激勵自我的士氣，值得子典先生於一年伊始元旦當天，以詩文並作、文情並茂的方式寫喚醒大地與人們的「五德之禽」；文末還提及一個關於雞的傳說，敘述說和雞談論玄學的國君因此玄學大進，姑且不論此傳說是否屬實，王子典敘述這個傳說的目的是，是為了表達對雞的敬意，認為雞為司晨之德禽。此外，〈說雞〉把有關雞的特徵、習性、種類、傳說都寫得非常詳細，尤其在種類方面，把各地不同種類的雞，做了簡單又清楚的介紹，也嶄露王氏學問之淵博。

再觀〈詠羊〉、〈蛇〉兩篇詩作，更能深刻體會子典先生詩中對動物們描寫之生動，不論是型態或者是特性都能掌握得入木三分，足見王子典對這些動物們的習性非常了解，他也博引一些歷史上的典故、人物為這些動物們作詩，所以用典也是他詩作的一大特色。

達生四月執卿羔，跪乳恩深羨爾曹。

牝牡長髯稱主簿，兒孫族舌曰柔毛。

觸藩有戒防羸角，尋牧無遺略補牢。

十二地支居第八，得嘗百草望仙桃。

<sup>42</sup> 沐猴：獼猴，人面獸心。詩 小雅 角弓：“毋教猱升木”疏引晉陸（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王子典〈詠羊〉《詩報》3號1931.1.1

畫來添足行惟捷，屈處藏身捲作屯。

生活自存巴象大，毒牙遮莫肆鯨吞。

王子典〈蛇〉《台灣詩醇》後編，1935.6.9，頁328

達生執卿羔使用了兩個典故《莊子·達生篇》：「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周禮·夏官·射人》：「卿執羔，大夫雁。」，此為古時候六贄之禮，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其中隱含兩層意義，既比喻小山羊因為懂得感恩而跪著喝奶，藉以教育人們要懂得孝順父母，也比喻五倫之首的君臣倫理不可偏廢。羊曰柔毛，又曰長髯主簿，說法出自《幼學瓊林》，羊在十二生肖中居第八，古代炎帝神農氏嘗百草的時候就是領著一隻羊讓羊先嘗，如果羊嘗了沒事，人再嘗。所以羊受人推崇備至！

另值得賞析的是〈五妃廟懷古〉，藉明末清初漢政權亡滿人入關統治，表達同樣處境身為台灣人的無奈。

廟連墳何代塚，鳳陽妃子節堪尊。

歌殘玉帶悲千種，慘盡金枝葬一墩。

御史范咸修墓碣，益王儼子紹兒孫。

南郊弔古增惆悵，月下淒涼姊妹魂。

王子典〈五妃廟懷古〉《台灣詩醇》後編，1935.6.9，頁261

明永曆三十七年（1683年），時值明鄭傾危，寧靖王朱術桂義不降清，欲以身殉國。王向其五位媵妾曰：「我之死期已到，汝輩或為尼或適人，聽自便！」妾侍僉云：「王既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於是，五位媵妾俱冠笄被服，齊溢於堂，忠貞節烈，不讓鬚眉。這是台南有名的一級古蹟「五妃廟」的由來，王子典先生寫這首「五妃廟懷古」除了悲憐這五位妃子的境遇，也表達了對她們的崇敬。

王子典既活躍於詩壇自有不少友好知，他為陳錫津的《東遊雜詠詩集》作序，詩中稱讚陳錫津有如詩仙李白、詩豪白居易、劉禹錫，從此處可以看出王子典與陳錫津交情甚篤。斗六詩人張卓的母親七十歲生辰（1944年）時，曾作詩〈祝張立卿、乃兩



君令堂七十榮壽題古稀筵》賀之，可見王子典先生不僅與錫津先生友好，且與斗六詩人張立卿兄弟也熟悉友善，甚至於與斗六、西螺諸詩社詞友都往來密切。

王子典有兩個兒子，長子王明春，次子王明德。長子王明春並非與王子典先生有血緣關係，是領養來的，而王明德則是王子典的親生兒子，但他一視同仁對王明春視如己出，其兄長早逝，姪女秀容、秀英他同樣視如己出盡心栽培，秀英于歸曾任斗南庄第二、三任庄長的章萬春<sup>43</sup>。地方人士感於子典先生的功德義行，在先生去世後，爲了紀念王子典對於斗南地區的貢獻，於是雕刻一尊子典先生神像，供奉於將軍里的溫瑤宮，神聖佛號爲「王恩主」或「王帝君」，聖誕千秋日則於六月二十四日，故稱王子典爲「醫仙詩人」恰如其分。

### 三、 役場詩人—李雲從

李雲從（1877-1944 年），字春龍，光緒三年生於斗六郡斗南街斗南署 493 番地，自幼生長在斗南，台灣光復前一年離開人世，未及看到台灣脫離異族統治。其父李昌，母李氏戲，二娘劉氏環，有一弟李天賜，一妹李氏招治（皆爲二娘所出），李雲從育有一女李氏蕊，及一養子李在添。<sup>44</sup>李雲從爲斗南吟社的創始會員之一，也是斗山吟社的社員，並曾參與西螺莖社。陳錫津先生《東遊雜詠詩集》記錄各界人士題名目錄中，記載他的身份是文人，從戶政資料顯示，李雲從應是服務於斗南庄役場（鄉公所）。

這位日治時期的古典詩人，與蕭登壽、陳錫津、曾丁興等八人基於「宣揚國粹，圖挽將頹之漢學，鼓吹各界人士，加強漢學之研究，勵精圖治，恢復我國固有之道，以及發揚五千年來之文化歷史」，號召成立斗南吟社，參加者達八十人，如此輝煌的詩文功業，是斗南文學發展璀璨的扉頁。

從李雲從的作品中的確可看出他雖服務於斗南庄役場（鄉公所），卻含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不屈於日本政府，志在延續漢學傳統的心意：

<sup>43</sup>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省文獻會出版，1998 年 11 月），頁 95。

<sup>44</sup> 有關李雲從生平相關資料由戶政事務系統獲得。

雨後蛙鳴惹禍胎，千燈搜捕應聲來。

遲遲莫脫探囊手，應悔無知口亂開。

李雲從〈抓蛙〉《莢社詩稿》1927年

此詩作於1927年，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台灣人根本無言論自由，言語中若隱含有抗日思想，可能就會惹殺身之禍，因此李雲從的詩中勸人要謹言慎行，否則就如同詩中所述「雨後蛙鳴惹禍胎，千燈搜捕應聲來」，慘遭被捕的命運。但或許是在日本人手下做事的緣故，詩作只敢消極的譬喻「應悔無知口亂開」，而沒有強硬的碰觸民族的傷口。此外，他也察覺到日本人進步的一面，而身為公門人有時候仍得做做表面功夫，他有詩云：

掃蕩烟塵日向征，樞原定鼎撫東瀛。

勤修內政施恩澤，慎劃邊防繕甲兵。

立憲維新清露役，興邦還締獨伊盟。

二千六百綿瓜瓞，一系天潢莫與京。

李雲從〈奉祝皇紀二千六百年〉《昭和皇紀慶頌集》1943年24頁

本詩在描寫日本昭和天皇的功績，詩中說明了日本自從明治維新後，改革了舊日本，讓日本走向現代化，在軍事方面於亞洲所向無敵。表面上在頌揚日本，但卻也表現出了日本及其帝國主義的野心。

這位長居斗南的詩人，對他而言寫詩除了發揚中國文化、挽救將頹的漢學之外，寫詩也是怡養性情，與至交好友在清風明月間，留住須臾良辰美景的最佳方法。從他與陳錫津之間的詩作酬唱，也可對李雲從日常起居生活了解一、二。陳錫津在《東遊雜詠詩集》中，有〈遊李雲從詞長園庭〉<sup>45</sup>、〈參觀詞兄李雲從瓊花當開感作〉<sup>46</sup>二首詩，詩云：

滿庭花木不易描，天竺牡丹色倍嬌。

<sup>45</sup> 陳錫津《東遊雜詠詩集》附錄第八頁。

<sup>46</sup> 陳錫津《東遊雜詠詩集》附錄第十六頁。

沈李浮瓜添逸興，名園半日樂逍遙。

陳錫津〈遊李雲從詞長園庭〉《東遊雜詠詩集》1925-1934

一見瓊花兩蕊排，葉邊吐莖向東西。

日含夜放稱高雅，不與隋煬一面開。

陳錫津〈參觀詞兄李雲從瓊花當開感作〉《東遊雜詠詩集》1925-1934

陳錫津能因遍覽李家庭園，欣賞園中瓊花盛開的美景，而詩興湧現一連賦詩兩首，如此看來，李雲從家中庭園確是一片攔不住的美景，所以李雲從自己也常流連園中不忍離去：

秋色平分日，修園雨乍停。

看花來雅士，鬪句集詩星。

松菊看三徑，桂蘭馥一庭。

主人雖不在，欸客有園丁。

李雲從〈秋中修園雅集〉《詩報》91號 1934.10.15

從上述三首詩看來，李雲從平日也都有在修葺整理庭院，且庭院中還種植相當多的植物，如：松菊、桂蘭、天竺、牡丹、瓊花、和果樹。由詩中「松菊看三徑，桂蘭馥一庭」可以感受李從雲的庭園應該是花團景簇、幽雅自然且佔地相當廣闊，能夠讓人流連忘返。

另外，李氏當時可以在役場工作，家中又能夠擁有如此大的花園，也可以看出家勢背景良好非富即貴，而且文人平日裡的活動，不是賞花蒔草，就是趁著佳節一同出遊，李雲從詩作中最為後人稱道的〈中秋夜遊他里霧〉，係與王子典、爾材三人聯吟一組六首的詩組<sup>47</sup>，筆墨酣暢最是盡興：

一輪明月乍昇天(楊)，覆雨翻雲感變遷(王)。

<sup>47</sup> 參見台灣漢詩典藏資料庫，李雲從部份。

酒滿杯中花滿座(李)，素娥未肯露嬋娟(楊)。

王子典、李雲從、楊爾材〈中秋夜遊他里霧〉之一《近樗吟草》19頁1952年

不羨封侯不羨仙(楊)，同來玩月治吟筵(王)。

眼前有酒須拚醉(李)，佳節無多又一年(楊)。

王子典、李雲從、楊爾材〈中秋夜遊他里霧〉之二《近樗吟草》19頁1952年

人生缺憾恨難填(楊)，見汝團圓轉愴然(王)。

誰使廣寒宮復閉(李)，不容頃刻照樽前(楊)。

王子典、李雲從、楊爾材〈中秋夜遊他里霧〉之三《近樗吟草》19頁1952年

分明潑墨寫雲煙(楊)，蕭煞秋風滿大千(王)。

累我舉杯增感慨(李)，詩情酒興轉纏綿(楊)。

王子典、李雲從、楊爾材〈中秋夜遊他里霧〉之四《近樗吟草》19頁1952年

蟾宮折桂語訛傳(楊)，冷落青衫散似煙(王)。

無復登科忙織記(李)，枉開笑口聳吟肩(楊)。

王子典、李雲從、楊爾材〈中秋夜遊他里霧〉之五《近樗吟草》19頁1952年

無端月下共流連(楊)，酒買新豐費十千(王)。

寄語嫦娥休負約(李)，明年此夕好團圓(楊)。

王子典、李雲從、楊爾材〈中秋夜遊他里霧〉之六《近樗吟草》20頁1952年

這六首詩既說明李雲從與王、楊交遊甚篤，也能讓人觀察到當時文人活動的方式，再者這六首詩頗有詩仙李白的餘韻，既豪放又浪漫的詩歌，寫詩總少不了酒來助興催化，三人聯吟的詩作〈中秋夜遊他里霧〉之二「眼前有酒須拚醉，累我舉杯增感慨」，所表現的自然和真率，正與〈將進酒〉中「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

月」有同工異曲之妙。

李雲從相交至友均為家世背景相當的詩社詩友，他們贈詩的時機還包括婚喜慶等人生大事，李雲從長子李木城結婚，陳錫津也曾作〈祝李雲從詞兄令長郎木城與劉氏淑孃婚姻〉詩，祝賀李雲從。詩云：

良緣締結正新春，八角亭中花燭新。

乾德坤儀欣合體，造端夫婦本天

陳錫津〈祝李雲從詞兄令長郎木城與劉氏淑孃婚姻〉《東遊雜詠詩集》

1925-1934，附錄第六頁

而李雲從母親七十大壽時，張立卿作〈謹步雲從令堂七秩壽辰獻詞原玉〉一詩祝賀，詩中敘述李雲從家世清白，母慈子孝，對鄉里多所貢獻：

傳家清白重仁慈，廣惠閭閻德不私。

菽水儘堪娛晚境，山林可惜隱清時。

蟠桃獻瑞開新運，慈竹飛觴展笑眉。

父母恩深堪比海，含飴倒蔗慰相思。

張立卿〈謹步雲從令堂七秩壽辰獻詞原玉〉《中華詩苑》3卷1期1956.2.16

另外大埤著名詩人張禎祥作〈雲從詞長面託題匾額即賦〉<sup>48</sup>詩：

巧繡棲枝上，隻鷹肖十分。

舉頭望曉珥，可是戀同群。

張禎祥〈雲從詞長面託題匾額即賦〉《三秀園詩草》2003年

詩中敘述李雲從請張禎祥在繡有一隻鷹肖像的匾額上題字，由此可知李雲從與同樣擁有大庭院「三秀園」的張禎祥熟識。

李雲從過世，楊爾材寫了一首〈輓李雲從詞友〉，情真意切並總結李氏一生行徑：

<sup>48</sup>參見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60

文字交遊憶昔年，驚傳噩耗淚潸然。

不求聞達蓄鷄鴨，絕好消愁藉管絃。

明哲一生人已往，淒涼三徑菊猶妍。

斗南從此重來日，無復談詩醉十千。

楊爾材〈輓李雲從詞友〉《近樗吟草》1952年72頁

由首聯可以看出二人私交匪淺，楊爾材以菊花比喻李雲從，菊在中國是高潔的象徵也是隱士的象徵，雖然他在斗南庄役場服務，卻有人在曹營心在漢的無力之感，最後說明了李雲從過世後，與其連吟論詩的人便不再有了，從詩中可以看到李雲從品格高尚，不輕易屈服於日本政府的志節。

觀察李雲從詩作特色，係承繼詩經跟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不做無病呻吟之詩，對於田野風光的描繪有王孟田園詩的風格，以簡單平凡的文字做了藝術加工就變成了妙筆生花，處處令人驚奇的詩作，而其喝了酒之後便有李白飄逸豪放的真摯感情。再者，他對於台灣人民的關懷，以及對於延續中國文化，恢復漢學不遺餘力的作法，實值得後世給予中肯的評價。

#### 四、 醫聖詩人—蕭登壽

蕭登壽(1884-1962年)字上山，日治時期詩人另取富山壽一的名字。蕭登壽生於清光緒十年(1884年)，卒於民國五十一年，享壽七十有九。他的一生橫跨清領末期、日本據台五十一年及台灣光復初期，尤其日治時期正是詩人生命巔峰期。此期間他完成台北醫專(台大醫學院前身)的學業，專攻眼科。據蕭登壽長孫蕭昭明表示，祖父蕭登壽出生地為彰化社頭，家族以務農為生家境並不優裕，只因祖父是家中唯一男丁，所以曾祖父蕭石頭全力栽培他接受完整的教育。祖父完成學業後於二十七歲(西元1910，明治43年)與祖母李金結婚，李金為彰化人。

蕭登壽婚後五年內喜獲兩麟兒，長子松齡、次子松元相繼出生，但不幸的是髮妻李金於蕭登壽三十四歲那年病逝，隔年他旋即續絃娶妻台中縣大社人王梅桂。蕭登壽續絃後搬到雲林斗南，此後便長住於斗南，開設名為「登壽醫院」的眼科診所，但令人費解的是他不斷更動眼科診所開業地點，北港、褒忠、土庫、斗六他均曾執業，何以如此連長孫蕭昭明也不清楚，只依稀記得 1941 年美軍轟炸臺灣時，祖父人正在褒忠執業，幸運逃過一劫。

雖然身處異族統治之下，蕭登壽對於漢學教育仍不稍中輟，因此後來能以深厚的漢學為基礎寫出台灣人心聲的傳統漢詩篇。動盪的時代激起詩人多感的情懷，並發抒為詩作，蕭氏詩作散見於《詩報》、《東寧集鉢吟前集》、《莢社詩稿》，經蒐集整理後，筆者認為蕭氏詩作可區分為「詠物寄慨」、「因時傷懷」、「遊歷見聞偶感」、「以文會友」等四大類，其中以「詠物寄慨」、「因時傷懷」的藝術性最高。

蕭登壽所作的〈春花〉兩首可作為其詩作的經典代表：

春來萬物添風彩，時到百花放異芳。

淑女園中誇國色，騷人野外羨天香。

蕭登壽〈春花〉之一《詩報》33 期 1932. 4. 15

東風吹綠入華堂，萬紫千紅鬥艷粧。

寄語騷人分黑白，莫教野草混天香。

蕭登壽〈春花〉之二《詩報》33 期 1932. 4. 15

這兩首詩均採用相同的手法，有陳事直言的「賦」、有託物言志的「比」，也有依物聯想的「興」。例如：「春來萬物添風彩，時到百花放異芳。」、「東風吹綠入華堂，萬紫千紅鬥艷粧。」都是「賦」的寫法，也就是直接點明春到人間萬物復甦重添新頁，百花爭奇鬥豔的明媚風光。

而一句「東風吹綠入華堂」頗有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影子，此綠字的運用，不只是春日中的一片綠色大地的描寫，同時，此「綠」字是承「東風」而起，刻畫出了東風的神奇與綠色的美麗。又如宋祁木蘭花詞：「綠楊煙外曉雲輕，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個綠字，亦顯現了楊柳的柔美；一個綠字，轉品之妙絕與恰到好處，使它傳詠千古，也使得蕭登壽欲意效法一番。

「淑女園中誇國色，騷人野外羨天香。」，則是蕭登壽賞花之餘興起艷羨天香之情，天香為牡丹花中之極品，若將「淑女」比喻為識才的高士賢人，那麼文章未能在當時揚名的詩人，心中自是羨慕能被賞識的「天香」。「寄語騷人分黑白，莫教野草混天香。」也是採用聯想的「興」法，感慨的力道猶甚於前一句，許是當時詩壇有魚目混珠徒有虛名之輩，針對黑白不分的現象，蕭登壽藉著詩句抒發感慨、反覆諷詠。

〈春花〉係屬於詠花之作，除此，蕭登壽詠物詩也是一絕，他往往能從字面意義深入往內裡延伸，從物質世界導入心靈活動，使作品內涵豐富因此更具分量，而這類作品也最看出詩人作詩的功力，將「比、興」手法發揮到極致，體現「言不盡、餘味無窮」的內蘊。

製得團圓形似月，時逢炎熱喜相隨。

可憐一旦西風起，舊主無情便離棄。

蕭登壽〈秋扇〉之一《詩報》46期 1932.11.1

撲蝶輕粧似月形，秋來舊主遂忘情。

炎涼世態多如此，何必傷心訴不平。

蕭登壽〈秋扇〉之二《詩報》46期 1932.11.1

兩首詩均圍繞「秋扇見捐」的典故大做文章，鑲入詩人想表達的「微言大義」。「秋扇見捐」的典故出自漢代班婕妤〈怨歌行〉詩：「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月明，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意即秋天來



了,扇子就會被人扔在一邊,沒人理睬了,常喻女子色衰而遭棄,蕭登壽更由此引伸為對人世間恩怨情仇的感嘆。第一首對遭舊主棄離的秋扇寄予無限同情,顯然意在諷刺寡恩的薄情人,同時對於薄如紙的世情提出不平之鳴。第二首思緒急轉直下,明白表示「炎涼世態多如此,何必傷心訴不平。」,充滿一種對人生豁然開朗的達觀況味,令人為之動容!

追琢研磨溫潤石,虛心守墨活泉源。

文人最愛螺溪硯,賴汝騷壇好奪元。

蕭登壽〈螺溪硯〉之一 莢社詩稿 1931.3

確是螺溪一玉盤,品珍價重體方圓。

堪稱墨客隨身寶,莫作尋常俗硯看。

蕭登壽〈螺溪硯〉之二 莢社詩稿 1931.3

「螺溪」即濁水溪,可能因為濁水溪流域在日治時期十分蜿蜒曲折,形狀宛如螺貝的迂迴旋紋,所以才將濁水溪稱為「螺溪」,濁水溪自二水以下散分東西兩溪,稱為「東螺溪」和「西螺溪」,因此產於螺溪之特殊岩石稱為「螺溪石」,而螺溪石琢磨而成的硯稱「螺溪硯」,是台灣硯之翹楚。它石質堅硬細緻,可保存水份不易乾掉,因此能研出上好的墨,不會乾硬,而且清洗容易,是絕佳的製硯上品。螺溪硯顏色很多,以深紅的螺溪硯最稀有價值也最高,清康熙到同治年間就有一班文人喜寫螺溪和虎溪,如藍鼎元寫虎尾溪「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蕭登壽之舉算是承繼先賢手法。

蕭登壽兩首〈螺溪硯〉看似詠物無奇,但第一首「虛心守墨活泉源」則暗喻詩人讀書作詩用功之勤,唯有虛心守在硯墨旁字斟句酌、句句推敲,才能寫出傳世的好文章。第二首先是肯定螺溪硯如定螺溪的玉盤,接著形容螺溪硯的外表方圓看似不起眼,不識貨的外行人很容易看走眼以為它是尋常俗硯,所以蕭登壽特別以一句「莫作尋常

俗硯看」當結語，這不也告訴讀者切莫以貌取人，有金玉般的內涵才是真正的寶。

與王子典相同之處，蕭登壽也喜歡以鷄為題抒發心中塊壘，〈詠鷄〉同題而連賦四首，文思奔騰筆力萬鈞，是值得後人再三吟詠的佳作。鷄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飛禽，它自古就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傳說中美麗的金鷄在太陽里居住，鷄鳴報曉，喚得旭日東升。神話中的三足鳥、火鳥、鳳凰，都是它的先祖。神采奕奕的鷄在古代視為祝告喜慶吉祥的象徵，是文武兼備的，勇敢、仁義、可信賴的「五德之禽」。

五德知時報曉聲，敕題入選最光榮。

司晨不讓警鐘响，唱和汝南百鳥鳴。

蕭登壽〈詠鷄〉之一《詩報》51期 1933.1.15

天樞鼓翅喜長鳴，賴汝朝朝報曉聲。

喚醒英雄須覺悟，行囊速整就前程。

蕭登壽〈詠鷄〉之二《詩報》51期 1933.1.15

守信靈禽報曉天，關心店客再難眠。

一聲高唱驚塵夢，喚起征人早著鞭。

蕭登壽〈詠鷄〉之三《詩報》51期 1933.1.15

小鳥知時報曉天，歌功頌德獨居先。

皇增聖壽民增福，國祚無疆萬萬年。

蕭登壽〈詠鷄〉之四《詩報》51期 1933.1.15

第一首從雞列名十二生肖的光榮角度切入，寫雄雞堅守五更天報曉的美德，「唱和汝南百鳥鳴」意即雄雞不僅叫醒人，也讓早起的鳥兒跟它唱和一起喚醒沈睡的大地。第二首寫英雄，著重於「喚醒英雄須覺悟，行囊速整就前程。」提醒有意求取功名者，

早早上路儘早做足準備，才能搶得先機。東晉著名愛國將領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自勉奮發的故事沁入人心，蕭登壽藉此呼籲有志之人，能夠及時奮發自勵。第三首是一則守信靈禽的故事，它勤奮、守紀律、不誤時、認真負責的好品德喚醒打仗的將領士兵早早揚鞭啓程，殺入敵營立下戰功。第四首重點放在雞鳴鳴啼如歌功頌德讓太平年能永垂不朽。

四首〈詠鷄〉在當時詩壇獲得極大迴響，詩人陳戊庚在同一期《詩報》中「步蕭先生韻」寫下三首心有所感的詩作，同樣是從雞鳴報曉重然諾，及歷史典故等各種不同角度撰寫這教人可欽可佩的靈禽。詩云：

靈禽尚德久傳名，一視同仁報曉聲。

喚醒家生沈醉夢，司晨有信重于城。

陳戊庚〈步蕭先生韻〉之一 《詩報》51期 1933.1.15

三才一氣以同感，輔佐政剛勝萬兵。

言天滿下無怨惡，萬邦服美共歡迎。

陳戊庚〈步蕭先生韻〉之二 《詩報》51期 1933.1.15

禽中重德獨居先，世繼司晨億萬年。

驚醒奸雄貪睡夢，寰球臣庶樂堯天。

陳戊庚〈步蕭先生韻〉之三 《詩報》51期 1933.1.15

陳戊庚三首詩同圍繞著靈禽尚、司晨有信為話題，足見英雄所見略同，倒是結語的筆鋒更銳利，「驚醒奸雄貪睡夢，寰球臣庶樂堯天」說出他期許在世上作惡的奸雄能夠早日覺悟，同時他也嚮往堯舜時樂天知命的生活型態。

蕭登壽還有一首歌詠人物的〈鄭旦〉頗值得賞析：

天然艷冶比西施，也入吳宮作愛姬。

失寵那堪思往事，苧蘿村裡有齊眉。

蕭登壽〈鄭旦〉《東寧集吟前集》1935.3

鄭旦是春秋末年越國美女，與西施同為苧蘿村，同獻給吳王夫差為妃。蕭登壽以同情之筆寫其失寵後不堪重憶往事的淒涼，而以東漢孟光送飯食給丈夫梁鴻時總是將木盤高舉與眉齊高、夫妻相敬如賓的典故寄諷，苧蘿村里尋常夫婦反而可以恩愛相守到老死那一刻，鄭旦當上王妃究竟是幸與不幸？蕭登壽不寫名氣超高的四方施而另闢蹊徑寫鄭旦，乃擬題的高招。

「因時傷懷」是心思敏銳、多情易感的詩人本色，但往往容易流於傷春悲秋、為賦新詞強說的無病呻吟，但蕭登壽〈癸酉新春感懷〉有別於此，大都能從積極面、光明面抒發新年心願，十分有創意。

金鷄三唱報新年，草木逢春鬥色妍。

爆竹一聲驚鬼走，大家共享太平筵。

蕭登壽〈癸酉新春感懷〉之一《詩報》51期 1933.1.15

年中美景在春天，萬象翻新鬪艷妍。

但願同胞能奮志，從茲共結翰林緣。

蕭登壽〈癸酉新春感懷〉之二《詩報》51期 1933.1.15

萬象更新景色幽，光陰似波最難留。

天增歲月人增壽，討債愧儂尚未酬。

蕭登壽〈癸酉新春感懷〉之三《詩報》51期 1933.1.15

草木逢春萬象幽，迎雞奉送金絲猴。

雙親若得長康健，富貴浮雲何用求。

蕭登壽〈癸酉新春感懷〉之四《詩報》51期 1933.1.15

〈癸酉新春感懷〉四疊都以萬象更新、草木逢春開頭，收尾或祈求天下太平、或勉勵同胞奮志、或自慚討債未酬、或願雙親長康健，形式統一立意積極純正。

一年佳景此中秋，三五成群樂玩遊。

最喜嫦娥經露面，和詩酌酒好消愁。

蕭登壽〈中秋賞月〉之一《詩報》45期 1932.10.16

月到中秋徹夜明，遊人乘興過三更。

光輝普照無差等，更有伊誰喚不平。

蕭登壽〈中秋賞月〉之二《詩報》45期 1932.10.16

中秋節是中國人最重視的佳節之一，從古至今多少詩人以中秋為主題寫出教人動容的詩句。蕭登壽的「光輝普照無差等，更有伊誰喚不平。」不從世間倫理談五倫之情，反而從月亮這最大公無私的自然物觀點來收筆，佛偈《嘉泰普燈錄》卷十八「千山同一月，萬戶盡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千江有水千江月正是「光輝普照無差等」的說法。

不同於他人的因緣際會，詩人寫詩的署名有「北港蕭登壽」、「土庫蕭登壽」、「虎尾蕭登壽」<sup>49</sup>三種之多，與眼科診所同軌並行迤邐出多彩多姿的人生風景，但可惜的是晚年封筆後子孫並不知道祖父會寫詩，家裡也未留下任何詩作，長孫蕭昭明說他最記得的事是每年過年祖父會親自寫春聯，可每年寫的都一樣——「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堂」，這應該是他生命歷程最初與最終的想望吧。

## 五、 佩劍詩人—陳錫津

陳錫津（1893-1970年），字指迷，號芳國，日據末期曾響應皇民化運動，改名為

<sup>49</sup> 日治時期土庫鎮隸屬於虎尾郡

「東條國津」。1893年（光緒十九年）出生於台中大肚中堡，曾拜梧棲街楊爾材為師，學習漢文。因漢學養成教育紮實，日治時期以任職警界之佩劍武職，卻能在雲林詩壇佔有一席之地，故有「佩劍詩人」之稱。他於1929年（民國十七年）時創立斗南吟社，步入詩壇。1934年他被日本人選拔去日本視察，回台後出版《東遊雜詠詩集》，從此聲名大噪，揚名於詩壇，屢受後輩推崇，名聲至今不墜。

陳錫津自書簡歷指出，1904年4月至1906年3月二年的時間，跟從當時在梧棲街教漢學的楊爾材先生學習漢文；1912年十九歲畢業於梧棲公學校，1916年二十三歲時過繼給斗六富人陳林寶氏為養子，陳林寶氏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自1919年開始建造斗六郡豪宅「涵碧樓」，直到1930年完工，成為當地有名的「地標」之一。

陳錫津初踏入警察界便居住斗南，由於警務巡查的工作，詩人往來於斗南、嘉義任職，輾轉生活在雲林縣斗南、斗六地區、嘉義縣東石、義竹等地區，1941年他四十八歲時終於有機會調回斗南石龜庄服務，兩年後養母逝世他乃定居斗六街。由於工作的機緣他曾遊走於斗南街斗南吟社和義竹庄竹音吟社，經常參加詩社擊鉢的聚會。以斗南吟社而言，他不僅是創社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維繫詩社的靈魂人物，與多位斗南詩友結為莫逆。

斗南吟社詩友曾清慕，曾寫詩讚揚為人談笑風趣，且所作詞章多數為惕勵警世之作，詩云：

海山蒼翠色春溫，吟社交遊韻事存。

多作詞章為警世，常聽正理出公論。

閒來談笑風生趣，興到詩吟日欲昏。

佻儷相隨娛晚景，欣看蘭桂滿盈門。

曾清慕〈海山蒼吟社社長陳錫津詞兄賦呈〉《詩文之友》20卷3期1964.7.1

陳錫津與曾清慕的交情少說有三十年，因為1934年時他寫了兩首詩贈曾清慕，分別為〈祝曾清慕君承祖業五十週年紀念兼令萱堂壽辰大慶〉、〈曾清慕君庭園開春宴感作〉顯示二人交情深厚：

創業承相五十年，地方貢獻握中堅。

氤氳氣溢三千界，喜誌瑤池祝嘏編。

陳錫津〈祝曾清慕君承祖業五十週年紀念兼令萱堂壽辰大慶〉《東遊雜詠詩集全》1934.12.29

四角園亭景物新，明燈光照主兼賓。

多君一夜開春宴，山海珍肴味更真。

陳錫津〈曾清慕君庭園開春宴感作〉《東遊雜詠詩集全》1934.12.29

詩人重情義的部分同樣表現在與斗南曾丁興相知相交部分，二人有三代四十年的交情，他初踏入警察界便居住斗南，並與曾清慕、曾丁興叔侄共同往來近二、三十年，直到1943年錫津先生搬到斗六，方始分手，但是依然互相走動和酬唱。錫津有詩云：

三代知交歷卅年，斗南共處七千天。

日吟陶令歸來賦，時繫向平未了緣。

舊業繼承漸我拙，新猷創設讓君賢。

信依基督精神爽，聖道傳揚素志堅。

陳錫津〈曾丁興詞兄三代知交有感〉《詩文之友》19卷2期1964.1.1

1954年陳錫津寫〈奉和曾丁興詞兄秋天感作原玉〉兩首，到了1964年夏天陳錫津前往曾宅拜訪曾丁興，兩人老友相見份外親切，一時敲詩品茶，暢所欲言，並互訴老年人的晚境心情，相隔十年曾丁興寫下〈敬和陳錫津詞兄原玉〉，綿長不斷的友情令人羨煞。

韶華容易又中秋，令誕翩翩晉一週。

好是團圓今夜月，定當欣賞樂吟眸。

陳錫津〈奉和曾丁興詞兄秋天感作原玉〉詩文之友19卷2期1954.1.1

嘉邑風光任網羅，福人到處吉祥多。

桃城名勝猶留跡，好與詩翁樂詠哦。

陳錫津〈奉和曾丁興詞兄秋天感作原玉〉之二

舊雨言歡喜氣融，敲詩煮茗訴吟衷。

招來景況多新例，扼盡情懷尚古風。

翰墨有緣堪過從，文章無價費研攻。

耶穌救主仍今日，博愛群生感上穹。

陳錫津〈呈曾丁興詞兄〉《詩文之友》20卷5期1964.9.1

叨蒙蒞駕樂圖融，言事談詩弭足衷。

意匯清吟除暑氣，心開掃鬱得仁風。

甦生匡正真神操，驅魅逐邪上主功。

鷗鷺微軀元有限，欣同恃主越蒼穹。

曾丁興〈敬和陳錫津詞兄原玉〉《詩文之友》20卷5期1964.9.1

陳錫津性喜吟詠，詩作相當豐富，鄭師定國教授所編《陳錫津詩草》，除了詩人已出版的《東遊雜詠詩集》、《台澎遊歷雜詠詩集》二冊外，並將《雲林文獻》、《詩報》、《中華詩苑》、《詩文之友》等詩集中有關詩人的資料，彙編成冊，總數大約五、六百首詩，並將其詩作分類，略分為喜作職務上的歌詠、善於以詩記事、內心世界的寫影等三方面。<sup>50</sup> 不過，筆者另有看法，陳錫津寫了很多寫景的八景詩組詩，例如：〈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大貝湖八景〉、〈草嶺八景〉、〈斗六八景〉、〈甄選基隆新八景〉、〈淡北八景〉、〈澄清湖八景〉…等，以他在旅遊詩方面著墨之多，造詣之深，筆者認為應將旅遊詩列入詩作分類中。曾丁興建於斗南的萃芳園八景，為當時名聞遐邇的園林之美，茲錄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詩作如下：

芳園繼業篤勤耕，獨得名花綽蝶櫻。

欣賞時生今古仰，嫣紅爛漫笑相迎。

<sup>50</sup>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頁64。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一芳園蝶櫻〉《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室中幽靜好詩吟，秋思琵琶奏雅音。

流水高山無限感，香囊一曲喜和琴。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二慵室琴聲〉《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屹立珠山景色幽，參觀有客姿清遊。

振衣絕頂閒瞻眺，對面群峰眼底收。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三珠山遠望〉《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陣陣和風二月天，七絃竹節傲霜堅。

漫遊博得清亭主，忽觸詩心喜欲仙。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四七絃竹亭〉《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南窗春色自天來，幽圃群芳爛漫開。

挾竹桃妍蘭桂茂，主人風雅善栽培。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五南窗花圃〉《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名園果樹筆難描，映日榴花色倍嬌。

龍眼吐紅標點綴，騷人覽勝樂逍遙。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六果園點綴〉《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文軒牆下夕陽西，豢得成群五德雞。

雌善卵生雄報曉，舶來禮遇入新題。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七五德文軒〉《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碧池魚躍水生花，散策逍遙意自嘉。

得此涼陰無限好，月移梅影任橫斜。

陳錫津〈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八蠡池玩月〉《中華詩苑》3卷4期1956.4.16

由陳錫津的詩作可見萃芳園八景分爲：一、芳園蝶櫻、二、慵室琴聲、三、珠山遠望、四、七絃竹亭、五、南窗花圃、六、果園點綴、七、五德文軒、八、蠡池玩月。陳錫津詩作或因漢學基礎深厚無須花時間琢磨詩句；或因個性使然不愛鍛字鍊句，所以常常寫得過於白描，但這八首〈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詩作從「嫣紅爛漫笑相迎。」到「月移梅影任橫斜」用字典雅且帶有濃厚餘韻，詩意天成，令觀者對萃芳園八景心嚮往之。

除了寫景之外，陳錫津在贈答酬唱或自述情懷、書懷時，也會作一題多首系列詩，或系列多題的組詩，例如：一題多首系列詩有〈和林友笛先生六十書懷原玉〉七律四首、〈六十述懷俚句四首〉之七律四首、〈敬和林友笛詞兄漫遊大貝湖六首原玉〉七絕六首、和〈次和林友笛詞兄丙申中秋待月原玉〉七絕六首…等，這種一題多首的詩作技巧已經十分純熟。而系列多題的組詩則有〈天地日月星風雲雷雨雪〉七律十題、〈雲林文廟落成弘揚聖德〉七律十八題、〈遊大禹嶺橫貫公路雜詠〉更多達三十三題、〈人生在世能嚴守規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十二字感賦十二律〉七律十二題。這些一題多首系列詩，或系列多題的組詩，可說是陳錫津詩作的一大特色，他喜歡運用這種體裁，來作爲他描寫風景、抒發情感的表達方式。

在內心世界情感之書寫方面，陳錫津本是一位平凡的庶民，因過繼爲富人陳林寶氏之養子而承繼了許多的產業，事業一帆風順，生活衣食無虞，但四周盡有許多閒言閒語和妒嫉之人，而造成他的內心常患得患失，爲了平衡畏懼的心，他行事中規中矩，免得正中妒害者的下懷，於是練字賦詩便成爲修身養性和擴大人際脈絡最佳的心理慰藉，尤其是陳錫津晚年的詩作，大多著墨於自己內心世界情感之書寫，敘述自己早已備嘗世間之人情冷暖，現已看開一切，心無掛礙。如此，不較名利，不管人事，精神自然清爽。故詩云：

古稀人第一，飽食靜安眠。

名利都休管，精神自爽然。

陳錫津〈七十自述〉《詩文之友》18卷2期1963.6.1

懶向良朋席上彈，備嘗世味飽辛酸。  
一途荊棘知多險，徧地干戈痛未安。  
耆老不能興報國，虛名豈慕著吟壇。  
古稀休管人間事，觸目無關暑與寒。

陳錫津〈古稀述懷之一〉《詩文之友》18卷5期1963.8.1

七十年華老鬢斑，倦飛如鳥不知還。  
人情草草原應爾，世事花花付等閒。  
神佛有靈開覺路，酒兵無力破愁關。  
芳郊一角堪居處，何必勞心別買山。

陳錫津〈古稀述懷之二〉《詩文之友》18卷5期1963.8.1

緣慳無分伴豪遊，卻任衣冠笑沐猴。  
鬪角鈎詩留客醉，吟風弄月解心憂。  
人情淡淡描山水，世事勞勞嘆馬牛。  
富貴一場如夢幻，浮生適意更何求。

陳錫津〈夢寄樓丙申酬唱集之五〉《詩文之友》6卷2期1956.9.1

「浮生適意」是陳錫津所祈求的理想生活，對於平生富貴夢已經幡然醒悟，昔日富貴不過是一場春夢無痕罷了。這種體悟在他晚年六十歲以後至去逝前更加強烈，每於生辰必會念及。譬如〈六十述懷〉：「眼看富貴似雲烟」；〈七十自述〉：「名利都休管」；七十歲時作〈書懷十律之十〉：「老來不管人間事，莫聽等閒是與非」；七十一歲時他作〈甲辰元旦書懷〉：「功名富貴都成夢」；〈八十叟述懷〉：「前塵如夢復如煙」，所述皆是內心再三省思後的悟道之言。

陳錫津常與詩友出遊，對斗南各廟宇相當敬重，也寫下不少參拜的詩句，對於斗南鄉土充滿孺子情懷：

萬里周遊一月間，風光飽賞返臺灣。

虔心喜向天妃謝，叨庇安瀾往復還。

陳錫津〈斗南天上聖母誕日參拜〉《東遊雜詠詩集全》1934.12.29

大眾廟前拜健康，有求必應有餘光。

英靈顯赫斗南地，信士萬千祈禱忙。

陳錫津〈斗南大眾爺廟參拜〉《臺澎遊歷雜詠詩集》1972

順安媽祖福安臻，一瓣心香拜聖神。

永護中華民國，好教五族共和親

陳錫津〈斗南順安宮廟天上聖母參拜（與老妻蔣富）〉《臺澎遊歷雜詠詩集》

1972

感修堂裡會諸賓，虔意焚香拜聖神。

祈願三軍師奏凱，共和東亞喜臣民。

陳錫津〈斗南感修堂參拜〉《臺澎遊歷雜詠詩集》1972

履端宮裡會諸賓，頂禮焚香拜聖神。

深禱三軍身健壯，同胞團結太平春。

陳錫津〈斗南福德宮參拜〉《臺澎遊歷雜詠詩集》1972

老我參堂最敬神，國風世效采繁頻。

珍藏經卷時溫習，殿上還須繡佛人。

陳錫津〈斗南舊社龍虎堂參拜〉《臺澎遊歷雜詠詩集》1972

陳錫津除了創作古典漢詩之外，他也寫了一些古典散文有：《東遊雜詠詩集全》中的〈東遊雜詠自序〉序文一篇、《臺澎遊歷雜詠詩集》中的〈臺澎遊歷雜詠詩集自

序〉序文一篇，與刊登於《雲林文獻》之〈大埤木乃伊與黃朝之就義〉、〈光緒年間的雲林抗日外四章〉…等，其中〈臺澎遊歷雜詠詩集自序〉序文中敘述：

……，到處觀光，其間山川之秀麗，景物之稀奇，適值桃李滿開，綠柳含煙，益助吾人之豪興也，及觀警政之嶄新，文學之精粹，農業之改良，工業之進步，商業之發達，交通之輻輳，詢堪為臺灣模範省也，拜觀寺院，構造宏壯，佈置幽雅，足以興起愛國、敬神之觀念也，良有以也，為是興之所至，情之所鍾，自出發迄歸來，率成大禹嶺橫貫路沿途雜詠六十八題，日月潭，雜詠四十題，鹿耳門、南鯤鯓雜詠二十三題，澎湖雜詠六十二題，共百九十三題亦知下里巴音，不足言詩，然為紀實計，就實地風光，而摹寫之，宛然遊覽之竹枝詞也，因略敘梗概，而弁諸簡端。

陳錫津在〈臺澎遊歷雜詠詩集自序〉序文中，稱許台灣為一模範省，山川風景秀麗、景物稀奇，農業改良、工商業發達，因而引發陳錫津賦詩的興致，是為興之所至，情之所鍾，並自謙其詩為下里巴音，不足言詩，只是就實地風光，而摹寫之。但其詩記錄了當時台灣各地的山川風景、人文風情，對於保存台灣之歷史，是極具價值的。

陳錫津擅長以詩的體裁記敘事件、人情、物象等等，可說是善於記事的詩人。斗六秀才黃紹謨曾經勉勵並讚賞他，說：「名震雲峯莢社間，公餘力學不知艱。多君別有詩書氣，佳句吟成便展顏。」<sup>51</sup>詩中所說「公餘力學不知艱」稱讚錫津先生努力上進、敦品勵學的態度。作詩雖然需要依賴才氣，但多研讀古書、多練習寫詩也是可以讓自己的詩境界更高。陳錫津的詩作才氣略嫌平實，用典不十分講究，雖然華采與時俱進，愈老愈佳，但仍未臻化境。然而這些都無損於他想表達的記事方法和內涵，也無損於他在雲林古典詩壇積極進取的地位，且他遺留了大量雲林詩史的記錄，猶如雲林古典文學的夜空，劃過一道閃亮的光芒。

## 六、 鎮長詩人—曾丁興

曾丁興（1899-1969年），別號杰仁，雲林縣斗南鎮人，出生於日治時期明治三十二年，逝世於民國五十八，享年七十有一。曾家為當地有名的望族，其父曾根徹是當

<sup>51</sup> 陳錫津：《東遊雜詠詩集》附錄第二十二頁。

時有名的中醫師，曾丁興從小耳濡目染，因淵源於家學故對醫理也有精通。這位生長在優渥環境的詩人，早年曾到日本和大陸留學，英、日語流利，故被日本政府看上擔任過官派斗南鎮長，並多次代表政府接待外國來賓，頗受斗南人敬重。

曾丁興與妻子曾何柑鶼情深，育有二子，長子曾慶川和次子曾慶郡皆留學日本，分別畢業於明治大學商科與國立醫科牙科大學。雖然是斗南的望族且教子有成，不過曾丁興仍然一秉謙沖自持的個性，從他留給後代子孫的家訓「一勤天下無難事，百忍重中主太和」，可以看出其品德高潔，一生傾慕中國文學的曾丁興，於民國十七年和知友陳錫津、蕭登壽、李雲從及叔父曾清慕等人一起創辦「斗南吟社」，民國四十一年他擔任雲林文獻委員會之兼任委員，推展雲林文學不遺餘力，從他在《雲林文獻》創刊週年發表的詩作<sup>52</sup>，可一探他孜孜不倦研究學問的精神：

欣祝創刊滿一年，雲林文獻著新篇，  
無間修史毫當劍，有價玉章硯作田，  
鼓吹中華光祖國，鐘敲蓬嶼頌天，  
隆隆鴻運如東日，赫赫聲名耀大千。

曾丁興〈慶祝雲林永獻季刊創刊週年〉之一《雲林文獻》2卷4期1953.11月

經營誠實進無休，社運興隆永獻優，  
錦繡洵堪箋上麗，虹霓吐穎筆端遒，  
真言記事諄風教，侃諤誨人免國憂，  
喜慶週年吟詠祝，更新重卷及千秋。

曾丁興〈慶祝雲林永獻季刊創刊週年〉之二

他本身也常於《雲林文獻》、《詩文之友》、《詩苑》等刊物發表古典詩，從中可看出其豐富的文學素養，由於身處日治時期與台灣戰後交替的年代，他的作品與其他詩人同樣均散發濃濃的因時傷懷的愁緒，並且常藉著詠物之作排解心中的情懷。而他也曾於民國四十二年間寫了一首表達反共的愛國詩〈待春〉：

<sup>52</sup> 參見《雲林文獻》2卷4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頁111。

反攻大陸主重光，舉國精誠力發揚，  
全縣文風同扇起，來臨得勝慶輝煌。

曾丁興〈待春〉《雲林文獻》2卷1期1953.3月

鑑於當時國人滿腔熱血的愛國情操，激發曾丁興以等待春天的心情形容反攻大陸的思緒，他藉由詩句表達期盼縣內文風興盛，眾志齊心早日獲得勝利，不過這首詩可以說是時代背景之下的產物，雖有時代精神，但藝術價值不足。

論曾丁興較有藝術價值的詩作應屬於「詠物寄情、因時傷懷」類的作品，五十五歲時作〈老感〉詩，面對年華老去，心情總反復不定的慨嘆著，且多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感嘆：

冷暖人情世上疵，炎涼多在盛衰時。  
方今故友嘗無味，白髮如新亮達知。

曾丁興〈老感〉《雲林文獻》2卷4期1953.11月

另外三首〈秋天感作〉也為此類較為突出的創作：

皓魄盈空秋復秋，去年今日誕辰週，  
人間搗餅天家月，共享佳辰暢眼眸。

曾丁興〈秋天感作〉其一《詩文之友》19卷2期1964.1.1

第一首〈秋天感作〉以「皓魄盈空秋復秋」破題，點出中秋佳節一輪明月高掛清明亮的景象，以此帶出人們在中秋佳節闔家團圓，享受天倫之樂的喜悅。

徒添馬齒滯諸羅，緬想高堂迪吉多。  
佩劍詩人聲譽好，希臨蓬華共吟哦。

曾丁興〈秋天感作〉其二

第二首〈秋天感作〉創作的動機與好友陳錫津有關，「佩劍詩人聲譽好，希臨蓬華共吟哦。」明白交代陳錫津來曾丁興住處以秋天為題，互相吟詠以此為樂，這也是

當時文人常有的文學活動。而曾丁興作此詩已是高齡六十六歲，對於年華流逝難免心有所感，但摯友相伴的喜悅沖淡了原有的愁緒。

馬上青年過，蹉跎白髮多。

殘軀神所許，不樂復如何。

### 曾丁興〈秋天感作〉其三

唯第三首從摯友的陪伴回歸到自我的內心世界，一時間寂寥之情湧上心頭，既感傷韶華飛逝，又惋惜空蹉跎好時光，不過最後他仍豁達的告訴自己，珍惜有生之年及時行樂。

陳錫津與之吟詠三首，勉勵他不必在乎老之將至，畢竟歲月也帶來豐富的心情閱歷，：

韶華容易又中秋，令誕翩翩晉一週。

好是團圓今夜月，定當欣賞樂吟眸。

陳錫津〈奉和曾丁興詞兄秋天感作原玉〉《詩文之友》19卷2期1954.1.1

嘉邑風光任網羅，福人到處吉祥多。

桃城名勝猶留跡，好與詩翁樂詠哦。

### 陳錫津〈奉和曾丁興詞兄秋天感作原玉〉之二

滄海幾經過，心情閱歷多，

觀光須盡意，不必問年何。

### 陳錫津〈奉和曾丁興詞兄秋天感作原玉〉之三

詩人最終還是可以讓自己看開，他之所能夠豁達自持應與其宗教信仰有關，他早年是虔誠的佛教徒，晚年因妻子和至交好友陳錫津、斗南吟社詩友蕭登壽等人皆篤信基督教，所以曾丁興也改變宗教信仰。以數量觀曾丁興的詩作，贈答詩或酬唱詩佔最



大部分：

石溪人傑景兼優，耆宿鴻裁博善籌。

搗地掀天才八斗，汗青舒放願清遊。

曾丁興〈次葉清河先生原玉〉《中華詩苑》4卷6期 1956.12.16

石友成三葉府遊，欣逢大德古稀秋。

龜溪閬苑仙人比，天降頤年玉牒酬。

曾丁興〈步陳錫津詞兄祝葉清河先生古稀華誕原玉〉《中華詩苑》4卷6期  
1956.12.16

碩儒卜隱石龜溪，德劭年高感萬家。

三老偕同欣拜訪，郇廚叨擾夕陽西。

曾丁興〈拜訪葉清河老先生和張立卿先生原玉〉《中華詩苑》4卷6期 1956.12.16

石龜溪是斗南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居住在石龜溪的葉清河也是斗南古典詩創作高峰期的作家之一，與陳錫津、曾丁興和大埤張禎祥等均過從甚密，也常在一起吟詠唱和，這三首詩都是曾丁興給葉清河的贈答詩作，而曾丁興與陳錫津間往返贈答詩最頻繁，足見兩人交情之深厚：

三代知交歷卅年，斗南共處七千天。

日吟陶令歸來賦，時繫向平未了緣。

舊業繼承漸我拙，新猷創設讓君賢。

信依基督精神爽，聖道傳揚素志堅。

陳錫津〈曾丁興詞兄三代知交有感〉《詩文之友》19卷2期 1964.1.1

叨蒙蒞駕樂圖融，言事談詩弭足衷。

意匯清吟除暑氣，心開掃鬱得仁風。

甦生匡正真神操，驅魅逐邪上主功。

鷗鷺微軀元有限，欣同恃主越蒼穹。

曾丁興〈敬和陳錫津詞兄原玉〉《詩文之友》20卷5期1964.9.1

在陳錫津六十大壽時，曾丁興連賦四首祝壽詩祝賀陳氏生日快樂，除了歌頌他在六旬擁有兒孫滿堂的盛況，同時也讚揚他學識豐富品德高尚，必能像古代的清官名留青史，為後人稱道，並以老友之姿叮囑陳錫津好好鍛鍊身體，才有體力積德行善。

滿眼兒孫豈足憂，年高德邵永傳流。

童顏擬是孔融貌，鶴髮尤如彭祖頭。

憶昔廉官遐邇頌，於茲書史古今修。

攜琴訪舊居然有，當效香山闊步遊。

曾丁興〈錫津詞兄六旬壽誕詩贈敬和原玉〉之一《雲林文獻》2卷4期1953.11.20

人事如雲又似煙，凌風冒雨歷秋千。

獨憐友道如茶淡，偏愛人情比鐵堅。

穰穰熙熙長渡日，孜孜黽黽未窮年。

老來最好精神壯，片刻猶存種福田。

曾丁興〈錫津詞兄六旬壽誕詩贈敬和原玉〉之二

六秩光陰識晚秋，青雲時節感悠悠。

齊家治國嘗辛苦，功就名成脫惱愁。

是是非非裝聵耳，圓圓扁扁作頑頭。

古今真理偏存在，順應逆來放乎流。

曾丁興〈錫津詞兄六旬壽誕詩贈敬和原玉〉之三

是非千載馬蹄忙，富貴鴛鴦夢一場。

只玩李桃添葉綠，輒巡梁棟發書香。

笑貪漁利如饑渴，厭看爭名似亂狂。

唯喜書詩高興作，吟聲飄逸壽仙牀。

曾丁興〈錫津詞兄六旬壽誕詩贈敬和原玉〉之四

再如陳錫津兒子高中丙種特考、結婚，或者女兒出閣；陳錫津受獎、組織詩社等等，曾丁興皆能創作詩作相贈，真是生活中俯拾皆詩作題材，而這類詩的定位便是贈答詩、酬唱詩，也可說是生活雜詠詩：

錫福書香韞玉麟，津津嘉訓育官紳。

子賢特考連珠中，父智持家百事新。

亮月于歸花灼灼，顯森納采質彬彬。

今朝鳳輦良宵夜，明歲蘭芽喜並臻。

曾丁興〈祝陳錫津先生令郎炳源燦源君特種考試及格並令媛亮月小姐與顯森君

吉席誌喜〉《中華詩苑》3卷3期1956.3.16

歡欣兩府結陳朱，德感天心賚麗姝。

美玉藍田遴巧會，夭桃穠李盡相符。

瑞光黃道金杯祝，燦燦墨珠玳瑁敷。

潭第從茲瓜瓞兆，含飴嬉戲弄撚鬚。

曾丁興〈祝錫津令郎燦源與木城令媛墨珠嘉禮〉《中華詩苑》4卷5期1956.11.16

元來宦海本多艱，盡日勞神汗滿顏。

入選精勤堪注目，如斯不愧五州間。

曾丁興〈陳君錫津受精勤賞感懷和韻敬祝〉《東遊雜詠詩集全》1934.12.29

六藝詩書獨占先，文章經國固當然。

詩吟寶島青天耀，梅燦中華白日鮮。

鷗鷺會鳴興士氣，海山蒼叫不停鞭。

玉成盛舉推詞長，駐驛雲林翰墨緣。

曾丁興〈陳錫津詞長組織海山蒼吟社感賦〉《中華詩苑》4卷6期1956.12.1

雲林七鎮十三鄉，佩劍詩人縣外揚。

德劭才高城頂隱，豪吟浩氣海山蒼。

曾丁興〈敬贈陳錫津詞兄口占絕句〉《詩文之友》17卷1期1962.11.1

清晨歡喜伴詩翁，肥瘦賢愚秉性同。

呼籲期成編縣誌，推銷文獻振鄉風。

公家叶贊居然有，戶別宣傳卻未通。

訪晤舊新情意好，無心夢幻獲勳功。

曾丁興〈與錫津詞兄赴大埤鄉推銷雲文偶感〉《雲林文獻》2卷4期1953.11.20

曾家擁有日治時期斗南最美的庭園——萃芳園，萃芳園八景分爲：一、芳園蝶櫻、二、慵室琴聲、三、珠山遠望、四、七絃竹亭、五、南窗花圃、六、果園點綴、七、五德文軒、八、蠡池玩月。陳錫津既是曾家常客，對八處美景體悟甚受，故寫下知名的〈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之詩作，曾丁興也以〈賦陳錫津詞兄會題芳園八景〉詩唱和，收錄在《詩文之友》3卷5期有四首，以〈芳園蝶櫻〉、〈蠡池玩月〉寫得最傳神也最具詩意，將粉蝶紛飛群花爭放的景象寫得歷歷在目，且對偶工整，字句用心琢磨，對自家庭園真情流露：

青春粉淡有風情，似蝶清春小鳥鳴。

靚豔迷人長日賞，願教莫認瞬時櫻。

曾丁興〈芳園櫻蝶〉《詩文之友》3卷5期1955.3.1

小池描景感羞顏，善作騷人總莫關。

蠡海雲泥皆有，靜觀明月映珠山。

曾丁興〈蠡池玩月〉《詩文之友》3卷5期1955.3.1

由於曾丁興曾擔任過斗南鎮長，加上他為人樂天知命，樂善好施，不管親疏遠近總是待人謙遜有禮，這樣的處事態度，故於身後得到「鎮葬」的殊榮。

### 第三節 大埤地區重要詩人及其作品

筆者進行大埤地區重要詩人資料蒐集和田調查時有一重大發現——進士詩人徐德欽的出生地是大埤鄉人，在此之前所有的文獻史料包括《雲林文獻》〈雲林教育志初稿〉、《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均稱徐德欽為斗南人，但斗南鎮清朝並未有埔姜崙的舊地名，反而是大埤鄉豐岡村舊地名即為埔姜崙，再根據史料記載，1809年（嘉慶十七年）八月臺灣重新調整建制，「他里霧莊」改稱「他里霧保」，到光緒年間又改為「他里霧堡」，轄斗南鎮全部加上現今大埤鄉北邊埔姜崙等十四個庄，及古坑鄉湳仔、麻園、虎尾鎮惠來厝過溪仔等計五十一莊一社，所以大埤鄉埔姜崙有很長一段時間屬於他里霧堡，基於上述兩份史料的整理發現，故筆者以為徐德欽為大埤鄉人而非斗南鎮人。<sup>53</sup>

筆者盼藉由本文為進士詩人的出生地「正名」，往後不再以訛傳訛！<sup>54</sup>此外，大埤日治時期有一位寫過一千四百多首詩的隱居詩人張禎祥，雖然從未加入任何詩社，但與當時各詩社之重要詩人如斗南詩社的李雲從、陳錫津，鄉勵吟社林友笛等均結成莫逆，可為大埤詩家之代表：

#### 一、進士詩人——徐德欽

<sup>53</sup> 見〈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頁10、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年），頁127註，及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頁113，均稱徐德欽為斗南人。

<sup>54</sup> 筆者認為德欽是大埤人的理由在本章第一節探討〈古典雅文學萌芽契機〉有詳述。

徐德欽（1852-1890年），字仞千，號輝石，1852年（清咸豐二年）生於他里霧堡埔姜崙，即今之大埤鄉豐岡村。徐氏原為廣東嘉應縣鎮平望族，曾祖徐元昱來台後定居於他里霧堡埔姜崙，至徐德欽為第四代。清道光年間台灣中部發生戴潮春之亂，徐父台麟公舉家由大埤移居嘉義市，故今日雲林和嘉義兩地討論古典文學的文人都不會遺漏徐德欽。

徐德欽所處年代正逢清領時期台灣建省時，社會動盪不安，內有民亂，外有強權環伺，然徐家於此動亂時代則屢建奇功，成為能夠左右嘉義地區社經情勢的大家族。徐德欽三兄徐德新帶領鄉勇參加討伐戴潮春之亂，以功欽授六品軍功頂戴，於日治期間授配鄉紳章，任嘉義區街庄長，再任嘉義廳參事。

徐德欽本人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三十三歲時以秀才參加鄉式中式文舉人，隔年丙戌年連捷成進士，官拜工部屯田司主事，同年十月回籍獲聘主講玉峰書院。他以作育英才為己任，一切地方義學無不竭盡心力，當時雲嘉地區受徐德欽影響，文風很盛，當地子弟取得功名很多。

熱心地方事務的徐德欽，曾諫勸巡撫劉銘傳清丈田園政策，承辦嘉安總局。彰化施九錕反亂圍攻彰化時，他奉命兼綜理團防局務，協力圍剿，地方乃恢復平靜。亂平之後，徐德欽再奏請清丈田園免丈費，人民心悅誠服，相率取丈單，全台清丈工作乃順利完成，他因此事受封花翎五品銜。

隔年1890年（光緒十六年）徐德欽自以野草微臣受皇恩，正欲回粵謁祖，並入都供職時，卻一病不起，與世長辭，得年三十八歲。雲林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組長王君華寫〈丙戌進士徐德欽〉一文，品評其人品和文品，稱讚他是「積德、文章、功名三位一體」。<sup>55</sup>

這位進士詩人是雲嘉地區參與科考成績最顯赫者，他參加過諸鄉試、會試，寫作體裁包括文、詩、詞、賦、解、說、辯、問、感、議、考、記、箴、銘、頌、擬等，《雲林文獻》為他保存極為完整的題目及文、詩原作<sup>56</sup>，鄉試文、詩、詞、賦等題目有十八題，例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sup>55</sup>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二卷三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9月），頁101。

<sup>56</sup> 參見《雲林文獻》二卷二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6月），頁14-25。

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孫叔敖舉於滌，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會試文、詩等題目有四題，例如「子張問行」、「中庸不可能也」、「賦得報雨早霞生得生字五言八韻」，從這些題目可以想見八股文之「八股」。

其中〈子張問行〉一文被評定為「筆意清圓，詞旨融鍊，後二偶切，言行立論尤為藻不妄抒」；〈中庸不可能也〉一文是「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研鍊整齊，有目共賞」，「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其獲得進士之作〈賦得報雨早霞生得生字五言八韻〉得到的評語為「逸情雲上，秀骨天成」，茲錄該詩於後：

豫報知時雨，為霖象早成。月華猶未隱，霞彩已先生。  
鋤擬攜青野，標看建赤城。滿樓風信遞，出海曙光明。  
窗竹疑傳韻，池荷欲送聲。飛還遲鷺落，呼不待鳩鳴。  
離畢符嘉兆，瞻雲慰象情。欣叨恩澤被，耿句許重賡。

詩、詞、古文卓然自成一家的徐德欽，著有《荊花詩文集》但未付梓，後代亦未留存其詩作，遺珠二十四首載在《雲林文獻》二卷三期，餘則散佚在《台灣詩海》、《台灣詩錄》、《台灣詩醇》、《詩報》、《雲林縣發展史》等文獻資料，由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整理出二十一首，此為目前世上僅存的徐德欽作品。從這些不為科甲考試所寫的文字，方可看到詩人的真性情，他的詩學造詣功夫深厚，天工麗澤兼而有之，其中有詠古、題贈、抒情，筆者茲將分為詠古詠賢、生活小品、訴說親情、以文會友等四大類，其中詠古詩最能看出他的抱負，而生活小品中的鄉土情懷最具牽動人心的魅力。詠古詩〈黃金台〉<sup>57</sup>可以看出徐德欽的膽識見地，詩云：

人才孰與黃金重，偏賺英雄入國難，  
果使傾心王下士；何勞買骨隗先媒。  
齊東山海長驅破，台上風雲末路猜，  
如此報仇成底事；故應易水結悲哀。

<sup>57</sup>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二卷三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9月），頁104。

同樣是詠古，〈延平郡王祠〉在膽識見地之外，更流露出深厚的情感，可以說是歌詠鄭成功詩中的佳作：

漫嗤蚊負強圖存，二百年來養士恩，  
直與天心爭氣數；重將海外闢乾坤。  
小邦三世留臣節，大義千秋炳史論，  
若較兩京談戰守；區區蕞爾勝中原。

這首詩深刻描繪鄭成功無畏於天命，放手一搏的英雄形象，同時對鄭氏能退守台灣另闢海外新天地的精神感到欽佩，鄭成功的忠君志節留芳千秋萬世，而以小制大的抗清戰略亦足以睥睨古今。

除了歌詠鄭成功，賢才方面他似對唐景崧（字薇卿）的智勇雙全相當推崇，曾鎖定唐景崧所著的《南征日記》連賦四首〈詩唐薇卿廉訪南征日記題後四首〉<sup>58</sup>：

書生投筆侈從戎，一出爭為天下雄，  
身入行間多畫虎；兵談紙上可憐蟲。  
問誰孤劍橫空外，真見神雷起地中，  
日記南征試披讀；華夷同此拜英風。

徐德欽〈詩唐薇卿廉訪南征日記題後四首〉其一

九州山水桂林奇，靈傑原從歷試知，  
名解六如驚絕艷；蓮瀛兩弟看連枝。  
分曹職比昌黎重，出塞功爭定遠期，  
瀝膽披肝封事上；雨風雷電助陳辭。

徐德欽〈詩唐薇卿廉訪南征日記題後四首〉其二

嵩目狼烽迫故鄉，微臣竊願效陳湯，

<sup>58</sup> 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頁116。



皇仁縱不開邊釁；勁旅終須主海疆。  
收拾英雄資豹略，馳驅滇越奮鷹揚，  
古來西賊驚韓范；知否軍中又一唐。

徐德欽〈詩唐薇卿廉訪南征日記題後四首〉其三

一畫鴻溝百戰經，雷良休問小朝廷，  
乞和氣已豺狼餒；踏界風雲草木腥。  
千里旋師盤朔漠，片帆持節領東溟，  
艱危閱盡奇勳在；長共河山照汗青。

徐德欽〈詩唐薇卿廉訪南征日記題後四首〉其四

徐德欽所處的年代正逢清領台灣建省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內有民亂，外有強權入侵，而這四首七言律詩，對當時多舛的時局，似乎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詩唐薇卿廉訪南征日記題後四首〉第一首，詩人發出心聲認為一個文人在盛世能以文才貢獻國家，值得推崇，但在亂世時更應兼具勇者精神，犧牲小我才能救大我。他的心聲於第二首的頷聯和尾聯再次強調，文人生在亂世應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迂腐觀念，因為沒有國家，個人文才如何施展，唯有以智生勇救國，個人與國家才有美好未來。第三首拿唐景嵩直比北宋韓琦、范仲淹等文武雙才的名將，第四首描寫文人應有決戰沙場，扮演勇者以智救國的決心，才能「艱危閱盡奇勳在，長共河山照汗青」。

由以上詩作，讓人感受到徐氏濡染中國文化傳統內涵之深切，同時他也十分珍愛自己土生土長的家鄉。他對鄉土之情溢於言表，透過筆管寫成扉頁，因為注入真摯情感，這類書寫家鄉的生活小品詩，成為現存詩作中最能打動人心的上乘之作：

破曉攜筇上翠微，迂迴月嶺碧成圍，  
嵐光遠近清如畫；霧氣低迷冷濕衣。  
十里雲林環縹渺，幾家村舍認依稀，  
未能拋卻塵寰累；卜築茅齋此息機。

徐德欽〈月嶺曉翠〉<sup>59</sup>

整首詩顯現唯美的意境，詩人把破曉時分能夠欣賞到美景：月嶺碧成圍、嵐光清如畫、霧氣冷濕衣一一帶入詩中，令讀者宛如置身自然山水畫裡。一句「十里雲林環縹渺」把 1887 年（光緒十三年）設縣為「雲林」的自然景觀看得透徹，當時首任知縣陳世烈立石碑題名：「前山第一城」，並作〈雲林縣竹城旌義亭記〉<sup>60</sup>。所以雲林嵐光雲霧與青翠山嶺交織的秀麗美景，早在百餘年前徐德欽便已精準捕捉，到如今上古坑華山領略雲林曉翠美如畫者更是絡繹於途，為詩人的描述做見證。

然這首詩並非只寫景，同時也寫情，所有的美景皆為了醞釀成尾聯最深的感慨，只因塵世間一切俗事未了，所以不能築茅屋於此寄情山水於此，等於和美景只能短暫遇合無法朝夕相處，這豈不是莫大的遺憾。

牛稠溪畔晚風輕，得得漁歌互送迎，  
煙樹蒼茫平野異；雲巒掩映夕陽晴。  
兩三茅屋炊煙直，屈曲村橋石徑平，  
況值暮秋好天氣；有人策馬趁歸程。

徐德欽〈牛溪晚嵐〉<sup>61</sup>

〈牛溪晚嵐〉一詩寫的是台灣農村景觀，全是拋卻塵囂的閒情逸致，牛稠就是牛欄，是台灣鄉間養牛所，而牛稠溪則是蜿蜒於嘉義市和民雄的界溪。金秋送爽時分，煙樹夕陽、茅屋曲橋提點出農村一派悠閒的人間仙境，學者江寶釵點評這首詩「逐次點染背景，人物應聲而出，有層次而不見其層次，情味流宕，畫趣洋溢」。<sup>62</sup>

直接以嘉義地名為名的詩作，除了〈牛溪晚嵐〉外，徐德欽還針對嘉義八景之一的〈北湖荷香〉寫下這樣的詩句：

小湖一曲抱城流，開出荷花六月秋。

<sup>59</sup>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二卷三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9月），頁106。

<sup>60</sup> 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史略篇》（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頁76-77。

<sup>61</sup>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二卷三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9月），頁106。

<sup>62</sup> 見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132。

消受好風香世界，滿天涼雨下漁舟。

徐德欽〈北湖荷香〉<sup>63</sup>

如果讀詩之前不知道〈北湖荷香〉是嘉義八景之一，從字面形容的景致，田田荷花、點點漁舟似乎建構出江南獨特的風光，透過這首詩，詩人顛覆人們的刻板印象，位處亞熱帶的嘉義，夏荷美景不輸大陸江南。唯令人費解的是台灣六月明明是夏天，何以詩人寫成「六月秋」？末句他給出答案，那是因為「一雨成秋」而滿天涼雨當然秋意更濃，再者「秋」字還有押韻的作用，若論詩的美感和意境，顯然涼秋比盛夏美多了。

綜觀徐氏詩作心胸抱負之高遠，感情之真摯豐沛，文字之妍麗清雅，非一般文人所能比擬，而徐家也因這位「積德、文章、功名三位一體」的進士詩人，開創地方百年的重望，徐德欽可謂形塑「詩書傳家」成功的典範。

## 二、 隱逸詩人——張禎祥

張禎祥（1896-1972）字祉亭，雲林大埤人，祖籍廣東惠州府陸豐縣。光緒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即台灣割讓給日本翌年出生，生於書香世家祖父為清朝貢生。張禎祥是家中獨子，張家第十七世，他本性恬靜、好學至孝。雖然居家地處偏遠的後壁店（今之大埤鄉怡然村），但父母相當重視他的教育，小學就讀打貓（民雄）公學校，並向私塾漢學大儒求教韻學，師承洪瑞璋、新港林維朝（清朝秀才）、鹿港施梅樵（台灣古典詩泰斗）等人，他尊師重禮，好學不倦。

十九歲那年父親過世，張禎祥以獨子繼承家業，未能隨志繼續升學，督耕之餘從不忘記自修上進，孜孜不息不忘韻學。同年與鄰村潭肚寮（嘉義縣溪口鄉游西村）時年十七歲之陳蕊結婚，婚後夫唱婦隨學案齊眉，育有二男八女，子孫眾多，且各行各業均有所成，目前適居台灣、日本、美國等地。

張禎祥一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是 1945 年曾任大埤鄉第一任官派鄉長，但因生性本愛自然，不願違背本意，就任三十天即辭官歸隱「三秀園」。行徑可比中國文學史上東晉大文豪——彭澤縣令陶淵明，而任官天數比陶淵明還短，顯示張禎祥不願受束

<sup>63</sup> 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頁 118。

縛的心思更強烈；陶淵明家境清寒辭官回家只能做個五柳先生，張禎祥因家境富裕，不需為五斗米折腰，終日可悠遊於自家林園，佔地近四公頃的「三秀園」。

「三秀園」創建於其祖父張建廷，父親張添盛接續，到張禎祥手裡等於累積兩代經營成果，再由他精心設計規劃，親自督工，始拓廣為現今之規模。園內造假山、開水塘、負山帶水，種植奇花異草，張禎祥長子張達聰多年後推想父親建造「三秀園」：「是以陶潛之桃花源為構想而造築，以期陶醉隱逸其中，而追求蓬壺之境地」。<sup>64</sup>園中景色清靜廣闊，幽雅自然，實為隱逸身養性最佳場所。三秀為靈芝俗稱，因園內樹上寄生著許多巨碩靈芝而得名，日治時期曾是台灣五大花園之一<sup>65</sup>。

隱居於「三秀園」的張禎祥廣交益友，因為愛好吟詠往來多為文人墨客，鷗鷺之盟，親近詩朋有朴子黃傳心（劍堂）、嘉義林玉書（臥雲）、張李德和、溪口張進國（偶溪）、水上郭炳均（怡亭）、斗六吳景箕、張立卿、斗南陳錫津、四湖林友笛、虎尾蘇平祥等人。他與詩友之間唱和贈答從不間斷，且傾注心力於庭園建設，年輕時對網球、馬術、弓箭、文碁、武棋等技藝都達到了相當之造詣，直到 1972 年（民國六十一年）辭世，終其一生不改其志趣，超逸脫俗堪稱名士、雅人，若結合古典詩之創作，也可以稱為「隱逸詩人」。

張禎祥一生雖經歷兩個朝代——日治時期和台灣戰後的中華民國時期，實則卻生活過三個不同背景——加上清朝餘緒。他出生之年恰逢清朝割台之時，朝代雖已改，但幼年時期猶生活在清代民風餘緒之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愛上了詩詞典故。於此同時，日本人的統治也讓他拓展了新視野，使他朝向維新的生活方式，並擁有了世界觀，這對他往後的創作漢詩均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1920 年代台灣吹起新舊文學論戰，他正值二十至三十歲之間文思湧動的青壯年期，但他顯然沒有被新文學招手過去，其後代花了十幾年功夫，為他整理自 1921 年至 1970 年創作的詩、詞、對聯、詩鐘等，總計 1476 首，全數為古典漢詩，並於 2006 年付梓，《三秀園詩草》終得以面世，如附表：

<sup>64</sup> 張達聰：〈三秀園詩草序〉《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

<sup>65</sup> 「三秀園」是台灣五大花園之一，引用何晃宜等編：《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 年），頁 46。

表 4-3 《三秀園詩草》分類表

分 卷 · 類 年 代	五 言 絕 句	五 言 律 詩	七 言 絕 句	七 言 律 詩	詞	對 聯	詩 鐘	五 言 排 律	各 卷 總 首
卷 一 1921-1929	7	15	234	12		3	14		285
卷 二 1930-1932	2	6	90	46					144
卷 三 1933-1944	1	14	97	52		2			166
卷 四 1945-1952	8	14	120	79	4	7		2	234
卷 五 1953-1958		3	128	28	1	5			165
卷 六 1959-1963	7		83	31	8	3			132
卷 七 1964-1967	1	3	98	37					139
卷 八 1968-1970		4	136	35	1	2	33		211
合 計	26	59	986	320	14	22	47	2	1476

通觀整集《三秀園詩草》張禎祥的詩格除了不嘲諷、不喪志外，其題材可以說

是無所不包，大體上都是切身的生活體驗，其中包含時事、科技、禪理、抒情、寫景甚至趣聞，都分布穿插在每一個時段作品裡。他創作最多的體例是五言律詩共有 986 首，其次是七言律詩有 320 首，顯示他偏愛以律詩型式構築其文學城堡。

《三秀園詩草》共分八卷，每卷所包含的時間長短不一，短則兩年如卷二和卷八，長則十一年如卷三，由斷代之年分與詩作數量相較，可以看出他有兩個創作高峰，分別是 1945-1952 之間，以及辭世前 1968-1972 年之間。

由張氏夫婦拉拔長大的外孫張石友分析祖父詩作表示，「其青年時期的著作中，多為詠物、寫景、感作、自勵之詩，此為其一生最快樂寫意的日子，『愛兼弓馬奕球詩』是祖父當時最愜意的寫照，也是當年最高雅的生活模式」<sup>66</sup>。

而最值得觀察的是卷三和卷四 1945-1958 年間的創作，此時是中日戰爭末期和台灣光復初期，對張禎祥而言，是另一個朝代的更換，也使他面臨一生中最大的變局。其外孫張石友說他是個不憂名利，但憂時事，也很顧忌政治是非之人，他雖然始終保持剛毅之氣勇敢面對變局，然大環境的變動激發他的創作能量，藉由筆管盡情抒發己見、宣洩衷曲。

他所作哀詩不多，但在〈哀女曹金〉詩中，一口氣便作了 110 首，曹金非張家親人，而是同村之孤女，乙未中秋後六日（1945 年）因癩癩宿疾發作而溺死於池中<sup>67</sup>，詩人除了哀弔曹金以外，似乎也將變局以來心中的痛楚一傾而出，例如〈哀女曹金〉第 109 首<sup>68</sup>寫道：

儘教意切寫哀章，難表紛紛感慨長。

況是斷腸腸斷盡，卻從何處索枯腸。

〈哀女曹金〉第 110 首<sup>69</sup>最後一首再添悲憤寫道：

哀詞怕寫自當初，竟咏哀詩百餘首。

<sup>66</sup> 張石友：〈三秀園詩草序〉《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

<sup>67</sup> 參見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頁 229。

<sup>68</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頁 251。

<sup>69</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頁 251。

卻是愁人無達句，未將悲憤幾分除。

詩人爲非親非故的曹金寫了 110 首哀悼詩，卻還是「愁人無達句」、「未將悲憤幾分除」，此舉令外界解讀這一系列作時，認爲他其實是以借喻手法表現對時代變局的悲憤與無力感，也顯現詩人多愁善感的本質。不過他在同時期創作八首〈五十書懷〉，在詩作他充分表現出知時知命，悲天憫人情懷，及自然純真的一面，茲錄〈五十書懷〉其一<sup>70</sup>於後：

光陰逝水任蹉跎，一百年華一半過，  
人世自知少學淺；此身何罪病愁多。  
問天安得長梯覓，落地驚看剃髮皤，  
只待兒曹能繼志；觀山玩水好高歌。

這首詩寫於 1945 年，台灣時局正亂的時候，雖然他看到「板蕩乾坤疊浪波，八年繼續動干戈」（〈五十書懷〉其二首聯），不過個人力量無法力挽狂瀾，只得寄情「兒曹能繼志」，那他就可以「觀山玩水好高歌」，所以整首詩展現的是詩人知時知命，自然純真的一面。

六十歲時他又創作六首〈乙未六十初度書懷〉<sup>71</sup>，這時是 1955 年，已是戰後台灣進入中華民國時期，他的心緒仍在感嘆「一事無成杖鄉<sup>72</sup>，前塵感慨豈尋常」，不過還是有值得他期待的事，那便是兒孫有所成就，最特別的是他把最崇拜的陶淵明寫入詩裡。

閱歲雖多識未然，愁多慮遠更堪憐，  
徒期俯仰能無愧；幸是磋磨尚有緣。  
元亮高風懷往日，向平素願遂何年，  
徒將跨灶箕裘紹；晚境堪娛自在天。

張禎祥〈乙未六十初度書懷〉其六

<sup>70</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頁 162

<sup>71</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 年），頁 227-229。

<sup>72</sup> 杖鄉：六十歲

整首詩從感慨低吟到放懷高昂，這樣的風格在張禎祥感懷詩作中處處可見，元亮是陶淵明的字，一句「元亮高風懷往日」道出他傾心千年前大文豪高風亮節的行徑。向平之願指的是兒女婚嫁已畢，他僅期待晚輩成就能高過他，那麼晚年生活就可以「自在天」。

其實張禎祥直接表露出對五柳先生陶淵明的傾慕的詩不少，也想實現心中的桃花源，在他的詠物詩作品中不難發現對於「菊」、「柳」、「桃花」具有象徵意義之物，隱喻他自許為這一時代的陶淵明。例如在〈賞菊〉和〈菊癖〉兩首詩作，將他辭官行徑與陶淵明辭官返鄉過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下」歸隱生活，提到相同位階交錯相融：

籬東景好久徘徊，放眼黃花爛漫開。  
忍折幾枝瓶上插，可陪夜宴樂傾壘。

張禎祥〈賞菊〉<sup>73</sup>

穠李夭桃繫念輕，淡懷我卻似淵明，  
閒遊三徑尋秋色；愛對孤芳舉酒觥。  
最好東籬頻遣興，任經九日亦關情，  
也曾日暮猶留戀，燒燭條條繼五更。

張禎祥〈菊癖〉<sup>74</sup>

他在〈咏柳〉一詩，透露出想藉由「五柳先生」的生活，表現出生性淡泊，只愛與自然為伍的心境：

絮猶未著燦塘隈，萬綠叢中態最柔，  
傳在陶家排五樹；插於吾第歷多秋。  
纖腰在抱因斜影，青眼牽情照白頭，  
不減去年春色好，風前一舞更風流。

<sup>73</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6。

<sup>74</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6。



張禎祥〈咏柳〉<sup>75</sup>

在〈桃花〉一詩中，張禎祥藉由彷彿重遊桃花源，看見桃花源中景物之美，嚮往恬適自然的生活，詩人愛好的生活自然流露：

彷彿武陵作勝遊，天天灼灼映吟眸，  
堪稱唐苑無雙豔，占盡春風第一流。  
秀色果然飢可療，芳姿更是畫難周，  
臨風欲舞添嬌態；鐵作心腸也合柔。

張禎祥〈桃花〉<sup>76</sup>

從以上四首詩作中，張禎祥不斷訴說著他多麼嚮往陶淵明的生活，怎樣的愛好自然，此後，他真的縱情山水，忙著與詩友之間唱和贈答，他們經常唱和的題材就是美景如畫的三秀園。

不管園林景未妍，春遊高興倍前年。  
養生得訣吟軀健，踏遍名山尚有緣。

張禎祥〈次陳錫津詞友和林友笛詞兄於丙午春日重遊三秀園留題原韻〉之一<sup>77</sup>

當如松柏傲霜妍，漫歎同超杖國年。  
識面遠懷從七閣<sup>78</sup>，光陰似箭已深緣。

張禎祥〈次陳錫津詞友和林友笛詞兄於丙午春日重遊三秀園留題原韻之二〉

類似的詩作在《三秀園詩草》集中佔了相當多的比重，足以證明他是一位稱職的《三秀園》主人，所以親朋好友，鷗鷺之盟時相到訪，除了以三秀園為題外，他也寫了很多與詩友之間的贈答感懷詩：

體弱事多歌當哀，下摹陶令賦歸回。

<sup>75</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318

<sup>76</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87。

<sup>77</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307。

<sup>78</sup> 七閣：指王子典先生的七碗閣。

明知不是趨炎輩，戲謔何堪寄句來。

張禎祥〈次偶溪先生惠寄原玉〉<sup>79</sup>

鶯歌燕語日紛紛，同氣相求各有群，  
歷劫花開仍似錦；賞春人到豈無文。  
追懷客歲頻光復，共愛民權已等分，  
到處歡聲逐風暖；時時送入身中聞。

張禎祥〈次傳心詞兄春懷玉韻〉<sup>80</sup>

青鳥傳書又到門，義山詩思自軒軒。  
焚薇案上重翻讀，啟我愚蒙便是恩。

張禎祥〈次李維喬先生惠贈玉〉<sup>81</sup>

新詩惠到是元正，漫嘆年華轉眼更。  
堪仰老齡無老態，身彌矯健句彌精。

張禎祥〈次旋馬庭主人迎春見寄原玉〉<sup>82</sup>

以上是他和詩友間唱和之作的數例，他和旋馬庭主人四湖林友笛、朴子黃傳心、溪口張進國交情偶乎特別深厚，和三人有關詩句數量特別多。

前述張禎祥詩作題材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大體上都是切身的生活體驗，其中包含時事、科技、禪理、抒情、寫景甚至趣聞，都分布穿插在每一個時段作品裡，就像被蚊子叮咬或者看到村人爲了毒殺老鼠卻誤殺雞鵝，他也能提筆寫成詩篇，令人佩服其觀察力之敏銳。若論文學性與藝術性，以詠物詩較突，爲作品中的佳作。

<sup>79</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69。

<sup>80</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69。

<sup>81</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77。

<sup>82</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69。

花中君子早名揚，艷色幽香兩擅場。

詎獨品高堪領略，牽情猶有藕絲長。

張禎祥〈咏蓮花〉其一<sup>83</sup>

寄托泥中不染泥，亭亭玉立燦園西。

愛同茂叔宜頻賞，行遍池塘四面隄。

張禎祥〈咏蓮花〉其二

三秀園中豁然橋南端的「南浦池」植滿蓮，夏日涼風徐來時或雨後初時時皆是賞蓮的好時機，張禎祥寫「愛同茂叔宜頻賞，行遍池塘四面隄」。茂叔是愛蓮居士周敦頤的字，雖然周敦頤不可能真的與張禎祥同賞蓮，但張禎祥賞蓮時，周敦頤的精神與他同在，因為他心中有愛蓮居士。

棲遲樹杪絕紅塵，飲露餐風自潔身。

試問聲喧鳴底事，是因喜樂是悲嗔。

張禎祥〈咏蟬〉<sup>84</sup>

〈咏蟬〉一詩有濃厚借蟬自況的味道，「試問聲喧鳴底事，是因喜樂是悲嗔」。想來張禎祥應也讀過駱賓王〈在獄詠蟬〉的千古名句：「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余心」，世道艱難駱賓王之冤難伸，故而張禎祥在此詩也引蟬為潔身自愛的象徵，所幸喜樂悲嗔自顧自鳴，還不至於得罪小人走到有冤難伸的地步。

這就是張禎祥，雖然身處變局之中卻能一生順遂，吟詩自娛，也許是他急流勇退不過問政事換來的好福氣吧，他又能終其一生不改志趣，豈不羨煞旁人！然而一千四百多首詩，一定常讓他爲了琢磨詩句推敲再三以至於「渾欲不勝簪」，他在晚年最後燃

<sup>83</sup> 〈咏蓮花〉兩首見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266-267。

<sup>84</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265。

燒生命光華時，所寫的〈對鏡偶成〉<sup>85</sup>最能表明一生堅持創作的心跡：

鏡中難覓一毛烏，配合如何未畜鬚。

只恐推敲頻撚斷，不齊不整不如無。

#### 第四節 斗南及大埤古典文學之特色

斗南及大埤地區這片富饒美麗的土地上的古典雅文學，從遊宦文學播撒種子伊始，便預告一篇篇美麗詩頁即將成形。科舉考試是一股推波助瀾的力量，日治時期由詩社開創的文學活動，更讓古典詩成其大，確立這區域曾經有過的文學主流——古典詩。故而探討該場域古典文學的特色，不啻和古典詩的特色畫上等號。

學者江寶釵認為文學史的處理對象是文學，本身卻是歷史研究，必須關注三個層面，文學作家與作品、文學思想、整體文學活動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從而詮釋文學之發展。<sup>86</sup>作家和文學活動及社會關聯是人的部分，作品和文學思想及所代表的時代精神，是蘊藏在作品中的內涵，為此，探究斗南及大埤古典詩發展脈絡的特色，筆者區分作家與文學活動；作品與時代精神兩個層面論述：

##### 一、作家與文學活動

###### （一）作家：社會階層小幅擴大

從作家的角度觀察，日治時期斗南與大埤的古典詩人或於創作力與活動力，並沒有享有全島性知名度的作家，詩作造詣與知名度均屬地方性，所以筆者以為他們應定位在區域性作家。清一色的本土作家是他們的一大特色，但社會階層面向不夠大，侷限在少數社會中上流階層的人，出現古典文學成為社會金字塔上半段專屬品的偏頗現象。

<sup>85</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354。

<sup>86</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8。

雖然在日人統治下的全台詩社，成員並不侷限於文人，貨郎、酒保、屠兒、質庫都可以加入，但這種情形在斗南及大埤並沒有發生，該場域的古典詩人大多為當地或鄰近鄉鎮的知識分子，職業背景有文人、官吏，還擴及到醫生、公務人員及富家子弟、商店老闆等地方意見領袖，屬於社會中上階層。

事實上，如果拿日治時期創作古典詩的本土作家和清領時期做比較，這時古典詩作者的階層已明顯擴大，江寶釵也指出「作者階層擴大」是日治時期台灣漢詩創作產生的效應之一<sup>87</sup>，但在筆者看來擴大的幅度並不夠。本章第一節已論述過漢詩傳統肇始於東吟社沈光文，當時作者群以大陸東渡的明朝遺老遺賢為主，另有失利於官場的寓台者，他們創作比興諷喻的遺民詩，既諷刺時政卻也表達出對台灣只有「暫留」的意思，台灣只不過是復國的根據地而已。

至於清代的大陸文士，因為仕宦、訪察、流寓、旅遊的種種原因來台，無論是官吏、幕客或流寓文士，他們脫不了文士的本質，社會階層沒有擴及其他行業，另一方面台灣本土作家已然開始活躍於文壇，不過以斗南和大埤而言，此時期本土家作仍處於「寂靜無聲」的狀態。

日治初期台灣遺民詩人秉承古典詩詠物寫景、抒情言志的特色，加入政治批判的成分，對詩歌文運寄以厚望。但經過日本政府有計畫的籠絡，這種情形進入日治時期產生劇變，創作古典詩的本土作家既出現量變也伴隨質變，漢詩出現了根本上的改變，詩社增多，詩人的身分擴大不再只限於文人。究其因，日本領台後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大玩兩面手法，一方面全面禁止漢文的使用，禁止私塾傳播漢文，企圖在文化的根本上切斷台灣與中國文化的臍帶；另一方面，為了懷柔百姓卻又獎勵詩社發展，欲意假藉詩社的組織，軟化反抗意識，此舉促成詩社顯著增加。

令日本統治階層始料未及的，省籍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自覺，既然日方廣開詩社的方便門，知識分子互通聲氣乘機展現氣節與責任，以加入詩社競寫傳統漢詩，達到「宣揚國粹，挽將頹之漢學，加強漢學之研究，恢復我國固有之道德，以及發揚五千年來之文化歷史」的目的，斗南地區重要的詩社——斗南吟社，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於1928年成立。

---

<sup>87</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236。

斗南吟社社員高峰期一度達到八十多人，他們大多為本地或鄰近鄉鎮的知識分子，職業背景除了文人、官吏還擴及到醫生、公務人員或富家子弟、商店老闆等地方意見領袖。由此看來，創作古典詩的本地作家出現了數量增加的「量變」和社會階層擴大的「質變」。除了斗南吟社社員，也有詩人並未參加吟社活動自己創作，如大埤張禎祥，不過他結交的親近好友、鷗鷺之盟，多為吟社中人，包括斗南吟社陳錫津、四湖鄉勵吟社林友笛、斗六雲峰吟社吳景箕、張立卿等人，因此，詩人們還是屬於同一個交遊網絡，他們的社會層級、家世背景同質性非常高。

無可諱言，在異族統治下，傳統詩社扮演著延續漢文化和文人彼此聯絡聲氣的角色；且因詩之隱喻比興特色，傳統詩社提供具有批判意識及反抗色彩者一個很好的舞台，唯美中不足的是，以這樣的職業背景顯然和整個社會還有隔閡，斗南和大埤的古典詩作家均為社會中上層的分層組成，所以斗南和大埤的古典文學是小眾文學，作家們或以詩志，或以詩自遣，或抒寫鬱悶；寫旅遊詩也好，愛鄉土的「竹枝詞」也罷，很難獲得廣大群眾的共鳴。

## （二）文學活動：深入日常生活

黃美娥於〈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中提到：「舊詩彷彿在無聲無息間早已溶入了人們的生活之中，無論是清風明月、良辰美景的賞玩，或是日常間婚、喪、喜、慶等瑣事，總會舉辦擊鉢吟唱或徵詩的活動以資紀念，否則似乎覺得諸事都不夠圓滿。……可見，舊詩成為日常生活中人際往來的最佳應酬文字，竟在無形中塑造了『文學社會化』、『社會文學化』的罕見社會現象及文學特殊性質」。<sup>88</sup>

這樣的觀察既犀利又有見地，把日治時期古典詩人間的「文學活動」剖析得很透徹，斗南與大埤該場域詩人間的活動也如是這般。以斗南吟社為例，陳錫津把創社宗旨寫得慷慨激昂，同時聘請黃紹謨、王子典兩位擔任詩社顧問，並「擬定每月一次，為攤箋拈韻、鬪角鉤心，每於課題，擊鉢截止交卷以後，錄請島內名家為詞宗，代為評選甲乙」。儘管創社時雄心壯志，但該詩社組織鬆散，例會也不正常，反而是社員常以個人名義或聯合數人在《詩報》發表詩作。

所發表詩作中賀壽、賀新婚、賀工作升陞、賀新居落成、賀醫院開張、賀旅遊歸

<sup>88</sup>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第47卷第3期，1997年9月，頁63-86。

來等祝賀詩比比皆是，若再加上哀悼亡故的詩作佔所有詩作的最大宗，所以說舊詩成爲日常生活中人際往來的最佳應酬文字，無論是清風明月、良辰美景的賞玩，或是日常間婚、喪、喜、慶等瑣事，總會舉辦擊鉢吟唱或徵詩的活動以資紀念。

舉例言，蕭登壽父母於 1932 年(昭和 7 年)時共結連理六十年，詩友陳秉中特別在詩報發表詩作〈祝蕭登壽君令雙尊金剛石婚〉，詩云：「金剛石與此同堅，夫唱婦隨六十年。教子有方能濟世，仁人必壽理當然。」<sup>89</sup>這首詩不僅祝賀登壽先生雙親金剛石婚，同時褒獎二老教子有方讓兒子成爲醫生，認爲像他們這樣的好人一定是長命百壽。

當王子典的醫院要移轉到斗南時，斗南吟社社員劉慶彬、李坤鏞即賦詩祝賀他：

祖澤流傳自有真，箭明銀海喜回春。

斗南市上壺中隱，日月安閒德業新。

劉慶彬〈祝王子典醫院移轉斗南〉《詩報》51 號 1933.1.15

誠意活人施妙藥，專門治眼效如神。

不殊扁鵲多仙術，移轉斗南德業新。

李坤鏞〈祝王子典醫院移轉斗南〉《詩報》51 號 1933.1.15

再者，陳錫津六十大壽時，曾丁興連賦四首祝壽詩祝賀陳氏生日快樂，除了歌頌他在六旬擁有兒孫滿堂的盛況，同時也讚揚他學識豐富品德高尚，必能像古代的清官名留青史，爲後人稱道，並以老友之姿叮囑陳錫津好好鍛鍊身體，才有體力積德行善。茲錄其一爲例：

滿眼兒孫豈足憂，年高德邵永傳流。

童顏擬是孔融貌，鶴髮尤如彭祖頭。

憶昔廉官遐邇頌，於茲書史古今修。

攜琴訪舊居然有，當效香山闊步遊。

曾丁興〈錫津詞兄六旬壽誕詩贈敬和原玉〉之一

<sup>89</sup> 詩作見詩報第 43 期，1933.9.15

不僅如此，陳錫津兒子高中丙種特考、結婚，或者女兒出閣；陳錫津受獎、組織詩社等等，曾丁興皆能創作詩作相贈。斗南與大埤的古典詩人除了婚喪喜慶喜歡賦詩相贈外，也愛在酬酢往返之間，或欣賞友朋園林大發詩興，互相唱和欲罷不能。

基於此，該場域古典詩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大大被打折扣，也招徠批評，吳景箕對於當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詩社及阿諛奉承的文人，也提出他的評論：

台灣詩社之盛，近年來處處爭出，若雨後之筍然，雖然風流雲散，氣骨銷

沉日久，仙根灑舫之後未見，其人愚而好自用，吾恥其談詩，因而有作。<sup>90</sup>

雖然斗南與大埤的古典詩人所屬詩社的文學活動是半封閉性的區域活動，不過前述古典詩趨於庸俗化、應酬化卻與全台灣詩社走向如出一轍，《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針對台灣詩社走向也出現類似的批評：「批判性的創作逐漸陵夷，取而代之的是妥協，甚於妥協的阿諛，於是傳統詩社的遊戲意義蒸蒸日上，成為主流。……遊戲主導創作潮流，乃至進一步俗化為人情酬庸，阿諛粗鄙，實始料所不及。」<sup>91</sup>

## 二、作品與時代精神

### （一）作品：庸俗化、應酬化

從作品的角度觀察，斗南及大埤的古典詩人雖然仍能維持古典詩傳統：詠物、寫志、寫景、懷古、交遊等等，不過與慶賀引喪詩相較，在數量比例上開始產生變化，懷古、寫志漸少，慶賀引喪詩劇增。或嵌字或擊鉢或聯吟或歌功頌德，儘管題材擴大到無所不包，然作品則呈現庸俗化、應酬化。

斗南及大埤日治時期的古典詩還具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題材擴大。究竟題材擴大到什麼程度？舉大埤隱逸詩人張禎祥來說明，其寫作題材從時事、科技、禪理到抒情、寫景甚至趣聞等兼容並蓄，如老友結識雛妓、村人殺鼠誤殺雞鵝、被蚊子叮咬都能入詩，範圍之廣，都是切身的生活體驗。這類生活經驗的題材或許有些新意，但寫作上語言風格很難做到優美洗鍊，寫作技巧也會忽略鍛字鍊句而流於粗俗，形成文學性不足的情形。

<sup>90</sup> 吳景箕：《兩京臆稿》，1933年，頁41。

<sup>91</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232。



斗南一帶的古典詩人對於成立詩社原懷有崇高理想，接續漢文教育的傳統，取代之日方廢除的地方教育，同時也觀照處在異族夾縫中的弱小階層，關懷民瘼、社會寫實，觀諸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歷程，「關懷民瘼、社會寫實」始終是一項重要課題。從《詩經·國風》、《古詩十九首》到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每一作品都根植於現實的土壤，不管是反映時事，或是發抒世局下的百姓心聲，這些生活中的動盪成了詩文的養分，灌溉出詩歌的不朽。

而斗南的詩作早期仍可看見中國詩歌言志傳統與民抗議的精神，如含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役場詩人李雲從，一首〈抓蛙〉寫出不屈於日本政府，志在延續漢學傳統的心意：

雨後蛙鳴惹禍胎，千燈搜捕應聲來。

遲遲莫脫探囊手，應悔無知口亂開。

李雲從〈抓蛙〉《莢社詩稿》1927年

又如蕭登壽寫〈玉壺冰〉大有借屈原這亂世裡一顆蒙塵的明珠，比喻日治時期台灣多少有志之士竟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藉此抒發內心不平之鳴，屬於言志的佳作：

沖沖鑿破壑層層，滿貯寒壺潔白激。

縱使三閭心血入，汨羅江水也成冰。

蕭登壽〈玉壺冰〉東寧吟前集 1935.3

〈玉壺冰〉一詞在中國詩史的淵源可追溯至南朝宋鮑照的五言詩「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寫出玉壺冰那種冰清玉潔的形象；後來唐代王昌齡詩〈芙蓉樓送辛漸〉寫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更將冰清玉潔的形象具體化，這些千錘百煉的千古佳句蕭登壽自是了然於胸，因此一脈相承藉玉壺冰冰清玉潔的形象，寫三閭大夫屈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

醒」的忠貞之志，芳潔之行，以此對照日治時期台灣志士蒙世俗之塵埃，豈不教人痛心而遙想起憂愁思國的「香草美人」三閭大夫！

這是詩人對家國文化的熱愛，其感慨在作品間寄託流露，然而歷經日本人有心懷柔、攏絡後，逐漸地，言志、懷古的詩減少了，且批判性的創作逐漸陵夷，取而代之的是妥協。屬於擊鉢吟的遊戲詩、社交往來的應酬詩增加，尤有甚者，作為台灣人主流的漢文書寫形式的漢詩，也成為台灣人結納日本政要的終南捷徑。

學者江寶釵在其著作的《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多次探討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古典詩「馴化」現象，在後殖民論述裡，馴化（domestication）一詞意指殖民帝國對被殖民者進行的懷柔政策，在這個懷柔政策下被殖民者將經歷一連串的文化與社會變遷，詩作馴化意指它發展出變貌，迥異於古典詩傳統的面貌。

江寶釵是時隔數十年後對日治時期到戰後這段期間的古典詩提出學術的觀察與立論，而斗六漢詩大家吳景箕則是在當時就出言批評詩社的擊鉢吟。他認為，在詩作的內容上，不是詠鳥就是詠花，讓人有「則同出範疇，盡舉千篇歸之一律」的感覺；在形式與體裁上，則「拘泥對偶穿鑿句節」，他也斥責詩社的文人在創作詩時，都沒有自己的主張和流派，只會隨人起舞，「猶人行無方船行無楫者然」<sup>92</sup>。

但在筆者看來，當詩人減少言志、懷古的詩作後，詠花詠鳥的詠物詩總比婚、喪、喜、慶等應酬詩來得有意義，才思敏捷的詩人，還是能夠寫出具有內在生命，以及比喻手法高明的詩作。例如王子典和蕭登壽同樣相中勇敢、仁義、可信賴的「五德之禽」，寫出〈詠鷄〉的詩作，二人採用隱喻手法用典深刻，借古喻今的寫作策略如出一轍：

司晨司歲自成群，德潤於身著合聞。

朝鳳有時張羽翼，高飛練習事精勤。

王子典〈詠鷄〉《詩報》50號1933.1.1

五德知時報曉聲，敕題入選最光榮。

司晨不讓警鐘响，唱和汝南百鳥鳴。

<sup>92</sup> 吳景箕：《簾青集》，1936年，頁3。

詩歌的創作是詩人感情之自然流露，融入詩人真感情的詩才是真正的好作品，而當時無論斗南、大埤或台灣的古典詩人，盛行擊鉢吟會，只看重技巧和形式，作些有形無骨、似是而非的詩，背離了文學原理，這正是擊鉢吟沒有感情之大弊病。就如同新文學之倡導者張我軍在〈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一文中，駁斥台灣文壇所盛行的擊鉢吟為「詩界的妖魔」。他並說：「詩，和其他一切文學作品的好壞，不是在字句聲調之間，乃是在有沒有徹底的人生觀和真摯的感情。」<sup>93</sup>對擊鉢吟非出於真性情的偽文學弊端大加撻伐。因此，雖然斗南及大埤的古典詩是古典文學書寫中精采的一環，不過，擊鉢吟的遊戲詩、後人定位為不入流的部分。<sup>94</sup>

就作者的創作形態言，中國詩歌力主摹仿與表現兼容，再現與抒情結合，從而達到心物交融，物我合一的審美境界，此乃明代謝榛在《四溟詩話》中所指的「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的詩本質之論<sup>95</sup>；就作品的層面言，詩歌的創作是詩人感情之自然流露，融入詩人真感情的詩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以這兩點做為檢視斗南及大埤古典詩好壞與否的標準，則不可諱言的，該場域仍有一些寫志、懷古、感懷、歌詠鄉土之類的好作品，它們就像淘盡沙石之後顯現的黃金，可以留存在台灣文學史的扉頁中。

## （二）時代精神：認同鄉土、歸隱田園

「文學是時代心靈的寫真，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風格」，這是亞里斯多德所說：「詩比歷史更真實」的意義所在。

以此觀察斗南及大埤本土作家的古典詩作，從清末到日治到戰後，這一時代的文學風格實則是走向庸俗化的，言志傳統不夠強烈，批判精神總是帶著幾分畏怯，畢竟生活在異族統治之下有所忌憚，所以有學者以「馴化」一詞說明這時代古典詩的樣貌。論這一時期詩作所表現的時代精神，較突出的部分而值得探究之處，是詩人對鄉土強烈的認同，這等於是間接方式宣示對國族的認同。另一方面，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文

<sup>93</sup>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台灣民報》三卷二號，1925年1月11日。

<sup>94</sup>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1999年），頁256。

<sup>95</sup>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1999年），頁12。

學世界和生活態度，幾世代以來為中國文人構築了心中的桃花源，學陶淵明棄絕紅塵歸隱田園，也是這個時代所流露的出世、消極的精神。

詩人表現認同鄉土大多時候從地理書寫切入，地理書寫通常以故鄉剪影的鄉土詩呈現。鄉土詩向來是詩人喜愛的題材，因為詩人對鄉土的熱愛與欣賞，可以貫注真感情在詩作，讓讀者感動，所以台灣鄉土文學的靈魂就在對台灣土地的感受，從土地汲取的營養是台灣文學不可或缺的。斗南及大埤地區的古典詩人之中，最早帶動鄉土詩寫作的人當推進士詩人徐德欽，他寫〈月嶺曉翠〉整首詩顯現唯美的意境，讀者透過詩人的眼、心靈、文字，感受到破曉時分能夠欣賞到美景，月嶺碧成圍、嵐光清如畫、霧氣冷濕衣：

破曉攜筇上翠微，迂迴月嶺碧成圍，

嵐光遠近清如畫；霧氣低迷冷濕衣。

十里雲林環縹渺，幾家村舍認依稀，

未能拋卻塵寰累；卜築茅齋此息機。

徐德欽〈月嶺曉翠〉<sup>96</sup>

又如〈牛溪晚嵐〉是直接以嘉義地名牛稠溪為名的詩作，「牛稠溪畔晚風輕，得得漁歌互送迎，煙樹蒼茫平野異；雲巒掩映夕陽晴」，寓閒情逸致於向晚時分的鄉村美景之中；〈北湖荷香〉則是描繪嘉義八景之一，「消受好風香世界，滿天涼雨下漁舟。」兩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真所「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徐德欽寫入鄉土詩的神髓，他對鄉土之愛溢於言表，透過筆管寫成扉頁，因為注入真摯情感，這類書寫家鄉的鄉土詩，成為現存詩作中最能打動人心的上乘之作。

繼徐德欽之後，日治時期這個場域的詩人無人不寫鄉土詩，陳錫津是其中翹楚，而且鄉土詩作之數量也居冠。他寫了很多寫景的八景詩組詩，例如：〈題曾丁興先生萃芳園八景〉、〈大貝湖八景〉、〈草嶺八景〉、〈斗六八景〉、〈甄選基隆新八景〉、〈淡北八

---

<sup>96</sup>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二卷三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3年9月），頁106。

景〉、〈澄清湖八景〉…等，既可以稱為旅遊詩，說是鄉土詩也很恰當。

筆者認為，在旅遊過程，鄉土中的人、事、物對詩人而言，是能讓他的生命經驗產生共鳴、互相認同的，因為有過旅遊的衝擊，鄉土詩寫得更帶情感。而無論鄉土詩是純粹鄉土書寫抑或者含有其他性質，它總脫離不了「台灣意識」，這就是葉石濤所說，「台灣意識」是帝國主義下在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焦點，也是台灣鄉土文學的前提<sup>97</sup>，鄉土詩之於這個場域的詩人，歸屬感油然而生。

此時期，最能表現歸隱田園，出世精神的詩人就是大埤的張禎祥，他於 1945 年曾任大埤鄉第一任官派鄉長，但因生性本愛自然，不願違背本意，就任三十天即辭官歸隱自家林園「三秀園」。雖然張禎祥不曾說過不願為日本人做事的話，然願意放棄鄉長頭銜，不過問政治，更顯現出異族統治下的文人風骨。而東晉陶淵明當彭澤縣令八十多天，張禎祥比之更短，那是因為張禎祥家境富裕，不需為五斗米折腰，終日可悠遊於「三秀園」。

除了行徑像似陶淵明，張禎祥的詩也直接表露出對五柳先生陶淵明的傾慕，也想實現心中的桃花源，收錄他一千四百多首作品的《三秀園詩草》，作品中不難發現對於「菊」、「柳」、「桃花」具有象徵意義之物，隱喻他自許為這一時代的陶淵明。例如在〈賞菊〉和〈菊癖〉兩首詩作，將他辭官行徑與陶淵明辭官返鄉過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下」歸隱生活，提到相同位階交錯相融，例如〈賞菊〉<sup>98</sup>他寫道「籬東景好久徘徊，放眼黃花爛漫開」。原來他也有一片和陶淵明同樣的東籬，且盛開著遺群獨立的菊花，在〈菊癖〉中他寫得更直接而不想隱喻了：

穠李夭桃繫念輕，淡懷我卻似淵明，  
閒遊三徑尋秋色；愛對孤芳舉酒觥。  
最好東籬頻遺興，任經九日亦關情，  
也曾日暮猶留戀，燒燭條條繼五更。

張禎祥〈菊癖〉<sup>99</sup>

<sup>97</sup>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3。

<sup>98</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6。

<sup>99</sup>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6。

他在〈咏柳〉一詩，透露出想藉由「五柳先生」的生活，表現出生性淡泊，只愛與自然為伍的心境，在〈桃花〉一詩中，張禎祥藉由彷彿重遊桃花源，看見桃花源中景物之美，嚮往恬適自然的生活，詩人愛好的生活自然流露。

張禎祥在詩作中不斷訴說著他多麼嚮往陶淵明的生活，怎樣的愛好自然，直到六十歲寫詩述懷仍不忘強調「元亮高風懷往日」，道出他傾心千年前大文豪高風亮節的行徑，所以追步陶淵明成為他一生從不停止的追求，也成為歸隱田園時代精神的最佳代言人。

## 第五章 斗南及大埤地區現代文學之發展

本文所述之「現代文學」包含日治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及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如同斗南及大埤地區的古典文學一般，這片場域的現代文學深受全島性的文學活動、文學氛圍、文學作品牽動與啓蒙，因而本章第一節分就全島性和地方性之現代文學發展脈絡進行探討，包括新文學運動的起源、現代文學的流變及其所帶來的衝擊。第二節探討現代文學重要作家及作品，但因該區域僅有出身斗南的林豐明，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他的格局、詩風，以及詩作所關注的層面，已然跳脫出地方性區域作家的框架，是斗南及大埤場域中唯一值得深入探究論述的現代文學作家，所以第二節專論林豐明及其現代詩創作。第三節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現代文學的特色。

### 第一節 現代文學發展脈絡

前述台灣現代文學的源流其中重要一支是中國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文學思潮，究竟中國五四運動帶給台灣現代文學什麼影響？小說家、文學史家葉石濤在他所撰寫的《台灣文學史綱》給了五四運動這樣的定位：「五四運動的語文改革主張，促使台灣真正覺

醒，產生規模宏大的抗日民族文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sup>1</sup>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便是在大陸五四運動的刺激下開展的，其影響層面既在全島捲起千層浪，浪花也一點一滴滲透到島嶼的各角落。在此，我們無法列舉斗南與大埤地方性的人名加諸在這場新文學運動中，但新文學運動所引發的文學體質變化，在斗南與大埤這片場域實實在在的發生，所以，探討斗南與大埤現代文學發展脈絡必須一併論述新文學運動的起源、現代文學的流變，畢竟全島性的文學發展脈絡是區域性文學發展的背景與養分，它帶給區域性文學發展的衝擊如浪花拍岸，總有幾朵竄得特別高的雪白浪花令人驚豔與驚喜。

## 一、新文學運動的起源

《台灣文學史綱》將台灣從 1920 年到 1925 年日治時期中的新文學運動分為三個階段——搖籃期、成熟期、戰爭期：

通常我們把這 25 年分做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從 1920 年《台灣青年》的創刊到 1925 年，賴和的第一篇散文〈無題〉發表於《台灣民報》為止的五年間，這可以稱做「搖籃期」。第二是從 1926 年賴和的〈鬥鬧熱〉、楊雲萍的〈光臨〉出現於《台灣民報》開始到 1937 年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停刊，七七事件變發生的這一年為止。這時期可以稱做「成熟期」。從 1937 開始到 1945 台灣戰後的八年間稱做「戰爭期」。<sup>2</sup>

葉石濤的分期論屢屢被學界和文壇做為論述的依據，這 25 年中最重要的文學大事就是「新舊文學論爭」。

從歷史角度觀察，1920 年可以說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紀元的開始，同時也為新文學運動搖籃期揭開緒端，在此之前，台灣的文學活動一直以散佈各地的詩會、詩社之舊文人為中心，並從事擊鉢詩的聯吟。該年一群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接受新時代文化潮流洗禮，擺脫以往傳統士紳既有框架，蛻變成新知識份子，見識到世界文潮迭經數變，深覺文學革新責任重大，他們不僅以集會結社的方式，宣揚新文化理念組成「新

<sup>1</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年），頁 20。

<sup>2</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年），頁 28-29。

民會」，以蔡培火為發行人刊行了中、日文並用的綜合刊物《台灣青年》。

《台灣青年》所標舉的創刊主旨，在於喚醒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以建立新思想、新文化的台灣社會，迎頭趕上歐美國家，同時暗地裡鼓吹台灣民眾，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新派知識份子在新島內文化、開創言論空間上的自我期許：

期應世界之時勢，順現代之潮流，以促進我台民智，傳播東西文明，雖非敢自謂為我台社會之耳目，竊願作島民言論之先聲焉。<sup>3</sup>

1922年《台灣青年》改組成爲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雜誌，更名為《台灣》，從大陸回來親眼目睹大陸白話文運動蓬勃發展的黃呈聰和黃朝琴，分別在該刊物發表兩篇關鍵性的文章，〈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以及〈漢文改革論〉，依他們看來要解放台灣，並非自囿於台灣島內便可達成的，除非和大陸的革命採取同一個步驟，否則不容易達成。因此白話文不僅是啓蒙民眾的工具，乃是更進一步地吸收中國革命理念的工具。<sup>4</sup>

白話文的提倡刺激白話文雜誌《台灣民報》在1923年4月創刊（《台灣青年》之延續，後改爲《台灣新民報》）<sup>5</sup>，在台灣島內知識界掀起巨大波瀾，推動了台灣的文化啓蒙運動，而成爲「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sup>6</sup>。《台灣民報》的發行，使得新文學運動逐漸興盛，提供了新文學作家發表的園地，育成了傑出的文學作家和作品。而且，使得以往知識分子只投注於政治、社會運動的情況有所改變，能夠在新文學創作和運動的參與中，尋得一條不同的出路，促成了日後新文學自立發達的契機。

真正主張台灣新文學以白話文爲寫作工具的是當時在北京唸書的張我軍，他於1924年拉開新舊文學激烈論爭之序幕，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sup>7</sup>一文中對當時舊詩人與時代嚴重脫節的現象做了毫無保留的批判：

有志的台灣青年必須培養實力，多讀有用的書，來實際運用於社會，千萬不要

<sup>3</sup> 台灣青年雜誌社：〈社告〉《台灣青年》創刊號，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sup>4</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年），頁22。

<sup>5</sup> 《台灣青年》變身之演變過程爲《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

<sup>6</sup> 《台灣民報》改制爲週刊之後，於刊頭加上「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等字樣，見《台灣民報》第六〇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同時，該刊在台北的總批發處的門口，也懸有一面「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的匾額。

<sup>7</sup>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台灣民報》二卷七號，1924年4月21日。



依循台灣舊文人所走的路向：「每日只知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作《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甚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至於他們的作品「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得一身臭糞」。

除了這一篇〈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外，張我軍另有兩篇有名的論文，〈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sup>8</sup>及〈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sup>9</sup>。〈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中，主要是在駁斥舊文學的重量級代表人物連雅堂指稱：「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耳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囁囁然曰：『漢文可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糟糠故籍，自命時髦。」<sup>10</sup>張我軍認為連雅堂並未清楚了解新文學的內涵與精神，只是一味地反對新文學，而令張我軍最不滿意的是連雅堂把「漢文可廢」與「提倡新文學」混在一起，其實是誤解了新文學提倡者的真精神。

〈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中，張我軍把舊文學比喻成是應該拆下的「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已有從中根本上掃除清洗的必要了」，並具體地指出「新文學」的精神是：必須出自真思想、真情感，不可只在聲調字句間玩弄技巧，以致流於言之無物；要是「有甚麼話才說甚麼話」，切勿「滿口胡言、無病呻吟」，明明是處在得意的時候，卻滿紙牢騷音、感喟文，這種「不說誠實話的文學，可以說不是好的文學」。

而舊文學舊勢力的反撲不可能因張我軍的強勢作為、強烈主張便偃旗息鼓，1925年閔葫蘆生發表〈新文學的商榷〉<sup>11</sup>。此文主要提出幾點：第一、《台灣日日新報》亦主張革新，卻不似新文學主張者常有激烈的言論抨擊舊文學，且視漢文家像有殺父之仇一般。第二、他認為倡新文學者大多不暇讀漢籍，學問根基不夠深厚，因此才會排斥舊學。第三、所謂白話體新文學，不過是就普通漢字加幾個「了」字及口邊加「馬」、「勞」、「尼」、「矣」等時髦字，有如村婦簪花，全無順序，徒笑破人口。<sup>12</sup>

<sup>8</sup> 張我軍：〈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六號，1924年12月11日。

<sup>9</sup>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年1月1日。

<sup>10</sup> 連雅堂：《台灣詩薈》，（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頁627。

<sup>11</sup> 閔葫蘆生：〈新文學的商榷〉發表於1925年1月5日《台灣日日新報》。

<sup>12</sup>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頁220。

張我軍又乃於 1925 年發表〈揭破悶葫蘆〉<sup>13</sup>一文，回應悶葫蘆生的批評，他再次強調廢舊文學不等於廢漢文，並重提出之新文學改革的基本論點為：舊文學最大的缺點，在於偏重技巧和形式而無內容；文學改革必須要透過暴風雨般的摧殘與實踐力才得以成就，因為它絕非從唐詩到宋詞那樣簡單的變革而已，而是一種革命性的、由內而外的全盤改造。

當新舊文學論爭經過歲月沈澱後，學者彭瑞金於九〇年代重新審視這場爭戰，他認為舊文學確有值得反省之處，因為「舊文學與時代脫節，和現實人生不具備一致的脈跳，以及對世界文藝思潮的懵然無知，則是無法洗脫的罪狀。……舊文人是文學的『門外漢』，而且也根本無法就新文學主張的文學應與現實、生命、情感、思想結合等主張提出適當、有理的反應。」<sup>14</sup>彭瑞金更指出新文學的意義：

絕不僅是使用文字上文言、白話的差異，而是文學功能、價值與文學任務、職責的天壤之別。就文學的質變而言，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並不等於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的成因，及其受到的影響可以說是繁多而瑣雜，然而，來自文學本身自覺引發的文學體質變化，應是首要的，它落實台灣新文學現實的、思想的性格。<sup>15</sup>

壯哉斯言，這番見解既獨到又精闢，而筆者亦認為，新舊文學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論戰，然「文學是活的有機體」，新文學既以「文學新銳」之姿風起雲湧的加入台灣的文學場域，那麼文學發展就不可能走回頭路，只會更融合、更壯大。而張我軍指出「新文學」的精神是必須出自真思想、真情感，及強調文學貴在「誠實」的觀點，對日後台灣現代文學影響極大，這些要素成為日後文壇檢視文章好壞的重要標準。

## 二、現代文學的流變

學者陳芳明曾說：「文學的歷史解釋，並不能脫離作家與作品所賴以孕育的社會而進行建構。戰後台灣文學史的評價與解釋，也應放在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中來看待。」

<sup>13</sup> 張我軍：〈揭破悶葫蘆〉發表於 1925 年 1 月 21 日《台灣民報》三卷三號。

<sup>14</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2。

<sup>15</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2。

<sup>16</sup>爲此，陳芳明對於台灣文學的解釋提出一套個人觀點：二〇年代的素樸文學，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四〇年代的皇民文學，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六〇年代的現代文學，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八〇年代的認同文學，都帶著不同時代的不同文學風格。

由於台灣社會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浴火重生，而台灣現代雅文學也於此際進入百花齊放、繁花似錦的新局面，有的學者不談二〇至三〇年代，只針對晚近這半世紀文學場域的變遷，區分爲戰後初期（1945-1949）、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六〇年代的現代文學、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八〇年代的本土和多元化文學、九〇年代的族群文學。<sup>17</sup>

該分法與陳芳明最大的不同是對八〇年代的主流文學認知有差距，斷代標籤法觀點不同在所難免，陳芳明認爲，這種每十年爲一世代的分法，絕對不是準確的分期，事實上是只爲了求其方便，僅側重於該時期的主流風格，而未兼顧到每一時代的邊緣文學。這種分期方式不僅是斷代的，而且是斷裂的，似乎難以尋出前後時代發展的關聯性。如果要達到精確的目的，恐怕需要把文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發展結合起來，才能獲得眉清目秀的解釋。<sup>18</sup>

前述張我軍等人於一九二〇年代起爲台灣注入新文學的因子，迫使台灣文學加速換血，因此，我們可以說，二、三〇年代展開的台灣新文學是現代文學的開端。陳芳明也特別注意到三〇年代台灣身爲殖民地的文學，將之定位爲「左翼文學」。所謂「左翼文學」並非只是指具備社會主義色彩的文學而已，其重要特色更表現於作家的抵抗心靈與批判精神。這些作家面對日本的殖民統治，透過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表達了台灣社會底層最深沈的抗議；他們站在弱小者的階級立場，發揚人道主義的精神，卻又未嘗放棄文學與美學的紀律。<sup>19</sup>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展現過異常活潑的氣象，依照葉芸芸論文〈試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及其活動〉所作的統計<sup>20</sup>，自1945年9月到1946年8月間，曾出現過八

---

<sup>16</sup>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書寫台灣》（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41。

<sup>17</sup> 參考陳萬益：〈台灣文學是什麼？〉《台灣文學中的社會—50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一）》（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1996年），頁16-17。

<sup>18</sup>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書寫台灣》（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43-44。

<sup>19</sup> 見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15-23。

<sup>20</sup> 轉引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52。

十種以上報刊，雜誌，可謂是處於言論開放，百家爭鳴的狀態，那是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前，台灣的文化界和文學界表現出的活絡狀況。

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的勃興，其盛行最主要的背景是，因國民政府遷台不久，政局動盪不定，人心恐慌，以及大陸敗退的氣氛中，基於時代的危機感、恐共的心理，官方極需透過國家文藝政策，來鼓舞民心士氣，配合以達成文化作戰，淨化思想的任務，讓文學隸屬政治，為政治的理念作宣傳與服務。這樣的文學傾向於，提供政治宣傳與民眾樣本的思想，失去了文學創作真正具備的意涵，也抹殺了作家的真摯性，文學上的價值較低。

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的文學研究者夏濟安，遂在 1956 年創刊了《文學雜誌》，以學院為陣地，結合一群學者，希望繼承中國文學的傳統，在動亂中，力圖維持樸實、理智、冷靜的文學風格。前後發行 48 期的《文學雜誌》，對後來的現代主義的探索和追求，產生了刺激的作用。

進入六〇年代，是台灣的本土文學作家，在長期的沈潛之後逐漸回歸文壇，重新邁開大步，現代主義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李歐梵論及臺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時說：「顯然，詩歌要比小說更早一些成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體裁。」<sup>21</sup>古繼堂在《臺灣新詩發展史》中也指出，臺灣現代派詩的崛起，比臺灣現代派小說的崛起時間要早得多，大約相隔十年左右；臺灣現代派詩的影響，比臺灣現代派小說的影響要大得多；臺灣現代派詩的陣容，要比臺灣現代派小說的陣容大得多。<sup>22</sup>

由於本章第二節以專節專論的方式，探討出生於雲林斗南的詩人林豐明及其詩作，所以，於此論述現代雅文學流變時，將花多一點的篇幅，側重於台灣現代詩壇發展脈絡的討論。

向陽對現代文學發展提出「Y」字型理論，右邊那一畫是日治時代從「傳統詩、漢字、台灣語文」與「日語」所開鑿的滾滾大河；左邊那一畫則象徵中國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文學思潮，是兩個源流匯整為一條大河。向陽進一步指出他對新詩發展的觀點，他認為：「總結日治時期的台灣新詩風潮，明顯地可以發現整個詩史其實匯合三條伏

<sup>21</sup> 見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頁 178。

<sup>22</sup> 古繼堂：《臺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頁 103。

流：一是由追風紹啓而迄於楊熾昌的日本新詩運動源流，二是來自張我軍引介的中國新詩源流，三是當年台灣左翼文學家主張的根生於台灣本土語言的台灣白話文運動源流。」<sup>23</sup>這是向陽在「Y」字型右側源流上又依語文的使用細分為二，出現另一個小小的「Y」字型，可以視為大共構關係之上的另一個小共構。

如果以「X」字型來論台灣詩學，或許更能符合文學史發展的實際情況。「V」字型的上端仍代表文學的源流，來自不同的兩個根球，反「V」字型的下端則顯示一九四九年以後文學的發展，仍顯示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或者說「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鄉土派」與「現代派」）兩股力量的較勁。<sup>24</sup>

把現代主義帶入臺灣詩壇的第一人古繼堂認為是紀弦，那是五〇年代初期的事，現代派在臺灣詩壇的崛起，最早是以紀弦為首創辦的《現代詩》詩刊為標誌。1956年即《現代詩》詩刊創立三年後，紀弦在《現代詩》詩刊的基礎上，成立了具更大規模的現代詩社。他以「領導新詩再革命」和「推動新詩現代化」的口號為號召，並強調「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對當時正在「戰鬥文藝」壓抑中尋找出路的臺灣文藝青年，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因此紀弦登高一呼獲得極大的迴響。<sup>25</sup>

然古繼堂認為如果以正式成立詩社來說，最早宣告成立的是藍星詩社，這個詩社是臺灣現代詩派的另一支勁旅，它的創始人和發起者是另一些大陸來臺的卅年代的老詩人覃子豪、葛賢寧、鍾鼎文和當時屬於新銳的余光中等。古繼堂並指出，和「藍星」、「現代」鼎足而立的臺灣現代派另一詩社是創世紀詩社，發起人是臺灣現代派的大將張默、洛夫、痲弦等，他們後來從高雄北上，成了現代派後期的大本營，造成了現代派後期的一段中興局面。<sup>26</sup>

<sup>23</sup> 向陽：《長廊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簡史》，（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34

<sup>24</sup> 向陽、林黛嫻、蕭蕭主編：〈導論〉《台灣現代文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

<sup>25</sup> 見古繼堂：《臺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103-104

<sup>26</sup> 見古繼堂：《臺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105。

雖然蕭蕭也認同台灣現代主義真正風起雲湧，鼓動思潮，蔚為一時風尚的，應該是紀弦現代派（1956年）<sup>27</sup>成立之始，不過他另外提出有別於古繼堂的看法，他認為，台灣現代主義之啓動，可以追溯到三〇年代水蔭萍（楊熾昌，1908-1994非）組成「風車詩社」（1933年），倡行「超現實主義」之時，能與中國大陸一九三〇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在上海發行的《現代》月刊「象徵主義」詩風同步相比。

深入探討此觀點，可以想見蕭蕭認為現代主義對台灣新詩的影響發生得早，他甚至認為現代主義下的台灣新詩，幾乎可與台灣新詩史的發展等長。<sup>28</sup>若以蕭蕭的論點來看，則從紀弦現代派成立之始，至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漸入尾聲之際，現代主義也稍斂其鋒芒。換言之，西方蓬勃將近一百年（主要運動期），迭次興起不同主義的現代派，卻以相互交疊的姿態，壓縮在台灣輝煌二十五年（1956-1980年）。

29

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是針對六〇年代現代文學的反動，主張回歸三〇年代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人道主義和淑世精神。因鄉土文學以文字表達對台灣土地與歷史的情愛，台灣的土地與勞苦的人民是他們描寫的主體，強調直視現實、批判現實，這很明顯是三〇年代台灣左翼文學中現實主義、人道主義、寫實主義之回歸，也就是承繼「左翼文學」標榜的抵抗心靈與批判精神。

作家站在弱小者的階級立場，透過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表達了台灣社會底層最深沈的抗議，而這也就是現實主義強調的重點——文學應反映社會、反映現實、反映人生的主張，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鄉土文學的寫作基調大多由現實主義下最高指導棋。陳芳明比較現代文學與鄉土文學，他說：「如果現代文學是屬於一種自我永逐的精神，則七〇年代產生鄉土文學無疑就是回歸精神的浮現」<sup>30</sup>。

七〇年代寫實批判精神，是爲了暴露殖民地社會中偏頗的政治經濟體制，但受制

<sup>27</sup> 見蕭蕭：《現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頁19，蕭蕭所指的現代派應該就是現代詩社。

<sup>28</sup> 見蕭蕭：《現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頁10。

<sup>29</sup> 參見蕭蕭：《現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頁19。

<sup>30</sup>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書寫台灣》（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50。

於當時思想檢查的羈絆，殖民統治的本質沒有受到嚴重圍剿，反而是從七〇年代初的現代詩論，一直到 1977 年的產生一場涵蓋文學、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竟然成爲對峙的兩個陣營。<sup>31</sup>

跨入八〇年代台灣文學獲得較爲寬闊的空間，特別是 1987 年政治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內容在質量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陳芳明稱之爲「認同文學」的年代，同時也是本土和多元化的文學的年代，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不斷的變遷之下，到了八〇年代文學產生多種變貌。就文學的主題思想而言，台灣意識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女性意識文學、同志文學、環保文學、人權文學、返鄉文學等大量出現<sup>32</sup>，不僅證明一個多元化思考的時代已然到來，並且也顯示文學即將邁入創作的豐收期。

九〇年代「族群」文學的意識，乃鑑於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八〇年代台灣文學的本土化，一直對「台灣文學」做正名之辯，在九〇年代時國族意識加入文學中，企圖凸顯台灣文學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在本土化的進程中最重要則爲語言，他們主張以貼切生活的語言來表達的文學作品，這是文學尋求自主且爲建立主體性的首要條件。彭瑞金教授也談到：

就現階段的文學發展而言，即使跳過「國家文學」「民族文學」來談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問題，仍有其意義和必要。其必要性和意義在於，當台灣作家覺醒到應該對台灣文學主張有自己的主權，以免於在創作時受到外力—包括政治力的干擾、干預，自由自在地創作；以及要使文學創作回復到台灣人民身上來，在過去可能是指農業勞動人口，現在則指真正在台灣這塊空間生活、奮鬥、流血、流汗的人身上。<sup>33</sup>

因此「族群文學」的主張，就宏觀而言，台灣文學是與世界各國的文學平起平坐，不附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基於這種想法，所以在文學的主體應該是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且是描寫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之點點滴滴。在這樣本土史觀的承傳下，一群文學工作者不斷積極開創台灣文學的延續與建構，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是要透過一種新政治新體制的權力結構，給予合法化的論述權。

---

<sup>31</sup> 見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書寫台灣》（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 51。

<sup>32</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頁 212-213。

<sup>33</sup> 見《文學台灣》第十一期，1994年7月，頁 121。

### 三、現代文學的衝擊

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斗南及大埤地區的知識菁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是該場域新思想啓蒙者，也將台灣文化的改造的風向導引進區域內。究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及其流變，對斗南及大埤帶來什麼樣的衝擊？筆者觀察到最初的衝擊應是古典詩人自我的批判和反思。

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之新舊文學論爭，新文學陣營不斷發表文章，主張文學的功能是啓發民智、革新社會，強調文學的實用性。以新文學的主張對照當時創作傳統漢詩的雲林詩社與詩人，斗六漢詩大家吳景箕最先發難進行批判，吳景箕批評詩社的擊鉢吟，在詩作的內容上，不是詠鳥就是詠花，讓人有「則同出範疇，盡舉千篇歸之一律」的感覺；在形式與體裁上，則「拘泥對偶穿鑿句節」，他也斥責詩社的文人在創作詩時，都沒有自己的主張和流派，只會隨人起舞，「猶人行無方船行無楫者然」<sup>34</sup>。

除了對擊鉢吟有所批判之外，吳景箕對於當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詩社及阿諛奉承的文人，也提出他的評論：

台灣詩社之盛，近年來處處爭出，若雨後之筍然，雖然風流雲散，氣骨銷

沉日久，仙根灑舫之後未見，其人愚而好自用，吾恥其談詩，因而有作。<sup>35</sup>

這是吳景箕在《兩京臚稿》中之〈嘲詩四首〉詩前的序文，文中他提出見解認為當時的風氣已「風流雲散，氣骨銷沉日久」，參與詩社的文人「其人愚而好自用，吾恥其談」。吳景箕還認為，明清的「八股制義」已流傳了五百年，了無新意，台灣趁著當時世界之潮流，從事創新的文學改革，以白話文取代之是窮則變、推陳出新的時勢所趨。

吳景箕是雲林古典漢詩引領風騷之人，他於民國二十二年起至二十五年（1933年至1936年）間陸續發表對古典詩社與詩人的批判，其一番見解如同對當時區域性的古典文學投擲一顆震撼彈，對整個雲林地區的影響可以想見，尤其斗南和大埤與斗六緊

<sup>34</sup> 吳景箕：《簾青集》，1936年，頁3。

<sup>35</sup> 吳景箕：《兩京臚稿》，1933年，頁41。



緊相鄰，所受的震撼威力必然更強烈。對照前述民國二十年後，「斗南吟社」擊鉢吟唱聲漸歇，此時又遇吳景箕拋出反思與批判，斗南詩人想要結社集會更欲振乏力。

唯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之後，由於日本政府禁用漢文寫作新文學，只有詩社是被允許的漢文文學活動，雲林地區文人即使有心習寫新文學亦不可得，只能於詩社獲得喘息抒悶的機會，所以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新文學無法在斗南與大埤有所作為。

新文學運動帶給斗南及大埤的第二層衝擊表現在學校正規教育功能上，台灣光復後政府於正規教育課程中開始提倡白話文，稚子將「之乎者也」束之高閣，「我手寫我口」的寧靜革命悄悄展開。1968年（民國五十七年）九月，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的萬千學子因此可以從國小免試直升初中。之後，傲視全球的台灣教育培育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作家的潛力，在台灣受過正規教育的人，只要有心，不需要有太高深的學問，隨時都可以提筆從事創作。無論販夫走卒、士農工商，是醫師老師也好；是農夫工人也好，雅文學創作者不再只是少數社會上流階層的人，一改過去日治時期古典雅文學的作者非富即貴，為社會金字塔頂端一小群人專屬品的偏頗現象，這是現代雅文學對小區域人民最大的貢獻之一。

雖然斗南及大埤沒有像彰化吳晟那樣的農夫作家，不過斗南有一名從事水泥業，在現代詩壇已小有名氣的林豐明，本身所學是機械工程，服務單位是台灣水泥公司，只因為一次偶然機緣讀到李魁賢主編的「一九八二台灣詩選」，從此讓林豐明對現代詩改觀，從批判詩是「治療失眠的偏方」，到用詩批判時局、社會，並為詩失眠，一輩子註定與結下不解之緣。<sup>36</sup>這一切的發生與過程，都是靠林豐明個體的意念、意識就可以完成，他不需要和親友酬唱、贈答，也沒有地方性的詩社可以加入。

舉林豐明為例，旨在說明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的差異，同時「由小看大」，現代文學從文學活動到文人作品均已產生質變，不過從日治到當代，文人藉由作品諷諭、批判的時代精神反而諸多雷同，究其因，目前活躍於台灣詩壇標榜寫實主義或從事鄉土文學創作者，其精神係承接三〇年代「左翼文學」，作家有心表現抵抗心靈與批判精神。因此，斗南及大埤區域的文學，從古典到現代雖然發生質變，但文人寫作的精神則有

---

<sup>36</sup> 參見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2-3。

部分十分契合，甚至是一脈相傳。

筆者以為，現代文學對個人有內化作用，也有外擴作用，文學向外擴展，多元多路線發展的結果，使得文學根部的觸角大大的伸展，不再侷限於專業或半專業作家，產生許多業餘作家，近年來也有不少愛護鄉土的人士投身文化工作室，既蒐集文獻資料也提筆為鄉土編寫地特色濃厚的文章，透過的力量展現紮根鄉土的實際行動，這類文化工作室的成員了家鄉在地人之外，職業上有不少是退休老師，例如「大埤文史工作室」擁有多名大埤鄉退休的小學老師即為一例。

現代文學也使得文學更通俗化、商業化，時下街坊林立的租書店出租的書籍，大多是一批接受訓練、套用「情愛公式」，搶時效出版的書籍，此類書籍吸引荳蔻年華、情竇初開的少女閱讀，創造另一波次文化的風潮，也創造出閱讀率的奇蹟。斗南、大埤並沒有從事這種寫作模式的作家，反倒是出租這種書籍招徠讀者的租書店，惟商業取向的租書店少有文學性濃厚的書籍，讀者想找文學性書籍必須到鄉鎮立圖書館免費借閱，不過圖書館很可能沒有進書，讀者只能空手而返。

這一部分為現代文學必須省思之處，畢竟整個社會氛圍過於功利導向，願意靜下心、花時間接近「文學」的愈來愈少；而能夠拉近和讀者間距離，爭取到讀者的文學卻都鍍了一層商業外衣，缺少文學的本質，為免台灣小區域文學萎縮乃至於消失，有關單位實應正視此問題，針對病灶加以醫治，方可存續區域文學的命脈。

## 第二節 現代詩人林豐明及其詩作

出身斗南的林豐明，有「追索本質的現實主義詩人」<sup>37</sup>之稱，林豐明曾獲得吳濁流文學獎，他的格局、詩風，以及詩作所關注的層面，已然跳脫出地方性區域作家的框架，具有全國性的高度與能見度，同時他也是斗南及大埤場域中唯一值得深入探究論述的現代雅文學作家，所以筆者於本節專論林豐明及其現代詩創作。

### 一、詩奇遇

---

<sup>37</sup> 此乃莫渝評論林豐明詩作所下的標題，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199。

林豐明，1948年10月31日出生，雲林縣斗南鎮人，現居花蓮縣吉安鄉。1970年，畢業於高雄工專機械工程科，服完兵役後，1972年進台灣水泥公司服務，歷任股長、課長、副廠長，迄2005年於台灣水泥公司花蓮廠廠長任內退休。其間曾於1979年至1980年由公司派赴印尼工作一年，1998年至2002年在台泥和平廠任建廠工程處副處長，其餘時間皆在花蓮廠服務。

年輕時的林豐明對詩並沒有好感，這與「詩是青春文學」的流行說法相去甚遠，他和許多人一樣，內在缺乏接近詩的管道，外在厭惡於毫無表現的詩滿天飛，因此對詩產生排斥，他曾在第一本詩集《地平線》後記提到他把讀詩當成是一帖帖治療失眠症的藥方，也就是一讀詩就想睡：

那時候是一九六〇年代，我是個唸機械工程的學生，平日接觸到的文學作品，除了國文課本裡那些古文之外，就是武俠小說為大宗，對於似而在報上看到的，那個時期的新詩（那時候甚至還不知有現代詩這個名詞），實在沒辦法不把它當作治失眠症的藥方。<sup>38</sup>

林豐明把現代詩當成是「治失眠症的藥方」一直持續到1938年底，也就是他三十五歲那一年，他追憶當時與詩結緣的經過：

某日晚上我被突來的雨水困在書店，在把那些女明星畫報看完了之後，隨手往書架上一抽，拿出來的是本李魁賢先生主編的「一九八二年台灣詩選」，翻閱之下，居然發現現代詩並不全是治失眠症的偏方，甚至有些還可能引起失眠症，當下掏錢買了一本。<sup>39</sup>

這件事促使他與詩結下不解之緣，而關鍵人李魁賢認為，林豐明到了三十五歲才迷上詩，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為已經過了浪漫的青春期，而且在開始時既沒有對詩產

---

<sup>38</sup> 林豐明第一本詩集《地平線》於1986年2月由台北名流出版社發行，但目前已絕版市面上無法購得，中南部各大學圖書館亦無此藏書，筆者曾試圖向名流出版社購買，唯該出版社業已結束營業，故本文所引《地平線》後記收錄在其第二本詩集《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2。

<sup>39</sup> 詳見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3。

生盲從，反而可以採取批判基調的立場去接觸詩，並以冷靜的態度切入。<sup>40</sup>

與詩結緣的林豐明進而創作現代詩，1984年加入「笠」詩社，擔任過社務委員、編輯委員，1987年以〈蜥蜴斷尾〉、〈零件組曲〉詩作獲得第十八屆吳濁流文學獎之新詩正獎。林豐明與詩撞出火花之後，回顧眾所認知詩所展現的「真、善、美」領域，他認為「美與善是珍貴的，那是這個世界上極缺乏的東西；但真更重要。……一個詩人奉獻出來的，應該是大地生長的花朵，可以允許形狀平凡，可以允許顏色黯淡，但不能是塑膠花、鍛帶花、紙花，那怕它們是如何的鮮豔，足以亂真。」<sup>41</sup>林豐明對詩的想法，呼應新文學運動伊始張我軍強調「誠實」的可貴，「誠實」就是「真」，是不容許有雜質的「真」，而這是林豐明創作時秉持的大原則，這使他在拋離青春年華之後，蛻變成不談情說愁的現實主義詩人，「踩進現實求真實」成為林豐明寫詩的核心價值。

林豐明創作能量豐沛，不過創作速度不算特別快，除了詩作他還兼寫散文和傳記類文學。今年底將屆耳順之齡，從事創作近二十五年，他著有三本詩集《地平線》（1986年）、《黑盒子》（1990年）、《怨偶》（1995年），在印尼工作期間之經驗，記錄成散文集《赤道鄰居》，而最近的第五本著作《花泥春秋》（2006年）是由上班族觀點，勾勒他奉獻二十五年歲月的台泥花蓮廠企業興亡哲學，屬於半傳記式的散文集。

在林豐明的著作中詩作質量俱豐，散文和傳記文學只是點綴，「詩人」就是他的代稱符碼，因此本文特就林豐明詩作進行論述。

## 二、詩風貌

前述林豐明創作時秉持的大原則是「真」，而且凌駕於美與善之上，李魁賢在〈從批判詩到用詩批判〉一文中曾說「豐明以詩批判的技巧，所展現的特質是一種弔詭性，與表面現實有距離甚至相反，卻是底質上的真實。易言之，他敏銳地撥開物象表層的

---

<sup>40</sup> 詳見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3。

<sup>41</sup> 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199。

陰翳，去揭露為表層所蒙蔽的真實本質。」<sup>42</sup>莫渝認為按照李魁賢的說法，平日我們所言談的「現實」具有雙層：表面和底質。必須揭蔽表面，才能顯露「底質」的真相。<sup>43</sup>從李魁賢到莫渝，他們演繹林豐明所謂的「真」，就是求真、覓真、尋真，掌握可觸及的具體存在物，然後追索本質，因此，他是個寫實主義詩人，同時也是對歷史記述、國族認同、社會現象包括政治、戰爭與選舉等諸多問題提出批判的詩人。

#### （一）歷史記實：表相／本質

林豐明第一本詩集《地平線》有一首題名〈水平線〉的詩，詩云：「在危機四伏的大海航行／航線堅持不能偏移／且需讓船首對準水準線後的港灣／水平線永遠在正前方等待／什麼時候／水平線才會具體存在而可觸及呢」<sup>44</sup>，詩人把它對追索本質的精神與疑惑在最後兩句表達出來，究竟水平線或地平線真正的狀況如何呢？

莫渝解讀林豐明的詩句認為，「水平線」是水平面上的直線，跟地平面跟四周天際相接的「地平線」，名稱近似，都屬可見卻不存在的線條，隨當事人的位置移動，與當事人保持永遠的距離。筆者認為，林豐明發出的質疑，並非僅僅要求真或掌握可觸及的具體存在物而已，實則與他揭露表相，探求本質的真實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而詩人從不間斷地創作出表達這種思想的詩句，更顯示他心中渴求本質的真實之強烈。

1988年4月林豐明詩作〈黑盒子〉發表在《自立早報副刊》<sup>45</sup>：

總是找不到  
記錄了事件的黑盒子  
在事件發生之後  
  
這就是歷史

<sup>42</sup> 該文收錄於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1-11。

<sup>43</sup> 詳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0。

<sup>44</sup> 詩句引用的片段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0。

<sup>45</sup> 收錄在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63-64。

全屍算是最幸運的  
事件發生時  
企圖留下真相的人

這就是歷史

沒有黑盒子  
照樣洋洋灑灑地  
寫一大篇

這就是  
我們的歷史

黑盒子是「飛航記錄器」的俗稱，飛機失事後，取得黑盒子，進行判讀，以了解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在空中是黑盒子、在海上是航海日誌，它們都是同義詞，是還原真相的那把鑰匙，而且都具有撥雲見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意義，那麼歷史呢？找不到代表真相的黑盒子就等於我們的歷史有部分是被蒙蔽的，作者兩次強調「這就是歷史」，最後更以「這就是／我們的歷史」結尾，等於對於我們沒有真相的歷史提出深沈的控訴。

詩人指的究竟是哪一段歷史，他並未特別交代，然而從他出生的年代、成長的歲月，以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有關台灣本身文史曾是不能碰觸的題材等，證諸種種，莫渝認為林豐明所指的「我們的歷史」根本就是台灣的歷史，他所要探求是整個「台灣事件」的黑盒子。莫渝感慨，台灣史竟然是找不到黑盒子的歷史，當然屬於被故意塵封，而另生虛擬。<sup>46</sup>

生在台灣卻不了解台灣史，近代台灣有多少歷史還被塵封深埋，陳芳明撰寫《左

---

<sup>46</sup> 參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1。

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時也曾喟嘆「很難穿透時代隔閡的迷霧，為一篇作品建立歷史想像。就像我研究台灣史所遭到的困難那樣，我與台灣文學的接觸是從支離破碎的記憶出發的。」<sup>47</sup>這就是為什麼文學人要透過各種可以發出發聲的管道，要向歷史討公道。

把真相放一邊所完成的歷史記述誰能接受？台灣文化所要追求的是「真實」，我們希望台灣人可以在真實的文化生態，過著真實生活，那麼我們要打開「黑盒子」，填補歷史的缺漏與空白，〈黑盒子〉詩作帶來這樣的省思。

從〈水平線〉到〈黑盒子〉，一個是不具體存在意象，一個是隱密記錄真實的意象，詩人在在顯露渴求本質真實的欲念，也以此為題拋出想法或可得到更多的辯證。後來，1989年他還是在〈事件〉一詩對於歷史篇幅寫出「如果不知如何下筆／就留白吧／至少讓以後的人知道／這一代／沒有說謊」<sup>48</sup>如此大聲疾呼，是要告訴外界他拒絕虛假，同樣地，對於歷史「拒絕幾可亂真的假」。

## （二）社會批判：對立／和解

歷史要還原真相，同樣的林豐明也關注到戰爭的本質，廣大的台灣人民沒有臨場的戰爭經驗，卻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收在《黑盒子》寫於1987、88、89的幾首詩〈假想敵〉、〈奴隸〉、〈戰場即〉、〈結局〉、〈囚〉、〈微言〉、〈最後的仰望〉、〈第一線〉、〈逃不出的戰場〉、〈最後的英雄〉、〈白髮兵團〉，詩集《怨偶》裡的〈哭牆〉、〈種族戰爭〉等，都是林豐明關於戰爭或戰場的詩。

詩人這類的詩作揭露幾個戰爭的面向，發人深省。通常戰爭的是因對立而起，既發生戰爭目的就要消滅對方，但在〈微言〉<sup>49</sup>一詩中他提出另一種思維「曾經像他們一樣／拿起武器／只想消滅對方／而今不再以為／那是結束對立的惟一方式」，既然消滅對方不再是結束對立的惟一方式，是否，和平共處比消滅對立更可以結束對立呢？

<sup>47</sup>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6。

<sup>48</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89-90。

<sup>49</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54-55。

〈微言〉是林豐明這一系列戰爭詩寫得最直接毫不隱喻，又赤裸裸批判戰爭的詩作，詩的首段直言「忙著習慣／血的顏色／當血以流成河的形態出現／沒有時間懷疑，生命／是否還有其他定位／在殺人與被殺之間」，凡有人道精神基本思想者，皆無法接受人的生命，除了殺人與被殺之間找不到其他定位。

也是基於人道精神，他在詩句結尾提出：「一個士兵／在這麼龐大的戰爭中／隨時可能陣亡」，這與〈假想敵〉<sup>50</sup>一詩的結尾有異曲同工之妙：「風把硝煙吹散之後／如果看到穿著不同制服／血漬斑斑躺在地上的自己（那是從未推演過的狀況）／不知倖存下來的／將會找到什麼樣的解釋」。而戰爭帶來的死亡不僅是士兵的生命，還有活著的親人心也死了，所以在〈哭牆〉<sup>51</sup>中林豐明寫著「他們還是／在祖先流血地方流血／而他們的親人／在遠方流淚／只有血流盡了／才不必繼續流淚」，如此詩句寫盡戰爭的殘酷無情，是文明社會最野蠻無知的手段。

林豐明寫戰爭並非一逕的筆調糾結抑鬱，他也有輕快的時候如〈白髮兵團〉<sup>52</sup>，唯他仍寓人生戰爭的省思於其中：

任務結束了  
戰爭還沒有結束  
佔據山頭後  
就不曾再前進的部隊  
不承認時間  
是無法抗拒抵擋的敵人

雖然除了白髮  
他們已經沒有  
別的武器

---

<sup>50</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36-37。

<sup>51</sup> 林豐明：《怨偶》（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33-134。

<sup>52</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101-102。



一直用歷史構築防禦工事的人  
竟然不知道即使最驍勇的戰士  
也只有收起武器  
撤離戰場  
才能在厚重的歷史裡  
保持戰果

這首詩的詩眼應是「時間是無法抗拒抵擋的敵人」，每個人皆和士兵相同在人生戰場中必須面對同一個敵人——從不為誰停留的時間。從真實的戰場轉移到人生戰場，那麼社會有形無形的競合爭奪更是形形色色，選戰是其中最明顯的。台灣為實踐民主社會的價值，從中央到地方有多項選舉，選戰結果揭曉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場面處處可見，林豐明做為一個選民，在詩集《怨偶》第二輯「選民的觀察」寫了 25 首詩表達意見，莫渝評這 25 首詩認為〈內戰〉<sup>53</sup>一詩延續戰爭書寫的脈，詩人將每一次選舉以「內部戰爭」看待，既詼諧也有諷刺，是此類詩的佳品，不過比起其他類，這類選戰詩較容易流入詩句淺白，詩質薄弱的弊病。<sup>54</sup>

林豐明對社會現象的批判也擴及到政治，一般論者將〈結局〉<sup>55</sup>一詩看成是戰爭詩，但筆者卻認為「出發前／宣稱為公理而戰／勝利後卻選擇／其他的戰利品」的詩句，活靈活現的描繪出政客的嘴臉，不過違背公理選擇其他戰利品的政客，人民的智慧會給予適時的制裁。

還有他獲得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之一的作品〈零件組曲〉<sup>56</sup>，雖以機械零件命題（如：軸承、齒輪、螺栓螺帽、彈簧、閥、飛輪、制動器）卻還是在批判台灣的政黨政治並提出警語，例如〈飛輪〉寫「存在／是因為對於平衡迴轉／貯存動能／有超越本身重量的貢獻／包括他們自己／大家應該這麼看／黨外」。不管是執政黨或在野黨

<sup>53</sup> 林豐明：《怨偶》（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頁 65-66。

<sup>54</sup> 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頁 204。

<sup>55</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 年），頁 46-47。

<sup>56</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 年），頁 11-19。

都應善用槓桿平衡的原理，即使有時感到掣肘卻能避免冒進，所以詩人在〈制動器〉中寫下「在邁向理想的途中／都想加速的時刻／爲了避免解體／這是應該提醒自己／失速時絕不遲疑使用的東西」。

出身農業大縣雲林縣斗南的林豐明相當關心農民的問題，他寫出多首和村農民有關的詩作，顯然是無法忘卻故鄉斗南農地散發的濃濃芳香，農村歲月的成長背景，使他看農民問題難掩內心波動，下手批判更顯銳利。

他也爲上街頭抗爭的農民發聲，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解嚴前後，與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相互照映的社會運動裡，農民運動的景象從這首詩的詩題，顯現出來。詩人目睹一場空前的街頭運動，於 1989 年 4 月寫下〈街頭農民〉<sup>57</sup>這首詩：

不是今天才覺悟  
天賦人權  
是已過時的理論

路的盡頭  
突然出現監獄  
張著大口  
剛從這樣的噩夢醒來

多麼希望永遠不必舉起  
對抗矛的盾  
奈何面對的已不再是  
溫柔的土地

還不確定轉過彎之後  
等在那裡的是什麼  
但隊伍出發了  
原該點綴田野的斗笠  
在沒有綠意的街頭  
排出最無奈的圖案

---

<sup>57</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 97-98。

〈街頭農民〉的意象本身就是具有問題意識的意象。原來應該和田野並置，卻連帶在街頭。因為曾經在戒嚴統治的禁制裡被壓抑著，所以詩的一開始，透露的是早已覺悟，但現在才有所反應的心聲。人權不是天賦的，儘管理論是，但現實並不是這樣。因此社會運動才會出現。然而在街頭遊行示威，也不是沒有風險。噩夢顯現讓人受驚的場景；在路的盡頭，監獄張著大口。

林豐明看著走上街頭的農民，心裡也許多不捨，所以從他心裡投射出去的農民也不希望對抗，在矛和盾中的對峙，畢竟存在著衝突，心裡不希望對抗，但現實卻必須對抗。因為土地已不再是溫柔的土地。農民的生活情境反映了農作的困頓，在經歷過以農養工的經濟改革後，在工業發達後，農業的蕭條打擊了依賴土地耕作爲生的農民，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到九〇年代，農民走上街頭的景象，反映了許多無奈。

農民的心裡一直是良善溫和的，行動是跟隨的行動，不知道轉彎後會遇上什麼景況，在徬徨中，隨著出發的隊伍，一步走一步，無奈，但是又能怎麼辦呢？斗笠原是田野的點綴，農民原應在田野，原應是充滿綠意的生活景致。但是，在街頭遊行，示威的農民的斗笠卻在隊伍中排出最無奈的圖案。詩人以空間錯置的矛盾加強農民心中的無奈，力道直透紙背。

林豐明同情農民的遭遇，但回過頭看到沒有被珍惜的農村大地，他也出手批評農民，1988年9月發表於《民眾日報》副刊的〈農村二則〉<sup>58</sup>他爲大地發出憤怒的不平之鳴：

給我們食物

給我們薪材

給我們火

空手到來的我們

---

<sup>58</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77-78。

只留給他  
一推灰燼  
一堆沒有溫度的灰燼  
過冬

〈農村二則〉之一

暴發  
在沒有東西南北的城市  
最後還是把自己  
埋回被遺棄的母親的  
懷抱裡

一點不懷疑  
這裡  
種不出任何希望的土地  
還有所謂的  
好風水  
嗎？

〈農村二則〉之二

林豐明貼近社會、觀察社會，然後寫出社會批判詩，這成爲他詩作的一大主軸。李魁賢說林豐明能「立刻掌握到形思惟的詩學本質，而又能認識到存在場所的現象，做爲第三世界國家詩人應該秉持的在野詩人立場和批判社會的態度，以詩爲表現工具，爭取發言權。」<sup>59</sup>

（三）國族書寫：斷離／連接

台灣從三〇年代以降的現實主義詩人，大都帶著濃厚反殖民、反外來政權的色彩，也就是陳芳明所謂的「左翼文學」，所謂「左翼文學」並非只是指具備社會主義色彩的

<sup>59</sup> 見李魁賢：〈從批判詩到用詩批判〉，收錄於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3。

文學而已，其重要特色更表現於作家的抵抗心靈與批判精神。這些作家面對日本的殖民統治，透過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表達了台灣社會底層最深沈的抗議；他們站在弱小者的階級立場，發揚人道主義的精神，卻又未嘗放棄文學與美學的紀律。

而國族書寫一直是左翼文學處理的一大課題，林豐明的詩作中少不了這類作品，他榮獲 1987 年第十八屆吳濁流文學獎之新詩正獎的〈蜥蜴斷尾〉就是其中的佳作。

毅然地捨棄尾巴

在一次致命的危險中

因而保住生命的蜥蜴

多年後再度拾回

當年被犧牲的那一部分

並且像未進化前的祖先一樣

為了抬高自己

要求他支撐起絕大部分的體重

雖然不管連接時或是斷離時

都流著與本體同樣的血液

切斷處留下的

不會消失的傷痕

卻因重壓而加深

蜥蜴不了解

曾經斷過的尾巴

從被接回的那一天起

才開始思索

異族的定義

誰是「蜥蜴」？林豐明用斷尾求生且斷尾會重生的「蜥蜴」意象寫下這首詩，令人不禁要問誰是「蜥蜴」？要不是最後一段他點出「蜥蜴不了解／曾經斷過的尾巴／

從被接回的那一天起／才開始思索／異族的定義」，誰是「蜥蜴」的答案很可能是一團迷霧。既然作者指出一個方向，筆者認為「蜥蜴」指涉的範圍可以是主政者，甚至一個國家的改朝換代，尤其是台灣目前棘手的兩岸關係的政治現狀。

究竟我們應該把中國大陸當「異族」或「同胞」？國族就像蜥蜴斷尾般「雖然不管連接時或是斷離時／都流著與本體同樣的血液／切斷處留下的／不會消失的傷痕／卻因重壓而加深」當林豐明如此寫著的瞬間，國族的過去和未來似乎都註定傷痕累累，要撫平它得花幾回春秋輪轉呢！

〈蜥蜴斷尾〉因為寫出大格局、寫出恢宏氣度所以獲得吳濁流文學獎。蜥蜴的尾巴從連而斷，反之，也有從斷而連的，以〈磁石〉一詩的物理現象而言，N極和S極成為相反而平衡的存在，可以證明這種「從斷而連」的思考依據：

成為單獨存在的 N

或 S

凝聚一切

是不可能的企圖中

最荒謬的一個

切除異端

從切斷處

無可避免地

會立即出現另一個

對立的極

……

李魁賢評論這首詩指出，林豐明第一段在寫有人想破壞偶極的生態，成為唯我獨尊，然而「切除異端／從切斷處／無可避免地／會立即出現另一個／對立的極」，這在實驗室的物理實驗可以明確證明，然而在社會上的政治實驗卻也屢試不爽，李魁賢稱

讚林豐明的觀察敏銳，以詩傳達了宇宙的真理。<sup>60</sup>

筆者以為〈磁石〉中的連／斷和〈蜥蜴斷尾〉中的斷／連是承接同一個問題意識，是用一體兩面的手法在敘說混沌不明的兩岸關係，經過四十年斷絕後，台灣和中國重新連接互動的平台，似斷還連、似連還斷。如今，兩岸發展佔著國族未來的一大區塊，國族之於人民，就像母親之於孩子，兩岸間這牽動著全島子民命運的「藕絲線」，該如何拿捏輕重考驗著主政者的智慧。

#### （四）原鄉想望：留鳥／候鳥

從「國族書寫」而來，自然而然會發展出「原鄉想望」的文學脈絡。台灣特殊的政治時空背景裡，一群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老榮民，歷經四十多年漫長的等待，等成「他鄉做故鄉」時，他們的原鄉是那裡？〈返鄉〉<sup>61</sup>這麼寫：

相同的鄉音

不同的語言

中間橫著

無法跨越的四十年

鐵絲網剪破之後

流浪的人終於計算出

要停留多久

一塊土地

才會成為自己的家鄉

揮別不知如何加以擁抱的母親

回程的火車啟動時

夢醒了

<sup>60</sup> 李魁賢：〈從批判詩到用詩批判〉，收錄於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6。

<sup>61</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52-53。

返鄉的旅程

才真正開始

這首詩隱約透露著族群認同和族群要融合的想法，畢竟流浪的人待在這塊土地的時間，已經長久到足夠把陌生的異鄉轉化成故鄉；更因為在異鄉停留的時間久了，熟悉的故鄉反而成爲「不知如何加以擁抱的母親」，鄉音已改、鄉愁也只是一場夢。因爲時間隔閡，使得年少時熟悉的故鄉到老反而變成異鄉，而四十年來一視爲他鄉的地方卻是「夢醒了／返鄉的旅程／才真正開始」。大時代造成的悲劇，讓渺小的個人已分不清自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究竟是異鄉客或已融入族群成爲「新台灣人」。

新住民在中國與台灣之間漂流，舊住民則在台灣內部流浪，在出生地、土作地、居住地，甚至海外之間，扮演留鳥或候鳥的角色<sup>62</sup>，能夠長居久安的地方是「故鄉」，長住者就是「留鳥」，詩人以留鳥／候鳥的意象帶出原鄉與異鄉的對比，充滿自我心理投射出的「原鄉想望」：

這個島嶼已經

從伯勞鳥的航圖裡消失

灰面鷲也開始為他們的旅程

尋找新的終點

只有我們

望著日漸減少的天空發愁

我們也能飛越重洋

也能適應別的叢林

但我們不走

我們要努力把種子

---

<sup>62</sup> 舊住民的說法引用莫渝的觀點，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7。



吐在被毀掉林相的土地上  
再種出新的樹

因為我們不是過客  
我們是  
世居於此的  
留鳥

——林豐明〈留鳥〉<sup>63</sup>詩集《地平線》1986·2月

這首詩重點在藉候鳥與留鳥的歸屬，提出過客與世居的認同問題，台灣居民先後來自不同地區，對這塊土地的認同產生不同的心態，有人世代長期居住是為留鳥，有人充滿過客、移民的思想，只將自己視為短暫停留在這片土地的候鳥。詩人結尾說「我們是／世居於此的／留鳥」他和他周遭的親友都是認同這塊土地的留鳥，而且也是珍愛這塊土地的留鳥，因為「我們要努力把種子／吐在被毀掉林相的土地上／再種出新的樹」，這就是以實際行動表現愛鄉愛土，而不是只會喊口號之流。

偶爾林豐明也會剖析候鳥是否當得甘願，詩作〈雲〉<sup>64</sup>寫道：「飄泊在異國的天空／由裡層開始變白／最後成了完全陌生的那種雲／有些不是自願的」既然非自願為什麼會飄泊在異國變成「白」雲？林豐明為這些「白」雲尋找理由，因為「這麼多年／故鄉始終湧動著／離心力強勁的氣流」，這話令人想起台灣在六〇年代社會流行的順口溜「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這種離心力帶走非自願的「白」雲嗎？答案連「白」雲也在尋找：「遙望漸成沙漠的故鄉／龜裂的土地／老是夢見自己沛然下降的那些雲／一直尋找著／問題的答案」。

現代社會到外地讀書、求職，移動變遷的頻率甚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而林豐明離開斗南故鄉，從24歲青年期進入台灣水泥公司花蓮廠，一住三十餘年，他在花

<sup>63</sup> 〈留鳥〉一詩原收錄在林豐明詩集《地平線》，引自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7-208。

<sup>64</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30-31。

蓮這個新故鄉度過生命最輝煌的青壯年期。這位換上東部客衣衫的詩人，若不是心中存在著「原鄉想望」又怎麼會寫下如許詩句。

### 三、詩藝術

論者總以「現實主義詩人」看待林豐明，他之所以成為「現實主義詩人」有其文學思潮背景，筆者認為，現實主義帶給林豐明的是創作現代詩秉持的精神，至於創作現代詩的技巧仍不得不借重現代主義的主張。

現代詩為什麼稱之為現代？那是因為它相對於於古典（或稱傳統），李瑞騰在《新詩學》中表示，詩本來是不分古今，不分新舊的，勉強要去分它，是因為新的時代應有新的表達形式，新的時代應該要有新的精神、新的觀念。如要簡單做區分，民國以後整個中國新文學中詩的部分，就稱「新詩」；後來受到現代主義影響，所形成的新詩，就稱為「現代詩」。<sup>65</sup>

臺灣現代派詩歷經多次的考驗和不斷的修鍊，顯然現代主義詩歌的主要目標——新穎的意象已經散播並強化，且創造了一套成熟的詩歌用語，表現各自個性化的詩歌形象。臺灣一些優秀的詩人如余光中、楊牧、洛夫、周夢蝶、鄭愁予等，都熟練地掌握現代詩的語言技巧。

所以就臺灣現代派文藝運動來說，現代派詩開創了新詩探索、追求和表達藝術的良好氣氛，特別是在象徵、暗示、寓意和意象捕捉、營造等方面，把臺灣新詩的藝術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sup>66</sup>以這些現代詩的創作技巧與藝術性檢視林豐明的詩作，不難發現林豐明是屬於「理念先行」的作者。

就上述筆者整理出其詩作的風貌來觀察，他的詩作字裡行間蘊結強烈又飽滿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他以淺顯的文字表達對台灣土地與歷史的情愛，對勞苦人民的關

---

<sup>65</sup> 李瑞騰：《新詩學》（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頁3-4。

<sup>66</sup> 參見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80

注，讓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訴求是什麼。所以，他是位「理念先行」的現實主義詩人；所以，他的詩作直視現實、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因著批判的精神，所以，他認為新詩強調的真善美，真遠比善、美來得重要。

事實上，「真實」不僅是林豐明對歷史、社會的期盼，應該也是他寫詩時對自我的要求。發動新文學論戰的張我軍強調文學貴在「誠實」，並指出「新文學」的精神是必須出自真思想、真情感，這番言論及觀點對林豐明詩作的影響鑿痕頗深，在他的詩作中佔相當大比例對歷史、國族、政治、戰爭等等社會現象的批判，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看法與情感，所以我們可以說林豐明的寫作態度從誠實出發，絕不虛假也不矯情，用平實的文字傳達真思想、真情感。

林豐明的詩作可被歸類為「社會詩」，李瑞騰在《新詩學》中這麼定義「社會詩」：當一個詩人把社會現象做為表現的素材，寫出了一些作品，這些作品可以稱為「社會詩」，它具有的特色包括，第一因為是以社會現象做為表現的素材，所以詩裡面應該表現強烈的現實性；第二所表達的內容更迫切需要讓更多人去閱讀，所以詩不能寫得太深奧晦澀，一般來說比較傾向於流暢易懂；第三社會形形色色，有各個階層，詩人所喜歡寫的是社會裡面比較不良、比較變態的現象，因此，社會詩一般來說都充滿抗議和控訴，這是社會詩一個很明顯的特色。<sup>67</sup>林豐明的詩作完全符合李瑞騰對「社會詩」的定義，因此，筆者以為，林豐明也可以被喚作「社會詩人」。

而且在莫渝看來林豐明是個相當成功的「社會詩人」，莫渝說：「批判與說理是林豐明詩的兩股創作方向，面對戒嚴時期的台灣政治與社會，他提出的批判，譬喻、隱喻等技法，十分犀利且成功」<sup>68</sup>，這樣的詩作常被提及，如〈留鳥〉、〈蜥蜴斷尾〉、〈黑盒子〉、〈白髮兵團〉、〈內戰〉等，篇幅普遍不長，大部分都在二十行之內，形式也都二段或三段書寫，雖然結構短，文字也不累贅，卻能精準的說理與批判。

陳千武則認定林豐明的詩作是獨立詩型的「時事詩」，「時事」指世界上隨時發生的大事，「時局」指國家社會的情勢，而詩人敏銳的觸覺，對時事、時局都會有微妙的感應，時常依據感應思考的知性批判，寫成「時事詩」或「社會生活詩」，表現

---

<sup>67</sup> 李瑞騰：《新詩學》（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頁14-15。

<sup>68</sup> 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9。

具有濃厚寫實性的特殊意味。<sup>69</sup>

不論名為「社會詩」或「時事詩」，林豐明寫詩的手法顯然就是順沿〈蜥蜴斷尾〉的原型態，處理現實性題材大都不採取直接表現的方式，而是以迂迴婉轉的手法予以表達，正如李魁賢在〈從批判詩到用詩批判〉一文中曾說「豐明以詩批判的技巧，所展現的特質是一種弔詭性，……他敏銳地撥開物象表層的陰翳，去揭露為表層所蒙蔽的真實本質。……這種超現實的思索畢竟會在現實上逐漸沈澱、澄清」<sup>70</sup>。證實了林豐明寫詩動機的心靈活動特殊，而表現手法高明。

但或許如此，有些作品對讀者來說，要捕捉作者創作當時原始的主題思考不無困難，欲進入詩意象的境界也形成阻礙，不過詩人心境的感受明顯躍動於字裡行間，挖掘本質的意義性大於詩作的技法表現。以一句話概括林豐明的詩，莫渝在〈笠詩人小評〉點評林豐明：「從事詩作稍晚（35歲才開始），但認真用心，硬朗的詩質散溢批判與說理的質性。」<sup>71</sup>應是最貼切的寫照。

### 第三節 斗南及大埤現代文學之特色

探討斗南及大埤地區現代文學特色，是詮釋文學發展重要的一環，筆者一如前述探討古典文學特色所建立的兩個面向：一、人的部分即作家和文學活動、社會關聯，二、作品的部分即作品中的蘊藏內涵，及所代表的時代精神，依循這兩個面向探討斗南及大埤現代文學發展脈絡的特色：

#### 一、作家與文學活動

##### （一）作家：為文學而文學

現代文學自廿世紀二〇年代冒出頭，超過半世紀的文學場域變遷，無論是六〇年代的現代文學、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八〇年代的本土文學對斗南及大埤的作家均有

<sup>69</sup> 陳千武：〈獨立詩型時事詩〉，收錄於林豐明：《怨偶》（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3。

<sup>70</sup> 該文收錄於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1-11。

<sup>71</sup> 莫渝：〈笠詩人小評〉《台灣新詩筆記》（台北：桂冠圖書，2000年），頁99。

深淺不一的影響。觀察斗南、大埤現代文學的作家及作品，筆者以為，現代文學對個人有內化作用，也有外擴作用。內化作用文學風格會更明顯；外擴作用使得文學根部的觸角大大的伸展。一縮一伸形成多元多路線的發展，收攏成此場域的作家面貌，他們的社會階層、職業背景較諸古典詩人更擴大，而且不為應酬、不為遊戲，只為文學而文學。

經過內化作用表現出深刻文學風格的作家，除了上一節論述「踩進現實求真實」的林豐明外，還有一位來自大埤現今旅居台北的劉興治。劉興治筆名原甫，別號三哥、雲樵，1958年（民國四十七年）生於大埤鄉，於鄉間、田園、青山綠水中長大。國立藝術學院畢業，平日寫作、教畫、作畫與遊山玩水，生活與工作相結合，以自然為師，嚮往陶淵明的生活。常登山觀大地、草木、萬物，靜悟自然。退到人群後，看人生、參悟人生哲理。

劉興治是典型右手寫文章左手拿彩筆的文學人，他的著作《田園小三哥》揉合「散文、田園詩和文人畫」文字樸質、畫風清新，所記所敘都是農業時代的田園生活，懷舊溫馨，文中處處可見故鄉大埤的身影。

散文方面，以白話訴說情節，小三哥活潑生動的串連童玩、親情、道德及田園趣，以田園風光引領讀者進入時光隧道，回到農業社會時代的田園生活，讓經歷過台灣五、六〇年代的讀者，重溫往日情懷，享受大自然之美，同時感受到生活的真諦和生態保護的重要。他的田園詩是田園生活與自然的寫真，顯現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同時也是「詩中有話、話中有話」的警世詩。而他的「文人畫」是詩、畫並重的田園畫作，以童玩、農事、田園之美活潑生動的追求被他視為水墨畫最高境界的「文人畫」。

以重振文人畫為己任的劉興治曾說，文人畫是由唐代王維創始，蘇東坡之流繼之，當時文畫並茂，後來轉變為文少畫多，到了文人畫末期已變成無文無畫，只成了臨摹、抄襲的玩筆弄墨，卻內容空虛、貧乏的繪畫，故文人畫實已到了必要重振畫風的時候了。<sup>72</sup>由此得以看出劉興治面對文學和藝術創作的態度，有一種不為名不為利，擇善而為的執著

林豐明和劉興治兩位是斗南、大埤場域中有文學著作付梓的作家。另有一類屬於

---

<sup>72</sup> 原甫：《田園小三哥》（土城：宇喬出版社，1993年），頁253。

教授作家，出版學術性著作，例如台大哲學系教授沈清松則在專業領域對科技與文化帶來的衝擊痛下針砭，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生於斗南的沈清松，擁有輔仁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哲學碩士、比利時魯文大學高等哲學院哲學碩士、博士等學歷，並獲國家發展研究碩士。他是中國哲學美學研究專家，也是中國哲學會理事長，著有《中西自然觀的哲學思想：兼論科技所需的人文精神》、《莊子與海德格的美學》，另有中英法論文六十餘篇。他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並獲選為二十六屆十大傑出青年，是斗南人的驕傲，也是青年學子的楷模。

1946年出生於大埤的台灣藝術大學教授羅振賢，對於中國山水畫尤其是宋代的山水畫學有專精，其著作有《中國山水畫風地域之因素》、《宋代山水畫風之研究》、《羅振賢畫集第一至七集》，羅振賢教授曾經擔任台藝大美術學院院長，也是台灣省美展評議委員，他的作品經常應邀在亞洲、歐洲、美洲、非洲二十多個國家展出，在文藝界享有盛名，在藝文界同樣享有盛名的還有一位大埤人即台中師院教授簡嘉助。

此外，這個區域的作家還有一個特色：不少教育界人士熱愛文學，利用公暇筆耕不輟，為文學而文學，例如：

現為斗南國小校長的林秀桂，衷情文學足跨古典和現代兩界，早年她曾加入「雲林詩人聯吟會」從事古典詩創作，同時對現代文學也保持濃厚的興趣，從學生時代便勤於寫作，參加文學社團，在文學刊物上投稿。不過近年來她投入的文學形式稍有改變，主要是以閩南語吟誦古詩為主，她希望藉著閩南語和古詩結合，提高地方人士文學的素質與涵養。她還負責召集編輯荊桐鄉土教材《尋根探源話荊桐》，經過深入的文獻史料蒐集和田野調查，林秀桂和她的團隊編寫出長達兩百頁的《尋根探源話荊桐》。

又例如：大埤國小退休老師張添科、黃秋鶯夫婦，與大埤鄉多名小學老師黃進忠、李春雪、陳嘉銘、林春美、何晃宜、唐寬恩、李志軒等人合力撰寫大埤鄉的鄉土教材《戀戀大埤酸菜情》。還有斗南鎮的老師林明淵、楊世承、曾國城、張國連、洪吟君、沈彥君、莊曉菁、詹智昌多位老師，也群策群力編寫出《來去他里霧》斗南鄉土教材，教師群對文獻資料考究詳細完整，文筆洗練簡潔有利，敘事能力亦不輸專業作家，他們可以說是一群文學熱愛者。

由筆者目前蒐集到斗南、大埤現代文學作家，雖然成氣候者少，其中仍有一些現象值得探究並歸納出論點，包括：一、作家階層比古典文學作家更深入普羅大眾，打破非富即貴的中上流社會作家群框架。二、作家不興酬唱、贈答、遊戲之作，他們熱愛文學，為文學而文學，態度嚴謹認真，帶著一支筆管深入民間，專業作家充當社會的發聲機；業餘作家站在第二線推動文學號角向前進。這些特質雖是與古典文學比較而突顯出來，卻是難能可貴的特質，像經歷過文藝復興之後清新的重生，期盼這股涓涓清流能夠延續下去，使此區域的現代文學有機會頭角崢嶸。

## （二）文學活動：尋找個別出路

斗南及大埤文人作家間在地的現代文學活動不多，反而是有心創作的作家會尋找個別出路，以個別名義加入全島性的詩社或文學團體，這種傾向個別化運作的模式，致使該區域的現代文學無法藉由作家建立完整的網絡，而且已出現斷鏈的危機，值得有關單位重視。

就筆者的觀察發現，這個區域現代文學作家成名最早，而且在文壇上享有名氣與地位的作家，當屬於 1987 年獲得第十八屆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的林豐明。林豐明於 24 歲離開自幼生長的故鄉斗南，遠赴花蓮進台灣水泥公司服務，更精確的說，當他就讀高雄工專的青年期，生命基底便逐漸遠颺故鄉。直到 35 歲與詩結緣為止，故鄉斗南提供給他的是正規教育的知識與涵養，還有對詩的偏見，以為現代詩是治療失眠的藥方<sup>73</sup>。所以，故鄉斗南並沒有提供他文學的養分，雖然，偶爾詩中會有故鄉的身影，但在他漫漫二十多年的創作路上，故鄉斗南註定是缺席了。

何以如此論斷？一來林豐明近三十個年頭長住花蓮，早已改換東部客衣衫，他不會在斗南這塊土地上從事創作。二來林豐明於 1984 年參加了詩社，卻是跨越地域性的「笠」詩社，他擔任過社務委員、編輯委員，在「笠」詩社前輩李魁賢、陳千武、莫渝等人的帶領下，和一群同好互相切磋，使他得以在短短三年內詩藝精進，以詩批判社會、謳歌生命，進而在 1987 年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加入「笠」詩社是林豐明個人自發性的文學活動，而他，並未在斗南參加任何文學活動。

《田園小三哥》作者劉興治是該區域第二位出版文學著作的作家，大埤是他的故

---

<sup>73</sup> 林豐明對詩的偏見詳見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 年），頁 3。

鄉，但他同樣未在大埤參加任何文學活動。他的文學活動相當特殊，由於曾任教於台北縣新店市真光教養院，因而和該院院長華靈慧結為莫逆，情同姐弟，他們一起喜歡文學藝術，一起從事寫作，互相鼓勵、相互幫助，並相信因為如此文藝這條路會走得更遠更豐富。<sup>74</sup>

斗南及大埤沒有具組織性的現代文學團體，沒有詩社、也沒有寫作創作培育班，且因沒有大專院校，缺乏啟動文學及學術風氣的火車頭，整個區域的文學活動乏善可陳，在這裡，現代文學還有文學散發的能量都被漠視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為文學的種子早就散播在此場域之中，既然在先天條件不良之下，外銷他處的人才還能產生如林豐明、劉興治者，文學種子豈非早已播下？只待春雨澆溉、春風吹拂。

而大自然賜予該場域的平疇沃野、鄉間田野就是孕育文學種子的絕佳場所，就像劉興治自從就讀國立藝專離開了家鄉，家鄉景物便時時召喚著他，沈甸甸的回憶促使他在1993年完成《田園小三哥》，自序中他寫道：「筆者成長於鄉間田園，剛好是農業社會與工商業社會銜接期間的人，童年趣事一籬筐，……書中內容全是筆者的親身體驗，『小三哥』則是筆者童年的縮影」<sup>75</sup>。

原來劉興治的文學與家鄉如此緊密結合，那麼若有春雨澆溉、春風吹拂，斗南、大地區未來可能產生更多的林豐明、劉興治，只是誰該扮演春風春雨呢？筆者認為，當民間無力或無心擔負這份責任時，公部門理當責無旁貸站出來推一把，長期的、慢慢的、一點一滴的為文學做些事，眼光長遠的守候著，有朝一日此區域現代文學或將展現無遠弗屆的力量。

## 二、作品與時代精神

### （一）作品：多樣性、文學性

現代文學文類雜多，文學漸漸趨向複雜化，也漸漸的多元化，單就現代詩而論，在選材方面較古典詩更多元化，探討上述斗南、大埤作家的作品，可以「多樣性、文學性」來概括斗南、大埤現代文學作品的特色。

<sup>74</sup> 劉興治與華靈慧院長的互動見原甫：《田園小三哥》（土城：宇喬出版社，1993年），頁2。

<sup>75</sup> 見原甫：《田園小三哥》（土城：宇喬出版社，1993年），頁5。



針對該區域作家的作品首論林豐明，林豐明寫詩，到目前為止出版過三本詩集；也寫旅遊散文，《赤道鄰居》是他派駐印尼工作期間，從探索欣賞的角度去體會不同的文化，將自己或朋友的所見所聞，以說故事的形式記錄成散文集；他還寫傳記文學，最新著作《花泥春秋》就是他個人職場退休回憶錄。把他自己奉獻二十五年歲月的台泥花蓮廠，透過他的職場親見所聞，披露企業不為人知的內幕，這既是一本個人職場退休回憶錄，也是一本花泥從風光歲月到黃昏前的權謀術事的企業興亡哲學書。

由此看來，林豐明作品的多樣性、複雜度稱得上「多元化」的典型，比起該場域古典文學的作品，來得豐富且更有文學的生命力。

一般慣以「詩人」稱呼林豐明，顯示其文學創作的主軸在於寫詩，或冠以「現實主義詩人」、「社會詩人」（筆者的認定）則代表其詩作展現的特質。他創作時秉持的大原則是「真」，而且凌駕於美與善之上，批判與說理是林豐明詩的兩股創作方向。他以詩作對歷史記述、國族認同、社會現象包括政治、戰爭與選舉等諸多問題提出批判，毫不掩飾自己的看法與情感。他以淺顯的文字表達對台灣土地與歷史的情愛，對勞苦人民的關注，他是個不可多得的文學創作者。

既然如此，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給林豐明在區域文學史一個開創現代文學重要舵手的歷史定位，往後凡涉及斗南現代文學的研究，都不會忽略林豐明及其作品。

次論「田園小三哥」劉興治，他的著作《田園小三哥》揉合「散文、田園詩和文人畫」，同樣是「多元化」的創作。每一篇散文開頭都有他以傳統漢詩型態創作的田園詩，文內並附有他文畫並茂的文人畫，例如：〈釣青蛙〉<sup>76</sup>一文開頭便是提點的七言絕句詩：「秋夜不是讀書天，蛙叫滿園蚊滿天，提竿下田追趕跳，爸媽罵我放牛仙。」這段詩句道盡農業社會孩童嬉戲的樂趣及生活悠閒的情形。「放牛仙」是指當時生活困苦沒錢讀書的小孩，天天要去幫有錢地主放牛做童工，所以沒讀書的小孩就被比喻為放牛仙。文中他提到：

青蛙一年四季都在活動，而以中秋節前後最多且最活躍，因為青蛙媽媽所下的卵，經過一年後由蝌蚪變小青蛙，到秋天剛好發育成熟。村裡的小孩常利用晚上提著燈火去抓青蛙，白天則到田埂邊釣青蛙。想賺點零用錢的大男孩則會自

---

<sup>76</sup> 原甫：《田園小三哥》（土城：宇喬出版社，1993年），頁15。

製放青蛙的器具，所謂「放青蛙」不是把青蛙放走，而是自製一種長約三尺，細如手指頭大大的竹竿，前頭削尖，尾部繫條一尺多長綁著魚鈎的魚線，魚鈎勾著對摺的活蚯蚓，然後斜插在兩排稻子中間的田埂邊，等青蛙跳上來吃蚯蚓時便被勾吊在半中腳踏不著地。

這一段關於釣青蛙的敘述活靈活現、鉅細靡遺，作者的記憶深刻到每個細節都能重現，彷彿帶領讀者穿過時光隧道回到往日時光。四〇、五〇年代出生的農村小孩，看著這段文字必能喚起孩童時代美好的回憶，六〇年代以後出生的小孩，儘管沒有釣青蛙的經驗，看劉興治的〈釣青蛙〉新鮮感是一定有的。

《田園小三哥》一書有不少這類農村孩童生活樂趣的「直擊」，除了〈釣青蛙〉，還有〈釣魚〉、〈灌蟋蟀〉、〈撈蛆虫〉、〈撿田螺〉、〈撈小魚〉、〈捉泥鰍〉、〈捕鼠記〉等，如果不釣、不撈、不捉，還可以〈放風箏〉、〈踏水車〉、〈炕土窯〉、〈逗鵝公〉、〈戲火鷄〉、〈打陀螺〉，這跟時下小孩的生活經歷、體會迥然不同，唯如今生態破壞嚴重，這麼恬淡悠閒的生活已是渴求不得，所以作者劉興治希望透過他的作品喚起人們對環保的重視。

此外，他的田園詩文學性濃厚，畫面具象充足、意境優美，有節奏、有韻律，如〈溪邊洗衣姑娘〉<sup>77</sup>：

蜘蛛織絲繫朝露，晨霧輕輕飛千絲。

溪邊浣衣倒影姿，輕打衣裳戲饞鷺。

溪水濺濕身半露，醉倒溪哥和農夫。

整首詩描寫清晨破曉時分，天色微亮的景象，晨霧輕輕飛飄，像千百條絲巾在竹林樹叢中飄盪、穿梭著，蜘蛛網還繫著透明的朝露，好像穿繫著一大串珍珠。彎彎曲曲的小河從村莊邊流，涓涓不息，像大地的生命脈絡。前兩句寫大地甦醒的美景，烘托出溪邊洗衣姑娘如清晨下凡的仙女，作者如電影手法般，不斷轉換鏡頭最後才切入主題，明顯運用了現代詩的技巧。

又如〈逗鵝公〉充滿鄉間野趣的事情，劉興治也能寫得詩意盎然：

---

<sup>77</sup> 原甫：《田園小三哥》（土城：宇喬出版社，1993年），頁58。

田園村色水汪汪，涓涓溪流繞村莊。

倒影清晰映畫上，水上芭蕾舞群芳。

脖子長長嘎嘎唱，走路搖擺左右晃。

莫笑天空飛不上，羲之留名學鵝樣。

據傳書聖王羲之的永字八法是觀賞鵝而悟得，因為鵝走路搖頭晃腦，脖子彎、尾巴搖；跑起路來像踩著韻律舞動的舞者；游泳時則神似跳水上芭蕾舞，加上村莊清澈的涓涓溪流，農村某個角落的美景不經易的流洩，躍然紙上，令人神往。

林豐明出身斗南，劉興治來自大埤，兩位作家的作品代表這個區域的文學典型，既多樣性又富文學性，不問世俗的價值標準，拒絕商業的召喚，堅持心中理想默默筆耕。他們的身影也許不在鎂光燈下發光發熱，但他們的文字與藝術創作，如同一股清流，流進人們心中洗滌心靈塵埃。

## （二）時代精神：關懷鄉土、批判社會

二〇年代起張我軍等人為台灣注入新文學的因子，現代文學開展了新頁，三〇年代「左翼文學」蓬勃發展，作家面對日本的殖民統治，透過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表達了台灣社會底層最深沈的抗議；他們站在弱小者的階級立場，發揚人道主義的精神。這股強勁的文學力道不斷向未來延伸，當殖民政治退場後，繼之而起的就是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以及後來取代「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一脈相承的文學書寫形式和精神，深深影響斗南、大埤現代文學的內涵，觀察該場域的現代文學作家，便是浸染在此一體系下，揮灑個人的空間，表現關懷鄉土、批判社會的時代精神。

什麼是「鄉土文學」？1997年葉石濤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指出，「台灣意識」是帝國主義下在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焦點，這就是台灣鄉土文學的前提，他並強調「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居民）所寫的文學」，「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sup>78</sup>

同時葉石濤也認為，鄉土文學作家作品的題材是自由、毫無限制的，作家可以自

<sup>78</sup>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3。

由地寫出任何他們興趣及喜愛的事物，但是他們應具有根深蒂固的堅強的「台灣意識」。這種台灣意識必須是跟廣大台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反映出來的意識才行。他解釋「台灣意識」，既然整個台灣的社會轉變的歷史是台灣人民被壓迫、被摧殘的歷史，那麼所謂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通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通經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sup>79</sup>

葉石濤的輩分和見識，讓他的文章格外有分量，等於宣示台灣鄉土文學以台灣為座標的創作方向。相隔二十年後王德威檢視文學生態的變貌指出，鄉土文學論戰自始即在國族論述的大纛下進行，因為土地與國家的相生共存，是現代國族論述的中心意旨<sup>80</sup>。

筆者在此之所以再次詳述鄉土文學的意涵及與國族論述的對應關係，是因為以林豐明為首的斗南、大埤現代文學作家，所展現的時代精神即是從鄉土文學出發，關懷鄉土、認同土地，反帝反封建、批判社會，進而書寫國族意識的進程。

從關懷鄉土的角度看林豐明的詩，他寫沒有被珍惜愛護的農村大地、譴責暴發戶心態的農民，從農地取得食物、薪材、火的人們，卻只留下沒有溫度的灰燼給農地。他也寫上街頭抗議的農民，字裡行間盡是對農民的悲憫。所以，雖然有該譴責的暴發戶農民，卻也有該被同情的弱勢農民，林豐明敏銳的看到問題，也勇敢的提出問題，盡一份文學人的社會責任。

詩作〈留鳥〉<sup>81</sup>是他認同這塊土地最直接的赤裸告白：

我們也能飛越重洋  
也能適應別的叢林  
但我們不走  
我們要努力把種子  
吐在被毀掉林相的土地上

<sup>79</sup>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3-4。

<sup>80</sup>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160。

<sup>81</sup> 見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207-208。

再種出新的樹

因為我們不是過客

我們是

世居於此的

留鳥

他不但是認同這塊土地的留鳥，而且也是珍愛這塊土地的留鳥，因為他要以實際行動「我們要努力把種子／吐在被毀掉林相的土地上／再種出新的樹」呵護、關愛被蹂躪、受過傷的鄉土。由此看來，林豐明對土地的認同顯然與同屬現實主義之流三〇、四〇年代的文人大異其趣。陳芳明書寫宣示台灣鄉土文學的葉石濤時提到：「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身分認同（identity），呈現出來的往往是不穩定的。」正如葉石濤自己所說的「在其精神世界深處並沒有國境在。所謂沒有國境，意謂的應該是沒有國家主體或民族主體的存在。這樣的主體可以四處漂泊，也可隨遇而安。」<sup>82</sup>，反觀林豐明對國境、對鄉土的主體認同表現得堅定不移。認命式的毫無怨尤的擁抱與接受，這是此時期此地域的作品，強烈表現關懷鄉土的時代精神。

「所謂鄉土情懷，不單是在作品中嚷著擁抱泥土，紮生活的根，握一握芬芳鄉土，或者表現鄉村風光，而是能夠接續歷史傳統的民族血脈，且奠基於現實生活環節的一種愛心懷抱。」<sup>83</sup>沒有愛，詩何嘗能延續生命？林豐明的詩作，讀者不僅可以輕易發現他對鄉土、國族的大愛，而且他也做到「接續歷史傳統的民族血脈」，且奠基於現實生活環節的一種愛心懷抱。

而展現對鄉土、國族大愛的同時，林豐明偶爾也會流露對家庭的個人小愛，例如〈女兒出閣〉<sup>84</sup>一詩他寫道：

禮服二套就可以了

<sup>82</sup>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271。

<sup>83</sup> 見莫渝：《讀詩錄》（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頁106。

<sup>84</sup> 原載《台灣現代詩》第十一期，2007年9月25日，頁26。

用不著聘請專業的攝影師  
浪費那麼多底片吧  
蜜月旅行有必要  
到遙遠的日本北海道去嗎  
典禮前照舊是  
惹人厭的  
小氣老爸的語氣  
站在台上致詞  
誠惶誠恐的主婚人  
深怕說錯一句話  
就會影響她此後的幸福  
竟微微地顫抖了起來  
終於體會  
為什麼都說女兒是  
前世的情人

同屬「笠」詩社的利玉芳認為，〈女兒出閣〉是林豐明從事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作品系列中表現得比較溫馨的一首詩，但說溫馨卻又不同於別人對出嫁女兒那般殷切真誠祝福的語言，詩人選用生活性樸素的題材鋪排，例如建議女兒在婚禮中換二套禮服就可以了；用不著聘請專業攝影師，浪費那麼多底片；蜜月旅行有必要到遙遠的日本北海道去嗎……一連串的歐吉桑的語氣，表達對即將出嫁女兒的關心與不捨，同時也顯示詩人從國族到鄉土到家庭，大愛、小愛兼具的人性面。

大埤作家劉興治的作品同樣也展現關懷鄉土的時代精神，他的作品充滿關懷鄉土的濃郁情懷，雖然一逕地追憶農業社會時代的田園生活與大自然之美，且筆調溫潤少有煙硝味，不過他仍提出一些省思，悠閒恬淡的生活可能是時下很多人心中的桃花源，唯如今生態破壞嚴重，大地面貌改變，都市被水泥叢林佔據，悠閒恬淡的生活僅存在面積愈來愈稀少的農村裡，所以作者劉興治希望讀者透過他的書感受到生活的真諦和

生態保護的重要。

從斗南林豐明到大埤劉興治，他們的作品均展現關懷鄉土的時代精神。另外，揉合現實主義精神，與現代主義強調的詩作技巧的詩人林豐明，因襲從五四以降站在政治對立面發聲的文學思潮，對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提出批判，包括歷史、政治、戰爭、選戰、兩岸情勢等均批判，事實上，批判社會是他詩作的主力與重心，也是他藉由詩作所表現的時代精神。

例如他控訴歷史沒有真相，猶如找不到記錄飛航的「黑盒子」，他提出要歸還人民歷史真相的訴求，「如果不知如何下筆／就留白吧／至少讓以後的人知道／這一代／沒有說謊」<sup>85</sup>他拒絕虛擬虛假的歷史，最底限是讓歷史留白。同樣地，他也對戰爭提出批判，從八年抗戰到 1949 年國民黨轉進台灣，國共間隔著台灣海峽對峙，到現在即使有融冰之舉，然廣大的台灣人民一直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林豐明認為戰爭的殘酷無情，是文明社會最野蠻無知的手段。那麼主政者除了承諾給人民福經濟之餘，是否也該思索如何去除人們心中對戰爭的恐懼與害怕？林豐明於〈微言〉<sup>86</sup>一詩中他提出另一種思維，他認為消滅對方不再是結束對立的惟一方式，或許，和解才是結束對立的上上策。

林豐明對社會的批判是多面向的幅射，關懷的議題極為廣泛，舉凡歷史、戰爭、兩岸之間、島內選戰，或者勞工、農民、榮民、留學生……等等，都能讓他找到著力點，把想法化作詩句提出批判，詩作文字沈默的力量長長久久，影響力無法估量，卻有寧靜革命的效果。

---

<sup>85</sup> 林豐明：〈事件〉《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 89-90。

<sup>86</sup>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頁 54-55。

## 第六章 結論

本文以「文學時代性」、「文學在地性」為研究徑路的兩大主軸，探究斗南及大埤的民間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之發展脈絡，今就探究結果提出結論，分斗南、大埤有多重連結，斗南及大埤的文學特色，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的困境與進路，三個面向總結本研究，供後進參考。

### 一、斗南、大埤之間多重連結

社會文化是不同人群與不同生活習慣及信仰構成的巨幅拼貼；而歷史則是一幅幅巨大拼貼連綴而成的縣長縱軸，不同場域有不同文化和歷史，這與場域中的自然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進入研究斗南及大埤的文學發展之前，必須先清楚了解斗南及大埤的自然環境和歷史人文，作為文學發展研究的背景資料。

自然環境方面，斗南及大埤擁有先天一體的地理環境：一、地形上同屬於平原沖積地區；二、氣候上均為典型亞熱帶氣候型態；三、水文系統也一脈相傳，它們是同一個場域，分成兩個鄉鎮是後天人為的結果。歷史人文方面，平原沃壤使這片場域成為雲林縣最早被開發的區域，進入該場域勤奮拓墾的漢人於三百多年前便利用四周的河川，築堤堵水成「陂」，疏鑿溪水成「圳」來灌溉，把不利農耕的因素降至最低，有利條件發揮到極至，使整個區域變成平疇沃野阡陌縱橫，漢人把「水稻文化」成功地引進此地。

除了自然環境緊密連結外，兩鄉鎮明末清初就有來自大陸福建漳、泉兩州及廣東潮州的移民到此拓墾，原鄉情懷發展出兩鄉鎮歷史人文方面有多重連結，細數這些連結包括：

一、移民拓墾連結：斗南和大埤的開拓先驅同樣以來自閩南之漳、泉二府最多，也有部分客家人。以閩南人而言斗南漳人多於大埤，大埤泉人多於斗南；客家人多數為廣東潮州府和饒平縣籍，他們進入斗南和大埤的時間較晚，雍、乾年



間大舉加入大埤的拓殖行列。拓墾大戶林克明、薛蒲先後開拓斗南和大埤等地。

二、行政區域連結：斗南和大埤從康熙到雍正年間均稱「他里霧莊」行政規劃隸屬於諸羅縣，到 1787 年（乾隆五十二年），諸羅縣改稱嘉義縣，「他里霧莊」改屬嘉義縣。1809 年（嘉慶十七年）八月臺灣重新調整建制，「他里霧莊」改稱「他里霧保」，轄斗南鎮全部，現今大埤鄉北邊埔姜崙等十四個庄亦在其中。日治時期 1901-1909 年，鄉鎮同屬他里霧街，轄屬於斗六廳他里霧支廳，台灣光復進入中國民國時期，1946 年（民國三十五年）斗南設「斗南鎮」，大埤設「大埤鄉」，兩鄉鎮從此「分道揚鑣」，各自成爲獨立的行政區。

三、教育連結：清領期間斗南於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創建奎文書院，有兩處學田位於大埤埔姜崙，日治後由斗南鎮公所接收。大埤鄉日治時期有兩所國小，其中的大埤國校原爲斗南他里霧公學校大埤頭分校，當時只有一至四年級，五年級以上要到斗南就讀，這種情形維持了五年之久，直到 1920 年（大正九年）才獨立爲「大埤公學校」。

四、傳說連結：關於斗南石龜溪地名石龜遊溪的傳說，有人在夜晚看見龜象輝光，石龜之頭現形於今之大埤鄉廓前寮，龜頭因而取名爲龜頭山；左前足即今之大林鎮潭墘；左後足即今之三角仔；右前足爲今之南靖厝；右後足即連芳；龜尾則在古坑鄉中洲尾。

五、信仰連結：民間俗稱「六房媽」的六房天上聖母，三百多年前金身渡海來台後不曾立廟安身，每年由斗南鎮、大埤鄉、斗六市、虎尾鎮、土庫鎮等五個鄉鎮市內的三十六個庄頭，組成「五股」區域，輪流奉祀神明，形成「六房媽年年遷新居」的原鄉宗教信仰圈。另外，和「六房媽過爐」同屬雲林地區六大宗教動的「國姓公過爐」，每年元宵節過後，開台尊王國姓公同樣由斗南、大埤、虎尾、四湖、崙背等五個鄉鎮十多個村落輪流奉祀，俗稱「國姓公過爐」。

基於上述自然環境和歷史人文的連結，斗南和大埤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圈。筆者以爲，研究同一個文化圈的文學發展，無法切割也不宜偏廢，只能「概括承受」，因此本文將兩鄉鎮放在一起進行區域性文學發展之研究。

## 二、斗南及大埤文學之特色

富庶的大地供養人們不虞匱乏的生活，也滋養人們的心靈，這片大地成爲孕育文學的搖籃。文學是活性的有機體，一個場域的文學發展進程，總是俗文學先行，之後等到這個場域的文明發展到足以提供雅文學養分後，那麼就是民間／文人文學呈雙軌並行、各擅勝場的態勢。文人文學又有古典／現代之分，本身的發展脈絡可以「Y」字型來說明，「Y」字型所顯示的是兩個源流匯整爲一條大河，右邊那一畫是日治時代從「傳統詩、漢字、台灣語文」與「日語」所開鑿的滾滾大河，即屬於古典文學部分；左邊那一畫則象徵中國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文學思潮，帶進現代文學從此展開興盛局勢。因此，當文學思潮隨著時序移轉，斗南及大埤區域文學五〇年代以後古典之勢稍減，現代文學則位移到「主場」位置，發揮主場優勢。

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三者相較，以民間文學最具地方色彩，也就是「文學在地性」。它承載著住民的思想、情感和面對生活的諸般態度，探討區域的「文學殊相」，民間文學是很好的材料；此外，民間文學發生得最早，「中國文學史的中心是俗文學。」<sup>1</sup>，它經常被文人作家擷取成爲雅文學的材料，它既是文學開端的源頭又具備地區特色，就區域文學史和文學特色兩個面向看，研究區域民間文學意義非凡。

從斗南、大埤的區域性論，傳說類爲該區域最大量的民間文學，尤其以地名傳說、信仰傳說流行最廣，究其因，筆者認爲原因有三：一來傳說的發生地總是圍繞著人們生根立足、日常生活的場域，人們因爲熟悉而有情感上的溫度。二來傳說內容不是神奇就是怪誕；不是有趣味就是曲折跌宕，換言之絕不會平淡無奇，說者說得絲絲入扣，聽者聽得津津有味。三來傳說使用的語言最貼近人們的生活用語，白話口語淺顯易懂，聽過後易於覆述給旁人，而這就是斗南、大埤地區俗文學的特色。

民間文學最能凸顯「文學在地性」，文人文學則充滿「文學時代性」。斗南和大埤

---

<sup>1</sup> 見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

地區有兩波文人文學表現最能凸顯時代精神，一是 1895-1945 年間日治時期古典詩人的詩作，二是八〇年代至今，以林豐明為首的現代文學。

日治時期因日方歷任總督爲了籠絡文人，在各地方成立詩社，促成了台灣古典文學蓬勃發展，斗南和大埤地區的古典詩人也躬逢盛會，成立了「斗南吟社」。文人敏感的天性在異族統治下，以敏銳的文思發而爲詩文，故日治初期的詩作偏向排遣愁緒悲懷，字裡行間多的是隱喻的控訴、滿腔的無奈，所表現的時代精神側重於在異族統治下認同鄉土、淡泊名利歸隱田園的情懷。但可惜的是，隨著文學活動「溶入了人們的生活之中，無論是清風明月、良辰美景的賞玩，或是日常間婚、喪、喜、慶等瑣事，總會舉辦擊鉢吟唱或徵詩的活動以資紀念，傳統漢詩成爲日常生活中人際往來的最佳應酬文字」<sup>2</sup>，古典詩作一轉而爲庸俗化、應酬化。

代之而起，表現鮮明又強烈的時代精神的作品，是八〇年代至今以林豐明為首的現代文學。斗南作家林豐明在他的詩作中對歷史、國族、政治、戰爭等等社會現象提出批判，他的詩作直視現實、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因著批判的精神，及關懷鄉土的本質，凸顯了作品的時代性。大埤作家劉興治的作品同樣也展現關懷鄉土的時代精神，他的作品充滿關懷鄉土的濃郁情懷，雖然一逕地追憶農業社會時代的田園生活與大自然之美，不過他仍提出了省思，環境生態破壞嚴重，悠閒恬淡的生活已是不可多得的渴求，透過劉興治的書讀者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真諦和生態保護的重要。

綜觀斗南和大埤地區的文學發展，從洪雅族在他里霧吟唱著振奮人心的歌謠，到如今現代文學抒寫撫慰人心的作品，這個場域的文學不但具有史料研究的價值，而且展現文學在地性和文學時代性的特色，成就非凡。

---

<sup>2</sup> 見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第 47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63-86。

### 三、斗南及大埤文學發展的困境與進路

斗南及大埤地區民間文學發展的困境在於保存資產起步太晚，重要資產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尤其隨著老成凋零，知道鄉野傳說的人愈來愈少；會唱民間歌謠的人愈來愈少；懂得俚語俗諺背後意涵的人也愈來愈少，這些都成為民間文學發展一層層的關與障礙。

針對此，解決民間文學發展困境的進路就是要落實「客觀的普查」，普查工作最好以鄉鎮為基礎單位，展開全面調查。一般來說，一個鄉鎮地區範圍的劃定，大多因為他們原來就是一個 Community，一個共同生活圈，基本上比較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的特色。若能做到：一、以鄉鎮為基礎單位，二、挖掘資料，三、建立背景資料，四、科學性的整理。則這些整理出來獲得保存的俗文學資料，將可提供斗南和大埤地區的人們代代傳承的傳統，且於傳承的同時，俗文學將找到活路，不斷演繹創新，進而發展出新的俗文學素材和意涵。

斗南及大埤地區古典文學發展的困境在於現階段古典漢詩已是人們較不熟悉的文體，熱愛文學者很少專注在古典漢詩創作，故目前關於斗南及大埤古典詩研究，甚至整個雲林縣、台灣全島古典詩研究幾乎都以清末到日治時期為重點。如果不想讓斗南及大埤的古典詩走入死胡同，走入歷史灰燼，各層級政府相關部門應提出對策。最好的方法是和鄰近大學中文系合作，由具備古典漢詩創作理論與實務的大學生，或深入村里辦講座，或進到中小學擔任古典漢詩駐校老師，讓古典詩的種子重新撒播，經點到線到全面，凝聚成一股古典詩寫作的風氣，也許往日風華得以再現。

斗南及大埤地區現代文學發展的困境在於整個區域的文學活動乏善可陳，地區間沒有具組織性的現代文學團體，沒有詩社、也沒有寫作創作培育班，且因沒有大專院校，缺乏啓動文學及學術風氣的火車頭，創作文學性作品的作家寥寥可數。另一方面，地區的人們從讀者的角度出發，他們接觸最多的是通俗化、商業化的文學，街坊林立

的租書店出租的書籍，以漫畫和套一套情愛公式的言情小說最多，願意靜下心、花時間接近「文學」的閱讀人愈來愈少。

爲免小區域現代文學萎縮乃至於消失，責任還是得由各層級政府相關部門扛起，擬定閱讀和創作兩大進路來發展現代文學。閱讀方面可邀請有經驗的說書人、作家導讀文學作品，讓一般民眾和在學學生有機會接觸文學性濃厚的作品，進而喜愛閱讀文學作品，產生市場需求度。創作方面，斗南和大埤既然都有表現優異、頭角崢嶸的現代文學作家，公部門若能邀請他們返鄉與民眾近距離接觸，並進行文學性對談，定期定時間地舉行，慢慢的、一點一滴的做，那麼此場域的現代文學將可獲得活化的機會，且區域文學的命脈方可存續。

綜觀斗南及大埤的文學發展，無論是民間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現階段均面臨困境，體會到困境並希望破除困境者，目前僅侷限在學術研究單位，由於學術單位財力、物力欠缺，儘管付出相當多的精力卻未能喚起區域普遍的重識。故筆者認爲，擁有財力、物力和公權力的政府單位，不該再漠視文學發展的困境，也不要漠視文學可能散發的能量。爲文學打造一條康莊大道，公部門責無旁貸，而且今日不做，明日會後悔！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 王君華編纂：《雲林文獻（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 王君華編纂：《雲林文獻（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 王君華：《雲林三公考》，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55年6月。
- 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苗栗，苗栗文化局，2001年。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7月。
-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7月。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省文獻會出版，1998年11月。
-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
- 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远流圖書公司，1999年12月。
- 羊牧等著：《春雨--雲林作家散文選集1》，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1992年6月。
- 向陽：《長廊與地圖：台灣新詩風潮簡史》，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
- 向陽、林黛嫻、蕭蕭主編：《台灣現代文選》，台北，三民書局，2004年。
- 何晃宜等編：《戀戀大埤酸菜情》，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12月。
- 沈文台：《霧里斗南》，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年12月。
- 沈文台：《走進大埤頭》，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4年12月。
- 沈文台等：《黑馬--雲林作家小說選集（一）》，雲林，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
- 李獻璋：《臺灣民間文學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2月。
- 吳景箕：《兩京臆稿》，1933年。
- 吳景箕：《簾青集》，1936年。
-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
- 李瑞騰：《新詩學》，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3月。
-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
-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 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上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年。
- 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中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年。
- 花松村編纂：《台灣鄉土精誌下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年。
- 邱洋浩編：《雲林縣鄉土教材叢書（三）》雲林，雲林縣政府，1998年7月。
- 林衡道口述，楊鴻博整理：《鯤島探源3》，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5月。
- 林道生：《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選集》，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林文寶：《臺灣文學：我們的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8月。

林豐明：《赤道鄰居》，台北，希代文叢，1988年6月。

林豐明：《黑盒子》，台北，笠詩刊社，1990年3月。

林豐明：《怨偶》，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

林豐明：《花泥春秋》，台北，傳記美學家，2006年12月。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5年。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7年5月。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3年。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

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

胡萬川：《民間文學工作手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年。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一）》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1999年12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二）》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四）》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3年5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1999年12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二）》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0年12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三）》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月。

胡萬川、陳益源編：《雲林縣閩南語歌謠集（四）》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2月。

洪敏麟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年。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

原甫：《田園小三哥》，土城：宇喬出版社，1993年10月。

婁子匡和朱介凡：《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台北，正中書局，1963年6月。

鹿憶鹿：《中國民間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9月。

陳益源：《民俗文化與民間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10月。

陳益源：《台灣民間文學採錄》，台北，里仁書局，1999年9月。

陳益源：《民間文化圖像：台灣民間文學論集》，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

陳益源、潘是輝編：《雲林縣閩南語故事集（五）》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3年5月。

陳益源：《俗文學稀見文獻校考》，台北，里仁書局，2005年10月。

陳明台：《台中市文學史初編》，台中，台中市文化中心，1999年6月。

陳錫津：《東遊雜詠詩集全》，斗南，1934年。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陳明台：《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4月。

曹銘宗：《台灣地名謎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1月。

莫渝：《讀詩錄》，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6月。

莫渝：《台灣新詩筆記》，台北，桂冠圖書，2000年11月。

莫渝：《台灣詩人群像》，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5月。

張禎祥：《三秀園詩草》，板橋，龍文出版社，2006年6月。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連橫：《台灣詩乘》，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年1月。

溫振華：《清代東勢地區的土地開墾》，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

曾永義：《俗文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6月。

曾國城等編：《來去他里霧—斗南鎮鄉土教材》，雲林：雲林縣政府編印，2002年。

彭瑞金：《臺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1月。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8月。

程大學編著：《臺灣開發史》，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8年6月。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編：《雲林作家風采錄》，雲林，雲林縣立文化中心，1991年6月。

雲林縣青溪新文藝學會編：《綠洲---青溪雲林文粹2》，台北，采風出版社，1993年7月。

雲林縣發展史編纂委員會：《雲林縣發展史》，斗六，雲林縣政府編印，1997年12月。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黃夢熊：《雲林縣東勢鄉地方誌》，雲林，東勢鄉公所，1997年。

黃永武：《中國詩學—考據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4月。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2月。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8月。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9月。

黃永武：《詩與美》，台北，洪範書局，1984年12月。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年9月。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

楊爾材：《近樗吟草》，嘉義，近樗草堂，1953年9月。



廖學昆等著：《拾五週年紀念－莸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1月20日。

廖丑編著：《西螺七崁與臺灣開拓史》，雲林，1998年6月出版。

廖一謹：《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3月。

廖振富：《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

鄭定國：《王東燁槐庭詩草》，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5月。

鄭定國：《林友笛詩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5月。

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台北，里仁書局，2005年10月。

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

鄭定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

鄭定國：《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2007年8月。

鄭定國：《雲林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嘉義，南華大學，2008年4月。

鄭定國、林葉連註：《雲林雜念簿》，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3年12月。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鄭明娟：《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3月。

鄭明娟：《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2月。

蔡適仰等編：《尋根探源話荊桐》，雲林，雲林縣文化局，2002年12月。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

蕭蕭：《台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4年2月。

蕭蕭：《現代新詩美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7年7月。

鍾宗憲：《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采風》，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2月。

龔顯宗：《台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年9月。

Mike Cri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3月。

## 二、碩、博士論文

王文顏：《台灣詩社研究》，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79年。

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區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

吳毓琪：《日治時期台灣南社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98年。

李東昇：《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新竹教育大學語文教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

周滿枝：《清代流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80年。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台灣師大碩士論文，1986年。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台灣師大博士論文，1991年。

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許育嘉：《賴和漢詩修辭美學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陳丹馨：《台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81 年。  
陳嘉銘：《雲林縣語南語諺語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黃佳芬：《洪大川詩文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7 年。  
黃飛龍：《論台灣諺語之修辭美學實踐》，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蔡幸純：《日治時期荊桐詩人陳元亨及其漢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7 年。  
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7 年。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4 年。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6 年。

### 三、期刊論文

仇德哉：〈雲林東部丘陵的六先鋒〉，《雲林文獻》第三十二期，雲林縣政府，1988 年 6 月，頁303-310。  
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2 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3 年 6 月，頁 1-66。  
王君華：〈斗南寒林廟素描〉，《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2 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3 年 6 月，頁113-116。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3 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3 年 9 月，頁101-107。  
江寶釵：〈雲嘉地區的民間文學管見〉，《國文天地》第 16卷第 10 期，2001 年 3 月，頁67-71。  
鄭津梁：〈雲林沿革史略〉，《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 年11 月，頁35-44。  
陳錫津：〈斗南吟社詩選錄〉，《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3 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3 年 9 月，頁108。  
嚴保江：〈斗南史話〉，《雲林文獻》第三十五輯，雲林縣政府，1991 年 5 月，頁30-34。  
陳淑綢：〈斗南寒林寺與他里霧義民補述〉，《雲林文獻》第三十五輯，雲林縣政府，1991 年 5 月，頁35-36。  
游永隆：〈雲林探源〉，《雲林文獻》第三十二輯，雲林縣政府，1988 年 6 月，頁311-321。  
游永隆：〈拓荒〉，《雲林文獻》第三十二輯，雲林縣政府，1988 年 6 月，頁322-328。  
邱奕松：〈明鄭台灣開發之探討〉，《史聯雜誌》，第 17 期，1990 年。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9 年 1 月，頁 214~250。  
施懿琳：〈日據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古典文學》第 12 集，

1992 年 10 月，頁 167-293。

施懿琳：〈台灣古典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文學台灣》，2001 年 10 月，頁 28-45。

翁聖峰：〈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概況〉《文訊》，2001 年 6 月 1 日。

張我軍：〈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台灣民報》2 卷 26 號，1924 年 12 月 11 日。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台灣民報》2 卷 7 號，1924 年 4 月 21 日。

張我軍：〈揭破悶葫蘆〉，《台灣民報》3 卷 3 號，1925 年 1 月 21 日。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台灣民報》3 卷 2 號，1925 年 1 月 11 日。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67 號，1925 年 8 月 26 日。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台灣民報》3 卷 1 號，1925 年 1 月 1 日。

陳萬益：〈台灣文學什麼？〉，《台灣文學中的社會》，1996 年 6 月，頁 13-17。

陳南榮：〈雲林縣原住民文學初探〉，《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 9 月，頁 273-305。

陳漢光：〈雲林抗戰史略初稿〉，《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52 年 11 月，頁 61-62。

陳鸞鳳：〈地名的探究—以「彰、雲、嘉」的『崙』和台灣東部地方地名為例〉《社會科教育學報》第一期，1998 年 6 月，頁 185。

童怡：〈雲林抗日三時期〉，《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52 年 11 月，頁 45-52。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重要的文學社團〉，《文訊》，1987 年 4 月 10 日，頁 51。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第 47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63-86。

廖漢臣：〈台灣諺語的形式與內容〉《台灣文獻》6 卷 3 期，1995 年 9 月 27 日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1-23。

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台北文獻》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2 年 6 月，頁 281-295。

鄭津梁：〈雲林沿革史略（一）〉，《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52 年 11 月，頁 35-43。

鄭定國、許竹宜：〈清末雲林秀才吳克明古典詩探究〉，2008 年 4 月。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台灣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1959 年 9 月 27 日，頁 79-110。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二）〉，《台灣文獻》第 11 卷第 3 期，1960 年 9 月 27 日，頁 74-100。

賴子清：〈台灣詠史詩〉，《台灣文獻》第 9 卷第 4 期，1958 年 12 月 27 日，頁 27-66。

賴子清：〈台灣詠物詩〉，《台灣文獻》第 10 卷第 2 期，1959 年 6 月 27 日，頁

155-200。

賴子清：〈台灣寫景詩〉，《台灣文獻》第 9 卷第 2 期，1958 年 8 月 26 日，頁 53-88。

鐘淵木：〈雲林縣當代詩人作品介紹（一）〉，《雲林文獻》第 29 輯，1985 年 3 月，頁 323-333。

鐘淵木：〈雲林縣當代詩人作品介紹（二）〉，《雲林文獻》第 31 輯，1987 年 6 月，頁 340-364。

龔鵬程〈臺灣區域文學史的寫作與傳統〉，《文訊》第 174 期，2000 年 4 月，頁 37-39。

#### **四、資料庫**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漢珍數位圖書公司，1898 年(明治 31 年)創刊。

《台灣漢詩典藏》資料庫。

斗南鎮鄉土教材網頁：<http://cuy.ylc.edu.tw/~cuy04>。

斗南鎮公所網頁：<http://www.dounan.gov.tw/>。

大埤鄉公所網頁：<http://www.tapi.gov.tw/>。